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八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八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百家類纂四十卷(二)

〔明〕沈津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刻本

洪陽張先生警心類編四卷

〔明〕張位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百家類纂四十卷(二)

〔明〕沈津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百家類纂

四十卷》提要

天隱子題辭

唐司馬承禎序曰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根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矣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秘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觀夫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信哉自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矣昔有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關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曰仙去東坡米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按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八篇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豈天隱子卽承禎不欲自顯其名邪唐嚴起曰天隱子後序所謂冬至子時一陽炁始來運自己之氣與之偕作此神仙至妙之術夜半之候是其應時卽金丹之弦氣也

道家類 天隱子

神仙一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
在於脩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污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
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憂恐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佚八者氣之邪也去此邪則仙道近矣

易簡二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神仙
之謂也經曰至道無為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
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
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世人學仙反為仙所迷者有矣

漸門三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
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
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
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
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
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
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四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
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
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也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
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是道家之權宜非末絕食粒之
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
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
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
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坐又立又勞又役皆
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為漸
門之首矣

安處五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榻廣榻之謂也在于南向而
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則陽盛而明
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
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
室尚使之然况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政肌淫陰之侵體豈
可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僅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同吾所
居室四邊皆牕戶遇風即闌風息即閉吾所居座前簾後
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牕內
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况太多
事處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為次

存想六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奈何不病且天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根

坐忘七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默而不視或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無所照

神解八

齊戒謂之信解言無信則不能信安處謂之定解言無定則不能定存想謂之開解言無開則不能開坐忘謂之慧解言無慧則不能慧信定開慧四則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爲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易則通易則易齊萬物而言謂之道道則通道則道德德則通德則德性性則通性則性而謂之真如真如則通真如則真如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

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皆妙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爲

口訣

承禎誦天隱子之書三年恍然有所悟乃依此五門漸漸進習又三年覺身心之閒而名利之淡矣又三年天隱子出焉授之以口訣其要在存想篇歸根復命成性衆妙者是也夫人之根本由丹田而生能復則長命故曰歸根復命夫人之靈識本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不窮故曰成性衆妙然而呼吸由氣而活故我有此納還訣津液由水藏而生故我有漱嚥之訣思慮由心識而動故我有存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脉滯即形於外寐即行於內寤寐內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至日中半時先垂臥舒展四肢次起身導引喘息均定乃先叩齒閉齒小鳴後服大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身覺煖暢復端坐盤足以舌攪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默記其數數及三百而止漱之凡漱津候呼定而嚥嚥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于後午前食消心空之時頻頻嚥嚥無論過數意蓋則止凡五日爲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從首至足入自足至丹田止脊脊入下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泥丸想畢復漱嚥乃以兩手掩兩耳搭其腦如鼓聲三七

下伸兩足端足挽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兩脇下接
腰髀骨傍乃左右聳兩肩甲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止
凡行七遍氣從脊脊上徹泥丸此修養之大綱也然更有
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能識氣來之時又辨氣
息之所若是則與天地齊其長久謂之神仙矣法起冬至
夜子時一陽氣始來或遲或早先須辨識氣來形候纔覺
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次日復候此氣
而消息之此是神仙至妙至精之術人罕達之儻三百六
十日內運氣適合真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
時矣况久久習之積累冥契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唐司
馬承禎撰

百家類纂

卷之六

五

天

玄真子題辭

唐張志和撰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擢
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後坐
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
波釣徒著玄真子今觀其著虛九大濤之靈等篇汪洋
恣肆逼似莊列而言多近理有漢魏以來所未能道者
宋儒論天論極之說悉多祖之斯亦可謂奇士矣哉太
史漁稱其操行卓卓書多偏曲之說無足采何與豈謂
其詞誕邪

玄真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不盡手前辭

百家類纂

道家類

玄真子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幹乎乾

言氣機

湫盤浮乎坤

言水紅明環

乎天衢

日月

升井為炎降斗為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

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無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

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

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

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

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法

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為中道主上下無怨二帝欣

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

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

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

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

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輳物尊閣八極海環九

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

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

體虛形高資始化中負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尊

五星交列宿繫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霧縹雲霞列

仙大宮殿願帝之上而召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

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

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幹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

祇卑曰飄輪偏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

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固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漾同無

不通無內無外無西無東曠闊濛濛蒼茫冥含日月之

光震雷霆之聲掛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遊之臥

而泗之泛然飄飄可停豁乎包乎母廓乎堅乎壽非春

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

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

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祇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二

法

泰然天地為之聞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何

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欣然有

閒豁然晴容而曉顏詠乎太寥之上為空同之歌謂之曰

無自而然自然之元無造而造化之端廓然慈然其形

團圓兩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儵然而

忽遊請為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

是碧虛子導之曰無自而然是謂玄然無造而化是謂真

化之玄也之真也無玄而玄是謂真玄無真而真是謂玄

真馳言曰無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無化乎其

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無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

莫言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
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然若星之貫
其疾也絲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無而有
謂有而無其來也倏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
乎不物之域者方觀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
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無圓而能方至方無方而能圓
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
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
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
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
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無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太
方乎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七

去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曰鵯鵯之巨鵬之亞也泛乎
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翔翺乎碧空之畔防風焉然者
伯者也為大弓萬物鈞望巨鵯之飛於是乎殼以射焉一
發而中鵯之咆怒聲越雷霆俄而聚血成河落毛翳日翻
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濬之野毀然震乎大地太
虛為之響造化為之兇防風焉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
涉巨鵯之上旁觀四海巖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
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為之竭肺之費
也年而申華不腊脂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為
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鵯毛之船防風焉神其方之力也

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
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濤之靈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問
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為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燠異乎川
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
不聞乎泛天船瀉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
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為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乎識
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何知焉子不
聞乎疾雷之奔群鷺之翔素車白馬今三軍之騰裝此吾
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
無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真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為胥
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
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白
擇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有奈何受迷徒之吝而不覺竊
造化之巧以為功不慙迷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間與胥
姑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為君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
許吾之妄俾吾之慙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
生在真原之野號曰至玄得非君子乎孰為君之名哉吾
請辯吾靈神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
曰吾將告若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紫白之文
紫乎紫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八

去

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濟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邪雖海濤之盛非誠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無形而不動谷之無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道之妙無心可知矣且吾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贅聞而疣見托吾之無憑若之有強曰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玄之微偽之興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蒙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汭江而為濟天文皎夜而為漢炎光閃雲而為電雨色映日而為虹陽氣轉空而為雷心智藏境而為道其所以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無吾之玄然吾之無也不無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九

七

如所論有慙故友願陪無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為智蟲之所誣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迷者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于際脩玄好也中談而二候競道之有無連關解並竟日不次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萬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大小稽大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大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觀仰觀人目自爾大以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

信日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旁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為有或以為無以道為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無以道為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晚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銛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君節節而忘后弭關者真伯之力也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十

八

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矣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而酒之酒酣之間揖玄真子而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條然恍然匪素匪虛詭怪魑魅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因觀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為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為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觀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

影吾道而莫測感于有造化之間吾不能無造化之對以
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玄真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泝像
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
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燼火爲輪
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速也背日噴乎水成虹霓
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
不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
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
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十一

揜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牽連對而月朗
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泯
忘而死見然則用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
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見薄蝕之
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
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影之問乎光曰吾味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
之餘君之中吾之鎬君之沒君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
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與元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
在質而有在質而無在足而走在鈞而曲在弦而直子之
在乎燭出于體之外子之遂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

恒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
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
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業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
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
君之與吾何肯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玄真子卷終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十一

六

齊丘子題辭

宋景濂氏曰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當作張文潛題其後遂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而知此何爲不得其死哉其文高簡開尹子可亞固微有見於道德者矣

百家類纂

齊丘子題辭

百家類纂

道家類

齊丘子

道化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一放之爲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雷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百家類纂

齊丘子

一

齊

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蹢躅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斷削不能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

老楓

老楓化爲羽人朽夢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跡趾可以割膚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後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疵苟無其疵何所不可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粉巾爲免藥石爲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圖臉畫眉而人不知唯清靜者物不能欺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二

齊

鉛丹

術有火煉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饑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饑而自饑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蛻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一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蟄藏

不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饑或可以避敵不死以其心冥冥今無所知神怡怡今無所之氣熙熙今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梟雞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梟為同孰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磬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三

齊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孟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孟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陷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為君王不得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躋三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雲

不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耳未嘗聞况非見聞之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必天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為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躍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間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噉嚙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噉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噉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噉不能止嚙不能已有懼救醬若螭蟻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禍福

正一

世人皆知莧菹可以剖臠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小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故散而為萬不謂不足聚而為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魂魄夢飛履齒

凡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螻蚋盜人蟲生螻蚋者腸中之蟲也噉我精氣鑠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頽天將頽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螻蚋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蟲蝕木木盡則蟲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螻蚋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亦者療亦其勢彌顯其病彌篤而無交者也

陽燧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倭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

可以長存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
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神復化為
氣氣復化為物物化化不間如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
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
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
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
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哀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六 齊
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
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
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冰不清
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
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吸氣交也蓋由情愛
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夫其道以合天地順其
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

庶民心怡怡心怡怡今不知其所思形惚惚今不知其所
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
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
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太含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而
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
山溪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聞萬谷
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
相含雖秋蚊之翾翾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
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啾啾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七 齊
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
義之所為

雲龍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
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
不至穢何以蕩伏虺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虺何以
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
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
無所不可

猛虎

猛虎行草木偃毒鳩怒土石揭威之所鑠氣之所專

為之作小人由是知鉸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用神

蟲之無足蛇能屈曲蛙能擲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虛無

南家類纂 太卷之十 八 齊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整戈矛可以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饑志於憂者猶忘痛忘於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虛實

方罍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於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小大蓋心有虛實是故冒大暑而撓者愈熱受炙灼而懼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小人由是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

狐狸

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之故

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而萬象自馳行師無狀而敵不敢欺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能師於無者無所不之

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一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心變

至姤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蹙斯亦變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為龍蛇可以為金石可以為草木大哉斯言

珠玉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瘕怒則結疽心之所慾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為此正必為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誠憤怒得瀨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為珠玉之房

螭螭

夫螭螭之蟲孕蜺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之有知嬰兒似

乳母斯道不遠矣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髯面而足蠻夫而羗婦其子拘鼻而昂首梨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為金石可以為珠玉可以為異類可以為怪狀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螭螭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數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

百家類纂

十一

齊

地之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天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海魚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為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礪松

礪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

鬼神伏姦倭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為多少之故也

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雲也湯盎投井所以化雹也飲水雨日所以化虹蜺也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有聞是言者必將以為誕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於內二曜明於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條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頤鼓琴瑟之音則條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解頤聲之音則背脊凜森擗鼓聲之音則鴻毛踴躍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可以歌能寵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其大

帝師

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索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欲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已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滅

異心

虎踞於林蛇游於澤非鵠鳶之儻鵠鳶從而號之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背衆鳥不賓君子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聞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爲不巧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所理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歛蓄粟帛具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踞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聰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機然後知馭之道忘弦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夫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聖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黃雀

黃雀之爲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掩之玄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掩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感感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垂無日不怨無人不欺怨我不欺我不我夷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濫竽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民財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罹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用於身使民親稼則慈誠民輕食則怒夫餌者魚之嗜餌者蟻之慕以餌投魚魚必躍以糠投蟻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逢之離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業爵之不貴禮之不下

親之不知疎之不疑辱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太醫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為君子生之道也撓而浮者為小人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為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為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而躁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

說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衆人所共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刻畫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於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真禍於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死於險建功者辱於功立法者懼於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為大衆

酒醋

酒醋者迫之飲愈不飲怒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所以民盜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復之道者可以居兆民之職

恩賞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土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密也猶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故我自早則賞不能失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以為也

夫禽獸之物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悞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是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豺豕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太和

非天殺獵殺也非民詐詐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我名

惟忿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晤焉得仇讎不有賞勸焉得鬪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局鑄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神弓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者斯能罪人者也不報怨者斯能報怨者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乎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撇蓄血氣傾巧合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性

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鳳鳴

鳳不知美鳴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已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已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已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偽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象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穆穆然武王之容謨謨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蝶蟻

蝶蟻之有君也一奉之官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歸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啣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有者不能者聽之能者舞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塊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

躑躅

躑躅之酒鳥喙之脯蒼苔之膏治葛之乳初噉之若芥再噉之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之若脯小人由是知疆弩可以漸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兇可以漸倡逆者我所化辱者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爲萬化之母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下

本

止聞

止人之聞者使其聞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救聞者預其聞善解忿者濟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萬物之情

善惡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思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轉突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七奇

一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鄉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綵葛亭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巫像

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饗也戎羯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嗜肉蛟龍不過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驚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訟鬪爭而蓄姦詭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絲取之不已至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撻鞭撻不已至于盜竊盜竊不已至于殺害殺害不已至于刑戮欺罔非民愛而哀歛者故

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自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責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觀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饑耻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耻愧必激人之怨咎食之害也如是而金遷玉豆食之飾也鼓鐘戛石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威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粗食之爭也慾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百家類纂 卷之十

燔骨

嚼燔骨者焦唇爛舌不以為痛飲醇酎者噦腸嘔胃不以為苦饒嗜者由忘於痛苦饒奢者必輕於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輕無所不為是以主者以我慾求人之慾以我饒求人之饒我慾民必怒我慾民必怒能知其道者天下胡為乎叛

食逆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婪食而餓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諛諛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不知所務

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怨於輩流歸咎於江海食之

戰欲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饌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饑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慾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慾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旗不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況民腹常餒民情常迫而論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抹盤殮享鳥鳥從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蛇豕可以友而群虎兕可以狎而馴四夷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况復人之人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為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為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興亡

屠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饑謂之瘡此饑謂之火瘡情有所切也夫鮑魚與腐死無異鯁鹹與足垢無殊而

人常食之飽猶若是饑則可知苟其饑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為斯所以為興亡之機

雀鼠

人之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竊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剋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剋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嗚呼惜哉

無為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之所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鳴鳶可使之死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子二百索類纂 卷之十八 子二 闢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鉤虎可使之入陷廬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葵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肩無為之化

鳴鳶

有智者憫鳴鳶之擊腐鼠嗟螻蟻之傷斃蟲謂其為蟲不若為人殊不知當歎歲則爭臭德之死位嚴圖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為而人為之則其為人不如若為蟲是知有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

食必不智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為五常之本五常為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本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饑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甚細其他尤大是謂無價之貨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敗家蓋失於不簡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子二百索類纂 卷之十八 子二 齊

權衡

服絺絿者不寒而末之布帛愈寒食葵藿者不饑而飯之黍稷愈饑是權衡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見白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糶饑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為禮

禮道

禮貴於威儉貴於不威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奢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儉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

金玉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其饑食則其寒惟
儉所以能知非

食家

親食象者食牛不足親戴冕者戴冠不足者足有所自不
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
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亦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
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
十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下為一天下何不樂之有

民情

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貪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刺養
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歲
百家類纂卷之六率是享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駕牛車
民驕於行王居土陞民耻於平杵之杓漸化之於儉所以
見焉藟不足者則樂然服布素之衣見豚杯而食者則欣
然用陶甕之器民之情也

怪號

世有怪號者人以為大辱殊不知始得為絕儉之道也於
已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
僕不餓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
知儉則天下富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

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
與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
愛公卿之劔佩服公卿之劔佩服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
者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况金根玉輅奪其貨高
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
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
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雖泰可以為大享豈在乎
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荆芻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
而王者之制設溝塹以禦之陳棨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
之張閭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已不得
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
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
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
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於嬖倖
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死生是知儉可以為萬化柄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謂之一夫萬道
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

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能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滂義不亂禮不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民有所賴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姦靈無欺罔無矯佞是故禮義自生刑政自寧游壘自平中兵自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為天下之牧

雕籠

懸雕籠事王粒養畜養黃雀終不樂而樂設賞罰教生民生民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力有餘儉於賞罰則民財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之猶與之不敗之猶敗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馬不出

於國

清靜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望者有挂一喪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非禮智不儉有無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為五常之本五常為儉之末夫禮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損者益之理禮過則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鮮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寶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必不儉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惡行之者惑是故為之文

素書題辭

晁氏曰題黃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書論治國治家治身之道龐雜無統且辭旨鄙淺蓋後人傳會依託以為之也宋張商英註以為漢書紀黃石公北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畧為是蓋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王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素書題辭畢

劉宗素題辭

道家類纂

道家類

素書

原始章

道德仁義禮此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失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也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風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故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於成敗之數審乎理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而行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以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揚於世矣

正道章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才足以鑑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英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回見利而不苟得臨難而不苟免此人傑也

求人之志章

絕嗜禁慾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禳過省酒戒色所以無患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所以無患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忠篤行所以接人推古驗今所以不惑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從權所以

所以立功競競業業所以保終

本德宗道章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脩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志誠明莫明於體物素莫素於謹獨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幽莫幽於貪圖短莫短於苟得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遵義章

以明示下者暗有過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禍令與心乖者廢後令謬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好衆而辱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近色遠賢者昏私人之官者浮女謁公行者亂群下相異者淪上下相違者毀上下相急者無功上下相易者傾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備已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劣因小過而棄大功者損行賞吝色者沮許多與少者怨薄施厚望者不報已貴忘賤者不久念舊惡而棄新功者凶惡舊念新者忘用人不得正者殆既用不任者踈強用人者不畜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強者弱決策於不仁者險陰謀外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彫賄賂公行者昧戰士貧遊士富者衰閭閻善忽畧者不喜有過不忘者暴所疑不可任所任不可疑牧人以德者集繩人

不勝者恨罰重人心不甘者叛賞及無功者枉罰及無罪者醉聽讒而美聞諫如讎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富在迎來貧在棄時輕上生罪侮下無親上無常躁下多疑心近臣不重遠臣輕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狂士無直友曲上無直下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德賢者養人厚賢士去召不歸國忘之先兆君行善政賢臣先出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地薄者大木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鳥不棲林疎者大獸不居山峭者崩澤滿者溢棄玉取石者育羊質虎皮者辱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足寒傷心民怨傷國根枯枝朽民困國殘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亡者賢先避與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見已往者慎將來惡其跡者宜湏避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重可使守固不可使臨陣貪可使攻取不可使分陣廉可使守主不可令應機五者各遂其才而用之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聲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安禮章

惡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飢在

墮農寒在墮織同道相成同難相濟同藝相規同巧相勝
難得之言既而得之不可與理遺擇已而教人者逆正已
教人者順順則易行逆則難就祥體而行乃保終吉矣

系書卷終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系

無能子題辭

晁氏曰唐僖宗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無能士
寓於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著書三十篇述老莊之旨
其自叙以爲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無作性命
無欲是以累禮教而外世務焉今觀其書大抵雜黃老
名墨駁而不純其答華陽子問曰欲於中漁樵耕牧有
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
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
無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有味哉言乎
因選而錄之

無能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系

百家類纂卷之十九

道家類 無能子

聖過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甲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無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邪言語邪大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該之與人之好生避地營其宮室

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也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嗥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言語邪則其號鳴嗥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邪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所不同者豈特此與不同邪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氣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介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無男

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毛飲血無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無奪害之心無瘞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自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矣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耒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

有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爲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有喪葬之儀結且采網罟羅以取鱗毛羽諸蟲於是刀俎之味濛濛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猶自彊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爲君名衆爲臣一可役衆衆不得凌一於是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有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爲聖人既而感貴貧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分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醺真淳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拍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爲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爲不貞不和爲之者爲非不爲之者爲是是則繁非則辱於是樂是

耻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之謂之聖人者謬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紲桎梏輓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鋌弓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窮天析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疆立官室飲食以誘其欲疆分貴賤尊卑以一其爭疆為仁義禮樂以偕其直疆行刑法兵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

夫所謂本者無為之為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為常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可藏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希夷希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遯專其根而獨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伐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忘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

天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須於虛無相生於自然猶乎瓊

寶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新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冲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雖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觀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疎是故沉羽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質妄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邪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旂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鉞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簪纓鉞鉞旌旂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為者也自為之反為不為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為富貴無物者為貧賤於是樂富貴而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邪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無形質耶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者幾乎血與乎津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

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偽激者何過所謂聖人者誤之也

真修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其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民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滯之以虛涵取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疆淪顯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大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沉之土則潤為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耻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則舍神

南家集卷之九

未幾身死

五

老

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

亦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為鳥為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為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提聽視之際應機自泯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齊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提視聽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爾爾欲其至和而

虛通也難矣

天地無為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隕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無為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為則不能無為矣

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

孫登說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蟬噪不能如龜齡燕雀不能與鳥斯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真誨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堦墀雨露之潤何擇乎蘭蓀蕭艾

百家類纂

卷之九

六

元

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使康超乎有涯遊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甚真離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為有涯孰為無垠然而虛光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為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照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冥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等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絕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不聞皆務已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巖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則累不

仕則已而又絕人之交增以矜已疵物之說嗶嗶於塵世之中而欲求乎求坐可謂却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答通問

無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餓嘆吟者相從焉一日兄之子通謂無能子曰嘆寒吟餓有年矣父則多夢祿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無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無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憎仇讐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為者有所異邪曰無所異無所異則安知寐而為之者夢邪寤而為之者夢邪且人生百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怨乎夫寢乎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為之貴乞丐不能為之賤王帛子女不能為之富黎羹繼繼不能為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無常也以無常之情索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寢乎虛而專乎常不知所以饑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寢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

無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為其所知迫以位華陽子疑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忿戚知

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見賢者臨筭而教之前也夫無為者無所不為也有為者有所不為也故至實合乎至和至公近乎無為以其本無欲而自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為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為天子其為無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疵贅去天下如涕唾是以歷萬祀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慕其德矣以成其勢不便於已故不為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不敢辭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巍巍成功其德不虧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為也子能達此雖關雎走狗於屠肆之中塞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况仕乎

魚說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淙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群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為龍於是竿雲拽雨焉河壩纖鱗望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起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壩而游哉戢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須形者千變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者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休意順力渾沉

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群而妬泝瀑而怒意疲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潤之氣自相感爾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鬚鬣一也吾鬚鬣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鬚鬣之無爭亢居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鳩說

鳩與蛇相遇鳩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鳩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為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嚙人也吾怨汝之嚙人所以食汝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九 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以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為人所用吾所為能全其身也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非汝以有心之毒盱眙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邪蛇不能答鳩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紀見

無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日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

殺之則族幾無凶無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邪凶不在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者與夫羣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私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邪諡梟之凶誰所自邪天地言之邪梟自言之邪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為必其凶邪諡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山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言言則以羊為馬以山為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其家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十

九

及鄉人狂之而不之罪焉無能子亦狂之或一日遇於聚翳間就而嘆曰壯男子也且復豐碩惜哉病如是狂者徐曰吾無病無能子愕然曰冠帶不守起居無常失萬物之名忘家鄉之禮此狂也何謂無病乎狂者曰被冠帶善起居愛家人敬鄉里豈我自然哉蓋昔有妄作者文之以為禮使人習之至于今而薄醪因醇酎也知之而反之者則反以為不知又名之曰狂且萬物之名亦豈自然者哉清而上者曰天黃而下者曰地燭晝者曰日燭夜者曰月以至風雲雨露烟霧霜雪以至山嶽江海草木鳥獸以至華夏夷狄帝王公侯以至士農工商皂隸臧獲以至是非善惡邪正榮辱皆妄作者疆名之也人久習之不見其疆名

之祊故訟之而不敢移焉昔妄作者或謂清上者曰地黃
下者曰天燭畫者月燭夜者日今亦訟之矣疆名自人也
我亦人也彼人何以疆名我人胡爲不可哉則冠帶起居
皆得以隨意取舍萬狀之物吾得以隨意自名狂不狂吾
且不自知彼不知者狂之亦宜矣

固本

五兵者殺人者也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遣之然
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焉使衆知可殺知可取
然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喪世人不能父子
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麋鹿麒麟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
兵羅網教之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己乎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七

元

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欲
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
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
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訟其所欲爾故無爲
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
角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
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吐絲其
腸者曰蠶以絲自舍曰繭繭伏而化於是羽而蛾焉其巢
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其絲可
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縷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縷之縷而衣
之夫蠶自將爲蛾也非爲乎人謀其衣而甘乎烹也所以

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疾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
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巢也蠶所巢獨乎絲絲必烹似
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爲者無幸無不幸何分
有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爲
垓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然其所見也嗜
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
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還其元而
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嗜欲在我也
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庸人惑而終不可使
之達者所習蔽之也明者皆習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七

元

王華子題辭

王華子者 本朝大中丞揭陽盛公若林之所著也儀
封王浚川氏曰公雖宦游人間而曠心逸度準極鴻濛
高風達節超邁倫品其言曰聖人不生大道湮塞營營
與居汙我神造吾將歷五嶽九寰謁至人游矣蓋舉世
莫之知也斯人也與道為徒不啻游方之外者乎不然
希古抱貞進止出處一順其天燭然而不汙於世塵者
邪按其書二十篇所言天道人情物理稍著矣公又有
參悟直指則專言攝生養神之道云金丹大指須先內
養方得先天之氣達摩西來之意亦在於此鉛即先天
以陰中之陽為主汞為後天以陽中之陰為主二者一
市家類纂 王華子題辭

百家類纂

道家類

王華子

道本章

道本乎氣所有謂道者人所共由也有所養而充失所養
而窮物之初生也非有所資氣之所使也物之所靈也非
有所損氣之收也或發或止不能自己然有其氣也循環
不窮因其不窮而常可見者人物共由之而不得已乃謂
之道焉名之為道者方也術也君子曰性也理也性者有
生之名也理者有生之理也性之初則氣也氣為性之根
性為理之實未有氣則性無可名理無可見其一則氣也
故曰道本乎氣人心亦氣之所有者人生之初氣所融結
市家類纂 王華子題辭

未有知覺但有氣耳及其漸長則氣壯而神強乃有知覺
既有知覺方能視聽夫視聽者雖有耳目之用非神則耳
目無所用非耳目之籍神神籍耳目也耳目之為耳目氣
之所為也氣為神所資則人心亦氣也心雖為氣所有而
其神則舍之於心而為一身之主氣母也神子也心乃子
之舍也猶人之母為子所生身而其家之主必尸於子者
子乃主而母從子焉性非可他求心中所具者也心之神
性之發也情為性之用者神之動也念而言之一氣也君
子曰性也命也夫性有命言氣之成形也形體既有性情
乃見性情既有何有無有者為用無者為體無者性之
未動也有者情之已動也未動為性已動為情性之未動

氣之存亡也動而發見情之使氣也靜而寂也氣之定也而性定焉性定神明心乃虛靈

形體之在氣中如魚之在水中央水中之魚雖能知覺無水則無知覺氣中之形體雖能知覺無氣則無知覺矣是知覺資於氣也今以不由教詔而知者曰良知夫知覺待教詔而知乎人之生知者飲食也娶親之乳於其母也故知愛其母及漸長而知其能有飲食者父也故知愛其父是則非教而知者壯而氣血盛行思乳牝之治故知有夫婦知止下之分故知有君臣知同氣之親故知兄弟知交游之樂故知朋友是皆不待教也然其原初則由於飲食也已而有男女之合矣則知其上下同氣交遊之道然非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三

其氣之所使則不能知也壯也老也氣之使然也君子曰天也人也夫天人之分久矣夫天則理人則欲理則明欲則昏形體之由於氣不能不爾也知有形體則明不知有形體則昏明則踐形昏則從欲此人物之分也而況於天哉太古之初有臣人焉知陰陽五行之氣合而為一故其生也然而耳目口鼻九竅之理內而五臟六腑之氣皆能備知內視明而外視察神之往來不能舍之而去故其疾病不生性情融年永身強能知萬物通靈鬼神故其測陰陽之理制器作則以利民生草草木金石禽獸虫魚之性而知寒暑之用以為醫藥度日月方向之習景以作甲子辨山川向背之宜以為地理而為祭祀之法以知

吉凶然其初惟事於身體百骸不以外而忘內中古聖人

者生乃知人事之宜為治以安人於是大古之道廢矣暗於脩身而明於治人專於知理而疎於知氣求乎至遠而忘其至近風俗習成詐偽以滋乃有盜賊以賄喪生君子曰刑也名也夫物之初生也靜其壯也動其老也靜其死也變變而化化而生生生不已其氣猶然知生之艱故不亂知死之化故不憂夫憂樂之情治世之規縵性之防也於刑名局居之為刑名之言者不知夫氣之為氣而惟曰懼之夫懼之使平局若生之使定不由於道者故有刑名之學焉善治氣者忘耳目慎臭味戒色慾氣之初生也甚微及其久也壯而老矣由其壯也而知節之則不老由其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三

五

老也而知養之則不衰所謂養者以氣養之耳非飲食所能養也以飲食養者養其有形以氣養氣者無形之養也陰陽之交也以氣也氣之交也精血之合也精為骨血為肉其氣則為神也鼻口耳目四肢百骸五臟六腑具而後生皆形體也其氣則交合時所定也交合者生生也生生者不生不生者不死不死者不能生死也君子曰死生也夫死生變化之道也變化之道由乎氣也氣之變化不窮則久視之術也以神馭氣則明以氣混神則昏昏者明之基濁者清之路知清濁昏明之初者不沒

清而不混合而混成是曰氣母為萬物祖善攝生者知其初耳初之氣清氣也月以初生明至人則之其化不窮天

地得之以清以寧道之所棄者生心也心生則神死心死則神明大哉心乎人由之而死生故全形者無心忘形者無神無心入乎內無神出乎外出入之幾心神之所由存忘也故君子慎之今夫貯水於器非器所能貯也無水之器虛有水之氣則器日涸日燥及其燥也涸者清而水亦涸非漏泄也器實則氣壯水亦氣也久益潤其器矣器既潤矣久則風燥而及中氣漸消水日涸矣能益之以水則涸而乾矣乾則氣索矣乃益之以水而器常實而水常消其養生之理也知消長存亡之幾者思過半矣

學者章

學者之言道也以理言心也以性是皆非知道者也未有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所知而知曰良知未有所能而能曰良能是非知道者也道以生言也生以天命言也知能亦以生言也孩提之知飲食始知其愛親舉世之人皆以飲食為本人一日無食則餓十日無食則死飲食之於人也曰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皆賴於是故人之為道生道也生之者食也子食於父臣食於君婦食於夫兄弟朋友之共有其食然後親勉於所業以無忘乎所生則父子君臣之性有息所業而忘其所生則父子君臣之性泯言信者言所欲也欲之所信之所在也是知謂之良知是能謂之良能古之聖王以衣食乎民而民知禮義親長上後世以饑寒乎民而民之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人之有生以其有養也養生之道在於知要能知要則不費而自成要之在人萬有不同皆以勤儉為先農之要在於及時播種學之要在於早習藝能藝能不習播種弗時饑餓將至養生之經奚有哉是之謂率天下而路之是為亂之徒也

人之寐也魂遊及其寤也神解初學若寐而夢焉及其悟也始知其性之復而心明焉性復而心明者非有所加損也初則蔽於氣而欲生焉欲生則昏既昏且久心之靈者塞矣學之能使其欲去而氣清者無他道也思我之生也我之生也天之命我也我以欲而涸其氣氣之不和欲之累也於是因其欲而察之使無從焉使無入焉使無至焉至則入入則從不至不入不從心將目明氣將自清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是之謂一也富貴貧賤死生無自而從無自而入無自而至也氣和而神明矣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

文能章

文能成務天之至器也不以時失不以地得不以人存不以力亡其為功加諸帝王之上不為顯損於匹夫之下不為晦幽幽弗明無微弗入所謂日然之理也君子曰文章也夫文章自天地未有之初而得之於混茫天地既有之後而得之於成象人生而具於身者毫髮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物生而形於羽毛群隊飛走動植君子則之列天之

日月星辰雲漢列地之山川木石海嶽無乎不備故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不得遁其情遺其數稽毫之間盈尺寸而四海之廣收諸其掌握非天之至器其孰能與於此木理之如鱗如波如織如結如繪如繡者石理之如山如雲如人如物如湊如組者鳥羽之如彩如錦如染如畫如綴如補者獸毛之如點雪如魚鱗如連錢如蒙茸如披截如黃綬之旋如紫絡之緝者魚之為鬣之朱為尾之賴為鱗之金為鬐之綠為鬚之赤為鬚帶之繁玉為若鵲之敷花者虫之為翅之斑為翼之翠為冠之緇為縷之青為蝶之粉為蜂之黃為蜻蛉之紺碧之睛為原蛾之黑綠之眉者是皆萬物之文而况於人乎人之為文亦天之為之也

百集類纂

卷之十九

六

五

而况於萬物乎

山之多草多木多石者近之則可見遠而望之如黛然雲之似白衣似蒼狗似山岳者遠而見之則若此近而觀之則如縠然此山氣之變幻為文者也水之映日月而光似星似細似瓊瑤似練縹者日月之涵照有虹有蜺有海市蜃樓人物者此水氣之變幻為文者也千變萬化惟文能之文之所能者豈非天地之氣而謂之何哉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得其秀者始有之愚而濁者曷有哉氣之秀者為聖為賢而非文則無可見文之可見者自開闢以來巨細遠邇之不齊而其為一代名人勝士有幾哉

天下之言文者有古今之殊文之言今在人之古今古之

人其言簡而要祥而足善喻而不煩善述而不易故遠而彰久而傳今之為文也惟文之事不能簡惟言之尚不能祥惟比其似而不知其晦惟務其博不覺其繁也未嘗知其所以自強以擬之未嘗見其所法而苟以就之是皆鑿者之論聲音響者之談綵色也諷誦之未加而觀覽之未至若坎蛙鼃雞耳曾何足以言大方哉

行費章

人無有不善人之為不善也欲使之也欲之使人也有五而其為心之所存者則一耳何謂五飲食一也男女二也貨利主也耳目四也名位五也五者皆欲也而存其心則一也君子曰欲也養生莫大於寡慾害生莫大於多慾多

百集類纂

卷之十九

七

五

寡之分非必去之而後已也欲者人生之所資也豈必能去之去其私而公其有斯為君子有其已而不知乎私則為小人矣小人之縱欲也性命與之俱矣豈畏乎人哉君子寡之也將以全生也全生之道非欲則不可故惟寡之而已矣寡之公則所守者正矣寡之私則雖寡而不能矣血氣之所由者私也心之所主者公也血氣之於心也相為勝負焉知其為血氣則寡之知其為心則存之存者心也非欲也心存則欲寡矣飲食之於人性命之所關豈能絕之然其要則在淡滋味去肥濃斷炙博戒殺遠葷然後節食與飲務俾臟腑清通中氣為和流通不滯自覺飢飽

則神明能居而升降不礙任督二道往來循環常見

其動而不動靜而不靜如江河之趨海山岳之出雲不爲氣而爲心不爲心而爲神矣男女者一陰一陽之理也一而二二而一也男無女則氣逆女無男則血滯氣逆則精溢而血衰血滯則經阻而氣衰二者常互爲根古之至人能知陰陽之往來則剛柔之升降循日月之運行迴潛神以居得虛而用因欲而會然後淨厥室應馭神攝氣以遵太虛故其老不衰耗性命自然有所持守無事於空寂而少壯不失其爲完耄耄不至於喪敗此廻馭世之真則藏脩之默功不可以語人非人之所能得也得之者必稟受之清明神解之妙詣也豈尋常之存想又豈若世俗養生之所爲哉貨利之於人也養生之所資治世之所務者不可以爲有而輕不可以爲無而重惟以分安以力限知足則常足求得而反失以之傷生喪魄莫大焉君子惡之而不能絕其理財之道又不能生之而執其安危之幾故以爲無益之求而任其去來勉於所職而待其自至然後有自然之利用天之時收地之力賴人之功耕者之田藝者之器賣者之積仕者之祿夫豈無其道哉不苟也不貪也不先也苟則汚貪則亂先則悖矣是以聖人之治也制田里教樹畜重本抑末惟懼民之知利而不知害也況加以思慮勞之以筋力死於賄賂哉聲色之爲耳目娛者有三而其爲害則一也妖冶之容遙漫之聲是爲心之所惑者也五彩之色五音之聲是爲耳目之所役者也萬物

之耀以眩萬竅之鳴以聒是爲神奪於物者也其惑其眩其奪者雖云在外而至爲欲者則心也心爲欲害者非能害也不自存而爲其所害也君子以心爲主而耳目之司則從之於心則其所惑者知其爲惑所眩者知其爲眩所奪者知其爲奪而不能害矣夫名位之於世也寔天之大閑天子不能爲之加損而況於人乎故君子以所能勉者勉之不能勉者無容心焉隨寓而安因時而行遇艱而守阨窮而不怨雖得之不爲喜雖失之不爲怒有命也吾如之何哉然其爲道也有不可失者君子曰學也學而後得之非學有不可得者也今以不學而不可得諉之於命乎諉之於已乎於是乎不惟欲之不遇而於斯世之爲貴賤之分窮達之途判矣學而不能得者命也雖云不能得而所得於心者良貴也曷賤之有又豈窮於道哉道足而身窮雖身窮而德富矣然非欲也以學制欲以道顯名非盛德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哉

言其竟

兵之爲戰也有機也有守也有神也知其虛而擊之因其盛而致之待其至而取之是之謂幾不攻人之方銳不逼人之將窮不啓人之未及是之謂守知其方來吾精以應之知其未至吾緩以挑之知其詐敗吾堅以乘之是之謂神三者之才將知其而兵知將也兵不知將非不知也養未厚克之未周而用之未熟也若是者戰必敗矣君子

之於兵也觀之奕焉奕者之志未嘗加也而有其智局未嘗布也而有其方子未嘗動也而有其算因其彼之所入而吾爲之防因其所失而吾爲之取因其所取而吾爲之地則勝之道也故制奕者知兵焉

天有所秘者風雲之變也人有所秘者神氣之變也神氣者天之風雲也所謂秘者非有心也無可爲測也鬱則爲風蒸則爲雲人之拂鬱也則氣煩悶而神遂昏猶天之將爲雲爲風則昏蒙發作而失其常度矣故君子慎之無使其爲拂鬱則爲和然其所以致之者逆之外至而怒之內發也知其外至則求自直而反之知其內發則思外禍而遠之慎初之慮知幾之神也惟神故能顯秘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十

五

兵與刑也可以使民畏焉然而爲之上者矣忍哉不得已而爲之也生與養也可以使民愛焉然而爲之上者不可繼也亦不得已而爲之也故天之四時未嘗皆生養也而民以爲天也故使民畏不若使民愛使民愛不若使民之相忘也然其使之相忘豈有他適哉生養之而不使之知其爲生養也非天乎非達天德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知微之論起於自欺知艱之論起於自易自欺者獨察於微不自欺矣自易者獨鑑於易不自易矣不自易則能懼不自欺則能慎能懼而慎則心斯正而氣斯平矣氣之平也則神清而明人心之氣因其所感清明則不惑而應之天惟無形也則神主氣神主氣則無可移而恒存

矣口與鼻也氣之戶也耳與目也神之路也閉其戶塞其路精神廼固是謂之夕視

古之至人知萬物之惑生也故任之知萬感之蔽形也故靜之不能使之不惑也而惟以所接者爲幻不能使之不惑也而惟以所至者爲虛幻而虛何心於我哉君子曰無爲也夫無爲之化有生者之所慶也

身猶國也氣猶民也身之有疾則不自安矣然其致疾之由欲之所使也飲食攻於口腹情慾撓於精血而疾始作焉知疾之由於欲也謹之可也絕之可也方以爲藥之弗効愈攻愈困亦猶用刑法以安乎民也及其元氣既衰百病交集然後以峻劑治之是猶以兵治亂矣命之不絕如縷矣嗚呼危矣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二

三

人身之血氣調則自安其爲飲食男女也皆無太過則脉平而氣之流行不滯四肢百骸通達無間外之風寒暑濕不能爲感若內虛則外襲而爲其所感矣是亦陰陽之氣相殄而然醫之道也善用藥者不傷人之元氣善行師者不伐國之元氣

治身者當治國者儉所謂當者當神也當神者當氣也所謂儉者儉財也儉財者儉民也氣當則壯民儉則富未有氣壯而身弗強也欲國之強不使民之貧民貧則兵弱矣外侮之至曷禦哉故曰身之壯在氣國之強在民百家之井晨清而暮濁泉之所出者少而汲之所來者多

故也萬變之身朝明而夕昏神之所集者寡而接之所應者衆故也不有夜之所息則其爲生也難矣而必以夜之勞於氣血其爲神也有幾哉故善神者壽

卦爻之陰陽日神之所在也卦之六十有四則晝夜置調之餘數也聖人則之以占吉凶焉天下之數豈有加於此哉故曰易者隨時以變易也若以名爲而不知其神則止曷有哉

正心章

學者之素於體察也或言性或言情或言理或言氣或言志或言意殊不知心之神爲主則性定情和理明氣順志一心誠矣神能爲心之主者以其靜而有動而察也察而

南家類纂 卷之十七

存也存之久則神爲主而其內虛靈外明徹物來順應無思無爲矣苦於自知者內不虛也苦於知人者外不徹也內虛則外徹矣如鏡之光雖能照然置之暗中則無光矣心之明雖能知然爲外物所蔽則不能知矣外物之能爲吾蔽者吾存之之功未至也每於其一絲一隙之私將入者吾存吾心而不爲之動則塵掃浪恬而鏡水之清明常若矣莫大乎心之鏡也可以包六合而疑太虛然而一毫之私雜於其間則昏既昏則小則礙矣雖有其志而意之所動者僞矣此古今豪傑之通患也

心之清明爲神昏晦爲氣此非知心者心未嘗有清明昏晦之殊也氣豈有不資於神而神豈有不藉於氣哉氣壯

則神強氣弱則神昏言心之去來出入者皆神之所爲氣靜則壯動則弱得其養則靜失其養則動何謂養不特之謂也特之者欲之害也無欲則靜能靜則理直氣壯明靈知覺者心之神也能使其神明靈知覺者氣之壯盛也能使其氣之壯盛者安養之所致也能安養者靜存也能靜存者不爲耳目之所視聽也視聽以心而不以耳目則無外邪之干而內主之正者自靜矣外邪之干由於應接於應接而有主之者則何患於視聽之煩哉登高臨深之際未嘗不視聽也但惴惴然恐其步之墮也視聽專於步履是心之神不移矣

重本章

南家類纂 卷之十七

重本之學有三而爲之本者一也何謂三身爲道之本心爲身之本氣爲神之本知愛身者始能知道知治心者始能治身知養氣者始能存神夫道者非有其名也有身而後有道焉身者非能自知也有心而後知身焉神非能獨有也有氣而後有神焉是故君子之愛身也求諸內焉而返觀吾之所有於身者形體之資於臟腑而度其爲虛實爲通塞爲寒溫爲衰盛而欲其平也而其能求而知者心也而於心焉求其在內在外而不使其外馳以爲一身之主然而氣之強弱又不可不知之也知之而不養之則無以資其神也神爲心之主而心爲神之舍氣又舍之才也身廼木之地也猶屋宇焉身廼地基而心爲屋宇神廼屋

字中之主人也氣又主人之糧肉也主人有舍宅有糧肉以為養然後百事理則謂之道也今也未能有舍宅而主人未嘗安居矣既不能安居而欲處人接物皆無可為其所資矣欲為道得乎是故君子之學重本也

上古之時必有至人知陰陽造化之理故知人坐之理今之為醫者之言皆其源流也然不可以人皆可知之必性實之妙契者方可以及此焉凡血氣之屬統於一身者有內外焉謂之榮衛視榮衛之盛衰者存乎觀色診脉焉而知其氣之於何經何臟有損焉故於顯面手足諸處見之醫之為言豈易造哉誠有得於返觀之力者攝生之大要無出於此者然其為神契之妙者尤在乎斯術之外而不可以其成法為一定之論也是之謂造化也

草木之實有核者中有仁則發生之機也然必得土氣以滋之則仁中之萌及時而茁矣使不得土中之氣則滋而亦自絕無復生意外之所資者中之所有者也中之所有者外之所來也二者陰陽之往來者也故卵者必伏抱而生亦此意陰主受納陽主敷施然於受納中有陽氣以為之母敷施中有陰氣以為之子二者皆不能相有者此所謂天地定位陰陽之別也然必陰之得陽為受藏陽之得陰為發生也是皆至微至妙之理非人所能知者至人得攝神之道焉

人能於世味一切不為心累則心中神常為主而氣歸於

中若心中有主則自安靜苟無主則為事物所亂而真氣日耗百病因之而生神能馭氣氣壯形盛俾神常守則虛靈之體復矣養之益久則神為之恒存又存而熟則又當出入形體變化不測豈有他術哉

人身之精氣神三者當以精為一身之至重者其次氣也精氣既壯則神自強矣然神為精氣之主神既強則精氣又加之壯盛此上更持守而又能以氣資養則又視之功也然終始皆當以堅守靜篤而致虛極也

陰陽二氣脩煉家以為鉛汞大段皆比喻之言然是氣必有陰陽以陽為陰言汞也以陰為陽言鉛也汞以精言鉛以氣言得鉛以煉汞則鉛亦不用矣得陽氣以煉陰精則

陽氣亦不用矣所謂用者留之也所謂不用者去之也去留之幾陰陽之會也又以龍虎東西為喻無非此意也然其所謂火候者則又會機之運也氣有陰陽用有虛實虛者為用實者為守也守者以月用者以日也所謂脩性者則守者也所謂脩命者則用者也大抵以稟受於父母而有身皆先天既有身而生成者皆後天以先天為命後天為性亦是正理醫經亦有此說但人自不知耳

人身之火皆情欲也蓋治身者惟慮其火以其情欲之動也而不知制之則其為身害也必矣是以戒人之知其為火則反為之用矣人身由情欲而生者亦由情欲而死然其為生死之幾至人能把握而用之則又以此為父視之

道所謂把握者正不使其奔逸而能調伏之耳世俗咸以絕粒出家然後為仙此豈知造化之理者哉

尚德章

物之生也柔弱及其壯也強由強而老由老而衰初之柔弱者生也壯而強也衰之漸故君子以柔為能以弱為盛不拂乎所生不失乎所盛視於無形聽於無聲知物於昏默專精於窈冥則智慮不萌形神不驚安靜寬平不與不爭氣歸於形善集有慶謂之長生

月有虧盈之度人之身亦然月之哉生明象人之身之虛也由虛而積則至於滿滿則必虧矣當其滿也閉之時也當其虧也將啓而未啓也虧之盡則三旬之日周矣積者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七

五

去而始有明之生也三日而曰哉生明也斯時也生物之原也生者之氣母氣也至人以母氣為形先故曰先天之氣潮之升也月之生也潮之降也月之虧也曉而升者生也由昏而生也曉而降者虧也由曉而虧也生者既滿則漸虧也虧者既盡則潮降而漸生當其降之盡而未生也則天地之氣交故曰有者生於無而無者生於有也有無之間有物焉是謂玄牝也玄者遠也牝者母也遠母云者自天地先而有之其來也遠矣故曰谷神不死

天下之水所歸處曰海人身之氣所歸亦曰氣海是海也虛而不盈故能用之不動所謂用者言生物也惟生迺不生至人以不生為生不生者生也由其生是以恒存

然非得之於虛則曷有之有生於無也無則空廼為谷也空谷之中有神焉有門焉神則無形門有形也故曰有生於無也有為天地之根無為天地之始

成形之後雖屬後天然先天之氣又具於形中如樹木之子中之仁含有先天之氣故能萌芽人之稟於胎者必有母氣以為先天是氣也正所謂真種也是種更千萬年與天地相為終始何曾有盡哉

保身之術以有恒保國之術亦以有恒也恒之云者非以常守也以常事也如一國之政皆有所職則凡百營為不至於闕失是以倉廩實府庫充有所不戰戰則必勝攻則必取矣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七

五

卯酉之月潮汐盛於他月朔望之後三日皆盛於他日然其盛也則漸以積而減矣遞移而減則人身之度其有遞移之應也當其移也候其虛也虛之為候也火候也陰陽之會故曰火也

月增則歲益也歲增則壽益也增則不已益則不侈知其已也則移之知其侈也則止之是之謂變化之神異也故煉精以化氣煉氣以化神者非煉也逆用以還虛也神而虛矣謂之專氣致柔能嬰兒也

謹始章

禍福之徵皆自其始如人之作一善則自己之精神自然舒暢作一不善則其精神亦慚惶不快此其幾也及其將

著則言語動作之間自然發見矣何待於人之觀察哉無所養者泛泛接之豈能知哉靜虛之久物來自見不待思索故謂至誠如神也

幽冥之中所主者亦因人而為之往來焉人之為善者精神與之會合則善之應者心之應也非外來也為惡則其鬼神之惡氣亦與之合則惡之應者亦心之應也由內迎之也二者皆已之所為也故其黨類亦從之入之黨類既從之鬼神之黨類亦從之矣人鬼俱一氣也和氣召祥矣氣召異祥異之來亦以類相感也今夫端人正士之在海內四方之士聞其名而心好之為惡之人雖隔千古偶誦其事尚能使人憤怒不平則其氣之相感可知矣興忘之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上

五

天地位萬物育由於人之能節喜怒哀樂之情以致其中和是豈有他道哉亦心之所召耳然其為力亦視勢之大小耳然則勢位之所係不為不重也勢位之所施為始有其應焉如一政一令之布皆其上之人所發也喜怒哀樂之情視所及之廣狹焉一身之微而為天地萬物之感召由於吾為天之性心為天之幾也至治之世無為惡之人至和之家無為惡之事所及雖有廣狹而其為安樂則一也故犯罪之人視青天白日而昏悶積善之家當危亂而不困是豈由於人乎哉

從容暇豫者無撓之使然也急遽苟且者有撓之所為也然其為撓與不撓者善惡之自然也惡則所慮者此惡而心危氣阻欲其從容暇豫不可得矣人之惡非由於染習則其心之所存者何有於不善哉染習既深則其視為惡如所當為者不以為非而以為是矣及其思慮之所及猶有良心焉是以慚惶不能自安由是觀之為善之樂其為從容暇豫也豈非心之無所撓而然哉

思之一言甚切於學人能思念較量其所接聞自然不至刻薄由其私已之心勝一念之發但知有已不知有人遂至於忘返而為私欲所使又加之以私智小識則自以為是怨天尤人不知其非矣或遇一機會之便則盡力以為之雖至於妨賢病國亦自不覺故治國成家小人勿用非小人之罪也小人之才無可為用也以不可用而用之罪豈在於小人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十九

五

世俗多以剛猛敢為謂之才以陰險探索謂之智此正迺才智之反謂之才者以其有所施為也謂之智者以其能別是非也剛勇之人豈有施為苛察之人安問是非害天下事者必斯人也才之發重安裕從容不迫然後事來能應智之文理密察詳審不昧然後感觸而通豈有一旦無所依據而遂妄行無所知識而遂苛憚其始也以氣乘之以心逆之而為之也故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者此也聖道淵微之極然其為淵微也非高虛無據之謂也言其

至小至深莫非此理也如人之飲食男女豈有玄妙但於此能知其理則其為飲食男女也始知其道推而極之天地之造化不過此耳於此而失其道則人類之與禽獸奚異哉故制禮作樂之原其初亦以防民欲扶世教而設其終至於威儀三百禮儀三千發育萬物感動鬼神皆由此而然也不知者以為有過人之舉非世俗所能及而惟其高虛是務可謂舍本求末愈遠矣知聖道之在日用間雖夫婦之愚亦所能知能行者雖謂之能知能行然於其間之所為知行者未能得其理正如人皆飲食皆有夫婦孰能盡其道哉然其盡道者亦非有他術不以口腹害其身不以色欲亂其性不害不亂之功盡則脩身正家之本立而治國之實效無踰於此矣其為禮樂之肇端祭祀之饗格風化之溥博率於此焉在豈若異端之學不知乎此必欲杜絕情欲斷味枵腹冥然遁世與木石為伍此豈人理哉

好善章

人之處富貴者異於貧賤處功名者異於富貴皆非也貧賤者未嘗不警飭及其得富貴也則忘之矣富貴者得富貴也未嘗不懼及其有功名也則忘之矣貧賤富貴功名而處之一而已矣則謂之有道之士矣又豈必欲其棄富貴功名而竟貧賤獨守然後謂之道德哉自夫世學之不明也論氣節者必欲輕功名談道德者必欲舍祿位然則

名位福祿皆無道之徒而後有之何其見之謬也世之所謂隱者則必以輕富貴棄功名而惟飲水穴居菰蔞之操而後謂之隱則亦何貴於隱者哉所謂隱者知時不利也且隱以守吾志耳故聖人未嘗一日忘天下為師者與治人者其道同也為人師者懼夫己之學無可以為教也必求吾之失而日進之治人者懼恐其不及也必求吾之責而日勉之此二者皆有益於己不但有益於人也教人者必裕於己而後可以施於人為治者必先於為己而後能為政也是皆以理言之然於心苟能以誠求之則亦入己交脩之益也

獨知之地非人皆能獨知也必有其省察之力而後能獨知也常人之不能獨知者非不能也以其未嘗省察耳於此遂有君子小人之分自獨知之地而謹之則邪念不生矣無邪念則心清氣爽聰明日進情性中融入於無為矣於是恒存之而已矣

知邪思者覺也斷邪思者不續也人之有疾必有所因及其知其因則謹於未因及去其因勿復其因此愈疾之功也斷念之覺由於不續不續則去勿續則已故曰瞥來是病不續是藥人之怒亦然怒能傷人甚於力劍惟能忍則不怒不能忍徒自損於人何損於心之明初非不知偶觸之而致其然耳及事去怒平氣損心疚未嘗不悔其初之怒也則亦何有於我哉故忍為怒藥亦為事濟

平居無事之時未嘗不思然於思之際自省其所思念者或計人已或商財利或慮恒困此皆人欲也若思其危難思其職守思其進脩此皆天理也理欲之分邪正之判也或計人已則思以禍患或商財利則思以災厄或慮恒困則思以死亡以彼易此不勝於無思乎思貴於理理貴於誠誠則明明則無思無慮矣

治國之道不踰於吾身治身之道不踰於吾心治心之道不踰於吾欲人以欲爲害然不能無欲惟能欲於善則善矣所謂善者如欲食則思其親自親而疎而人而物則其爲食也豈惟欲哉人不能以無欲亦不能以無思惟思與欲也善則君子惡則小人充其欲則天地萬物之位育者此也由思與不思耳

飢餓之至不擇甘美寒冷之極不思孤路非不擇不思也死亡將至惟便於已則安耳人能於此知其爲益則何暇於甘美哉飽煖之益或生疾病飢寒之苦自適筋力厚衰臧飡亦損生之漸非以侈論也勞形瘁體廼保身之術非以儉言也况天生物之道不欲爲人之賊乎和氣之在天地間未嘗一息已也惟人能以天地間之和氣爲養則何求於溫飽哉所謂和氣者生生之道也生生之道惟人殘之者多矣人爲萬物之靈其爲萬物之害者自飲食衣服居處禽獸草木蟲魚窮山海川陸之物罔不罪致而惟於富貴之家尤甚焉此消長之機盛衰之漸不

待明者而後知也故曰物壯則老此之謂也

主靜章

主靜爲學之要然主靜非必於靜也動而無靜則昏靜而無動則昏昏則必紊紊則必滅紊生疑寂生滯夫惟靜而處動動而用靜是謂常靜故曰主靜豈必於靜哉處靜於動則不昏不昏則不紊何疑之有動而用靜則不冒不冒則恒寂何滯之有靜者動之始動者靜之終動極而靜靜極而動物之常情也君子知動之初由於靜知靜之初由於動二者之相爲其根不能已也然必有靜以處動有動以處靜是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非靜無以存性非動無以達情性情之爲動靜本於自然因其自然者而有所

主是以喜怒哀樂而中其節此主靜之力也

懲忿窒慾二者皆切於學者但窒慾易懲忿難非懲之難難於無忿也然窒慾正所以懲忿也人之有忿也以其有慾也若夫無慾則正大光明何忿之易發哉故能窒慾則意廣情舒忘其觸忤而無可爲怒矣

人爲喜怒所使者未嘗不變古人愛一顰一笑欲其有常也是故和氣之充積者必敦重不淺隘宅心之光明者必樂易不崖岸自處之嚴畏者必敬謹不放肆治身之節儉者必有禮不暴慢立心之謙抑者必能讓不高傲有諸中形諸外自然起人之悅慕豈若色莊者之所爲哉然此

一朝一夕所能亦非矯揉模擬所及誠所謂景星卿公
所快覩也

和氣章

和氣之先生於畏懼畏懼之萌起於窘約以之爲心則恐
其無所資是以皇皇然憂慮凡百飲食男女之慾皆不能
爲之動矣此之謂窘約有志之士當其窘約之際所慮者
豈有不周哉故其爲性情也自無過中失正若夫無志者
鮮不爲困窮所移矣故貧而能樂者廼爲聖賢之事古人
之有大遭際者皆由於貧賤多由其志之堅忍而歷涉於
艱苦恒多也是亦鬼神之所相佑者若夫膏粱之子衣食
充而佚慾縱亦鬼神所惡雖有志而不亂然亦墮於無所
苦辛而不免於爲造物者所棄所謂與之齒去其角也此
豈人所易知者哉滿招損謙受益亦理勢然也

生物各因其所產之地如海濱之人多黑而廣額高顴深
山之人多深目而巖額俯項舟居者步若跛而善拍浮柵
居者行若偵而多足弱皆其所居而變者也况於童而習
之壯而効之者乎是以君子貴擇居而慎交遊也物之非
其種者久與染習亦變其初賦如嬰兒之乳於他母長而
形貌皆類之以食其乳也乳爲人身之血所化既食之而
長則其形化之矣乞他人之乳而養爲己子自幼而壯其
爲之語言行事自如其所養之父母皆由於染習而變也
蜂蟻取青蟲壘而封之祝曰似我似我已而出其封壘

似之染習之能變所性不亦大可畏哉由是觀之不知者
以爲染習之力矣非也皆氣也天地一氣耳形雖殊類氣
則同歸使非有氣之物而能變化之乎

氣之盛衰有二因所感觸而爲盛衰者廼客氣自其所有
而盛衰者廼血氣二者皆非元氣也元氣無盛衰惟和耳
人能保其元氣則盛衰之氣皆不能干之矣然亦無他血
氣爲一身之榮衛情性既和則血氣自和血氣既和則元
氣自然常存豈待於外來哉脩性正脩此耳脩命者則非
血氣所能致必自其有形之先得之然非血氣之種則亦
無其地矣何以得之此之謂禽之制在氣也

天地發生之機甚速謂之殺機以其生之速而漸盡之矣
當其春生之際蟄蟲出而草木蕃花果之萌芽一吐則日
惟見其開謝結實成熟無時止息以致於枯槁而後已其
發生之機不知者以爲可喜此正枯槁之初矣人之少壯
即有生育及其衰老遂至死亡於此能識其機而善把握
之則殺中有生矣古之婚禮不賀以爲人之序也細思之
亦可悲矣

量之大小在思之淺深思之深則量大量之使然思之
深遠也人之有量者能量度事勢計謀幾括故不易發不
知者以爲量之大也

天戒章

人心人之天也心苟不自安則天亦不可安天之不安則

萬物皆不可安矣故一身以一心為天以耳目口鼻四
百骸為萬物欲其耳聰目明四體康裕先於定心吾心既
定則疾病不生禍患不作何安如之不知者勞心焦思以
役形軀形軀日勞則髮枯體羸而將日憊矣不亦可哀哉
天道人事相為流通以人事而徵諸天道若遠今以最近
者言之如貧苦之家自無疾病非禍亦罕富貴之家常有
禍患者亦以其用度奢侈飲食太過暴殄天物未免害生
故其所召自然而至况又加以驕肆無所忌憚哉
人之愛心生於不足怨心生於不平使人心常足則無所
愛常平則無所怨然怨之使平易愛之使足難是以怨氣
易發而易悔怨日增而心亦日大是以愛為難足者怨之
百家類纂卷之十九

使然也故君子懲忿窒慾

人之精力衰者氣之衰也神則不衰故能思慮知覺及其
氣將竭而神尚存尚能言語應酬於此而昏則神去矣及
未去之先知所養則氣壯而神恒存

大虛中雲霞烟霧寥廓皆氣之蒸鬱而成者亦猶人身中
之惱悶昏亂皆氣也而其心之明者如日月然及其一散
則青天白日無所礙障矣

至靜者莫能動至虛者莫能礙由其靜之未篤故易動虛
之未極故易礙所謂動者物之觸也至靜則無物何觸之
有哉至虛則無岸何礙之所存哉故至人不為感而自靜
不為障而自虛故虛以靜動以動靜也

天文章

安不忘危者神之存也神存故能慮惟其能慮則安而思
危神不存則從耳目之好而慾心生焉慾心既生以危為
安矣景星慶雲為天之瑞而所瑞者應之不知者以為瑞
則以危為安矣其字之流為天之變而所變者應之不知
者以為應則以安為危矣此天之仁愛夫人君者亦猶父
母之仁愛也何謂以安為危父母之愛子者未嘗不加謹
其子為之子知親之譴責於我者欲我之善也迺安之道
也思脩吾子職而已矣或者不以為欲我之善而反以怨
其親則非親之心矣非以安為危哉是以君子戒懼於不
睹不聞也知所戒懼者正所謂存其神也能存神則能知
天能知天則因天之變而加脩德之功正如父母屬責其
子而子知懼以盡其道是故善脩德者必以天變為警教
而于職盡矣

人身之天為首而一身之氣自流行貫通脉絡相連如耳
目口鼻為氣之出入皆在於首而其為氣必自下而上故
目如日月而五臟皆屬之豈非自地而起乎

天地之氣肅爽者為秋冬溫潤者為春夏然肅爽之中天
明日朗之時則為溫而不能潤溫潤之中風清氣欽之際
則為爽而不能肅正如人之刻烈者未嘗無歡笑但於刻
亦不能去人之和厚者未嘗無剛果但於和亦不能變其
氣之使然也氣之所在以其收斂生發而然也故人之刻

烈者亦多自爲是收歛之意也人之和厚亦多爲人是生發之意也惟聖人則隨時而行此則太和元氣也

山川章

山川之氣地氣也人生於地故其氣與人相通人之所處其形體多似之氣之可見者莫如水水之流行氣之流行也水之停聚氣之停聚也停聚者爲發生流行者爲解散人依山川而處者必擇其停聚之所故有郡縣鄉村之處皆然也

神龍非有種類皆鱗鱗之類所變化然必資於水上之旺氣人之資於水土者尤多英傑故堯法言之堯法與攝生二術皆秉生氣者所謂生氣者逆氣也順者散逆者聚散者消聚者長也散聚消長之幾非達陰陽造化之源其孰能與於此哉

天包地地之上下皆天天之氣循環轉旋無一息之停正如人身自腹以上爲天腹之下爲地人身之氣自足之勇氣而起至於頭頂又降而下循環不窮然謂之陰陽者亦以其上言之耳天之氣在地下者爲陰在地上者爲陽其爲形雖有陰陽之殊其爲氣則一也

堯書言枯骨能蔭生人者非以枯骨言也言堯者秉生氣也乘生氣者謂其所來者迎而奪之氣迴聚謂之生氣也人死則魂散氣絕矣何枯骨之能蔭生人哉所以爲能者有神存焉耳神聚則氣聚者言死者之氣也氣聚則神聚

者言天地間氣也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者此也故堯能致祥者此耳非達造化者不可以語焉

象數章

數起於天地之先者日月星辰是也象生於天地之後者山岳河海是也有日月星辰而其運行之晝夜則爲數之紀綱有日月星辰河海山岳之象而爲諸象之根源也萬物之生生化化於穹壤之間者皆其象之所有者也象之所有者因其晝夜之往來循環不已而數生焉然必其數之先以定象象之後以成數皆莫逃乎晝夜之綱紀焉此之謂之自然也象有陰陽數有奇耦也奇耦之數合則生物奇耦之數分則死物物之死生皆陰陽之數合散者也

百家類纂卷之十九

二十九

逆數者生也順數者死也死生之機順逆之理也物之初生也一而已矣及其二則生物矣後有三則一之變矣四則變之窮矣自四而五則爲數之再始者自五而六則爲數之初終矣自六而七則再始之變者也自七而八則初終之變者也自八而九陽之數終矣自九而十則陰之數終矣故數以奇爲始以耦爲終以終爲始者奇也以始爲終者耦也此天氣之循環者也而地之氣每因天之氣爲終始焉非天地各有終始也陽之生陰陰之生陽雖各有終始而其數則起於陽也非奇則無可耦矣自奇而耦此數之順者也順則分矣自耦而奇此數之逆者也逆則合矣何有分合春生於冬至順數也秋生於夏至逆數也自

逆而爲數之始則一陽生故曰逆則合也合則耦矣自順而爲數之終則一陰生故曰順則分矣分則奇矣分合之道有性命之幾也故君子慎之

一花一草各有其象各有其發生衰謝之候此則數也但於發生時而知爲久遠之期則其衰謝之期亦如之矣此象中之數也其非時未生而必得其時廼生則象外之數也象中之數生數也象外之數非一花一草之數也此之謂元氣也

物之初生也數之至也既生而象具焉是數爲象先也象既有矣而數復因象而行焉是象又爲數之先也故數之生象者先天也象之生數者後天也先天者生物之原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後天者成物之始也大矣哉數乎萬化之宗萬有之本也象不得而與焉今夫採木於山將以構室也必先以數計之而後以所採之木充之象之在室者木也數之在木者工也是亦化工之意也造物之初不先以物而先以數及其數成而造化之工行焉故以年計月以月計日以日計時以時計刻無一可失化工之盛也故聖人則之治生焉耕者以春夏畝者以秋冬不使物之失其時者順天地之生化也天地之生化不以時者爲異此非數也非數之象亦不可以數計也如妖孽之類也人有不以時而能者如嬰孩之子能言能行少年之多髯或白髮者亦爲人身之非常數之化而其數亦不能推之矣

積數之變必有非象之象如麟鳳雖爲祥瑞亦非象之象若英雄豪傑之生皆天地間異象雖爲人之所貴然亦爲時之禍福者豈可以常數第之哉

聲音章

聲音爲萬物生數之原有聲則有物有物則有生有有生而無聲者有有聲而無物者皆非有數之物也如風水之聲則因物者也是物非有也如禽蟲之聲則自然之聲也琴瑟鍾鼓之聲非自然之聲也人之語言哀哭歡笑之聲則自然者也歌曲之吹彈者非自然者也必有自然之聲然後見化工之神非自然之聲雖能感久亦非造化之神故聖人制禮作樂用律呂之聲音而其爲數亦求之自然者不以人爲以雜之也是以有律呂而生五行之數不以五行而爲律呂也八音之造皆自然之音也故足以動物不知者以爲數之所生非也數因其聲音之制而生者也文字之初亦取諸此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天地以萬物爲聲聖人以萬民爲聲皆氣之所激而成者德脩於己名聞於人豈非氣之所激者哉此之謂無聲之聲而能成至治之音咸英韶箴是也文字不過象形諧聲而其他皆本諸此形聲二者而爲增損也故有六義焉形具而象成聲聞而數見天地萬有皆肇於是故河圖洛書之數皆象也有象斯有氣矣有氣斯有聲矣故天地風雷山澤水火爲卦之綱重之八八爲卦之總是有聲之生

有生之氣皆範圍曲成於其間為造化之精而納音納氣之用見矣

清濁高下疾徐抑揚者聲之自然也夫小虛實輕重浮沉者形之所有也有形斯有聲之氣有聲斯有形之氣二者兼之斯為樂焉然聲者氣之發也形者氣之蘊也如人之喜怒哀樂其聲雖殊而其為氣則一也此之謂樂之情性也音聲為天地生物之始而其為宮商角徵羽者生物之序也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者生物之功也如人言語歌笑嘯呼擊搏其音雖殊而其為氣則均也此之謂樂之音聲也候氣者為定曆也非定律也後世以律為候氣而定聲是未知乎制律之意也

百家類纂卷之九

草木章

草木感氣之先者禽蟲感氣之後者人又其後者金石則氣之所益者醫者皆取之以氣以味而治人之疾病然其要則在於宣達焉非補助之謂也不知者以補助為真也益人之精氣血氣者為出也益天地之氣以不偏倚而成化工人身之氣以不壅遏而成脉絡有滯塞而疾作矣疾之作也善導引者不治以藥石害刺砭者不治以灼灸藥石灼灸之功以導引刺砭之無能為矣然後用之故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人身之氣周流不息以天之四時而為徐疎以晝夜之作息而為進退以老少之盛衰而為順逆吾攝生者因其順

以逆取之因其逆以順與之此至人之行持也非知造化之妙者其孰能之

秉性最冷然能穿人骨髓服之多者至骨軟而死丹砂實汞之概生尚可入藥若加煅煉更烈於汞煉丹之士每為所害誠可為攝生者之深戒也

人身之神與氣一而已氣散則神奪矣然養氣正所以養神也氣之在人非待他求神損則氣亦損存神所以養氣也氣之得其養者先之以絕物誘次之以寡語言番禍聽耳所謂絕與寡而齋者皆補也豈待外求哉

萬象皆能奪人之神一為象奪則氣亦不可回矣故飲已之精神以歸於虛無者勿俾其為象所眩也

百家類纂卷之九

生成章

人之形貌骨格聲音氣色皆可觀其吉凶然脩德者則安重和厚雖形色骨氣之淺薄不能為之累矣此又相家之所不能知也

至危者高陟也至儉者重載也故升高之履必絕重載之舟必溺勢使之然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寬洪大度者為人之器也淺狹逼促者不能自容之器也二者皆生質之戒者然於其所悟而日修之正如治溝渠者然又則因流水而日疎日濶矣人能因所感觸而日修之亦猶溝渠遇流水也豈無疎濬之期哉蓋人於平日之際雖能知覺及其感觸若不能忍未免依驂欲修之

必於感觸能忍而不動心久則習成矣

卑賤之人豈無暴性亦以自幼處人呵責之下日忍一日但求免於鞭策耳久則亦不自覺其感觸而自順矣處得志者能以是自比則為度量自寬矣

積毀之家其動以微破巢之幹其先以蠹不知者以毀之積而巢之破為始禍非也榮盛之業毀之端倪矣繁茂之蔭破之先驅也必枝葉繁茂而中始空榮盛之寵而惡始集木之大枝招風小葉招雨中空而巢復重求欲不破不可得矣人之大者倚力小者趨利惡集而家益大欲其不毀亦不可得矣是以君子以身安為富以名重為貴故去彼取此

大兵之世必剖巨室大富之年必剝雄鄉怨由是而始逞也民之積怨也非一日矣至是而始得以逞焉奈之何而不為之先哉

天地生物必有欠缺處適為妙理若一一全具則其害尤甚如有角者去齒有翼者兩足使相制相避之幾渾然天成人能於此焉日加念慮則求盈取足之心亦灰矣人之為慮者豈能付哉况其所迷而不自省者乎由此意氣之所招誘則物或能先之矣此災祥之應所由兆也

謹戒之心禮之節文所由起也和易之情樂之音聲所由成也故禮樂二者相須而行者也然禮非樂則不可行樂非禮則不能作二而一也皆出生成之自然者也

未有章

至人之於世也明其幾而用之不費是以長生久視及其終也則神與氣合一而不用其身焉故曰及吾無身我有何患人身廼氣之凝於精血者精血又則漸消而氣亦因之而衰矣衰而能壯者逆修之道也修之又則返老還童而其為之身者亦不可恃矣故有拔宅之喻也謂身為宅其將拔出其宅而舉矣魂氣上升體魄下降此廼自然之道也而能合魂氣而一之故能出無入有也但久則亦自消矣此神奇之說也

人知造化之妙而不知其氣之為能也氣之凝聚者則為形形之發動者則為神神之隱見者則為幾知其幾而執之者造化在乎我矣所謂幾者死物者生物也生物者死物也皆氣也

在人身之氣即天地間氣也其藏其顯未嘗不資於有形然是形亦氣之積而成者所成者皆陰而引用者為陽未有形之先皆陽而後能積及積而凝則為陰矣陰氣留聚而陽氣飛揚惟其留聚故有形惟其飛揚故引用是以至人得其引用為根而始固謂之深根固蒂又視之道

人之陽氣甚難養陰氣甚難固其陰則為陽養其陽斯固其陰夫陰者形體中之氣也陽者形體外之氣也中氣為後天濁氣也外氣為先天清氣也濁氣日衰清氣不衰但清氣為陰陽合散之主以閱衆甫者也

法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制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隋經籍志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懲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誥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爲之則杜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劫爲先殘忍爲治乃至傷恩害親

法家類總題畢

百家類纂 法家類總題

管子題辭

史記管仲穎上人既任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今如流水之原今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太史公曰吾讀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今按其書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疑戰國時人采掇行事附以它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何爲預載之也周氏法筆曰管子雜說所載予嘗愛其統理道理明法處過於餘子他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所聚文子淮南聚衆詞各成一家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百家類纂 管子題辭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舉辟則可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管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重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貪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

不忍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發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源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疆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御民之嚮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疆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

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也
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也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立
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
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公同於財者失所親信
小人者失士

權脩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野不可以無吏百姓
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
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
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
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
權之無輕不可得也

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
衆使民勞也并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
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
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

欲爲天下者必重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
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
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
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見其可也喜之有微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
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政爲之可見其可也喜之無微見其

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
爲之化不可得也

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
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
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
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
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
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
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
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歲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
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
朝不合衆治之至也

上好詐謀間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一則百姓疾怨而
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一民而
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崇政功之不立名之不章
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十年之計
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
一獲者數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我苟種
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聖之門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不可得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不尊人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也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

立政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歛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經也

三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

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事繁於文華國之貧也

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漑通溝瀆修隄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旱有所分獲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

里視宮室觀樹範簡六畜以時均備焉勸勉百姓使力
母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
功苦上完利監一五鄉以時均修焉使刻鏤文承毋敢造
於鄉工師之事也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
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殯槨之度雖有賢身貴體無
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

乘馬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
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
百乘類纂卷之二十一

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一宿之行道之遠近
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
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
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
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
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患也地利不可竭
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
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
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
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為
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
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乎也繩墨
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
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
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怨也謂
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虛實也遠近也多少也謂
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
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為短
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

百乘類纂

卷之二十一

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搢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
決塞而欲鼓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
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
楫而欲經於水險也

勝一而服下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
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
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衆之如飛鳥動之如
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
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
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舉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志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主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止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而不務得人是以前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廨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柔上中正而下諱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國家類集卷之二十

飲食薪米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敢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以六興者何辟由疇利壇定脩樹勸士民勉稼穡脩牆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輪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波溝決滯渚泥滯通衢開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歛輕征賦施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臣貧饑罷罷露資乏絕此謂賑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

所以得其所欲然後聽上下聽上然後政可善焉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搏誦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饑饉敦懷純固而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

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

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飾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為人夫者敦懷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弑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曰民知禮矣而不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
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辦事官長任事守職
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
大夫任官辦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
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
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
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

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
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
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
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
百業賴焉

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
度也

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惡而毋聽淫辭
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以上誦
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物者其刑死流故曰
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
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淫誦者未之嘗聞也何
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誦耳淫觀誦目耳目之所好誦心
心之所好傷民傷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口實壙虛墾
田疇脩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
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奸人詰詐僞去讒惡則奸人

止修饑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
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
稅歛毋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
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
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
於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絮大
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闢幾而不征市鄺而不稅古
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

宙合

春采生秋采旅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誦
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

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
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俟免辟
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交於寒暑之蓄矣
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為僂而功澤不加進傷為
人君嚴之義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其為不利彌甚故退身
不令端作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
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隱
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
動嗜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
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
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

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隼繩此言大人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爲鳥起於北意南而至于南起於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指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

護克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口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博博而不悖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言聽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悖繆過且悖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護克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峯巖淵泉閭流泉踰瀝而不盡薄承瀝而不滿高下肥瘠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桴則擊言苟有倡之必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

天地萬物之索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裏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

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

百家類纂

卷之三

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失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先王貴善王主積于民霸王積于將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

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威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
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
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威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
衆兵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
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
退勞佚與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
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
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
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
也

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

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
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
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恭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
王貴明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其
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
者不必墾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
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
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

者其城不固民饑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危
據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薦
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
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閑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
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
大而田野淺狹者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
民不足以守其城宮室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
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

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
家無積而衣服脩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
而未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
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
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
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
可使用國

課凶饑計師後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
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
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
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粟米多

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
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
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故曰山林雖廣草
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
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
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
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
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母以致財夫財之所生生於
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母已是民用
力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管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州里不畱閑閑不設出入母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
擊殘賤之民母自勝矣食谷水巷繫井場圃按樹木茂宮
墻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母自正矣鄉母
長游里母上舍時母會同寒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
睦母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庶論賢不鄉舉則士
不及行貨賄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
成於下鄉官母法制百刻群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
生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末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
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

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
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
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
人不論材能而在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
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臣不務竭能則內治
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母以勸衆矣上令
輕法制毀則君母以使臣臣母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
外勢則國之情僞竭於敵國矣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
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設臣尊私情行而
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疆豪傑不安

百家類纂

卷之三

管

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貨則民偷
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
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
而君不爲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
無良臣兵士不用困倉空虛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
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
足而有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
無所匿其情矣

法禁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無赦則民不偷於爲善爵祿
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

不勝而治矣

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故聽令也恭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

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

重令

凡布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罰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

救粟不足未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王以雕文刻鏤相釋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母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釋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母分役相釋

也謂之逆爵人不諭能祿人不諭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釋也謂之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母實屢受者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母上拂之事母下比之說母侈恭之養母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執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

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母功虛取奸邪得行母能上通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便辟得進母功虛取奸邪得行母能上通則大臣不和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母以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

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今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於天下而求霸於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

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政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母以使下非斧鉞母以威衆非祿賞母以勸民以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母爲自用民母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

爲六者損益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法法

不法法則事母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難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後起殆可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教不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母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故赦者奔馬之委轡母赦者淫靡之礦石也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

無砥礪故曰儉其道乎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百家類纂卷之三

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後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故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

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

凡民從土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止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備制先民服也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

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忠臣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也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

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

力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
法愛於民

兵法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
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
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
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
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
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

九曰舉犴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卒

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
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
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
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霸言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王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
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王重宮門之
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操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

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二者聖人之
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
憎惡也外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勿許聖人能輔時不
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
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
備待時以時與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利
大本而小標坐視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衆致
寡德利百姓咸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
不聽

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驕之材而百馬伐
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代而天下其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
也以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

以離強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王國之形
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

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滿而不止國非其
國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人衆
而不親非其人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
施薄而求厚者孤國小而都大者弑

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
大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
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尊不傳不聽堯舜之君非生
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

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亂之則國危故上明則下
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
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問章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
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餽餼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
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吏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士之久留也何若問五
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
孤寡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
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
百家類纂 不卷之十 二十七
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
宗人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
者今入幾何人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士之有田
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
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
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
賁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
人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羣臣有位事官
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
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無節率子
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

人之待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
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田宅
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
男女有巧技能利備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
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有幾人之食也問兵車
之計幾何乘也軍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處士脩行足以
教人何使帥衆益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
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脩城郭補守備者幾何
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
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鈸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
疏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鉞鈞弦之造戈戟之繁其屬何若
百家類纂 不卷之十 二十八
其宜修而不脩者故何視而造脩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
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脩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
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足人有
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膳其老而
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
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
不脩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
處歲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
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
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
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

封表以益之生利也何物也所築城郭備牆閘絕通道
阨關深防溝以益入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
者幾何矣

戒車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邪司馬
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
農事之本不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
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
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
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
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南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管仲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
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
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
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之德也
是故聖人齊滋味而謹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
淫邪行亡乎體肅言不有口靜然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
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仁故不
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
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憚意
而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

德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
天不動四時云下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
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交成
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
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
者交之慶也內不孝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
者是亡其身者也

參患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
謂猛殺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
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赦有罪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
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
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
難群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
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政誅暴國必以
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
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
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
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
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伐之功盡今交刃
接兵而攻城為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爨之則攻之
自後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

總其數不出於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無甲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者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器惡不利者以其士子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子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聽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也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聞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敵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敵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軻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

垣朝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刀將間也

君臣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國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與之間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下化者明君也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成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箴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

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爲人臣者上供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三

官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謂之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公道而記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傲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

矣下有五橫以撻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緇紼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於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一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約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三

官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奸僞之心故不敢殺也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便不爲

升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闕堵之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

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致賞則臣致罰則臣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審居處之教而民亦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

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譖上謂之謫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是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要澤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

心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墻有耳伏寇在側墻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沉疑之得民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明君在上使辟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之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之也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其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鬱令而不

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

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

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已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脩諸已及其本也所求於已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故八君者上注人臣者下注上

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地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也能振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君子食於道則禮審而義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失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齊民食於力則作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 三十一 管
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也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

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爲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謗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事而諸臣子弟無官中之

先王所以明德圖姦昭公威私也

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官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者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忠信以敬故曰有官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母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無過命民之過則立致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母慎乎臣人有以感耳攝故繩可得也凡有以感弓矢故發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

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

四稱

管子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社稷宗廟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大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

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實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說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言語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撫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諂上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也

心術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

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莊先物動者操者
不足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
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
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
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
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宜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
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
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
之此焉能知彼脩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故曰去知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三十九

則奚率求矣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
覆虛矣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
曰不伐

繫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繫
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

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故曰
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
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
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

不自用罪相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
則為生為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若
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恰
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故曰毋以物
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得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
者身之充也行者義之正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
民不服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四十

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
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
能專乎能一乎能母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
母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
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精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
者所以應物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
一而不失能若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
裁物不為物使

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

百姓治矣

人能正靜者筋脉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心在中不可隱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乎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止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白心

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於衆矣

道者一人用之不闕有餘天下行之不闕不足此謂道矣

無取焉則民友其身不免於賊

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策孰能棄刺刺而爲愕愕乎

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水地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酒人之惡仁也視之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

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而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遠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感義也廉而不剌行也鮮而不垢絜也而不撓勇也瑕造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

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
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
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
脾臍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
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肌肉已具而後發爲
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口心發爲舌
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視非特
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聞也察於漱
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是
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疑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應出焉
此乃其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伏聞能存而能亡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十三
者者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
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
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
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也
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焉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
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
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
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
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
此涸川水之精也
去齊之水道蹶而復故其民貪蠶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

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汨故其民愚疾而
秦之水甘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固而好爭齊
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孫詐巧佞而好
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慝而好貞輕疾
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
之化世也其鮮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止水清則民心易
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
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四時

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
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說則生禍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十四
是故春周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遯至賊氣速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
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
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
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
之慧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
之是故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修刑慧星見則脩和風
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
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
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
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

平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必有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爲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四守有所三政執輔

正章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一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服新我退衛一靜能守

九變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致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

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闕也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聘弋獵鍾鼓竿瑟宮中之樂無禁園池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群臣無計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爐忍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衆彊富貴私

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

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

百家類纂 不卷之十

四七

管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在法有爲致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故聖君以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從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

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君之所慎也

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偪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

百家類纂 一公卷之十

四八

管

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胸以聽其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群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故下

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安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正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視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無墮倪民已侵奪墮倪固

百家類纂

卷五

五十一

管

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私行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故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各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

然則將者也

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失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君窘則民失其所保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百家類纂

卷五

五十一

管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法家類 管子下

治國

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凡農者月不食而歲有餘者也而土徵暴急無時則民俗貧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其力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米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逸徙者有刑而土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蠶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效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駸駸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土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能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生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杲乎如登於天杳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已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凡心之刑自克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而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

得眇眇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
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合謀乎莫聞其音卒
乎乃在於心真其乎不見其形滙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
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
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
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
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
之所失以死所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以成也故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通
天注政地土乎入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喜怒哀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
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
肢堅固可以為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坐乃
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
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
能為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為物使得一
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
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盡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
然而自至神明之極昭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
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

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
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
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皆在民所民不能知
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
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心以藏心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
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
乃死精存自生其外自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
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
地被四海中無感意外無邪留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達
天而不遇入害謂之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國
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備知
天下窮於四極敬其克是謂內得
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病困乃死思之
而不洽內困外薄不蚤為圖生將異舍食莫若無飽思莫
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哀憂患是故止
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
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
乃無處憂怒靜之過亂正之勿引勿推復將自歸微道自

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中句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小問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米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駿馬而御古盤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煦煦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闌然止矐然視揚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袂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摘其齒遂入為干國多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有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七臣七主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



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
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
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
夫倉庫非空虛也商宦非虛懷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
虛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
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
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
川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國路家者非
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
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無非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
其人也暴王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
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
殺伐無割大陵保大衍禁伐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
臣收穀賦夏無過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
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歲故春政不禁則
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
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
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坐折樹大暴焚地焦草天冬雷地
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勢斷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其
多勝暮山多蟲蠹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貪法亂逆氣下
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

也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室也
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今者所
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使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
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
也權勢者人臣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
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
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

大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
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而不隨其功則士不
為用數重出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明王知其然故
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
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
勞民無犯禁故百姓無怨於上

師臣克親貴以為名恬爵祿以為高好名則無實為高則
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勢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
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法繁則
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是以誦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
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重賦歛多兌道以為上使身
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臣說賊此之謂也姦臣
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為離除讐則罪不辜罪不辜
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為辭功



祿明爲下請厚賞居爲非母動爲善棟以非買名以是
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

禁藏

禁藏於胃腸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
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濕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燭
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
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
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居
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
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
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
自齊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一 刑
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
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
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
老長幼完活萬民莫明焉夫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
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
爲親戚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民不以
誅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吏之舉令敬於
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
夫施功而不釣位雖高爲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
譽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
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

雖多士不爲歡刑法不道衆民不能順舉措不當衆民不
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節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
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瞻身必安矣能移
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夫衆
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因而不瞻大者以失
其國小者以危其身

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
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惡人情皆然而奸惡不同各
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
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一 刑

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
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歛飲
欣棺槨足以朽骨衣食足以行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
補之功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
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
下相親兵刃不用矣

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
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
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而患不
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
必明矣

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惡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獲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心而爲紀法令爲綱維吏爲綱畧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鈹耨以當劍戟被袞以當鎧鑄直笠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十一

卷之十一

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更無備追之憂故王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一十畝而足於卒歲歲乘美惡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

果祿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人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歲民有餘食夫綴釣者所以識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后民可足也

入國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

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

卷之十一

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

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

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同之必知其食飲饑寒身之臍臍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倫枯瘓遽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

之謂養疾

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

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

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實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一

上

第

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

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塞矣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用賞者賞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子之賞爲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咷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役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密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噴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爲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

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母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

形勢解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于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忤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力事上也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悌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潤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

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恩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群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供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一

解

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久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夏秋冬夏不更其節也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

和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
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
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
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
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
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冷於民之所好而禁於
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
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

百鍊類纂

卷七

七

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
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
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
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
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也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
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惰而侈則貪力而
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貪富無徒歸也
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
之相得則主尊顯故曰嚮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
聲彰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
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人主立其
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
脩正所謂抱蜀者桐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鵠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
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
鳴鵠有之故曰鳴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
故國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

百鍊類纂

卷七

七

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
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
潛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畔之而
怨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程式蜚播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
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
賓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進
不顧小物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
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

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
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不助天地不與
舉事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
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
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
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
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
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
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
者羿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乃弦發矢也故
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
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
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
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
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
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
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
以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方
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
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眞實雖不言曰
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讎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
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
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
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
有之也

爲王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
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
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
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
之高者也雖有小限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讟讟譽之人得用則人
主之明弊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
故曰譽讟之人勿與任大

明王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讞臣謂讞臣則海內
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讞
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者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百家類纂

卷一

樂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則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養多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

百家類纂

卷一

樂

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也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

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螺螄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螺螄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螺螄之所長責人故其令

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崖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螺螄飲焉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

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

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辭

懷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
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遺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
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
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
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
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誠若
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
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朝忘
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
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
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人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為臣之理
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
為人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
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
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止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所
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表儀也禮儀者尊卑
之表儀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
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
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
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生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
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
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職至死而不叛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
也故止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
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
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
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
者異

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
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
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

除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收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后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眾兵強此威滿之國也雖已威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

天之度雖滿必涸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

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惡人

不知也亂上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

被其澤樂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桄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苟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尤則慈母管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尤必咎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尤慈母操筆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

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能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

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

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壅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埋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

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

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人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

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鳥集之交鳥集之交初雖相驩后必相咄故曰鳥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壞於理後必相信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母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

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母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母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

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

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故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能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

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王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

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垂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身醜耻而人不信也

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道也故其位安而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堯舜古之

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遠而不忘焉

可以來矣

日月照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群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

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

左右多黨比周以壘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出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服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之大禁也

立政九敗解

人君唯母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其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之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知築補甲兵弊彫莫知脩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遠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百姓無圍讎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母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

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敗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歐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母好全生則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母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母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力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歐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祿下流

人君唯母聽群比周則群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若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球玉聲

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歐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舉則群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設於官爵臣務倂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毋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諛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

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辭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謂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

謂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遠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為其威勢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也故曰三經既飾君乃有國

凡人君若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爭故曰慶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賞有名以休之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貨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煩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凡人君者覆載萬物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注為質以治天下及後而無外也其

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
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百姓得其職則莫不
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
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
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

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
故曰伍於四時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
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
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彰明

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
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

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
衆無讎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

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
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脩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
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

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然
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
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
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錢殷民大悅此所謂能以不有予人者也

明法解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審於
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
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意內明辯而不相
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
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

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
者臣術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
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

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

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
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受爵祿而避害也故明法曰百官

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
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

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無分若臣其

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夫

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雖在臣而

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主臣生殺

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臣專以其

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人則必有亡

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法廢法而恣群臣威嚴已廢權勢已

奪令不得出群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繁而制則

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生之道也故明法曰

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

條通群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

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

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閡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遭

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

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

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

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其故其法分明而賞罰

之所立者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

立者不當則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

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

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

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

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

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

治國也不滯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群臣不

得辭也其當罰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

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

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

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含有罪則

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

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

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貪者非不欲奪

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

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

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並進笑之以數則私無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群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聽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

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盜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情事而任非舉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

伐務多其交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舉進能則臣離上而不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

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汗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慙慙之人失其職而

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者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

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權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
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
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舉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
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
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愚是故忘主
私佞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
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
聽者多矣雖有太義主無從知之故名法曰佞眾譽多內
外朋黨雖有太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
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
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
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
正之與奸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
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主人主不察而用其言
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
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
人主莫不欲也蔽侵欺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
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救主之所欲而除其

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也
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
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
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
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群臣皆
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
至於私人附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
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
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富貴之重而擅

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數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
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
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
數雖眾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
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
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務善生而不敢顧其
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
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群臣得務益其家居
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

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使而不以官務爲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使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法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

百家類纂

卷之五

法

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騷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禮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

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克其言則賞不克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是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百家類纂

卷之五

法

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効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効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効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治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桓公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舍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也致也團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

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僥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釜今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今使鹽官稅其並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彊而販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十萬鍾當水六斛四斗是也

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
十錢之藉爲錢三千萬又變其稅五千四百錢之鹽而藉計一月每人藉錢三十九千萬人
爲錢三萬萬矣以此藉之數而比其常爲錢藉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
吾子而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
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億歸於上矣無以
避此者數也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擬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
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
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
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
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出出三孔者
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
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貪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
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
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寶千乘之國有千金之寶然諸何

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嚴刑重罰
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
蓄賈將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
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
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
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
治貧富之不齊也

且君引鋤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
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
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
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
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
也則君雖疆本越耕而自為鑄幣無已乃使民下相役耳
惡能以爲治乎

歲適美則市糴無子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金十
鎰猶後世之所而道有饑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
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糴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
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子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
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
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
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
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

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消虛隨財往
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律平使萬
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銀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
之藏藏銀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器械種饌糧食
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
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續帛夏食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
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
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
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百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
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
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
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
其利

王起於禹氏賸企起於汶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距周
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
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
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
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必實什去一令

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今日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今也

山權數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膏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膏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歲十一年與少半歲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塗凶旱水洊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

地數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予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兩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義

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餘疾之候坐起之膏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創其荒而樹之吾謹述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鈔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鋌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孤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孤之戰術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頌戰一怒伏死滿野此是戈之本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鈔者其下有銓一曰上有鈔者其下有銓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銓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王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洛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

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今疾則黃金重
今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
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揆度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筭可得而聞乎管子
對曰陰山之磬磬一筭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筭也發朝鮮
之文皮一筭也汝漢水之右纈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
筭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筭也蜀之邊山之玉一筭也此謂
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蠶盡於輕重矣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
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工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
有棺槨葬之於土也
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君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
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
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
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
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筭
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
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
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饑寒凍餒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
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檀者實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
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 管子下終

韓非子題辭

本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
本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韓王不用乃觀
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篇
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李斯自以爲
不如忌之譖于秦王下吏使自殺太史公論韓子引經
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皆原於道德之意今讀其
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
至謂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舉不足以相信其殺身宜矣
然而善持議論文辭瑰琦奇古國語左氏之亞也是馬
可以其人而廢之哉書凡十二卷今所選者十之五也
百家類纂卷之六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二

法家類 韓非子上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次也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祇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終子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辨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宏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譎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有案類纂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東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孫子廣脚於

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於紂分胙尹子箕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宓子賤西門豹不關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人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有案類纂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願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王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大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此君人者所外也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晉之分也齊之奪也皆以羣臣之大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類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蓋之以法質之以備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祿

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君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貨於家此明君之所罪此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離逐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彊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濇乎其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智而爲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聞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

言則萬物皆盡亟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能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爲姦臣聞其主之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太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實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名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有度

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彊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舉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奸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勝以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太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宣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宣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百官雖備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止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由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難也按定法則可也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止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相臣不以私言

日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臣人者譬之若手上以脩瑕下以脩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收入鏤鏹傳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戚貴賤不相交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巧匠目意中絕然必先以規矩為度止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絕尺而任木斷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二柄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則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已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

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無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也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權敵之王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當則罪守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

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堅不自官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喻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其群臣之情態得其實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刀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喻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

揚權

天有大命人有天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拍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

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一無為使維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

大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藏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不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唇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唇乎愈憚憚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辯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章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為而政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其謂大惑猾民愈眾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貧焉母貴人而逼焉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朋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群以弑其母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

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

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

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母使木枝扶踈木枝扶踈將塞公間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母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

八姦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慶約言

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謂威彊曰君入者以羣臣百姓爲威彊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彊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彊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彊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爲人臣者重賦歛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籛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道以成姦世主所以墮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譎不使私情其於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

父兄大臣也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
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使擅進不使擅退群臣虛
其意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
使人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
賞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
之功無踰賞邑關之勇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其於諸
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所謂亡君者非莫有
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也有也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
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羣
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諸侯之不聽則不人之臣誣
其君矣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
百官類舉

十過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
害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

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日貪懷喜利則滅國殺
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
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
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
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
絕世之勢也

矣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
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
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
王欲復戰今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為
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解
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
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
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
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為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
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
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垂之乘寡人駿馬也若
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
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
府也馬猶取之內廐而著之外廐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

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提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而還反虢三年與兵伐虞又剋之荀息率馬操璧而報獻公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焉當亦益長矣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者楚靈王為申之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拘齊慶封中射士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亡之機也昔者桀為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為黎丘之鬼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竟居宋期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

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鼓寃之平公問師涓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垓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太說坐者皆喜平公捉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帟破俎豆墜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奚謂貪復昔者知伯瑤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

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將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驚懷彼來請地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徂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不聽不聽則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趙段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彊而外怒知伯也如此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不如予之宣子諾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諸蔡臯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焉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子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陸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君因從之君至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君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不藏於府庫務脩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有奇入者使治城郭之繕君夕出令明日倉不空粟府無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

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楷楚墻之有楷蒿至于丈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雖齒輪之勁弗能過也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治晉陽也公宮金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陽之水以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既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古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爲貴智矣君失此計者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晉亡幽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爲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爲人也羸中而少親我謀而覺則其禍也必至矣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耳人莫知之也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三軍之反與之期日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三軍之反于襄子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已約遣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智過恠其色因入見智伯曰二君貌將有變君曰何如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君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

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兵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旦暮將援之而留其利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且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遠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蒯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君與其二君約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

南家類纂

本卷之三

七

七

曰貪懷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予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銅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盧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述流漆墨

其土輸之於官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後國之不服者十二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纓帛爲茵蔕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般人受之作爲大略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璽輝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其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

南家類纂

本卷之三

七

七

女樂二八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何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討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吾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

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于家桓公從

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

管仲曰臣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

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夫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

心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具非霸者之佐也公曰然則豎

刀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久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妬而好內

豎刀自憤也也以爲治內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公曰然

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仲曰不可齊魏之間不過十日之

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

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公曰然則易牙何

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

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

今蒸其子以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

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

信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

衆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

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堅刀刁蒺事三年桓

公南遊堂阜堅刀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

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弒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

曰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

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交於楚也君曰善乃警公

仲之行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而告之曰韓朋將

西和秦今將柰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驅其練甲秦韓

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

矣王其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

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因願大國令使者入

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

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入境矣使者還報

韓君韓君大說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

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彊秦之實禍則危

國之本也韓君弗聽公仲怒而歸十日不朝宜陽益急韓

君令使者趣卒於楚冠蓋相望而卒無至者宜陽果拔爲

諸侯笑故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者則國削之患也

奚謂國小無禮昔者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

而觀之釐負羈與叔瞻侍於前叔瞻謂曹君曰臣觀晉公

子非常人也君遇之無禮彼者有時反國而起兵即恐爲

曹傷君不如殺之曹君弗聽登負羈歸而不樂其妻問之曰公從外來而有不樂之色何也召羈曰吾聞之有禍不及禍來連我今日吾君召晉公子其遇之無禮我與在前吾是以不樂其妻曰吾觀晉公子萬乘之王也其左右從者萬乘之相也今窮而出亡過於曹曹遇之無禮此若反國必誅無禮則曹其首也子奚不先自貳焉負羈曰諾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餐加璧其上夜令人遺公子公子見使者再拜受其餐而辭其璧公子自曹入楚自楚入秦入秦三年秦穆公召羈臣而謀曰昔者晉獻公與寡人交諸侯莫弗聞獻公不幸離羈臣出入十年矣其嗣子不書吾恐此將令其宗廟不祓除而社稷不血食也如是弗定則非與人交之道吾欲輔重耳而入之晉何如羈臣皆曰善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驍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爲晉君重耳即位三年舉兵而伐曹矣因令人告曹君曰懸叔瞻而出之我且殺而以爲大戮又令人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其表子之間寡人將以爲令今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間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由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施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

彊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姦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固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主情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郎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聚而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疎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狎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戡數而又不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

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
主上者不慘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
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
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
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並不合參驗
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
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
尊

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
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
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入主不明也與
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

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
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
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
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
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
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
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
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
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
主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利於近習

精察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不
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
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
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
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
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
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
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
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
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

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
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
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大
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牧利侵漁朋黨比周
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
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主有大失於
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
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
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

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

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節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勇之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驍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取也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統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罪

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詭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爲詭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掩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詭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邪以

適重人哉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臣者衆而所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放於前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言成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遂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蔽下得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彊秦者也從是觀之則聖人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恃人之以爲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表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

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已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

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收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彊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

南家類纂

卷之三

三

故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願賜死君後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

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疆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夫父之愛子也猶可以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技解於楚者也

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彊故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

南家類纂

卷之三

三

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備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黜削敗其刑容以爲智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爲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爲忠而尚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以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亡徵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奸辯

商賈外積小民右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
罷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
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爵賞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戶
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
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
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而不周於法好辯
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
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
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
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
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聞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
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非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
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聞舉錯
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依子
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
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
不畏疆無禮而侮大隣貪懷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
而娶於疆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
易慮者可亡也。怯懦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
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
君易子如是則國携國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
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怨思耻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

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疆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
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
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
以智矯法時以行維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地
無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致伐者可
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
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疆多以
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福而心急輕疾而易動
發心愴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
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
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
貴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蹶國蹶
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
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令將大重邊地任守大尊
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
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
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調重如此則內外
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疆壅塞主斷而重
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鄉曲之善舉官職
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
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
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

自餘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官室供養大修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塔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繫三守不完則國危身始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人主不必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輳之變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

外操國要以資群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忠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謂羣臣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諂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此謂事劫至於守司罔圖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

備內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覷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廢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者愛則親不受則疎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

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四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一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此后妃夫人之所以棄其君之死者也雖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藏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醜毒扼味之所以用也故桃范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若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也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與人成與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不貴則與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有爭類秦本卷之十三

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金匱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者矣上占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今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凡比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侯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南面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憎者相讎而相非非者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棄三者皆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

節邪

龜筮鬼神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舉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使法明則忠臣勸賞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土尊者是也羣臣所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此是也

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疆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
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
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
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恃吳而不
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
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有韓國小而恃
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
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危
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
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

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常法
百家類纂 下卷之五

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
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
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夫鴻水先令有
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
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
矣古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
從而載焉夫提鏡則不得為明提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
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
夫懸衡而知平運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
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
也亂主使民飾將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禁而

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故利在私家而威在
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
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
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廢法禁
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

解老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滯於外也神不
滯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凡德者以無為
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德
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於
德德則無德不德則在有德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
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
無為無思為虛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
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於制於為虛是
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
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
為也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善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
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
無以為也

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
而惡飾大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

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成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鵠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矣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大之懼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人也者乘於天順以視奇

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聰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害日之險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昔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百弊生往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進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惟嗇是以蚤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

所謂有國之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根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砥也砥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受根者木之所待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

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且長故曰固其抵抵固則生長根深則視父故曰深其根固其抵長生久視之道也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十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勸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人處疾則貴醫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夫內無痼疽瘰癧痔之害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鬼祟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

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火則魂魄不去而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蓋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內有德澤於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止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必且冀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

人君者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輕絕事輕絕則禍難生由是觀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爲姦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不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

神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
備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
克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
以肥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
管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
知是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
於憂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
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
則痛痛則外則苦苦痛難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憊憊則
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
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
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
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
無常操無常操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樹焉萬事興廢
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
之以恒其光五帝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
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亦松得之與天
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
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
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
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特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刑

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之
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
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
福成故曰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
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
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散曰
生之徒十有三至其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
死之徒亦十有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
民之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
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
死死地也故曰民之生而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也十有三
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兇虎之害夫兇虎有
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兇虎之害矣民獨知
兇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
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
則兇虎之爪角害之患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
害之處鄉不節情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
動靜不節則瘕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奪道理則
網羅之爪角害之兇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
則免於諸害矣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

爭之心則無所用救等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之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兇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齊侯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移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則萬事之

功形矣而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

韓非子卷上

法家類纂

法家類纂

喻老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遠傳不用故曰韓非子以兼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蟻韓非子惟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爲罪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棄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平陽身死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爲沒器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韓非子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外莫憐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足爲足矣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虞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韓非子傳其邦此雖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憂矣王父萬乘之主所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

之謂輕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智伯將襲仇由遺之以廣車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起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是謂損弱勝彊也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旅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爲大乎於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險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病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

鵠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
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故使人
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在肌膚鍼石之所及
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
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
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勝理此皆
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勝理之地故曰聖人蚤
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
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
厚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
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
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
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勝理者
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
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特也其未兆易
謀也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銅
必將犀王之杯象箸王杯必不羹菽菽則必施象豹胎施
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
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閹闔設炮烙登糟
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
見小曰明為踐入宦於其身執干戈為具王洗馬故能殺

夫善於姑蘇文王見晉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
牧野故曰守柔曰彊越王之霸也不病官武王之王也不
病晉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
宜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
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
不貴難得之貨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
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
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宅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
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
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追速致遠
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
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
也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
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
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真不飛不鳴將以觀民
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粹之不殺知之
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
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
遂霸天下莊王不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見示故

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樂希聲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驕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說林

子圍見孔子於商大宰孔子出于圍入請問客大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蚤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大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蚤也大宰因弗復見也

晉人伐邲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而不亡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邲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子胥出走邊侯得之于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味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侯因釋之

楚封為亂於齊而欲存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

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饑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戊東遷

荆人輟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趙重則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

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
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賜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賜夷子皮負
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涓澤之蛇乎涓澤蛇將
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耳
必有殺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
齕以趙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
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
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
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韓宣王謂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
百家類纂 卷之三

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川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
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
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
則王之國危矣

紹續昧醉寐而亡其妻宋君曰醉足以亡妻乎對曰桀以
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曩酒者曩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
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夏反迷惑失道管仲
曰老馬之智可用也請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
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
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

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令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
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
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
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
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
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
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
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眎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
曰替兩目眎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眎惠子曰田駟東

百家類纂 卷之三

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欺欺人替也君奚怨焉鄒君乃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
而收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
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疆而
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陳軫貴於魏正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揚橫樹之即生倒
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援之即
無生揚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
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
必危矣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

居委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來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晉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智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責表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躡蹠倚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殺以戮鼓問之曰女來乎乎答曰上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與女戮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急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上非爲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戮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

殺也

管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火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轍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弑齊伐魯索饒問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已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子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強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強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鳥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寡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

死人生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
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焉
獲之不能自舉貴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糾

安危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
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
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
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
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
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儀表貴育不能行廢自然
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鞅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七

非

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
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
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
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
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
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
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守道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
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
壽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

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
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貴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
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貴育守爲金石則君人
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
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微牽寄千金於羿之矢
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
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

服虎而不以桎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貴育之
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桎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
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
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

用人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
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
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効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
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
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
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
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
致力水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流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安意慶奚仲不

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
術拙固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
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
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谷
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
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
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
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
人不恐罪主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效至治之國有賞罰而
無喜怒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風疾雨必壞不去厓
隄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
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
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
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
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
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
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

一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

天下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
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
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
臣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
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
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
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
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
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

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
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
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
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
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記
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
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
念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
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

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禹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
膏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孟記年之牒
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
操鈎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育帶千將而齊萬民
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
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育盡威以
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
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
下少不可

內儲說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
之夢或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寵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
見人主者夢見日矣爲見寡人而夢見寵對曰夫日兼燭
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亦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故
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寵一人燭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
或者一人有燭君者乎則臣雖夢見寵不亦可乎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
使王遇之乃爲埒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聞大魚
動因曰此河伯也故有此人言
魯有子曰子登牛茹而欲殺之因與王游於魯君所魯

君賜之王環王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
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佩之王因佩之豎牛因
叔孫何不見王之佩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牛曰王固
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王環王已佩之矣叔孫召王見之
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王王兄曰豎牛又茹而欲殺之
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
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
孫聞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
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
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
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
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
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慘此不參之
患也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
貴薄姬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
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也下必坐上而
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
君之壅乃如
龍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
之十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三人言
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龍恭曰夫市之無虎也

然則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
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
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
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十之而況於君人乎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趙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
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今
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
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
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
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七

非

首何故而不治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
辜磔於市甚衆雖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焉
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子汝天下而
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
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
魏惠王謂士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亦何如焉對曰臣聞
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
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士皮對曰夫慈者
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
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如厚蔡布帛盡於衣食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
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蔽材木盡則無以爲守蒲而
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
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
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
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
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射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七

非

官師明年人之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
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况君上之於民乎

越王勾踐見怒龍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龍有氣如
此可無爲式乎士人間之曰龍有氣王猶爲式况士人之
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刎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

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
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入絕頭割腹而無顧
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鱸似地蠶似蠅人見地則驚駭見蠅則毛起然而婦人拾
鱸而漁者握蠶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爲益貴矣

周主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

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然以為君神明也

韓昭侯握瓜而伴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割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止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非

百家類纂

不義之徒

元

非

子之相燕坐而伴言曰走出門者何曰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遺之關市乃大怒而以嗣公爲明察

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外儲說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臘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臘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靡猶未有益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椒桂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

百家類纂

不義之徒

元

非

積而還其珠此可謂善積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爲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爲飛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矣於歲數今我爲爲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親拙爲翁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

言於耳而明王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殺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齊人類纂

卷之五

五

非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大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折令如故袴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鱉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鱉

鄧人有遺燕相國書者條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既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

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爲嬰兒戲耳曾子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爲獄吏則人足所刑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

齊人類纂

卷之五

五

非

夜半子臯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是子報讐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明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人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弊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穀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爲樂正故君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乃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
黍而後嚼桃左右皆拊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
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
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門
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
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
盛也

大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
君子慎所樹

韓非子卷下終

百家類纂

天卷之五

五

非

政論題辭

後漢崔寔撰寔少沉靜好典籍桓帝初詔公卿舉至孝
獨行之士寔以郡舉除爲郎明於治體吏才有餘論當
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
之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天台方遜
志氏曰夫言不可不慎也彼崔寔者憤時君之柔闇則
直論柔闇之失可矣遽謂凡爲治者必以嚴而治以寬
而亂亟稱宣帝之賢誣文帝以嚴致平何其謬妄哉昔
韓非之愚至以堯舜爲土水以刑罰爲膏梁所聞者卑
而所習者陋無怪其爲此言也

政論題辭

百家類纂 政論題辭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訕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旋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強人以不能肯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臣時失昔盛康愍廢遷都易民周穆有關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苛備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如能取策非已舞筆奮辭以公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

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悲況其餘哉故宜量方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絕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計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策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奔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收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泰之緒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烏仰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敷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馳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批勒鞅鞅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皆三百當斬左趾者皆五百當斬右趾者皆棄市右趾者既殞今答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

刑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武三王蓋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百家類纂政論卷之三

百家類纂

三

三

大復論題辭

大復論者 本朝督學大夫信陽何景明之所著也弘治時 上方右文興化一時能文之士力追古初起衰振敝蓋霞蒸雲變蔚然稱盛焉公時為中書舍人與空同李氏武功康氏諸豪俊竝入騷壇聯鑣藝苑相為雄長矣正德初逆豎柄權羣奸竊勢紀綱法令漸至替弛公目擊時事慨然憤之故著為此論大抵多激切之語卽賈誼治安董生三策不啻過也忠哉諒乎匪直以其文已康武功叙公所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修可以上薄屈宋董賈有相如子長之風信矣信矣公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蓋儒之傑然者此論附之法家以所論者法之意也

百家類纂 大復論題辭

一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威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過寬則法弛法弛則民多事故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衆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致相遠也

百家類纂卷之五

何

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立法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為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旐鸞纓以繁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品等異則尊卑別矣飾繁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世媮惰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頹其綱而決其防限於是豪暴擅制富強肆行宗黨連結

百家類纂卷之五

二

何

上作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敝承敝者復其威勢必有變襲變者及其常故五帝之世循環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並施夫世之所使時之所移從來遠矣要之其原皆出於上之所作為教夫好劍之門多創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於所效也故明聖之世則人飾義而服節汙濁之時則人毀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矣正道壞則邪得成公室衰則私門盛自古及今未之有也也正之與邪公之與私祗隸之人能辨其所好惡然所

其善亡有不喜者也至於榮顯富厚之所在則
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心也是故
上之人觀於時勢之變推於教化之端明義崇節而結勢
利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遂邪順私之俗可絕
也漢哀帝之寵董賢而孔光張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親屈
焉王莽之世所為臣服盡漢公卿楊雄最號恬於利祿然
且為媚作符命焉及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汙于
王叔文之黨夫數子者或榮耀終身或貶死當世卒為世
之所移也夫至著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
下雖有蠢愚必不以其身為標矣雖有閹闥必不以其行
為名矣何者標者衆目之表而名者衆口之實也故張鷟
以行實亡不射矣嘗鬼以吟病亡不罵矣夫嚴母之育貞
女也入則有重閉之限出則有鳴王之飾寢則有結紵之
固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修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
者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興勸賞之
法致式閭之敬施表裏之恩安車懸旌以彰其微累帛加
璧以示其予由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
身之士雖有污降之時而無回面之臣豈不以上之所作
邪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寶也國之有節也
法行

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已法
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
藥石矣不直之木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徙亡不疾刑法
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邪
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
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蔽其法援勢者為之沮
行貨者為之誘怙強者為之撓造詐者為之竊法無不敝
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法不以有已則上不得賣而下不
得請賣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門侯王之官太子之家公
生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幸之人驚橫之吏豪俠之民亡
不得行其法者矣故賣請不行則法行如流是故法不可
有已也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千金之寄不可以與人也非
愛千金反不愛千金也寄也有所受也已不得有也夫法
者人臣受之天子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
之也已不得與而人不得辭故有沒公主車馬則后弗敢
怨邀太子車駕則若弗敢怒罪戲弄之臣則天子不得私
執豪俠之民則公卿不得關說此法之行也昔者漢高斬
丁公武侯斬馬援皆垂泣焉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援
於武侯至暱也垂泣者至私情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
法不可以恩暱而私情忍也昔者石奢為楚王相父殺人
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石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而國
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李離為晉文公理過聽殺人

曰王以臣爲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當死也王曰子休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也夫死者人情之所愛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由是觀法非惟不得以釋人雖自釋亦不得矣夫法清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違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爲可受而與已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憎矣復思警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鞠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循其實對簿繁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僞蠹起矣夫炎鑪道于頑鐵利刃切于軟毛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五

何

密網漏於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睹蜚驚之吏搏擊之廝岸獄之地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任將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幸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驎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爲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

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爲中制以禦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驎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驎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爲功也羸糧躍馬以爲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墮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與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與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爲推轂曰聞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宜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而爲漢大將再捷而爲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權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爲田單之藉而趙括爲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者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於人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六

何

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勢成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是故勢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鯢之在海以水而化勢之使然也故人之於勢乃所以求神威行變化者也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矣故勢之濟有四不可不先也因其

百宋類纂

卷之三

七

何

失而取之謂之籍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賈惠舉其所不當而白之天下謂之假義造端以鬼其事謂之長惑此四者勢之所以濟也昔者陳平淮陰王陵皆項羽之臣而卒爲漢用取於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刑利其所害也發義帝之喪編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白蛇雲氣鬼其事也是故亂非外至我有以招之勢匪彼至我有以致之故策招亂之門絕濟勢之端在有以固人心人心之固雖有能擬之徒不能奪也故籍資則無與也賈惠則不利也假義則罕服也長惑則不眩也然後天下之重在我也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士之衆以其萌難之民戍役之卒揭竿挺鋤澤中一呼而四海響應者彼

皆有欲起之心而俟先發者也故陳涉之得志輕在秦也夫天下之近禍履危莫過於從逆也惡安福樂禍危非人情也然而爲之誠見其禍危之於此而微安福于彼也是故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從逆之民雖欲不適彼不得也欲不讐我亦不得也彼我一問固寧有死而長往無生而反顧者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章邯將兵山東畏被讒之誅故降李陵深入匈奴畏反國之辱故叛夫叛背至逆節也亡降皆耻名也而三人者以不貴之身干之患害之情窘於前而不暇自好也夫天下不自好之人鮮耻弗軌之臣幸危愁苦之民顛亂以三者之狀而值於吾之所壞此勢成之會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言勢以附成也是故弗軌之臣靡不自小以成大自寡以造衆者附之使然也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詳成敗之由明輕重之機杜覬覦之罅遏擬倡之漸集內散之心斷外附之志使天下之萌孽不生而勢長御之我則天下長安語曰洎洎不寒流爲江河綿綿不絕纏爲網羅故勢成而後圖焉莫之有及也

功實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有奇怪恢偉之事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轡之虞好馳

振之巧者昧仆輪之悔喜速瘳之藥者蒙毒發之戒是故
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炫目之形接而見背之明敵
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顧
其功故人主必詳於功實之辨而數於異同之分也夫三
王以善治為功五侯以善備為功七國以善戰為功戰者
至凶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事而徵美利此三王所以
不為而五侯所以不顧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
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似而事不侔也是故不忘
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多慮有備者
清外而實內貪進寡憂者多事以虛國是故不忘戰之臣
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臣惟恐天下之無
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
而生禍此人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
也再世而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而代盛衰並
時而至者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
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
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
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驍騎將軍此六人
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自
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
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
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

則府之畜靡土田苑囿以益之則國之地削重徵濫役則
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讐夫然後臣其不可役之
民疆其不可割之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得衆不
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
償費加危於當世而不為省流禍於後世而不能見此功
實不稽之患也是故觀顯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
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主之所不貴也

用直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
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
臣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無不發之奸外
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
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
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
邪枉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
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間于敵國也夫直
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
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
諂至諛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聞言語塞夫視
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容久伏之禍
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於輦下上莫之

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愛而羣臣畏口舌之談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先指鹿為馬羣臣無敢言馬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叛叔孫通乃詭對而出逃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于讒人故內以遂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敵國無不欲遂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而宮之奇去齊以女樂文馬遺季桓子而孔子見沮秦穆公憂山余之在戎覲戎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日之欲內有惑聽之說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為晉逐宮之奇魯為齊逐孔子戎為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

敬中

天敵非吾不能克之難也亦非吾制之難也吾能明敵之

逆也即以其情反之欲有以嘗之先反復我也欲有以嘗之先參伍我也以聲者下我也以利者市我也此六者不可不察也夫欲明敵之所以中我者在知敵之所忌敵之所忌必飾之使弗覺我也事無不去矣是故敵之鉅非忌也忌其能明用人也將之賢不忌也忌其能同心也士之衆不忌也忌其能同力也故明則有以蔽之同心則有以間之同力則有以散之夫三者之害知者能論之防之然卒為所圖焉者彼有以揣摩投隙而此有以中之也狩者之于獸漁者之于魚其伏機投餌也於其聚則多驚於其散則無獲必於聚散之間而伺之矣敵者之機我餌我者亦猶是也是故有所畏於我者視我以弗畏也有所弗畏者則視其畏也若是而不察焉者彼得志也同心之將毀之弗行也則必重之以輕其主使我之自忌之也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士之同力始張其勢以解之又出其利以啗之則是道我以刑威也備虐則離我之衆誅降則堅彼之敵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昔者秦之攻趙本畏廉頗曰吾畏馬服子將也趙人乃將馬服子而陷於長平漢畏項羽之臣范增也羽使至饒太牢以進進而視之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更饌以草具由是范增逐而項氏亡死東城田單守即墨謂燕士曰予惟恐劓吾之降卒以戰也恐伐吾士大夫百姓之墳墓也燕如其言而敵氣愈遂以其殘卒敗燕此皆弗能明敵之計眩于事情而中

也故曰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處敵者能
無數者之情有來焉必覺也有往焉必察也燭於先後之
間斷於有無之際內絕根株之病外固間隙之缺是故揣
摩不得其所出而抵校者不得其所入也故曰我不發其
機雖巧不施我不會其情雖勞不行故為敵中者蔽在已
也

固權

夫權有所受者固不有所受者雖得必失之夫偽慕不可
以遠示竊得不可以厚享故勢有執於累歲而不能保一
日之命威有行于四海而不能全一姓之族權無所受之
也夫權者天子之所取重天下之所取鈞者也天子知之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天下見之也故上不疑而下不議夫然後可固也無所受
者天子不知天下不見者也故正坐而旁有窺之者矣前
行而後有迹之者矣此至危之勢而彼方安之也夫人主
雖使童子操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僕而
路人得執之矣是非童子強格僕反乃弱也使固與賊異
也故盜失財不敢告也亡遺物不敢反也故權在於有所
受有所受者又在視其所受之人昔者舜受堯之天下禹
受舜之天下堯舜皆大聖人也固雖受之天下而人信之
至燕子噲讓國於子之子噲無知者也故雖受之一國而
人不信矣夫信之故服服之故其受也固不信故不服不
服故其受之不固弱子之產不與買惡人以為欺也瞽人

六與易惡人以為蔽也伊尹受湯之權放太甲
武帝之權故昌邑夫擁君遷主非細故也已任之而人
不疑者以受之者湯與武帝也湯非弱而武帝非瞽也大
權者富貴之藉也可以得富貴而不可以保富貴無所受
之而受之非其主者皆危也夫見火知焚見水知溺者明
也昧者不然不及火不知焚也不及水不知溺也夫班爵
封者遺之券誥賜祠第者護之符勅此皆為世世計者也
今爵封我能奪之祠第我能取之是券誥不憑而符勅不
效也此其輩明宜鑒者也然爵封猶曰賜矣祠第猶曰營
矣以鐵版為不毀恃金書為不刊者猶夫前日也夫欲以
一時無所受之權而為世世之計豈不愚可笑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處與

富貴者人主之所有也恒易於與而不知所處則恒失之
故德不在於與也在於處所與處所與在知其所與之人
所與在於君子也則增厚而福澤在於小人也則濟淫而
禍灾在疏則恩當而見重在戚則分當而見輕是故與之
擯罪之臣則以為異數而流望與之寵幸之臣則以為庸
格而靡加故與之不難也處與為難矣夫天下惟小人戚
幸之臣不易處也數而與之則見顧遇而怙愛遲而與之
則見希闊而怨生與之厚則不以為過而忽之與之薄則
鄙而少之與之大難則曰吝而誹笑與之太易則曰汎而
玩侮與之而有所相踰則不平而起爭若是者不可不知

處也夫惠以示親施以示德無所因而與之則翊視而內
疑必不親矣有所使而與之則矜詘而自致必不德矣望
之而必欲塞求之而必欲得不與則拂情而陰蓄忌與之
則多嗜而需不已凡此皆禍之道不可不知所制也夫權
勢者賞罰之柄名器者上下之飾而富貴者人生之有也
故富貴有不可以易與者矣富貴者權勢之門名器之具
也安可以易與也小人寵幸之人其未有富貴也則必遠
權而不取畏名器而不干曰吾得富貴厚其身焉耳人主
於富貴輕於所有而易所與則不勝其所悔夫富貴得則
權勢可移權勢移則名器可假由是有擬尊之心有偏上
之形而莫之制矣緣恩而寬忍則禍滋抑榮而不揚則害
成微裁之則逢其忿而遽其怒大發之則激其變而事起
由是兵車戰於牆內戈戟橫於殿心事成是下賊其上而
義紀絕也事敗是上陷其下而恩不終也二者之所來乃
積愛之過也夫小人寵幸之人持衆歸之權必衆怨之所
叢挾衆附之勢必群攻之所向故其謀危者所以圖安也
登高以臨危者仰趨而陟顛不知下平地之可息也向陽
而畏熱者疾走而格日不知其就陰之可爽也故小人謀
危以圖安者富貴有以貴之而謙遜之義不明也秦之二
世寵於趙高封以萬戶授之相印殺蒙恬於外誅李斯於
內然趙高知其威在已而以圖二世卒使閭閻賦之於望
夷之宮故二世於趙高非不有以恩德之也而終遇禍者

之情變也故富之而有不思貴之而有不德矣昔者
陳恒專國以其積厚施而得衆遂弑簡公季氏專魯政
厚私邑而弱公室乃逐昭公夫二子蒙於主者至厚也甚
者見弑而次者見逐積愛之生害也故盜不以得財而不
殺其主人妾不以得寵而不忘其主母夫人之心何可厭
矣故驕子多不孝寵臣多不忠是故人主必密處於富貴
之與知非其所當者則毋以其愛私之其所當者則毋以
其憎吝之明知其所失則毋遂事而自安獨省其所發則
毋溺情而有所忍故韓侯則惜敝袴矣周襄則止請隧
矣漢文帝則夜收北軍之節矣何者富貴必各於小權勢
名器在杜其漸也夫天之生物能爪牙者則去其羽翼誠
以飛而食人則害廣矣是富貴權勢人之羽翼也故其與
之也而必使其可制於我我富之者我能貧之我貴之者
我能賤之夫然後從而富貴之是以權勢之門不開而名
器之具不亂也夫干將莫邪天下之至利以刺人無扞之
者然倒持而外柄則刃反著於其身人主能無倒持其柄
則可矣

策術

策國者大抵務實於勢變而不詳於事理求伸其變智而
不要於指本善舉迫切之害而不及久遠之憂夫事理者
宰勢變者也指本者統辯智者也存久遠之憂者弭迫切
之害者也是故天下之事有不可究極者則必有所據有

不可總納者則必有所歸有所易觀者則必有所難見夫策者設不可究極之形而不知所歸是故離合不常而使人無定見馳不可總納之說而不知所歸是故語言不一而使人無專聽陳易觀之害而遺所難見是故急遽不詳使人多畏而少慮是故六國之王寡於成事而同以淪胥者眩於策而不能擇也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也是故游士失於謀人主失於擇當卒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不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攘攘焉皆為勢往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仁義也然卒并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以籍之也夫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仁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也諸侯不以此時修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所無而尚其所有是故秦之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轂函之塞東向而制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割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為功者謂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濶而情疎言功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士而不究也夫仁義水火也水可濟亦可瀕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談之士籍諸侯之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七

四

車馬以為裝貨諸侯之財幣以為居賁寶玉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銳鈍筭儲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及內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說故使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于似是而莫能可否惑於利害而莫能從違由是敗約解從率名獻都要地率服而入朝於秦矣故諸侯之事秦而甘心者仰其威勢而幸其親已也此諸侯不諱于策士之罪也是秦得以行其遠交近攻之術而五國先滅夫五國之滅者則齊之罪也齊之與秦東西相望嘗並帝而敵體故秦之所忌莫如齊然而緩攻齊者徒以有五國在也君王后齊王后見諸侯之日屠於兵而境無遺矢之擾不知秦有齊王后所侯而以為厚已乃奉秦蓋謹而緩之救故齊之安者四十年及至勝后齊相姓名齊國亡而王建幽於其城共地保一隅之衆亡五國之師使四十年之安滅百世之社稷此君王后之罪也夫譬之五國者鋒也齊則柄也五國者敵也齊則地也此其勢至明也然坐視其鋒之催而欲其柄之無折立見其敵之微而猶希地之不露蓋長久之術不察而迷於利害之近也建之幽于其齊人歌曰松邪柏邪齊人歌建共者客邪齊人歌此疾勝后之不明刺賓客之賣國也悲夫然究其失策不可無罪君王后也夫婦人可以治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六

四

人下之事在心知其意毋以迹固之則神明應而變化
變化今則端委見矣端委者變化之窳條也易曰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故百會於一而殊統於同夫端委
者變化之始終也旁而通之以合變化約而省之以見端
委聖哲之行也夫拘學不假於繩尺之外淺見不及於衣
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察猶弓人之不能矢治人之不
能臣也故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與指遠何也心不
知其意而徒以迹固之也夫三皇不同道而皇之號不異
五帝不同德而帝之號不異三王不同治而王稱五霸
不同功而並稱伯此迹異而心同者也曷可不為同也堯
之禪虞後世稱焉子噲遜燕卒亡其國而天下笑之伯夷
叔齊兄弟相讓孔子贊之宋宣公立弟春秋譏焉武王伐
紂懸其首於白旗天下不以此貶其令名田嘗弑簡公則
不能辭弑君之惡周公伐管蔡不為賊兄弟唐太宗織建
成而後世短之凡此迹若不異然不得同者不求之心而
求之迹也故效顰者益其醜學步者失其故故求迹以為
近則愈遠矣夫時易則勢移情移則事易使五帝可以相
沿三王可以相襲則禮樂不為異同而文質不加損益也
故迹似者不可以論心迹者變化之散著也苟可以其類
者同之是由管為武王之行而建成廼管蔡之誅也故以
其迹則雖有若之似不得為孔子以其心則雖魯人之異
可以學柳下惠故車人不背車轍人不視足通其意也故

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劍知草書夫解牛於養生
也舞劍於草書至遠也然視之若一伎焉意誠通則
迹不足以蔽之也是故圖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
陳者不盡其之道以書御者不盡其之情蓋迹之所求者
有以限之也夫移易之間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
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之端委矣端委見則能
一萬物是故不出戶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
相去至高也地之相去至遠也必身及而目觀是天不可
歷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兩必差
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窳繫窳者
物之以生者也繫者物之以會者也窳繫得則心通心者
直者窳繫不卷之三

天下之至神也故能周流天下夫一者萬之所從出也故
言一而不及萬為有餘言萬而不及一為不足聖人之道
一而已故無不足故曰至道約而易操明而易知故聖人
不學而能愚人學之不能直所從者異路也

名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繁者為之繁也工鈞反則苟鈞鈇折亂而已鈇也

隋經籍志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名家類總題畢

百家類纂 未名家類總題

尹子題辭

周尹文撰按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法術權勢大略學黃老而雜申韓者也仲長統序稱其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鈎田駢之徒同學於公孫龍考之史尹文居先非學於龍者也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則又若流於燕愛者然其學駁矣

尹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四

名家類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無形無名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則名不
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繁者為之繁也工鈞反則苟鈞鈇折亂而已鈇也
則衆名得其所以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備墨自廢以名法
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
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善人謂之法儒墨者謂之
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得審察而得也道
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
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用則反術術用則
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日日也故常微終微終
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
名有三科法有四星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
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
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法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
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審用群下不可妄覲勢者制法
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為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覲非術之
與者有勢使群下得為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
相侵雜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

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辯也

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嚚替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關矣全治而無關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國務而已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

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則巧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倖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辦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平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處此至治之術也

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不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管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者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憚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勇者不敢鄙愚弱者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臣之所用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悖於衆俗所不與

人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實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本可不同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圍纓不帶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饑色止也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尚洽必為治以矯之物苟濫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為治吳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雖陳之陳轅子欲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北之轅子欲報吳欲人之勇路上者之難如此之難於為治也故俗尚洽必為治以矯之物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飾也故俗尚洽必為治以矯之物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禮樂之興禮樂之興均矣

百家類纂卷之四
今天地之間本有實義仁賢實義利達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多矣以禮義指仁賢所得仁賢者獨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獨地是為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有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數能君事也君材功勳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懷所任故有守職數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止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治海內使不難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闕此人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饒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為人范矣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得因名以失實宣王如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九石非大主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

齊有黃公者好譙卑有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饒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譙故毀其子不殊夫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

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

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敗之子曰然則我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得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威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

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故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後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舉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過焉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玉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

王曰此無煩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觀魏王
立賜獻王者千金長食士大夫祿

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
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
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
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
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
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乖僞禮者所以行恭
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
百來類纂 卷之廿四

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垂
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
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
於堯湯之時非自逸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
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
外非群生所繫挹聖人錯而不言也

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有治
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疆治
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勝少子孫疏宗疆衰
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
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

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
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
封疆脩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下不相勝
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
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疆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
也

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
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
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榮
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執曰榮惑者曰鬼神誠不受榮
惑此尤佞辯之巧靡不入也夫安辨者雖不能榮惑鬼神
百來類纂 卷之廿四

榮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
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
已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
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
悟危亡繼踵焉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
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
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
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
兵以求無事不以取疆取疆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
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

鄧子題辭

鄭鄧析撰按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駟歇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無名法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害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刻矣荀子又非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固流於申韓之慘礅者也身被誅戮宜哉然其書駁雜不倫疑為後人所附益今稍擇其可取者錄之

鄧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鄧子題辭

百家類纂

名家類

鄧析子

無厚篇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弭勑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以累取士二累近故親疎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為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嚴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

民恐衆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猶猶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以賞惡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遠據實者憂民難負重遠者身疲而無功在土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登而後負國者親民而出政

獵罷虎者不於外圍釣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國非熊羆之窟也池非鯨鯢之窟也楚之汴流陳之東夷應龍之不至呂子之家耻

應不先定不可以應事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算千里有象類纂

帷幄之計百戰百勝黃帝之師死生自命貪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食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貪窮無備達時序也凶饑逃歲家死於室子死於父而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政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敵體痛者不能不呼心悅者不能不笑貴賤者以舉手鈞責尤者以及走免驅逸足於庭後捷於楹斯逆理而疎之猶倒裳而索領

夫水濁則魚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古政苛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失策擊折難水

被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威有心

則峻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聽借人聞之聲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搥腕手據輶朴而後為治歟

轉辭篇

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為勿為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百家類纂

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闢則不任也忠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之謂之神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消慮淺則百事傾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為潘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

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有墨劓不以爲耻斯民所以治多亂少也竟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于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剗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踈之踈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呪吃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觀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百家類纂

卷之四

四

析

思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怨欲必多修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

公孫子題辭

趙公孫龍撰按龍平原君客也與孔穿辯論文意重複不足嘉且其白馬非白之喻堅白異同之言枝蔓詭誕終不可解欲正名實而名實愈不可正直逆怪之書所當亟火者也今錄其白馬堅白二論者非取其辭正欲人得其情而闢之耳嗟乎聖賢之書湮沒散逸者多矣是書何爲尚行於世乎

公孫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卷之四

一

百家類纂

名家類

跡府

公孫龍子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四公孫龍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白馬為非馬耳請去此術門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乃也今使龍去之則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情也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弓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遠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自能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公孫龍楚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合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也王曰鉅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一以為臣一不以為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右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

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故龍以千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白馬論

百家類纂卷之廿四
白馬非馬可乎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白馬也曰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非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

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爲非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堅白論

百家類纂卷之廿四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得其所堅也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歲三可乎曰有自歲也非歲而歲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成盈其目歲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盈故離離也者歲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

三若廣備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頑自物
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
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
一也堅白三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故
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
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
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
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
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
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
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
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
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
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四

五

公孫

墨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
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
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
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隋經籍志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禹之行
茅茨不剪櫛梁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
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然則周官宗伯掌邦之天神
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
也愚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
親疏也

百家類纂

墨家類總題

十一

墨子題辭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墨翟撰按墨子生於孔子之後以節用兼愛爲道自漢賈誼過秦論即孔墨並稱余其怪之至唐韓退之讀墨篇謂道與聖人相爲用不相用不足爲孔墨蓋又疑焉則孟氏所爲深闢之者誠過與近得墨子全書讀之始知墨之道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之人天下尊而信之不在孔氏下其與孔並稱有自來矣當是時莊列申商蘇張之學同時蠶起孟氏不之深辨而獨取天下之所尊信者闢而絕之固所以防其流也今觀其非仲尼無所置喙第拾晏嬰之言而託之乎見究其似可與侏儒比有嗟乎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五

一

墨子

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書猶傳而猶錄之者正欲窮其說而距之也豈敢自外於聖人之徒哉

墨家類纂卷之二十五

墨家類 墨子

親士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排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醒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維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謬謬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嗜遠臣則陰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而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雖此其鉅鉅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并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殛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

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失也
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所以及
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
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
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
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
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滌滌大
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
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堯堯
者其地不肖三者淳澤不出官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五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馬喪雖有禮而哀為本馬士雖
有學而行為本馬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
子察邇而邇邇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
怨省而行脩矣諱愚之言無入之耳批軒之聲無出之口
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
辦事日愼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
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
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
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舉髮懸顙而猶弗舍者其惟
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求能以
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為物不博者是非不辯者不

是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原濁者
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
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
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
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之務為智無務為文
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
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立簡而成也譽不可
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
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
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無法雖至百工從事者
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
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
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
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
奚以為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
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
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
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
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
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

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協羊豢犬豬絜爲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官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一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臨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故雖上世之聖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穢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審其用之節也故

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爲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首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

服時衣皮帶莢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歛於百姓絲麻捆布絹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繁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蓄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此非云盜煩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歛於百姓以爲美食易養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

前方火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夏則飢餓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罔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止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歛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餓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表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官無拘女故天下無讎夫內無拘女外無讎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

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肌膚和

尚賢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欲得其所以然之故何也

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

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

衆賢而已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

也

百家類纂

天卷之五

九

墨

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閼天泰顛於囿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厚

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述其行察其所能而慎其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絮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守則固出誅則服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

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先王言曰食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

尚同

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盡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

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止之所爲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下有善則優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亦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止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優賞此不能上同者此止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止以此爲賞罰則明矣審信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直雖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若不善言學天子也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夫平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則舊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濤濤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禹湯子信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賢若絲縷之得紀綱焉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緒古者聖王明天地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樂天下之利除深重地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民沐浴衆爲酒醴樂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樂盛不敢不備潔犧牲不敢不脂肥圭幣幣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路處不敢不備國其爲正長若此則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

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此今天下之人曰方
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強從事焉
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
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者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
爲政者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強從事焉則天下之至長猶
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也子墨子
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量之
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
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周刑則不善也古者聖
王唯而以尚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上有隱事遺
利下得而利之天下有畜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
百家類纂卷之五
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
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
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
不敢爲淫暴曰天下之視聽也神施王之言曰非神也夫
唯能使人起耳目助也視聽使人之助助已言談使人之
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真
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
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謀慮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則
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者名於後
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
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若商百姓爲人

是一人一義千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
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
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闢而蕩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
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
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典
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
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左右其君也是以
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
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休而擇之也將使助治
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
百家類纂卷之五
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
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
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
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
也不若二手之操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
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
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
里未之均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聽耳明
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
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
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壅足者何也基以尚同爲政善

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也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上同之說而不禁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遂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其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欺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仁者譽之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絺苧之裘草以帶錢練帛之冠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是其故何也君

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脰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况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泰山越河濟也子墨子言是北其譬也夫挈泰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占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邸曄池之竇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蓋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揔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楚荆越與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曰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上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猶人黍稷狗彘天肩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禹之行兼矣昔者武

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魯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終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士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移爲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縑於金石琢於槃孟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秦誓曰文王若曰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秦誓爲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千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若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得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履

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唯命與湯說爲然。周詩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造湯湯，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諸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而家類繁。不孝之至。五

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謂道，曰：無言而不讐，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止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

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非攻

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歛，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住而靡弊，財冷不及者，不可勝數。又與矛戟劍，乘車其列，往碎折靡弊而不及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饑飽之不得，百姓之遺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矣。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

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不勝而人廣行數於萬不勝而
辟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
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
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也飾攻戰者之言曰
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
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
若古者具闔閭哉古者具闔閭教七年奉申執兵奔三百
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
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比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大
敗齊人而祿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而祿之會稽
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自恃其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三

其

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案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
此則具有離罷之心越王勾踐視其上下不相得收其衆
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
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
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丹
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
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
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唇亡則齒
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吾朝從之詩曰魚水不
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
與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是故子墨子言

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
容鏡於人則知吉凶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當鑒之於智
伯之事乎此其爲不言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
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雕山之國越王緊闕出自
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
以分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
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
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
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
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五

其

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
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
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爲馬然今若有能信
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
小國也則同收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
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
入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
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靜諸侯之幾則必可得
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
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
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臣務矣

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節用

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以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裳何以為冬以圍寒夏以圍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甲楯五兵何以為以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楯五兵者勝無有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楯五兵凡為甲楯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半組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陸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半組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加屬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

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鞅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古者聖王制為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致遠國珍帙異物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陶器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三

墨

羹飯不重飲於土塋啜於土形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聖王弗為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紆紲之衣輕且煖夏服絺綌之衣輕且清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古者聖王為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為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為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為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為舟楫足以將之則止雖止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為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為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逮夏下潤濕上重蒸恐傷民之氣於是作為宮室而利然則為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圍風寒上可以圍雪霜雨露其中蠲繁可以祭祀官牆足以為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

古者聖王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壘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人為其所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

子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此聖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三

墨

王也以道也于墨子曰不然昔者先王教乎八狄道死葬
殯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訖而後哭滿
培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已之
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東
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
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培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
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
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為天
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為如此葬埋之法今
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闔二櫬壁
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
有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五具曰必槨玲差通槨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
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吾本
言曰意亦使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寡寡
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
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
貧寡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
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
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治亂政甚得亂焉求以禁
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
禍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
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
聖王之道

也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
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曰制為葬埋之法曰棺
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洩漏氣無
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
食之財何乎祭祀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夫死
生之利者此也

天志

天子者天下之窮極也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欲富且貴
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
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雖順天意而得
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曰昔三代聖王禹湯
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
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
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
愛兼而愛之我所欲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馬利人者
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
德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
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誦天中誅鬼下賤人故天意
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欲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
之博也賊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沒其世
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
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

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田四
之內粒食之民莫不惕半羊養大蔬潔爲菜盛酒醴以祭
祀於上帝鬼神天有色人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
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
則天也若以夫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
殺而天子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子
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
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圓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子
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
也強之暴寡詐之誅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上此
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正之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主一
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
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菜盛
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挑四鄰諸侯之寃
不與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饑愚勞特養其舊民
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
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
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
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墨子之有天之祥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
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方圓不圓也曰中
吾規者謂之圓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圓是以圓者不圓者

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圓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
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
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
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
公大人之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
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
意非觀其言談順天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
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
善刑政故置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
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
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土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主一
察其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
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
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
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
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
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
故凡從事此者聖智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
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
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
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

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下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冠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况有踰於人之牆垣掘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絮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况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為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掘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絮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陵攻伐兼併此為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為踰人之牆垣掘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絮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為文義此豈有異

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為儀法非獨謂文王予懷而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為法也而順帝之則也

非樂

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笙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櫛簞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遠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天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指塗水折壤垣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歛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笙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歛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木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馬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賄而予之不敢以為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為之掩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千戚民

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為未必然也意合此今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為之懼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歛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瑟琴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非命

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五

三

墨

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辯勤勞

其惟舌而利其唇喉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寧不強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智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飽不強必饑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絲葛緒捆布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子王公大人黃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不足矣若以為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神鬼不使下以律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謀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其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五

三

墨

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貴義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予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五

義

墨

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彘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

子墨子曰今事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致繼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

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節車數百乘馬食穀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節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於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闕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闕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五

義

墨

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街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天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魯問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大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

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水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龍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龍也不如翟之為車轆須更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千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彼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

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梓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詰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聞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死其間中守間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終

六家總論

太史公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備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

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櫨椽不斲飯土簋飲土鉶糲梁之類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棺槨三十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及其意刺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貴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

百家類纂

太史公論

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聖人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奸迴不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按觀太史公此論於儒不深取其論道家甚詳無所病

意者習見漢初之事曹參迎蓋公尚清淨不擾獄市而齊以大治文帝好黃老與民休息而幾致刑措天下治平此其所嚮慕與後儒者並出稍稍紛更卒無所補然則太史公所為病儒者非果以儒為非乃陋漢儒耳不然太史公說詩事禮樂以為學者至今則之夫豈盡以儒為無益哉觀史遷與董生論春秋大義則未為不知儒者此論殆有所激也

六家總論畢

百家類纂

六家總論

從橫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從橫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緩而棄其信

隋經籍志從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周備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論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為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百家類纂

六家總論

鬼谷子題辭

周時高士撰按鬼谷子無姓名里俗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押闔之術十三章晚乃益出七術險盤峭薄言益奇而道益隱使人狂狷失守而易於陷墜柳子厚嘗辨之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列之從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大抵皆押闔鉤鈞揣摩之術觀儀秦二子之言累盡矣昔倉頡作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哭邪今考其言有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至盛神養志諸論所謂中稽黃帝之祖散入神明之爐者殆亦幾乎因授其大要者之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六

從橫家類 鬼谷子

押闔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物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押乃可闔乃可進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押

反之以求其實得其指闔而押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情也

押闔者天地之道押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押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心者神之主也故開之以押闔制之以出入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榮顯名譽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

終言惡以終為謀，捍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以說。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國，可以说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損益，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捍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圖方之門戶。

反應

知之始，已自知，然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鐵，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圖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剛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捷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目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乘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疎，就則就，就則去，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

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諸辭捷者捷，所請也。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索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不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必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捷萬物。

抵巇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罅也。罅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說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飛箝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求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

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刺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別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禍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

忤合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為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或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得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

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與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度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說之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疎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不能隱其情不能隱情欲必失其變動而不與其變者乃且錯其入物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

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摩篇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竅。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飛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事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歡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誦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說莫難於承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又正之故。謀必欲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必然。上必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

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

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以室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聞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惑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燦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之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怨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緩。此

其術也而人常反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忌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謀篇

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叅以立焉以生奇計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戴思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思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踈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踈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牆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踈者說內內親而外踈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怒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

應之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如荷荷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踈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棄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不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

符言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有主明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許之則防中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有主德用賞貴信用刑責正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闡化矣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茲者乎君有三寶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發感之處安在在者主問心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長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與之罰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賞之因之循理故能久長有主因

陰符七篇

盛神法五龍盛神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之
人養神之所歸諸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
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
名謂之神靈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
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乃爲之使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所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
真人真人者與天爲一而知之者內循練而知之謂之聖
人聖人者以類知之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知類在竅有
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
神此之謂化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神其一長也
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憂四邊威勢無不爲存
百家類纂 子部之五十六

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真人真人者同天而合道
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爲以包志慮思意而
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威乃能養志
養志法靈龜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
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徨
欲不徨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
通則亂氣不暴於胸中故內以養氣外以知人養志則心
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矣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志知
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養心
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
意不實則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

喪其神矣神喪則髣髴彷彿則參會不一養志之始務
安已已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
守乃能分之

實意法滕地實意者氣之應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
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
成則功不可間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
其寧凝識氣寄姦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故
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計
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
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
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大虛待神往
百家類纂 子部之五十六

來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具陰陽之終始原人事
之政理不出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道不見而命不行而
至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則
威覆成矣威覆成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則能以分人
之威而動其勢知其天以實取虛以有取無以鎰秤銖故
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
聞者審於唱和以聞見動變明威可分將欲動變必先養
志伏意以視聞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已者養人也故神
存兵亡乃爲之形勢

散勢法鷙鳥散勢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閑而動威肅內

威推間而行之則勢散夫散勢者心虛志溢意失威勢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為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無則不行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勢分矣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轉圓法猛獸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厚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神道混沌為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智畧計謀各其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故與造化者為始動作無不已大道以觀神明之機天地無極人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六

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各知其吉凶成敗之所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皆見其會乃為要結以接其說也

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為之決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隄轉圓石於萬仞之壑

持樞

持樞雄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逆之雖威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鬼谷子說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六

主

鬼



戰國策題辭

金華吳師道序曰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曾鞏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議之曰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伏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闕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押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慨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百家類纂

不戰國策題辭

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苟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閒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言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同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其失實不傾也顧雅於鄭則音不純置惠軒則氣必奪魯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

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之政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橫家列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百家類纂

不戰國策題辭

按十二國所載繁辭瑰辭爛然盈目亦可謂博且富矣太史公采擇以成史記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而好之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爲病也矧是書記二百四十五年之事有可以考鏡者乎因輯其可觀者訂正之附於縱橫家

百家類纂

從橫家類

戰國策上

西周赧王

秦令穰里疾章

秦令穰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蘇軾甚欲楚王璣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公田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號言伐楚其實釐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穰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祭於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楚王乃說

百家類纂 秦之末

蘇厲謂周君章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而者皆白起是工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厲乃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馬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而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秦欲攻周章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敵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待於周矣

官他謂周君章

官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饑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怒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東周惠公

百家類纂 秦之末

秦興師臨周章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輝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梁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

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蕪庭之中於日久矣若入楚國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四者非效壺醢醢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免與馬逝灘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而九萬八千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備具所已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趙取周之祭地章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朝曰君勿患也臣請

百家類纂

不卷之六

三

四

杜赫欲重景翠章

杜赫欲重景翠將於周謂周若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之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秦國策孝公

衛鞅亡魏入秦章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大子黥劓其傅其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火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雍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悔

惠文王

蘇秦始將連橫章

蘇秦始將連橫連橫之謂橫說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穀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百萬沃野千里畜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併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臣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黃金百斤資用乏絕去秦而歸龐涓復踏負書擔囊

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紵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數月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車馬百乘錦繡千純四端曰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盛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也用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燭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搢門桑戶樞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老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之智友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田莘之為陳軫章

田莘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遣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罷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惡陳軫章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楚不加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孝已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其君天下

欲以爲國其傲妾售乎問狀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陳軫去楚之秦章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召陳軫而告之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晉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王必不畱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章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緄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按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勞衆不足以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而且有禁暴正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蘇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取之遂定蜀秦益富彊

齊助楚攻秦章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乃南見楚王曰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止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喜宣言於朝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問之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其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勿爲也先絕齊後實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謂坐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丹徒蘇子無言

以待事楚人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晉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山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王公聞之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士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收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百家類纂

不卷之五

九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章

楚絕齊齊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游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安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聞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二舉而兼兩虎

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而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復進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恃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武王

晉扁鵲趙人姓秦見秦武王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甘茂救宜陽章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窺周室寡人死不朽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奔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切文侯示之諺書一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驍旅之臣也樛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正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

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
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曰曾參殺人
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
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
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
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果攻宜
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擄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王將
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
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或謂秦王章

或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
百索類纂 不卷之五
兵勝而不驕霸兵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
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
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
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惟終與
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
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
於宋遂為勾踐禽死梁君惠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
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
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
下之士不敢言擁天下之國從兩周之強而世主不敢窺
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主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
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
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昭襄王

甘茂亡秦之齊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過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
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
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
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
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顧為足下掃室
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
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殺塞谿谷地形
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
秦王曰然則柰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贊厚其祿以迎之彼
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
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至蘇子謂齊王曰甘茂賢人
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
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
擅用彊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三國韓齊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

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割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出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均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楚黃歇說昭王章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止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犬受其敵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暴是也今王之功亦大矣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特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脩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甲之彊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智伯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隧之敗也夫自三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

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之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傷無而忘毀楚之彊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具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受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昭王曰善止白起與楚約為與國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辯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纒牽長故纒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擇塞者是纒牽長也言乎我短於用已所長

范雎因王稽至秦章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

隱蔽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
留臣無謂也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
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謂不能別之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
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
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聞於王心耶得無
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
觀之間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使人
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太
矣今者義渠之事急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寡人曰自
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以身受命敬執賓主之禮范
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
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
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如是者三秦王跪曰先
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
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疎也
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交主聚
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疎呂尚
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
臣鬻旅之臣也交跡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宦君臣之事處
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思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
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說

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被髮而
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
之賢而死鳥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
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
何患乎伍子胥索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秦失無
以餌其口坐行蒲伏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關闕為霸使
臣得進謀如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謫之行也臣
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
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
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
忠而身廢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
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聞
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
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秦王曰先生是
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天以
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
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
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也范雎
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
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奔擊百萬以秦王之勇車
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鶩兔也霸王之業可
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

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耶曰人
魏而攻彊齊非計也少出師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今
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
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
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
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
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墟也王曰善

應侯范雎封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

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借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

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

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

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

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

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

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稱瓢爲器比國

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

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

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

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

應侯曰鄭人謂王米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

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

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耶曰人

魏而攻彊齊非計也少出師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今

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

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

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以威楚

趙趙彊則楚附楚彊則趙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

不取今平原君趙公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公沙

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

智眩於名而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

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

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

止無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

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不問

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

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六國

士如鬪狗所以虎

狼奉張順修其口

昭王復欲伐趙章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白曰不可王曰前年

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

民以養士畜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

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

趙人畏懼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

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宴罷卑辭厚幣四面出

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

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已興師矣乃

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

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貴之曰

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貴之曰

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貴之曰

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貴之曰

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貴之曰

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貴之曰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郢都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丹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百乘百乘韓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畜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兵治甲以益其彊增城復地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聞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刻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

觀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陵待王陵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不下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不行雖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什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恤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計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從伐趙爲此也然三請不行此自拙拙之劍也歟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章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拔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怨其尊而世不如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物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

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無
休力盡不能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
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靡而
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
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
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微之為著者彊察乎息民
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
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
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
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
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
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彊宣王
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為齊兵困於穀函之
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為虛矣夫齊兵之所以
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
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
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
道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

蔡澤入秦見范雎章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過秦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
平魏齊因范雎安平縣之時皆負重罪應侯內
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

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王必相之而奪君
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澤入則揖應侯侯固不快及見
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
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
之序成功者去夫人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
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惟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
澤復曰富貴顯業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
其身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
澤流千世稱之而無絕豈非道之術而聖人所謂吉祥善
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
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曰何為不
可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
所在身雖死無憾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
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
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
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
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
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
侯稱善蔡澤得少間曰商君具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
致力則可願矣聞大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
以君臣論之商君具起大夫種其可願與聞天周公哉應

侯曰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不詐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楚悼越王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谷富國足家疆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具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千而身不退切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具王夫差無敵於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具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以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芻邑辟地殖谷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伸而不能屈從而

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而不與爭者乎或欲大技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諫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獲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遂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咸惡之懼詠乃謝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孝莊襄卒事始皇帝

孝文王莊襄王始皇帝

呂不韋賈於邯鄲章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卑城故往說之曰子侯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

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今子聽吾計事
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
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第
位太子門下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車
美女充后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
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
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
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
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
子異人賢材也素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而望而願一得
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主

主

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求
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
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
自爲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
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
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
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問
曰陛下嘗軼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
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
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之王

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以不
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監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
侯皆致秦邑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不韋欲伐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
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
庶子甘羅之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
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
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
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主

主

令臨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矣以遽言叱也甘羅見
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
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
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
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不如文信侯
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
里紆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
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令庫具車馬具馬府
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
先報趙見趙王王知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
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

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
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慮河間也今王齋
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
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
秦什一

秦王見頓弱章

秦王欲見頓弱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
矣否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
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
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
也無把鉞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七

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
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實又無其名
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
王勃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
於母始皇母曰不韋臣切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
戰國可無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
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
天下可圖也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
未常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
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然
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

齊入朝四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
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
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
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
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
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吳北使燕代之
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
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
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
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七

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至曰有何面目復見
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
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配今賈忠王而王不知
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
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
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
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
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胥仲其鄙之賈人也南
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
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
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

與立功也使者下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齊國策威王

威王使章子將章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兩軍相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頃之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察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百家類纂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彊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取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鄒忌章

鄒忌脩長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

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從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有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過者受中賞能諂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諫進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開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宣王

蘇秦說齊合從章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旬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

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於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晉陽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很顧韓魏之議其後也則秦不能害齊也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謹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見宣王章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間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走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齊王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逵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逵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大發於後大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疆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乃止

齊宣王見顏觸章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提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提勢不若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撻者死不赦今曰苟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觸聞古太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勢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

齊宣王見顏觸章

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僥倖驕奢則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有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顏觸辭去曰夫王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馬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

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制言者王也盡忠
直言者周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及臣之邑歷
則再拜而辭去君子曰周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齊宣王見王斗章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
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宣王因趨而
迎之於門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匡
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
陋守齊國惟恐夫耘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
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
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
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驥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
東都俊盧氏之狗王之狗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王宮已
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愛國愛民國顧
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王愛尺蠮也王
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若左右便辟而使下者
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
如愛尺蠮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
官齊國大治

齊人見田駢章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義故為不宦而願為役田駢曰
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

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
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宦皆養千鍾使百人不宦則
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管燕得罪章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
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
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飽而君驚驚有餘食下官操羅紈曳
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
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
用也

閔王宣王子

昭陽為楚伐魏章

昭陽為楚伐魏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
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
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
此者何也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
也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
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
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
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
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覆
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

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與
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靖郭君將城薛章

靖郭君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
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
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
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開大魚乎
網不能止鈞不能牽湯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陳
君之水也君畏齊美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
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陳軫合三晉說齊王章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
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后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
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
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
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
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
東之愚耶願大王察之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
以東下河必表襄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而孤
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
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伐梁絳安邑此萬
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

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
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
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張儀為秦連橫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
披髮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
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彊趙南有韓魏
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
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
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
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
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
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
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彊而趙弱
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魏宜陽魏效河外趙
入朝毘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
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
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
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
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
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

孟嘗君有舍人章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獼猴
鰒木據水則不如魚鼈歷險乘危則駢驪不如狐狸曹沫
奮三君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君之劍而操鈹
鐔與農人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
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
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
相與處而來害以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
曰善乃弗逐

孟嘗君出行國章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楚獻之象牀郢之登徒直也使送之
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戌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
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
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戌曰諾入見孟嘗
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戌曰臣願君弗
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戌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
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
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於君之廡也今君到楚而受象
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願君弗受孟嘗君曰諾公
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
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
重之寶劍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其敢

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
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也欲行許戌以先人之寶劍孟
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
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齊人有馮煖章

齊人有馮煖者史作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
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
孟嘗君曰食之此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
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雋此門
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
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
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
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
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債同通於薛
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馮煖
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
也請而見之謝曰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
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
市而返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
民當償者悉來合契券通合赴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

蘇氏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赭而見之曰貴卑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返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官中積珍寶狗馬寶外廐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臣竊以為君止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其子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暮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煖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三窟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譚拾子謂孟嘗君章

孟嘗君逐於齊而後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多則趨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弗怨孟嘗君乃取其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蘇子說齊閔王章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愛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千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劇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疆國罷而好聚怨事敗而好讎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詐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主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疆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疆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驎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勦力骨勁非賢於騏驎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舉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疆

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
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饑燕樓煩
門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
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
由是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
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
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故曰彼戰
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
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
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
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

百家類纂

未卷之五

聖

四

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
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
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審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
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
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
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
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
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鶴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
之中者則善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
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賦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
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

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
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
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衛積
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
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
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掌上雖
有閭閻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
天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等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
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
名配天地不爲專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
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

百家類纂

未卷之五

聖

四

憂也
襄王問王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首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
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
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
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
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
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
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
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

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齊南陽斷右壤存齊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其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因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敵禍多民心無所歸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其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六 四十一

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顧名厚實也顧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黜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曹沫爲魯君

將三戰三北而聖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却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害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具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忿恚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葉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鞠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六 四十二

燕攻齊閔王奔莒莒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舊水有老人涉蓍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蚤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

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賜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擊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撤亦陽得子養所缺人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二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騄耳哉後官十妃皆繡紵食粱肉豈有毛嬙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

王建襄王子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則將退兵不親則且遂攻之趙無以食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齊王曰不如聽之以卻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卻秦兵顯名也義勝亡趙威卻疆秦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齊王使使問趙威后章

齊王使使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

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

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謂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立王王何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入即墨大夫問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為謀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鄒鄒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納之約於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即墨

大夫而聽陳鮑遂入秦處之共松栢之間餓而死先是為之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六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七

從橫家類

戰國策下

楚國策

宣王

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也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江乙惡昭奚恤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弗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君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安陵君章

江乙說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正

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何曰願君必請從死以徇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教

威王 宣王子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王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百家類纂 卷之五

蘇秦為趙合從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涇之塞郢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足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疆則秦弱楚弱則秦疆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故從合則楚王

橫成則秦帝今稱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其勝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請奉社稷以從

威王問莫敖于華章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威王問於莫敖于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于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于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腹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愛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于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慨先君以拊方城之外四封

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
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
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
教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予乎楚國亡之日
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
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
以憂社稷者莫教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
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莽冒勃蘇曰吾被堅執
銳赴彊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
上峰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
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瘠而殫悶施不知人
百官類纂卷之五
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
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莽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莽
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
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具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
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
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
淞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
者莽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
大夫悉屬百姓離散穀穀結關於宮唐之上舍闢奔郢曰
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犬之典以浮
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

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封
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
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冢故
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
此古之人也今之人馬能有之邪莫教子華對曰昔者先
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
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
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

蘇子謂楚王章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
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
百官類纂卷之五
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為資厚賦歛諸
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王播王之過於百姓
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
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
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故明主
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
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
已賤故人難之

懷王威王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
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剛貴於楚張

子見楚王王不悅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
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
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使不好色耳王曰何也
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
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
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王南后鄭
裏聞之大怒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
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裏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
曰天下閉關不通未知見目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
之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者
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裏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
有家類秦卷之七 國下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
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
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
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
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
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
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倖交爭其勢不

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
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
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
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攻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
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戰栗不如者
勿與持久夫從人者歸辭虛辭高王之節行言其利而不
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為已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
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
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
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
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
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
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
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今秦之與楚也接壤壤
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
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
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
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從車下風須以
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
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
車百乘獻雞駘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章

張儀相秦謂昭唯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
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
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唯歸報楚王王悅之
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
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
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
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
之王也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
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
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
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雅之言不信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一王必薄之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襄知王之說新人也
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直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
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
者其情也今鄭襄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
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襄知王以已
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
見王則必掩其鼻子新人見王因掩其鼻子王謂鄭襄曰夫新
人見寡人則掩其鼻子何也鄭襄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
之鄭襄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

有獻不死藥於荆王章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王者謂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
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
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
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
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項襄王 懷王子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
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
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
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幸而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聞
百家類纂 卷之三
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
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
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
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蠅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
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
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
雀因是以俯仰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
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
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
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
乎大沼俯嚼鱉鰈仰嚙鵝鵠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飄乎

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蓬
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劉磻引微繳折清風
而抃矣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鴻鴈夫黃鵠其小者也蔡
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
湘波之魚左抱幼姜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
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
夏侯輩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
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
受命乎秦王填毘塞之內而投已乎毘塞之外襄王聞之
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
百家類纂 卷之五

楚使景陽救燕章

齊魏韓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
之暮舍使左右司馬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
水皆至沒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
營者水皆沒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雍丘
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

客說春申君章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
今孫子荀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
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

趙以為上卿客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
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
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
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謝曰病雖
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亡
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
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
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及問
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目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
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
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
而家類纂 卷之五

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
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
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
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王也心之憂勞形之困
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
隋珠不知伴今裋衣與絲不知異今問姝子奢莫知媒今
嫫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瞽為明以聵為聰以是為非以
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考烈王襄王子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
之也夫因訕為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裁少為多攝禍為

福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惟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資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怨文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入噬口利機上千聖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汗明見春申君章

汗明見春申君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溺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還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湮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破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梁南梁也

李園進女弟於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己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

即楚王更立彼亦將各貴其所親君亦安得長有寵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辱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即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劉其胸而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

止棘門圍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趙國策

襄子 簡王之子

智伯從韓魏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郝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曰以其人事知之矣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竊生鼂人馬相食賊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

百家類纂

本卷之十七

趙一

四

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魏襄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

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

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餉將而水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疆地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正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以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中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疆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車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他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人大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

百家類纂

本卷之十七

十五

四

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損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
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
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
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
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
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常山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
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
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能背約者五國共伐之
六國從親以損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次害山東矣
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
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武靈王

肅侯子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
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
道也錯置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
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
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論至德者
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
國非所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昧於
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
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感焉

有順我者則胡服之攻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
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綰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
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
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公子成再拜
曰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
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
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
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
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王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
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
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
越之民也黑齒綢題鯁冠絺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
便一也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
事不同其禮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行遠近之服賢聖不
能同窮多異曲學多辨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
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乃賜胡
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
意而智者論焉教之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
雖愚願竭其忠夫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
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
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
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

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以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子其釋之趙造諫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勿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滯俗僻者亂民是以范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臣願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六

四

古之學不足以制今予其勿反也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川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

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疆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惠文王 靈玉子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前安敢不對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九

四

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採隋侯之珠持連王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趙相平都君田單章

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諫
單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器者使民不
得耕作糧食晚貸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
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
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
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
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
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彊國
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
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
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一

孝成王 文王子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
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
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
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

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王體之有所却也故願望
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飲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
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
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踐息舒
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
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年五歲矣雖少
願未及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
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
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宏君之甚左師公曰
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
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
曰必使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
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
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
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
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
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
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
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給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
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
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虞卿謂趙王章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虞卿入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罷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一

秦圍趙之邯鄲章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

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嘗不助秦秦之害故也使梁助秦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

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斷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噓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大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和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易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箠鍵攝衽抱几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簪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而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則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兩勝欲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

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趙使諒毅賀秦王章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而衛通趙王憂之左右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淫陽媚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與淫陽君也葉陽君淫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劉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淫陽君之心乎秦王

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遇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於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公子牟謂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矣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與工乃與幼父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驟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懂懂乃建信君以與彊秦角臣恐秦折王之轡也

馮忌見趙王章

馮忌見趙王三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後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客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直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隲畝而廢庖烹陰後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舂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將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僻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

於所愛

魏國策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與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墨復於趙趙勿與因圖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視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為鄴令章

而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扮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

疑象武夫類正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敬聞命

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美哉山河之固此晉國之所疆也具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右有洞庭之水左有彭蠡之波汝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虛罽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于乎

惠王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

梁王觴諸侯於苑臺帝

梁王魏瑩觴諸侯於苑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樽則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頡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無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襄王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鄆昆陽仰陵舞陽新鄆東有淮頓黃栗無跡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王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

漢樂帝官受冠帶制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車二百里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餘二十萬蒼頭生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末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田需貴於魏王章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秦使趙攻魏魏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

欲亡虞而先伐號伐號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虞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號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秦心腹之疾者也魏者趙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也

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毋其毋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毋賢不過堯舜毋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毋也其毋

百家類纂

宋卷之二十七

卷二十七

則

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毋也子之於學也將偏所不行也願子之有以名毋為後也今王之於學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請請寡人以頭周訴對曰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祝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

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以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却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梟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百家類纂

宋卷之二十七

卷二十七

則

無忌說魏王章

齊楚攻魏秦昭王發兵救魏魏氏復定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公子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韓

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彊秦魏之
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王以爲安乎欲
得故地而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
韓亡之後必將便事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
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
關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
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
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
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
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
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故有懷茅邢丘城
首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危津以臨河內河內之共汲必危秦有鄭地得垣雍決雍
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
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隣使
者之惡之隨也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
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受
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
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河山以關之有周韓以間之從
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
垂都焚林木茂廢麋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
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
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而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

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韓以間之
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
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不聽授質於
趙請爲天下鷹行頓刃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識
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
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
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
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隣之禍也夫存韓安
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也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已
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
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
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大梁河外必安矣今
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而卿而
馳秦入朝而爲臣不久矣
魏王欲攻邯鄲章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
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
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
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
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
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信陵君救邯鄲章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耶謂信陵君曰臣聞之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待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懷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坐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救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雖辭大位以全君臣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

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勿顯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慮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龍陽君謂魏王章

魏王與龍陽君嬖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何不相告也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太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分能無涕出乎魏王曰嘻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擊誚也固矣其自繫也完矣

魏唐睢見秦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太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睢使於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

惻然怒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
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聞
布衣之怒乎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
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
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
鷹擊於殿上此三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
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
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
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君以五十里
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韓國策

昭侯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
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滎山地方千里帶甲數
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以韓卒之勇披堅甲蹙
強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若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
不與則秦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
賈禍者也而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鄰語曰寧為雞口無為
牛後今天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韓王忿
然作色撫臂按劍仰天歎息曰寡人雖死必不事秦今主

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橫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
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歡糟糠地
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二
十萬而所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
鉤科頭貫頤奮擊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
探前蹶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披甲冒胄
以會戰秦人指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
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
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
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槩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
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
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
聽涖吏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
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官
桑林之花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
先事秦則安矣不成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
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
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

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
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
教之請比卻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宣惠王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
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
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之也

或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
出矣秦之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
之以固交也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
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史記

梁

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
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
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
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
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
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燕國策

文公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
樓煩而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
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

不憂粟之利民雖不田作粟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
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夫
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為之蔽
於其南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
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
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
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
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
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
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善
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史記

趙

易王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
宣王因燕喪伐之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
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
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
今燕雖弱小疆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疆秦為
仇今使弱燕為厲行而疆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
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
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聞
罪而交愈因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莫如
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

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仇而立厚奉
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
乃歸燕城以千金謝其後頓首金中願為兄弟而請罪於
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
乘下之尊之於庭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
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
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庭今臣為足下使利得
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
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庶如伯
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

蘇秦之策

聖

聖

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
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庶如伯夷不取素餐污
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
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
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
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
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
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何得罪之有也對曰足下
不知也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入其夫且歸其私者
愛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

言之則逐主母乃伴僮無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當酒
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
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藥酒也臣恐
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

王喻

蘇代為燕說齊王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
者比三旦立於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
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
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今臣之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
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

百家類纂

聖

聖

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事彊可
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彊而不可以為萬世
則不如合弱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
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
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
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
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
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
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
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

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

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後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扶眄視指使則所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此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

百家類纂 卷之五

昭王

景

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王爭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

秦召燕王章

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由我離兩周而觸鄭五口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帙道南陽封兼包兩周彊弩在前鉞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無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舉天下以攻齊

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已得宜陽少曲致關雞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崑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崑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塞鄆阨適趙者曰以濟而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善乃止

惠王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王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揜人之和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揜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揜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厚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揜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不如殺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

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
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
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
人之厚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之也義者不虧人以
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
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
曰苟與人之罪惡往而不黜乎寧於故國耳柳下惠不以
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
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議不
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
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
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敬以書謁之樂毅乃使人致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
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
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逃遁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
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
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
之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
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
之舉措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
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

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
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
也聞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
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
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
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及命起兵隨
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
於齊上齊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
齊王逃遁走宮僅以身免兼主財貨車甲珍器盡收入燕
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齊器設於寧臺劇丘之植
植於汶淠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
於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
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
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智之士
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
強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
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
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
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
是也賜之鵝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
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早見其主之不同量故入

江而不化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索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通天下威震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子

四

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城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子

四

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起行爲道跪而拂席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至千里至其衰也驪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所冀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光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

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
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
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費必得所
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
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
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
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
國之大事也臣為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
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
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久
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逐其地進
百家類纂 不卷之五
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
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
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
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
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
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
慮之荆卿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
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將軍之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
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卿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
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荆卿曰願得

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
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
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
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
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
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
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荆卿燕國
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不取悟視乃令秦武陽為副
荆卿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
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
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卿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
賢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
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
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卿和
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
髮盡上衝冠於是荆卿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
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
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
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
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
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

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武陽色變振恐秦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提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搦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史記

史記

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

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宋國策

景公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楨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於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驢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笮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賴之冠以示勇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死見祥而不為祥爰為禍

衛國策

靈公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寧
頃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靈君君忿
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予曰夢見靈君而
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
不能蔽也若靈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
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也是以夢見靈君君曰善於是因
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牽
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

百家類纂

卷之三

策

卑

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耻雖有
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
曰相驂無客服車至門扶婦下扶教送母曰戒寵將失火入
室見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
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中山國策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章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父曰事成則有土得
民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父稽首曰誠
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

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
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
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
下善為首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
民諺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
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神
人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
頰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
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
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
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
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
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
搜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
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
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策

卑

雜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濫者爲之則漫

羨而無所歸心

隋經籍志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貫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德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爲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矣

百家類纂

入雜家類總題

雜家類總題畢

鬻子題辭

楚鬻熊撰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臣尚少也文王師之封爲楚祖著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厲之道家宋志列于雜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不然能既年九十始遇文王胡乃尚說三監曲阜時事邪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與然不可考矣

鬻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入鬻子題辭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八

雜家類 鬻子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信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論矣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政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

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王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涅里且東門虛南門螻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鐃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為銘於篋簾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鐃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為政焉無不能生而無終

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為善獸化而為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天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別有別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為數治政者術也始終之謂術

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齊家類纂

三

三

呂覽題辭

秦呂不韋撰不韋相恭致辨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古今萬物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能有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有增損者高誘以為非不能也畏其勢耳天台方氏曰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名後世況人君任賢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勿躬篇言人君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篇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非知幾之士孰能為之哉按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置於禮記月令目為呂令者誤也茲不錄錄其可采者云

齊家類纂

一

百家類纂

雜家類

呂氏春秋上

本生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也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瘠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適焉適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得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餘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惜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廢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

重已

何至巧也人不愛倖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幾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旦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瞽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使鳥獲疾引牛尾絕力勦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椹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瘵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燂熱燂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輓輓輓中大輓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爾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巳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巳矣其為飲食醢醢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巳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巳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

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可得於公
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
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得也道蕩蕩
無偏無頗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
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
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
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
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
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百家類纂 卷之六 中

去私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
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
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冕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
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師黃
羊曰南陽解狐其誰可而為之師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
曰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
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而黃羊曰國無

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耶對曰
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
孔子聞之曰善哉師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
子而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綽居秦其子殺人秦
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也
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綽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
義也王雖為之賜弗誅腹綽不可其不行墨者之法不許
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
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使庖人調和
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霸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
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
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

貴生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
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
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
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
乎丹穴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
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
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
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

之所欲得而為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
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
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
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終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
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
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
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
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
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
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為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
以之與其所以為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百家類纂 不卷之十八 五

情欲

凡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矣故論早定
也論早定則知早齋變也知早齋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
必煩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雨而況於人類乎
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
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
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
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
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

當染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難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
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
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
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
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華辛岐踵戎殷紂染於
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
鼓祭公較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舉
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
晉文公染於咎犯郤偃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筮吳王
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

若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
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邲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
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尚染於魏義握長宋康
王染於唐鞅田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
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
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故古之善為君者勞於
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
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
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非獨國有染也孔子
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
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所染者得當也

由道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
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
氏也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

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底草茂則禽獸歸之
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
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為道也可以成小
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黃蚋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豕
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
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
嚴何益

盡數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
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于
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
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
充形則生害矣大毒大熱大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
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霧七者動精則生
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無氣之
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為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為流行
集於珠玉與為精明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
復大也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
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
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
腫為風處耳則為聾為聾處目則為瞶為盲處鼻則為鼽
為窒處腹則為脹為府處足則為痿為癱輕水所多禿與

八重水所多應與甕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
與甕人苦水所多庭與僇人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
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饑
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
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
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脩于招何益於
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
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

先已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
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
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
陵成而亢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栢成而塗
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
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
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
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已身者乎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已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
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已也適
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大事心乎

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
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三則
應物變化潤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
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
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無所厚不
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
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
也舉錯以數取與道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
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
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

勸學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
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
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
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聖人生於
疾也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
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仕召師者
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
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
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
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尤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
弗能先而反說之夫弗能先而反說是極溺而睡之以石

也是救病而飲之以董也使世益亂不肖主惑者從之
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勝理義立則位尊
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
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
亦難乎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
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
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
會秦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
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

百家類纂

卷之六

上

真

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
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
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
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
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
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
鄭家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
驍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
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
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有此爲天下名
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凡學

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視聽倫問書意順
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
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
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故教
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
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
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
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
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
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大學祭先聖
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百家類纂

卷之六

上

真

用衆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
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
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
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
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
爲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
禍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去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
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
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
之未始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

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也

大樂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夫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濇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節家類繁不卷上末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乎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世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或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騶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怨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

樂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觀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若水之於災日反以自兵後也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

適音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分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百蒙類纂 不卷上末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善而惡天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肅不肅則窳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路極路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下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樂

之通也何謂裏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
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表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
則和矣

古樂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
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炎帝之別號}之治天下也多風
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瑟以
采陰氣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
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
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
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五

閑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
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嶺
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
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日含少吹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
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此黃
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
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
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
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
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
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鱗先為樂倡鱗乃偃

浸以其尾鼓擊也其腹其音英帝嘗命咸黑作為聲歌九

招六列六英有倬作為聲鼓鐘磬吹苓管塤篪箛推鐘帝

嚳乃令人并擊日排或鼓聲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

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箎為樂

樂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路置在而鼓之乃拊

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嚳更乃并分也

五絃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

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

瑟帝舜乃令箎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勸勞天

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濬水以導河疏

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

成以昭其功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

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

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

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

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

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

乃命周公作為大武成王立殷民及王命周公踐伐之商

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

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遺

音物

也

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義德之所說流辟詭越悖濫之音出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

用兵

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怨咎則賢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饒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恃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恃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恃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爲福不能用之則爲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禁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後鬪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視

禁塞

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恃故說雖強說雖辯文學雖博而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彊奪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墮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先王之法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收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收守不可非收守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收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收守不可使夏無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禁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區區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壯俊老幼胎臍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壘深谿大谷赴汙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丘若山陵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動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奈此

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惑行無無道者之惑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之者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疑矣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論威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論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論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官官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見舉死殤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川之塞則陷之汙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其救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敵人之惴惴懼恐離精神盡矣咸若狂鬼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索鉅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繫木則并折也以水投水則散以水投水則沉以金投金則陷此

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謀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是王嘗成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躡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簡選

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養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銃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別為是圖因用惡劍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鉅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于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簡選精良兵械鉅利今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矣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移大曠登百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華萬人以為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於吳西至鄆郢北至令支中山亡邯鄲人滅衛桓公更立邢子

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尊天子於衡雍具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庫廬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魯令行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決勝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百家類纂 卷之五 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墜若驚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闔衆與不能闔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闔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大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大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

不與闔雖所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者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闔布也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也

愛士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收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轡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北矣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闘於車下途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川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

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趙簡子
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
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
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謫胥渠也期吾君
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
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
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
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
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
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
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
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精通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
石名鐵試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附之也聖人南面而立
以愛利民為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
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倭衣美
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
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
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
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未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
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

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
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
十九年刃若新斲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
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
不幸而殺人不待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
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民親
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
也鍾子期歎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
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
發乎人豈必殫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
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自覺而問焉
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
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
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
患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
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簡喪

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
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
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期必有死所不免
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也所
重所愛死而棄之謂輕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發屍也

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警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杖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蠅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五

訛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息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血蹈刃涉血熱拈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也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盛彌厚含珠繡施玩好貨寶鐘鼎盥器馬衣被戎劔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漆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得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

之以大輜羽旌旌旗如雲僂僂以營之珠玉以佩之繡文章以飭之引綿者左右萬人以衛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必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異寶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因子罕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五

至忠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莊襄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中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

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九
讀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九驚懼而爭之
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
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美也行矣穆行之意人知
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使人
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
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
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
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
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
百索類纂 不卷之五

當務

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
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夫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
者為其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所理也所貴勇者

有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跡之徒問於跡曰
有道乎跡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
大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伯歟堯有不慈之名舜
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
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發曰
下見六王五伯將殺也其頭矣辨若此不如無辨若有
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
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
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王問之乃
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
百家類纂 不卷之五

介立

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
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

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
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
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
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棺公門而
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諱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
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
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
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
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肩乾噬日夜思
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難俗遠矣
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回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元

不侵

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爲人以身爲人者如此其重也而
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盡力竭智直言

父乎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范
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
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
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
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
矣必自知之然後可

應同

類固相招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官而宮動鼓角而角動
平地注水流濕均薪施火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角鱗旱
雲煙大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
以形逐影師之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
命安知其所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割獸食胎則麒麟
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
乎親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爲黑
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茫昧因天
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
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
勤者同居亡者同名則猶矣其智猶備者其所同猶備其
智猶精者其所同猶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
王之所以成也

謹聽

昔者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

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不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大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

百家類纂

主

主

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歲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年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覺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

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

孝行

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耨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

百家類纂

主

主

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問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

奉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丹而不游道而不徑能金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本味

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爨以燿火爨以犧假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

百家類纂 本卷之三

五

鳥

肉饒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用也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獸名之唇羶羶之炙雋羶鳥名之翠述湯獸名之羶羶者虎牛象獸也之約美也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九字所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鰣東海之鰣鰣水之魚名曰朱鰣六足有珠百碧雀水之魚名曰鰣其狀若鰣而有翼常從西海夜

飛游於東海萊之美者崑崙之璚毒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音之南南極之崖有萊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片具區之背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蘭鰣鮓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卯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糗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泉水白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甘櫛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抽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而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百家類纂 本卷之三

五

鳥

義賞

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茲偽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讎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野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繫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曰

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聞也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百家類纂 卷之三

遇合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

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於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於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議論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妯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已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手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上海上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離靡雄頰廣頰色如冰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離靡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

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

慎夫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百家類纂卷之五

權敵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荆襄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襄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掾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

皆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襄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襄王駕而往視之入帷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殺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卑而者之外卑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則亦得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中山之國有

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亦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亦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昌國君也樂毅將五國之兵以攻齊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耻而訾之曰不戰必刻若類掘若壘觸子苦之欲齊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元 失大利者也

下賢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肯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備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

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驕夸卑為布衣而不牽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懣很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為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綬北固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綬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綬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止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月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驕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驕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驕祿爵吾庸敢驕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誠行之此論而內行脩王猶少子產相鄭往見壺

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沐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人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上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荊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

貴因

三家類纂 卷之二十九 呂氏春秋卷上終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也竚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適彌子瑕見衛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撝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呂氏春秋卷上終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九

雜家類 呂氏春秋下

察今

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脔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隅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澠水澠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鄢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循舊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齊民今為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友也時勢異也故曰

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一作}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水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知接

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矣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爲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方宋類纂 宋孝子 三 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由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術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踞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諸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若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舊而友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 肆也 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廟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無由接見也無由接固却其忠言而愛其所專貴也

樂成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

人爲誦之曰麇裘而鞶投之無戾鞶而麇裘投之無難
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
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
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
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
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
誰嗣之使鄭簡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因則國必
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
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
達乎任人也

察微

南家類纂 天卷之五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墨漆則無所
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
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
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
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
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手貢贖魯人於
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
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
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去有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
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
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也也王因藏怒以待
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
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
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怒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悻惠王
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
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
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
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荆威王學書於沈尹
筮昭釐惡之威王好制術數有中謝佐制者昭釐謂威王
南家類纂 天卷之五
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筮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筮
申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
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
人主以爲姦人除也開通路路除路以除而惡雖卻豈不難哉
失激矣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悻悻則無君子矣夫不可
激者其唯先有度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
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
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利也
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
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其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
金攫而奪之吏縛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

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其大有所病也夫人有所病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是為非宿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病邪故凡入必別宿然後知別有別能全其天矣

審分

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不知乘物而自恃恃奪其百家類纂 天卷之九 六十一 界

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道而實以過從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墜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額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

君守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局外欲不入謂之閉局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太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唯天陰陽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闊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曰之繁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熟之不化而為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正官盡能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

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故至神道建條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被讒惡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敗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人主好以已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百家類纂卷之十九

任數

凡耳之聞也藉於靜日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也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授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易聞雖見易見雖知易知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信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凡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為可辟昭

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來也昭釐侯曰是詐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之所以知識甚闕短也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顯西服壽靡北懷僭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百家類纂卷之十九

匪攫其飢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調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絮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飢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勿躬

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作虜一容成作曆義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狄儀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丹伯益作井赤鯀作白乘雅作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十一

子

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管子復於桓公曰懇田大邑辟土墾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寧邀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

若隔朋請置以為大行發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旅殫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廣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縱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知度

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教守一事正性喜暴聚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謂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生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

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及以自多疑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貴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南北九陽奇怪之所際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臆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可爲任人則賢者畢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主

慎勢

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存亡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釣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多少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戒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盤玉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欺尊其實不欺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橐因其勢也因其勢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由未定亮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在重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

聽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

桑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開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
陽生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有金鼓所以一
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
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
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士拙皆盡力
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
而恃彊速賞習不足以成也

執一

天地陰陽不章而成萬物不同日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
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軍
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
百索類纂 不卷之三

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
今御驪馬者使四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
一也楚王問爲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
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
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
以國爲天下爲治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
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
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田駢以道術說齊
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
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
材願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

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物任而莫不宜常
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吳起謂商文曰
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
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
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
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出馬成列馬與
人敵人在馬前後梓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
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
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
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
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
有索類纂 未卷之三

精論

人上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
大夫恐懼進之商宗乃寤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
之不類也茲故不言言盡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
成王與唐叔虞無居後稱善以爲珪而後唐叔虞曰余以
此封女叔虞魯以告周公周公成謂曰天子其封虞和成
王曰余一人與虞虞也周公謂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
子言則史書之正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
曰可謂善說矣并稱而合成王蓋重言明愛弟之義有難

正室之固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譏成公買入諫王曰
不殺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正惡
也王曰胡不設不殺矣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
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
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
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
買出矣不殺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
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
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譏也賢於太
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成公賈
之譏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
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
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涇渭之合者易牙
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
可惟知信之謂者爲耳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
言者謂之濁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
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
法室也

離謂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
顧其實務以相毀毀譽成敗以口實天賢不肖
不分以此治國賢生猶惑之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

患不自以爲惑惑感之中有曉焉其冥之中有昭焉亡
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惑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
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害者子產令無縣書而折致之于
產令無致書而折倚之令無窮則鄭折應之亦無窮矣是
可奇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
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傷知而不當理則詐詐
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洎水甚大鄭
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夥
以告鄭折鄭折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
鄭折鄭折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
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
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太主之無度者無以知
此豈不悲哉比于襄弘以此死箕子尚容以此窮周公召
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
產治鄭鄭折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
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
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自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
鄭國大亂民口譁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鄭折而戮之民心
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
詠鄭折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

不屈

匪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雖與夫得而殺之吳故爲

以萬民爲義譽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充當也貴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噫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也

用民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用也唯得其道爲可國盛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讀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欲民之用

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閻廔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勾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十餘矣遺孽金而卻之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爲勇者與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客頌之

適威

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墮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君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

驕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驕則民罷驕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致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馬頰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頰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頰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馬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責也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致重為任而罷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警也出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華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

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與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與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齊而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犯

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官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雖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也

貴信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

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
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
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
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
曹翽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
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夫身必安樂是生
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
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懷劍至於
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
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
進曹翽按劍當兩陸之間曰且二君將攻圖毋或進者莊
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
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
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
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
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
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翽賊也信之於仇賊
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夫尤合之而台豈匡之而聽從此生
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
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里父

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侵奪之
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
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
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
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
易為易為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
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
璣先王知物之不朽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孫氏劫
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使說魯國以管仲
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
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
功者豈得中繩哉收溺者濡追逃者趨寧戚欲干齊桓公
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
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眾寧
戚飯半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
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
宮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
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
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
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
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

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侍君

柱厲叔事晉欽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則食
菱茨冬日則食橡栗晉欽公有難柱厲叔解其友而往死
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
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
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
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
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長利

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
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
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字齊大夫桓
子也醜謂其貪也
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
哉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赴下風而問曰
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
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
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
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
事協而擾遂不顧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
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

之亂也平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
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
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
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
彌殺平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
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獲不聞成王之定成
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
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
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
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皇慮則必不
得矣其所求者死之間隙至之翳尉也與一舉則有千里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庫之民其為賢者慮
亦猶此也固妄誹謗豈不悲哉

知分

達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
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
為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
皆有所達也亦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
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
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
操斧扶衣投寶劍曰此江中之禍肉朽骨也棄劍於是赴
江刺蛟殺之則玉閭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

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大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方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悅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表裏廢伏有盛盈蠶息人亦有困窮屈既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勾兵鉤頸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

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晏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樹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

召類

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強大則無為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紂有危以行其教三

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犢也於前而不直而家之潦徑其官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觀也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觀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觀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愛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而家高吾官庫潦之經吾官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五

五

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
號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
貴無若賢也

達鬱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
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
此則病無所留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
也故水鬱則為汚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蕪國亦有鬱生
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有惡並起而
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
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管仲勸桓公曰暮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三

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下其書未上其夜君可以出
矣桓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
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流於樂者反於
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為君勉之若
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恆也於樂令
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令欲留而不許仲志行理貴
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于高聽行
乎齊晉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賴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
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效且麗列精于高因
步而窺於井聚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
行於齊王也夫倚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

驕恣

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
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
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
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
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
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
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
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
刻盡也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
趙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
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
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
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
責於其臣則人主則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
而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教也

察賢

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賢者
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魏
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天下之賢
士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時則萬物
育矣人氏脩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

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期賢

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衛有士十人於君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伐我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按趙之兵，歿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軼之，其僕曰：『君胡為軼？』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軼？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焉。」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九

主三

景

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墜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滿也。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為

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感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尤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挾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

華子見昭登侯昭登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會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登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誠近也不得也昭登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百家類纂卷之五

愛類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爲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要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爲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墮入之域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

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轲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上不出於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

貴卒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浮也。為下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驚駘同。所為貴鐵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具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具起吳起號呼曰：吾亦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具起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皆重罪，逮三族。具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南門，相爭。大夫之爭，先入公家管仲、糾、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偃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偃也，其智若鐵矢也。周武王使人刺伶相於東周，伶懼，僱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疑似

使人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王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此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

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梁北有黎丘，有奇鬼，馬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諺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投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史，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強太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覆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土巨本，人

以爲期易知故也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又况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僻也

真諫

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牙成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

百家類纂

卷之九

策

策

贊能

賢者善人以此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授之湯得伊尹而有夏良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德聖人豈有里數哉管子束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鮑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相鮑叔固辭讓而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賊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

使吏鞭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之迎被以熒火燭以猱猱爲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日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政以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

自知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

百家類纂

卷之三

策

策

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輶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饋茶麗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爲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也於顏色任座趨而

之所以分也使瘴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雖
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
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爲之
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利草與稼不能兩成耕熟而陳穀
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庫用智備者無遂功
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
必反盈則不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處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生之術
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
肯爲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宵夜親見文王周公
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
百家類纂 卷之五
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賢
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
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
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
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
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
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
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文
藝之人也荆廷嘗有射白鵞者莫之能中荆王
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待未之射而柝中之
矢發之則後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堃中之者養由基

學御三年而不得馬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
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忍子之未可與也今日
將教子以秋駕也尹儒及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受之
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
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
貴當
名號大顯不可殫求必錄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
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
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
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瘦亦肉而鳥鵲聚
狸處堂而衆鼠散衰經陳而民知喪等瑟陳而民知樂湯
武脩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
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
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
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
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
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
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諍諫如此者國日安主
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
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
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夫
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犬射走狗實者非不爲也

為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為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愧其家室出則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何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為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為不可弗為以為可故為之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似順

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為晉陽令有請

百家類纂

卷之五

聖

聖

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墨我將往往而見墨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墨而怒曰諱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墨念憂患而况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乘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當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過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耻不知而於自用好慢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耻無大乎危者矣

別類

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藟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為蹇淖之則為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或溼而乾或煖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物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鏃堅則折劍折且鏃馬得為利劍劍之情未華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止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有幾

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精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絮非愛絮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獨也所有乎通也所有乎通則貪汙

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爲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勸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乎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分職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先王用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彊無能雖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辭者諒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行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目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

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太立於世不子佐之者而子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衆棘之有狐裘之有也食棘之裏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鄆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子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爲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服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

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處方

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

百家類纂

卷之九

聖

景

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也望毫毛之微而不視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慎小

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蠅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燧而焚官燒積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

辱為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鴻二子侍君曰晏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遂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覺於山而覺於垤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吳起治而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償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曰晏矣莫有償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士容

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肫然不佞若失其一倣小物而志偶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而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德行尊理而差用巧術寬裕不營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

容猶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其年乃得之
曰是良狗也其鄰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
此良狗也其志在於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極
之其鄰極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騄之氣鴻鵠之志有論
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
論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進退
中慶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客出田駢
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今
者客所弁歛上所述施也上所弁歛客所述施也客殆乎
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骨節蚤成空竅哭歷身
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及志必不公不能立
百家類纂 卷之十九 見一 畢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世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
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
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
也而不思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
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鸞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
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寃突決上棟焚鸞爵願
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

免於鸞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
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
為寃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鸞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
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
此之謂也

上農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為地利
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
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
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
末則不令善也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
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
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
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
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
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
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
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
實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
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
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
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

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門不敢私藉於庸爲
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荷非同姓農不出御妻也女不外
以安農也野有五禁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
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
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
澤人不敢灰僂綴網罟不敢出於門限罟不敢入於淵
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墾乃家畜
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

呂氏春秋卷下終

呂氏春秋卷下終

臣

臣

淮南子題辭

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
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
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高氏子略曰淮南之奇出
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常之
流其精好者又如王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
所謂蘇飛李尚左具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
人各以才智辨謀出奇馳騁以故其書駁然不一然文
字殊多新特以爲字中皆挾風霜士之厭常玩俗者徃
徃愛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者惟揚
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
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淮南子題辭

淮南子題辭

一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

雜家類 淮南子上

原道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
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泉淳冲而徐盈混混汨汨濁而徐
清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
所朝夕督之懷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
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
三光甚淖而潏甚纖而微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
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
泰古三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

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
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
鈞旋轆轉周而復匝已離已珠還反於撲無爲爲之而合
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務而得于和有萬不同
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其德優天
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照耀覆育萬物群生潤於
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鬣奮也角脰生也
獸胎不蟄鳥卵不殲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
不孤婦人不嫜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夫太
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鼓行喙息環飛蟬
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

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蓄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
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
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
殘鑿之而不深墳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
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
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倂仰兮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
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
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摻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
崑崙排闥闔鑰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鍔
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
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凌霄與造化者俱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

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兩師灑
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上游於霄霓之
野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徧照復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
於樞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
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
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
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
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
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不能逃
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

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小大脩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淆亂而不失其數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奸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與之爭夫臨江而釣噴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鈎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媚嫖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打鳥號之弓彎碁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三

異於使螭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奸塞和亂乃淪茲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策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

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蟻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斂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羶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胎孕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到生挫傷鷹鵬搏鷺昆蟲蟄藏草木注根龜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戒而無形木處榛栗水居窟穴禽獸有芘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裹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御寒暑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四

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短絙不縛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廬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刀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秦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垵則化而爲枳鸛鶴不過濟貉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及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暎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跂蹠而戴角馬

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與以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鷲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姜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祠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蒼年而田者爭處境墮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蒼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辨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也所謂無治者不易之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

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常所謂志弱者柔爲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應動不失時與萬物同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弊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者靜靜安以定攻大確堅莫能與之爭天下之物莫柔弱者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缺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滅益通於不啻上求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所私澤及蛟蜃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

自始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渾濁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行之域而翔翺忽區之上迴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端委錯繆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渾濁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于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尤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蹶有自有蹶

南齊書卷之三

七

無而以衰賤矣是故清淨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感應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圓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素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為道關門穆然隱閑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固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

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華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璞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形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揜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於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規不變其宜

南齊書卷之三

八

不易其常放其循繩曲因其當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寵其魂不躁其神不燒湫淥寂寞為天下臬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返

追則能應感則能動沕穆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鸞之與影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佚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王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更葵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鵬鷁之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靡得道而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爲樂不欣欣其爲悲不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九

愀愀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愀愀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旄象耳聰尊卑畢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忘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適史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受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

膚不決於骨髓不啻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歸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辭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失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術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已以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微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耀生而如死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節令耶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嘗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湖海裔馳要冀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聰酒明前麗激珍之音揚鄭衛之

百家類纂 卷之十

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飛獸此視
民之所以淫泆流湏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
志使心怵然失其精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於榛
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翳牖揉桑為樞上漏
下濕潤浸北房雪霜瀼瀼浸潭茨蔣道遙于廣澤之中而
徜徉于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
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怒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
何也內有以通于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
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之喈喈豈嘗為寒暑燥濕變其聲
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
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上

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
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虻貞蟲蠕動
蚊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
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昧然能視嘗然能
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
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
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係者其行也足蹟
楚垣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
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
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
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
末為宅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
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
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
連屢列埒之門而躑躅于污壑罪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
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
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暗於
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
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
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焚而消逾亟
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
聖人將養其神和柔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

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偶百事之變無不應

倣真訓

夫水嚮冬則凝而冰水迎春則泮而為水水移易于前後若周負而趨曉曉知其所嚮乎是故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着稿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其鬼燒時既者其神漠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夫聖人用心伏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寢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擾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而不能為害當此之

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

三

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嬉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落草沈沈是謂大治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賓服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維累焉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

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然後知聖

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載大負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禮樂為鈞仁義為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提挈人間之際擲揆挺捫世之風俗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况懷瓊瑤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獎擡中徙倚無恐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為塵垢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蟻蛭之岸不足以滑其和譬若鍾山之王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罣於志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猶蚤蚤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糲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礪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唯體道不能敗湍瀨旋淵昌梁之深不能留也太行石澗飛孤句望之險不能難也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遊魏闕之下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寒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

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

四

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耀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至簡以游太清引攝萬物群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衢設於無垓垓之宇寂寞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物以有為於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

今夫萬物之踈躍枝舉百事之榮華條梓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授者無受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從遼葉彭澗而為雨沈溺萬物而不與為濕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廿五

不能為蓬蒙造父不能為伯樂也是曰論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槃緇縹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初而無能復化已是何則以論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槃造化之緒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

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

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襟其廣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容于至虛而游于寂寞之野騎蜚塵而從牧圖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

夫人之事其神而燒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乘衣于春而喝者望空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梓木色青翳而腐瘡蠹晚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目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曉之泮無尺寸之經塊阜之山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廿六

無尋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管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况乎以無裹之者邪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

至德之世甘暝于淵淵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頌顯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偽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裂道而議分徒而訟於是博學

以疑聖華誣以脅衆絃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下繁登降之禮飾綬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多才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慚能離跋各欲行其知偽以求鑿枘於世而錯釋名利是故百姓曼行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害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反聖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達廓而覺於寂漠也

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聲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煖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七

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鑒於流沫而鑒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夫鑒明者塵垢弗能覆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塵復返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蔽其玄光而求知之于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

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端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簑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汙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

天都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徇身猶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狎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訕也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

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虧氣禍福弗能撓滑非舉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八

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蟲辟寒暑所以與物接蜂螫螫指而神不能憊蚤蠹嗜膚而知不能平夫憂患之來攪人心也非直蜂螫之螫毒而蚤蠹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目察秋毫之末不見泰山之高耳調玉石之音不聞雷霆之聲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摧按吾性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弗測其可得邪今夫樹木肯澆之以潔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有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掃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

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易得頃史乎

古者至德之世質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
修其道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
潤澤浴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
道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
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遷唐
虞之時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為炮烙鑄金柱剖
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鬼候之女菹梅伯之骸當此之
時堯山崩三川涸飛鳥斂翼走獸擠脚當此之間豈獨無
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
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况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
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

九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
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繁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
得明目釋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
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
之不行也是猶兩糾騏驎而求其致千里也置援檻中則
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
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不能益也處便而勢利
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
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鳥蹄之旁谿子之勢不
能無絃而射越於勞艇不能無水而浮今增綴侯而能上

世晉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世焉得乎

天文訓

天墜未形馮翼異洞洞瀾故曰太昭道始千虛霸虛
霸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
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結難故天先成
而後地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
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炁之精者為日積陰
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澤為精者為星辰
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
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而北故日月星辰
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是故火曰外景幽者
含氣者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是故陽施
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
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
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
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群
獸除日至而麋鹿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
月死而龜蛇腹火上尋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
類相動本標相應故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方諸見月則
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闕而日月
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吐絲而商絃絕青星墜而渤海決

人生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蛇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宮天阿

地形訓

地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

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玞琪馬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

有象類纂

卷之五

五

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

凡地形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嵐氣多瘴林氣多瘴木氣多偃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瘴暑氣多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

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蠋之木東方有君子之國而方有刑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鵬代飛蛤蜊珠龜與月盛衰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墮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慧食木者多力而暴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葉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知慧而天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精唯知道者能原本之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木春生夏死殺夏生冬死麥秋生而夏死蒼冬生中夏死木壯水老火生

有象類纂

卷之五

五

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水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水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生甘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

時則訓

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

孟夏始綏孟冬始急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發三月失政九月霜不降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霜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禁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百索類纂 卷之三

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教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克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慈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覽冥訓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瘖病晉國赤地庶女叫天雷霆下擊景公蒙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慕權輕飛羽然而專精勵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墻廬幽間遠近隱匿重巖石室界障險阻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擒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之曰為之反三舍失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勇武一人為三軍雄

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當天地之
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于人形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
而心未嘗死者乎

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
君為之增歎歎吧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於內而外論
衰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効其容
必為人笑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驚魚
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也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
而酒湛溢蠶吐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
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不言澤及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七

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謫見於天神氣應徵矣故山雲草莽
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澤雲波水各像其形類所以感之夫
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
數手徵忽恍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
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
辰尾也故至陰颶颶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
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哉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
之道也

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
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
能有之故曉山崩而薄落水涸區治生而淳鈞之劍成絳

為無道左強在側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則
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夫道之與德若常之與
革遠之則通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魚故聖心若鏡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

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
駭入榛薄食薦梅嗜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蟬輕
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
陰陽交爭降扶風維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
內蛇蟬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蛇蟬蟄穴而不敢
咆援抗顛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蟬之類乎鳳凰之翔至
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佼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七

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逮至其曾逝萬仞之上
翱翔於四海之外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還同蒙
汜之渚尚徉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翳水暮
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鶴鶴莫不俾驚伏竄注喙江裔又
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
者也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飲諧投足
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驚若滅
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
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
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

見朕根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鵬鷖於姑餘
騁若飛鶩若絕矢蹕風追森歸朝候博業日入落棠此儼
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
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精神訓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
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
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
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濤之家決濤而注
之江濤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
濤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
而樂其業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七

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厥精
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氏
之璜者匿置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
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
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
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為禍
先覓覓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
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虛其
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
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茫然彷徨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

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
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珍抱太素無瑕
而不與物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
口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渾
然而往還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藏損其形
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
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効以道為絢有待而然
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惝而虛清靖
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
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
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
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
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立至
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鬼不抑其鬼不騰反
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于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
宇休息于無委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
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
間後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
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
所以游者吹呼吸吐故內新然無鳥仲是浴暖踐鵲視
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
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七

輕天下則神無慮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
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
之入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
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枿
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櫛櫛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
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枲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
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
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
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
受命于天竭方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
龍猶蜥蜴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
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先

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
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細
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偃偻脊管高于頂膈下迫順
兩髀在上燭營指天謂匄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
我為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
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
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
援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
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
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紵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
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大清輕舉獨住忽然入冥鳳凰

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勢位爵祿何足以榮志也

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宮君
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
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
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徇
於物又况無為者矣堯不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
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于罕不以王為富故不受寶務尤
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尊不待爵至富不
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
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
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三

通許由之義金縢豹韜廢矣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頌開
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王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
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
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
叩盆拊鏡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
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鏡之足羞也藏詩書修學而不知
至論之旨則拊盆扣鏡之徒也
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他知大貴何往而不
遂表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
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
旋訓節昇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來其形內總其

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賊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繫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察其圉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

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天死季路趙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雁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

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

世

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臚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殢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于掌握之中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

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少牙之和而不以

時蓋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通情為之以已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簍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本經訓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質直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於義發動而成于文行快而便于物其言畧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占時日不占卦兆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于陰陽一和于四

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

世

時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當此之時玄元至礪而運照鳳麟至青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機械詐偽莫藏于心逮至衰世鑄山石鐸金玉摘蚌蜃溺銅鐵而萬物不滋割胎殺天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為臺焚林而田竭澤而魚人械不足畜藏有餘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盛矣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原推得也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親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

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其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得愈薄矣故周書著僉使御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無機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為之者誰何是故生無涕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達而不思慮委而弗為和而弗矜真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析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聰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死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凡凡之所出生者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與宮室延樓棧道鷄棲井幹櫟林櫟檻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藏鏤雕琢詭文

回波淌游瀝滅菱杆紆抱芒繁亂澤巧偽紛拏以相錯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吟崖之遠來谿之流餘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研抑試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還回以像偶渚益樹蓮菱以食魚鱉鵝鵝稻梁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修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闢之高上際青雲大厦曾加擬於崑崙崑崙為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為山接經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終寢兕伏虎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獎耀輝煌偃蹇夔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簾蓮蔭經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錦經穴以數而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膏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堙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瓶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榛木以為炭燔草以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搶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露霑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五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偶差之削冠無祿贏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饗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環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挫激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

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辨五行則治不荒凡人

之性心和得之樂斯動斯踊斯蕩斯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夫人之性心有憂悲則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夫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血克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鍾鼓管簫干戚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直杖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者聖王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無所發脫故聖人為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師瀆亂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賦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瞻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奢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由克克思心盡亡彼衰絰經戚矣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歲諸侯一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諄諄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

卜其子孫以代之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俟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基骸滿野以瞻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為淫也害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觀有道義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害有禮矣而復為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主術訓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淫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傳論道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已故古之王者見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莊纘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視者遠則所任者邇所任者大則所守者小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寬地氣為鬼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夫水濁則魚噉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園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適其怒悲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狎塵抱薪以救火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瞻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俗殺戮不足以禁奸暴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窮其冥不知為之者誰而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

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開其辭鞅鞅鐵鐙瞋目扼腕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遽伯玉為相于貢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於是簡于欲代衛使史黯往觀焉還報曰遽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瘠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

于崔杼之亂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

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竊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早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方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蹄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墜橫局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王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舟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而服駒駘孔墨博通而不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困道之數而事已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稽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敵伸鉤索鐵欵金推移大機水殺電雷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才不足以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明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純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塏井無鼃鼃隘也園中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小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駟駟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鵠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後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省約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厭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非鳥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余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其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勢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

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而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聲者可令唯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瘠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者則舉之亦重也故稱其事而為之者不難也夫大小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管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負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群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鷂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群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

駢駢駢駢天下之馬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

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為謀德薄則勇者不為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奇物狻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璣賦歛無度而萬民力

百家類纂

本卷之三

聖

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人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弱衆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穀廵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君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狀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慈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覆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

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中正無以制斷

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脩者以為櫓棹短者以為侏儒枅櫨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良醫藥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况於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

百家類纂

本卷之三

聖

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擘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與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偷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剗毛以刃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群臣輯奏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

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
而不偏群臣勤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
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
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
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群臣志達効忠
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
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
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
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闇主則
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
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
言家類纂 卷之三

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
視青黃也其難聰明則亦遠矣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沒
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欽繩者誅尊貴者不
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
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
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
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恣則道勝
道勝則理達矣故及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
以其言而莫從已出也

聖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驅之于繚街之際而急緩

之于臂吻之和正度于胃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
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
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操勢者人主之車輿
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
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
取道若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
之治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蹶躅之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
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暗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
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
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過然之數
而行必然之道故禹舉之無遺策堯今夫御者馬體調于
百索類纂 卷之三

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
驎駉馴之良滅獲御之則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
不貴其自是而貴不得為非也

是故若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無好也有為則讒生有
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
若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
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大熱而水
滅之金剛而火消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
化者物莫能勝也故欲不出謂之徇外邪不入謂之塞中
徇外閑何事之不徇外閑中徇何事之不戒弗用而後能
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循道

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

夫七尺之桡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速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斷朝涉者之脰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為匹夫故舉不可奢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四

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無所托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弱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致善也棄經管後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此皆有以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四

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肺倉無儲而乃始撓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是猶貫甲胃而入宗廟被羅紱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耕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畝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澤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澤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憊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耽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被天和而後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慈植桑麻肥硯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蔬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殄畋不敢殫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罝罠不得布於野獮豸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網羅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驚邪不得撻魚不長尺

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奮
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
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蠶燕鳴而遠路除道陰降百
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
種宿麥昂中則收歛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
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贖來遠者其道備矣非
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則官
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而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視聽
皆以為主者不忘乎欲利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
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

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矇師誦庶人傳語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

四

史書其過卒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
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若此
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惡也
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
之時鼙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甯行不用巫祝鬼神
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
口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事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
散鹿臺之財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
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
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
著於明堂於是畧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
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
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
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
甚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莧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
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鉅醜以成
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顔色不變絃歌不徹臨死之
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懼分亦明矣然而為魯
司寇聽訟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

四

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
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

衆人之所見者寡事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
之所以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
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
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旦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
日何為而義旦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
如曰緇然曰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
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
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
君無愚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始所出者

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也知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實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運利聰明審察盡眾益也身材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華驥而不式雖有材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勞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聖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一

雜家類 淮南子中

繆稱訓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智欲無以活失智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謂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夫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夫

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水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灼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為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為事無三寸之帙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機不可以閉武故君子行思乎其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

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誌在混冥之中不可論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鴈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

難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二

漢書

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僂負羈以壺殮表其間題宣孟以求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憐恤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鬪故曰兵莫憐於意志莫和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不與利期而利歸之

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知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樵之也故詩曰周雖舊其其惟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離也聲揚天地

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箴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王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做也死所歸也故弘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托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箴金石小大脩短有叙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漢書

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卻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文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具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氣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

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馬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恆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恤生於不足華誣生於

誠中之人樂而不恆如鵲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為矜
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噫而哀而知聲動矣
容貌顏色詘伸偃仰知情偽矣故聖人果果乎其內而至
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
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德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
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
其功

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
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枝葉也根本不美
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
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舜而守之而樂與
南齊集卷之五

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而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
用之譬喻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
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膾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趨
群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君
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
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
所貴也福之萌也綿綿禍之生也分分福禍之始萌微故
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
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而知持
重矣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後者在

以愛黨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則威之所行
以明自鑠虎豹之文采射後狝之捷米措故子路以勇
死義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
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瞋目而前其手事有所
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貴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龍果
知風之所起獵犬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為是
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
說未可與廣應也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
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為也一發
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論人
南齊集卷之五

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
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
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嘆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
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
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水濁者魚噉今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故
商鞅立法而支解具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辟若張瑟大絃
組則小絃絕矣故急繼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
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
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慶不
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

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象也素修正者弗
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
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
是故積羽沉舟群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一快不足以成
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
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德欲知人道從其欲勿
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
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
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
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日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拱

而宋類纂

不卷之五

六

七

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
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
為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
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已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
已發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眾邪自息
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眾是與俗偕走而內行無繩故
聖人反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
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哉去水亭歷愈服用
之不節乃反為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微善御者不
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為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
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

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
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
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祭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
兼覆蓋而併有之度侵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齊俗訓

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節則生
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
者民童蒙不知東面貌不義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
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
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義亦不求得親戚不相
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萌
與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
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綬結駟連騎則必有
穿窬拊捷拙箕踰備之姦有說文繁繡弱縵羅紈必有管
僑跣踣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
明矣夫蠅慕為鵠水蠶為蠶意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
化夫胡人是臂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龜不知其可
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

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抗行
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潤屋連閣通房人之所安
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
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龍鼉之所使也人人之而死

廣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淵聞之而
聲水尋枝援杭之所樂也人上之而裸形殊性詭所以
為樂者乃所以為衆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
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
為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簞
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
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
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
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穢牛粹毛宜於廟牲其
於致雨不若黑蜩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
物無不貴也因其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
百家類纂 卷之三
角礪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友也所急則
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裘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裘
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楮跡窮廬故有所宜也
兔氏嬰襁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駢不能通
其言教俗殊也今今三月嬰兒生而從國則不能知其故
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
之性淨殘以為雕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
託之於丹上則淨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濕則
黑嫌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和久湛於俗則易
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淨雲蓋之河水欲清沙
澱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

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
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營惑營者
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
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
本也
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
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
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譏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
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
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絕
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
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
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
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徧照海
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贍萬民利
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
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
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
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猶負羈之壺飧愈於
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故禮豐
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近故公而華之養親也若與
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故胡

人者越人鬻臂中國歟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
苗首冠人括領中國冠弁越人剪髮其於服一也帝顓
頊之法婦人不行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今之國
都男女切蹠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
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猶狝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
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
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削髮
文身無皮弁褶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
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句
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
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
羊羊之裘韋以帶劍成立于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乎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樂還之禮也雖采菽肆夏之容也以
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
者非不能陳鍾鼓盛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
故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美於音非不能竭國廩
民虛府殫財含珠繡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
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雖足以收歛蓋藏而已昔
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
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
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
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

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
夫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
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
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
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
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
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誦時伸其
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
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
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意
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
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
度量故天之真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
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致其見不
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昔者禹夷得
道以濟大川劍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
馬羿以之射熊以之斲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
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鈞也
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燂炙齊味萬
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梗枿豫樟而剖梨之或為栢柳或為
梁披斷撥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機也故百家之言指

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
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
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
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
以為治故剖剝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鑄繁塹坊設
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剝毛庖
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剝剝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
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
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
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鐵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
取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
能教子警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
能以喻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
準之中可以為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
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
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
主也

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
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非偶曲
也去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
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
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
塗之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
痛其體也欲求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
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實有見人於宓子者
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撓也談語而
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
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
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
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挖
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舅則過
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
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閱而於盤水則真於杯則隨面形
不變其故有所真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
身而待物瞻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看轉化而與世競
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
者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
者不運於已而與轍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運

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倪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閒定矣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償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脞者使之踏鏹強脊者使之負土耿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恃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

七

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教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陽剛柔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堯弘帥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經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

權用也夫待騾褻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而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騶驥千里一日而通驚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之人才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

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騶驥駟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賢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其于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

七

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清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難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棄其餘魚鰲鰲飲水數斗而不足鯁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瞻林類榮啓期衣若縣棄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

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荀得此相為論譬猶冰炭
絕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
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
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
致其所嚮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

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
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
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
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說辯久稽而
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
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一

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
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
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
食饒益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魯參無
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
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
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特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
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賁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
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簪
以噍其口鐘鼓管籥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
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慕行逐利煩拏澆淺

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
車輿衣纂錦馬飾傳施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
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
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揜形而煬竈口故其為編戶齊
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庸不足以論之
夫乘奇伎為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閭守正脩理不荀得
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原而
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
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
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

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二

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申不賣薪湖上不鬻魚
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
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
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道應訓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
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
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水
者前呼而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勸衛激
走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

辯故老子曰法合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材林不及雨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盧敖游乎北溟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鬚淡注而為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逡巡于碑盧敖就而視之

百家類纂

卷之三

齊

止駕此杯治悖然若有甚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鶴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

記論訓

古者有整而繼頌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厚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襲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先冬日則不勝霜雪露露夏日則不勝暑熱盛夏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綆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拊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磨而耨木鉤而樵抱甕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耨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舟楫木方版以為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交通乃朝蹕而起千里肩負僮之勤也聖人為之梓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為驚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禦也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移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
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
無一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皆有
本主於中而以知槩襲之所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
之死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
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
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
禮樂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於
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
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
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
自來類纂 卷之三十一 子

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
瑟紛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
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
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
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淳
土麗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衰民
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鎬街槃策鍛
而御悍馬也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
法而治民舜禹不威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

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極
有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
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
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
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
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
之從大人作而子弟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
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時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
為學者循先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
枘而周負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
夫有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

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
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
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
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
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
卷而懷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端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而
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
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
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冢之柩而專任
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
田常鳴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

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
人者其畏罪而恐誅則因循拘之驚以殺子陽此剛
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
毅者亡則矜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外馳於外
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

故魏兩用樓翟具起而亡而河洛王專用渾齒而死于東
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
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

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
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
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

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
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
眩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
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
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

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潘王以大齊
亡田單以即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
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亡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
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而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
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
不務道德是標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巢

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
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疆大勢位脩
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
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
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
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
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
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

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
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
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

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
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
而卻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為功何謂
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廕養由基黃衰微
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楚其體恭
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
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
事之曲直與之屈伸俯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與高柔
如蒲韋非懈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
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
則舉足楚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

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平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
梓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梓父祝則名
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
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
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此皆
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長弘知天道而不
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
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為之事權
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假
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上無

百家類纂

宋林之序

卷之三

七

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蟻蠱燕雀處帷幪而兵不休息而乃
始服屬史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
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
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
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
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
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
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
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屈寸而伸
尺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而有殺弟之累齊

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
卒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主賢相矣故

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
擊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水激與波高下
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也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
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刳剄於陳中則
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柯
之盟偷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胃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
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
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
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免於縲紲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七

七

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
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
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門
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鱣鮪
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
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咎若其大畧
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咏聚梁父之大盜也
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
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
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
滅者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污君之朝不

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
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皆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踈蹶
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
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
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
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
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情
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訾求於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
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為也難為則
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
珠不能無瑕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
而家類纂卷之三十一
美也今因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
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隅太公之鼓刀齊威
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汚辱
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諸侯
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
解於縲紲之中興於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拔之以耀火
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家外不
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
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
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
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

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
而非仁慧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王之
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苛爵之與素本也
賢之與廢無也此皆相似故劍工惑劍之似莫和者唯
膠治能名其種王工眩王之似碧虛者唯倚頗不失其情
闇王亂於姦臣小人疑於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
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
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史兒易牙湍澠之水
合者嘗一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
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麋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
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
傷而不收鐃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智者可以論
賢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
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
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
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群
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
下為忠之臣者莫不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
威王設大罌於庭中而數無噍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
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困圍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
齊以此三十二歲道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

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慶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晉氏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駿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晉惠公以驛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卻析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

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篋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禁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卒隨其蹤跡無過夫憊婦皆知為奸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

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散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并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淩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為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宜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遇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所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霽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狄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中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無天地之

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毛者為駒犢者為犢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蠅蝦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火血為燐人弗怪也山出栗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也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

今世之祭井蜜門戶箕帚白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塋之牛代人

以力者其死也塋之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故炎帝精火而死為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移必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者

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教哉今夫饒載者救一車之任拯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兔為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鳩目大而眈不若犀蜥足多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泉不若少者及其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

諡言訓

王子慶忌死于劍羿死于桃梧子路類于衛蘇秦死于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蛟魈之捷來捕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

為治之不務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于於省事省事之本在于節欲節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行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憺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

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
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惟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
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惟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于與同則格柔勝出于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游于世孰能皆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愛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弗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逆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獲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仁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

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災地之有

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已焉則免于累矣公孫龍聚於辭而實名鄧析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鬬力者始于陽常卒于陰以慧治國者始于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撿和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實不遇暴亂之世可以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實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而禁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者能遇于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知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治

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已者也未有使

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

天有明不憂民之嗟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獎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巍然不動行者以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贖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善得者必多怨善予者必善奪唯滅迹于無為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為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惡從之利則為害始福則為禍先唯不求利者為無害唯不求福者為無禍

圓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子

將眾聚成行瓶甌有珣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將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

心有憂者簞食牀席而弗能安也蔬飯犒牛弗能甘也琴瑟鳴竿弗能樂也患難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移益性之所不能樂而有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

矣矣形常無事可謂侯矣游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

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舉日月

度而無機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

陽氣起于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于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或寒或凝或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于山而入於海稼生于野而藏于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莞蒲樽之上玄酒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此皆不快于耳目不適于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端必有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暖相反大寒地坼冰凝火弗為衰其暑大熱金石流金火弗為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于已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倡不進而求不退而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子

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避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為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游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兵畧訓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嚙有素者齧有蹠者蹠有蹠者

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需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賒則爭爭則強弱而勇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礮鐵而為刃貪味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其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釋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為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侵奪為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計也故至於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虎傅翼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獫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

軍師曰無伐樹木毋挾墳墓毋焚五穀毋焚積聚毋損民房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誅民之所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起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

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得道而感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地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隅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沉沉孰知其藏凡物有膜惟道無膜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若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

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旌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買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

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
為因民而慮天下為關機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
無形罰之威而相為斥閼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于
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提梓招梓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德
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
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
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民自為用也不能用兵
者用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
為已用所得者鮮矣

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
辟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卷之五

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
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聚主賢將忠國富兵
彊約束信誓令明兩軍相當鼓鐸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
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
正之變熟行陣解續之數維袍綰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
涉血屬腸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
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擇其
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聚而所以必勝者寡
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此軍之大資也
而勝亡馬明於日月星辰之運刑德奇賁之數背向左右
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馬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

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聚同也

兵之勝敗本在于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
其政下附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
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
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
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
威為存政者雖小必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
南卷沅湘北統潁泗西包巴蜀東襄鄒淮賴汝以為沅江
漢以為池垣之以鄧林縣之以方城山高尋雲豁肆無景
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脩鐵短鐵齊為
前行積弩陪後錯車銜旁疾如鏃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
然而兵殆於垂沙衆破于柏舉楚國之強度地計衆中分
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肯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
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
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
百姓之饑寒窮賤也與萬衆之為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
之戍收大半之賦百姓之隨建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
不知千萬之數天下傲然若使然傾然若若烈上下不相
寧吏民不相慘戍卒陳勝與于大澤揆臂袒右稱為大楚
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
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刻楠茶膏檣鏃以當脩戟強弩
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蠆動雲徹席卷方敵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卷之五

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
積德在於民也

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
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
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
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擒無數凡用兵者必
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
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于廟堂之上而決勝乎
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
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
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
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
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
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而玄逐進退
詘伸不見朕格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
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揜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
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達在中虛神在外漠
志運於無形出于不意與飄飄往忽忽來莫知其所以之
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
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鐵騎可勝偶一
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

前集卷之三

四十一

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卒
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骨雲氣如飄風聲
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破路津關大山名
塞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笥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
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勢倦怠充饑渴凍渴推其擒擒其
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謀審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
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
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撓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
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
計定謀決明于死生舉措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墜
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

前集卷之三

四十一

故兵不必勝不尚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而後
戰戰勝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動
動則愛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
則野無敵兵國無守城矣
善用兵者常擊其亂不攻其治是故不襲堂堂之寇不擊
穰穰之旗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
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
麋鹿不動不離罟罟飛鳥不動不結網羅魚鼈不動不攪
唇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
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
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丘

出於如風雨所發必破靡不駭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固是
故傷敵者眾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
一挫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
羆多力然而以食其肉而脣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覺其
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
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植盆益而灌之其滅可立而
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偶衆不能
成其功亦明矣

兵之所隱諱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
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止得天道下得
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
而家乘素天卷之三
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與人與勢雖未必
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
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今使兩人接
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
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于桐薪之上而
無人力之揅雖順招推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
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淇衛簡簞載以金錫雖有薄
縞之幘腐荷之矧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
之勢則貫兕甲而徑千革盾矣

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
爪而豎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

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
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
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
雷之擊不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
其門是謂至神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滋
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
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
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
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
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

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
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
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
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
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
以知其饑飽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
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蓋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
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
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
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所以共安危也故良
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

勝

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于貨不淫于物不嘯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鈔鈔冥冥孰知其情

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已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已於人求勝於敵已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

百家類纂

卷之三

早

漢

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闕未有死者也鷗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佚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教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

電發雷擊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擲巨旗止鳴鼓而出人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

說山訓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生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

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輕上重其履必易一濶不兩絞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早

漢

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瀨之流紫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盤石之上磁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

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召也剥牛皮鞣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于輓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于利之中則爭取大為害之中則爭取小焉

申徒狄負石自沉于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

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聖人

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

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

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善下有九級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喪弘知周之所行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畏馬之蹄也不敢擊惜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壤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齟齬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鏃扣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見竅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

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并馳注于東海所傳則異所歸則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轅之中不運於已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

魯人身善制冠妻織袋徒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譬石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窺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

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體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

所謂德志者也紂為象等而箕子略魯以偶人莖而孔子勞故聖人見霜而知水

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得階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勝之所適

撰良馬者非以逐獵駉將以射虞鹿賦利劍者非以斬斷衣將以斷兇犀故南山仰止其行何止

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鶚炙見卵而求晨夜見麋而求布雖其理哉

耀輝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秀其餌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秀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通

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

狸頭愈鼠雞頭已癢竄散積血斷木愈鷙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鼈散矢中媚爛灰生蠅漆見蟹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

屬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較強必以弱鞣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蓬截玉

媒怛者非學謾也怛成而生不信立謹者非學鬪爭也謹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挫

廉也積不可不慎者也

嘗一臠肉知一饒之味燃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明

太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履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治國者若鑄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墜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搬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一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一

雜家類 淮南子下

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轉其勢。速銀其舟。挽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為帝者也。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蟬翔水。各哀其所生。毋貽育者。鏡女予。楚者。殺母。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

怒出于不怒。為出于不為。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叩。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得道而德從之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樂

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善游者不可懼。以涉。

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而舌之與齒。孰先礪也。錐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豹裘而難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言至純之雖也。

楚莊王而自不可以警精於明也警無目而耳不可以察
精於聰也

循繩而斷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
湯沐具而蟻蠱相爭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

蠶食而不飲立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蟬
辦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而不饑魚食

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

釣者靜之網者動之罾者抑之罾者舉之為遯異得魚也

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

屠者養蠶為車者步出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

得用用者弗肯為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清醖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杼軸布之新不如縞

紵之縠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廢黜在類則好在類

則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

山雲蒸柱礎潤茯苓掘兔絲死一家失燬百家皆燒讒夫

陰謀百姓暴骸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土無禮

不可以得賢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
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

駘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損於朝美女擯於宮

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譌

農夫勞而君子養馬愚者言而智者擇焉

拾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

不能耕而欲黍稷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

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紱者必有麻削

兕希在於後隋侯之珠在于前弗及擬者先避患而後就

利逐鹿者不顧免决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

子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

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

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

西施毛嫱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釣也堯舜禹湯法籍

殊類得民心一也

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泮則具擢對旱則脩土

龍

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

養不勸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

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擢要

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

謂之道道者置之而不礙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

不塞布之天下而不寃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

也。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堤，以蟻蟻之穴漏百尋之虛，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兢兢，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埤，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憊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成，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

有王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

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子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與其首樂羊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

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爭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

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趙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

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擅耳。」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也。

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官之前。

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
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倣之道號朝亡而虞夕從之矣
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代號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
此謂與之而反取之者也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
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
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
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年胡人大
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
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
或直於辭而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

高陽雖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
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雖曰不然
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
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訥然善也而
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

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
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
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
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
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然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
此為家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鰲

而失水則鰲蟾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謂也君失齊則
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
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
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

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
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
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
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
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
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賜賞有功者先雍
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

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
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
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懸
釜而炊冀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
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士臣
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
聞之唇亡則齒寒今智伯率二國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
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

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矣為之奈何張
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
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

孟談乃報襄子至其自之殺趙氏殺其苛虐之吏火水而
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
大敗智伯軍救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赫
為賞首群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
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群臣無不
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
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
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

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廉無積
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
侯身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罷積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

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

八

九

道則可不能將加諫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
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積積於民君以
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
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
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十日之積也十
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
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也解扁
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
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
於春浮之河而蓄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
收歛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輦而浮之河是用民不

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
可罪也

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
下魏聞倫曰鼓之番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
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
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佐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
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
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
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
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
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

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

九

九

九

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
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
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
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
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
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從東夷終身不
反故仁者不以俗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
者之思致

忠臣考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
微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賁令莊王以討有罪遣李
成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因陳為

無不賀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群臣皆賀而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牛而得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與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氏中行氏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滅之此務為君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或啓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駢子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燭夏日服絺紵出則乘車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非短子者邪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糲之飯糲糲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半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

百乘類纂卷之三十三

唐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緲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蟻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而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說者多矣

夫鴻鵠之未乎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翅凌乎浮雲背負青天厲摩赤霄翔翔乎忽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掬挾而越也及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航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

外而不留思慮於戎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
秦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隱也秦雖威以
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
而巢扶枝夫人過之則探敵鬪冠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
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鵠之智也

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刺
葵者得鏡則以蓋庖不知所施也故善鄙不同詐譽
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時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
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
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所致也

趙宣孟活鐵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俠非犯河
百宋無義一入卷之三十三

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
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
馬也其御曰此故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
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
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
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
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
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
一老馬而魏國戴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
武網者而四十四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凡民歸之武
王於於櫟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

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功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
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
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
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辨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
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
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
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
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
瞋目植睛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
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
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脩務訓

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
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
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絕國
殊俗僻遠幽閉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
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
食饑養老弱而恩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
尹負鼎而于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管仲束縛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象趾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
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
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
裂衣裳裹足至於鄆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
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剄銳負天下以
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
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

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易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色易寡人不為吾曰悠悠慙于影于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廐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

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失塞于
蹶躒而趨千里以存楚宋段干木閭門不出以安秦魏矣
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逆路而同歸
者也今夫救災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盎其方
圓鑊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災均也故秦楚燕魏之謂
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夫謂
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故在所以
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
大矣

世俗靡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者鵠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鵠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斂咋足以嚼肌碎骨蹏蹏足以破虛陷匈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擊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聲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文類皓齒形姸骨佳不膏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而施陽文也卷卷多為遊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可嘆此說說之不及

天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而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殺父者然而天不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和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說絕穀不食以一蹴之難履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而自行駑馬雖策鋁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鋁而御則其失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一搏則摺脇傷幹為此棄干將鎔和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龍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死若衆齊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

則水斷能舟陸則犀甲明鏡之於下也勝於衆見其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粉鬚眉微毛可得而察矣乎亦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矣宋畫與治刻刑鑄法龍脩曲出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術之稚質捐繁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蛟行燒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衝蘆而翔以備矰蠟知為垣牆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莠有芄菰棲梧堀虛連北以候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口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窮閭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日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成造曆胡曹為衣后稷辨稼穡狄作酒奚仲為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為天下備合使天下者易事而明弗能兄

若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掩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不慕之而知其未賢之
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
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黑白而搏琴撫絃奏彈復微攪
援標拂手若養蒙不失其絃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
明攪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
弓待撥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王堅無敵鏤以為獸
首尾成形者礪諸之功木直中繩標以為輪其曲中規者
櫟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標以成器用又況心
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
在所該施君子有能精操靡覓砥礪其才自視神明覽物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一
之博通物之壘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徜徉於
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
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
諸辨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
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
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達然
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齊地之民多
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
不若是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肖而功成
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
謂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論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察於辭者
不可耀以怪辭然形者不可遁以狀世俗之於世傳古而
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開
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微於論而尊其所聞
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
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
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
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
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問夫人說救敵不給
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
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惠王因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二
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
者易夫以微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
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
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
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
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
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故有竹於
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
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靡文留
缺卷鉅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入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桡
濶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則側室爭鼓之苗山之槌羊

頭之鐘雖水斷龍舟陸剋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雖
之腹雖鳴應酬修營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服劍
期於銘利而不期於墨陽莫和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
於騁駟駟鼓琴者期於鳴應修營而不期於濫觴醴鐘
詞詩書者期於通達畧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
非若黑白之於目辨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
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
夫籛子之相似者唯其毋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惟良工
能識之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
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以者非必而施之
利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二 王

若他家目視治由笑目流眦口曾撓牙出唇齟齬則
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若無不憚怵養心而悅其色
矣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不本業所
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睨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繞身
若環曾挽摩地扶旋倚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約
被風髮若結旌駟馳若驚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柱緩自縱
好茂葉龍天矯燕枝拘援豐條舞扶疏龍從鳥集搏援攫
肆襲蒙踴躍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
微笑被衣脩權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漫
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
磨鑑莫見其損有時而薄黎庶之生蟬蛻然日加數寸不
可以為櫨棟梗杵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
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
福將任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
也

秦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
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
物也莫見其所害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
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
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虚日計無筭歲計有
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

而水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馳騁倍日而馳草木
之靡靡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
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以陰陽之氣
振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
雖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
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落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
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
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
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
物有以相連精稷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
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生
百物類聚天卷之三
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
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班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
以王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毫芒鋒殺頗澤亂
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
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
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
度之所法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殫載
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
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
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舍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
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詩云能以神化詩云神之應之

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
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
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
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
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
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
行各得其所安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
能生雲雨澤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蟻蠹
蟻蠹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
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
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動化
矣
聖主在上庶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
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後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
象主之指吏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
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
外寧矣大王宣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
老負釜輓輪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招也秦穆公
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
秦之所貴也齊子治宣父巫馬騶往觀化焉見夜漁者

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
市賈不侵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
也天天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割微者
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
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
道故撓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
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
民性也相楯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
鑿龍門開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藝
稷黍菑冀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
車三百乘甲卒二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
百官類纂卷之五十五
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
匠不能鑄金巧冶不能鑲木金之勢不鑿而木之性不
鑄也埏埴而為器裔木而為舟鑲鐵而為刃鑄金而為
劍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
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
有音樂之性故有鐘鼓箎瑟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喪麻
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
正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
其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
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弟故長幼有序然後修
其所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

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性而聖人之所以曲成
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資不能遵道而之性
為絲然非得工女養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
之化為雞非慈雌嘔哺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
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主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向
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
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省約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
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
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
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
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舊俯視地
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以
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
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
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
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
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
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
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
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
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
少皞四岳舉舜而薦之堯舜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

以百官以視其外既入矣幾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死
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
統也

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敗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
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
心變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
也以沉酒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以
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
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
奉宗廟鮮橋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
騁田獵以奪民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

百家類纂

下卷之三十一

卷六

卷六

平姦究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
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
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
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
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則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
物有自致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
變古易常也將以收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
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燭陰陽調四時化萬
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
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
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

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
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
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
之失伎春秋之失管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

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
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
而皆用用各有所適物各有所宜輪囷方輅從衡橫勢
施便也駉欲馳服欲步帶不鞮新鉤不鞮故處地宜也闔
雕與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與於
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而春
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

百家類纂

下卷之三十二

卷七

卷七

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
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吸陰陽之
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舉乘雲遊霧
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
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第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
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
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
謂慈父也故可乎而不可乎不可乎而不可乎不可乎而
可乎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
異趨而皆賢

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

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
者可令進固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植固而不可令
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
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
用而材使之

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
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
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
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
苛夫事碎者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贈也寸而度之
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
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
弗行也故功不猷約事不猷省求不猷寡功約易成也事
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
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
文射遠山以陵遠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
能化夫微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
廣應也藝業成行既既有是稱薪而費數米而炊可以治
小而末可以治大也圓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
輪舞而不可以陳樂滌盥而食洗爵而飲盟而後饋可以
養少而不可饗衆今夫榮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

味者庖也陳簋簠列俎俸設遷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饗
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卒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
之故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
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牖
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懸而四夷服秦政畫決獄而理書御
史冠蓋接於郡縣覆轍超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
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
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
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大群
卑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若無聚人妖術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
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
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
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
矣無道以統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者太上養神其次
養形治國者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
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本也民交讓爭
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
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
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

臣不第一以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

水之性渾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渾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體流漸弗能汙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擘息脉而知病之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能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亂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準

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法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行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王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壘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瑕伯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蔭其家窺其戶聞其無入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

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非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舉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準

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事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

風之提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霸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

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終者於其友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智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和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仲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

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川流不注者不為川谷趨行踳馳不歸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橫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脩居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于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鵠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

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援天下之國而右刎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者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此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此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勝必強者也強者必用人力者也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必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於心

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
有推其本而能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
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
何故不高官室者非愛水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
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
耳淫五聲七殺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
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
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復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
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南交趾後幽
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戰而
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上崩
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紂紂
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鄭錡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
牧之野入據殷國制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
解箕子之囚乃折炮毀鼓假五兵縱牛馬播笏而朝天下
百姓靡不歸之請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閭閻伐楚
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荆平王之墓舍昭
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
為致勇之寇皆方而奮背而為之圖當此之時無將卒以
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
路之後外內播動百姓罷散棄疾乘民之怨而亡公子地

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糞飲水枕塊而死楚國山
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
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
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
境故湯處毫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
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
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
可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纂弑之行無益於
持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
芻豢衣之以絳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
窺見兩窓則快然而哭之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昭昭乎
見昭昭猶尚肆然而音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
月光曠然而樂又况登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
若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
者耳不能聞也盲者目不能見也夫盲者
所以通已於人也聾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
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
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
莫不事中也心之塞也莫不知通也不明於額也
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于無下運
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

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
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莫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
也問學之所加也

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
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亦傳矣射者數
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
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
害有用故智不周而日不足以擊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
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
鴈之費養士則名譽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
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瘠瘠之比於人也凡學者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二 三六

是極其限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治道法而
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源基者
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數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
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
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
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戰之
啓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撥取
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
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弦高誣而存鄭誣不
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
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紀
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
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
鄉作為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殫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
宋意為擊筑而謂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瞑目裂眦髮植
穿冠因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
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
漏越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
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伏聲消於耳兼味快於口
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
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季

之言所以便說採取也非為之通義也

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懸法必原其本
未不可以一事備一物而巳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
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圯夫木出於山而木
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故舜深藏黃金於斡麓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
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
師延為平公鼓朝諶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夫
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
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也巧詐藏於胷中則
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
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大小然後
成曲車有勞軟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
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
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內故小快害義小慧害治
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
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
吳起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
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秦於刀筆之
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于行陳之事而
不知廟戰之機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
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
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答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
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
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
之田而霸知伯聚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
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螻蟻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
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耕之不以
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亨子婦跣而上堂
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
結言聘納而娶婦綏綏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
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擾
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
百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
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
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蠱而人弗痒者為其來蛉窮也狸
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難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
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有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蹄而
取勝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智人材之
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
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
使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
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

民懷之何憂。雖堯何選有苗。知伯有五過。火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三者不立。雖察慧捷巧。飭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要畧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直。有天文有

百家類纂

太卷之三

四十一

卷

有修務有秦族也

原道者。虛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窮冥之深。以翊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言而籍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欲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藏潛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俶真者。窮遂終始之化。羸埒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

用死生之形。使人知遺物反己。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廻造化之妙也。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廻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

所以從事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窅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惑。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寃鬼。不以物異已而

堅守虛無之宅者也

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喪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道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玉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賢貴使群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安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湊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維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三

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譬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撥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祭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汎論者所以箴縷絲繆之間擻擻呢嚮之却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此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職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

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耿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

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窺穿鑿百事之理遏而通行貫扁揭物之室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

人間者是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鎖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數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

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譏賊贅毒者也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三

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末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惻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其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尊尊以自幾也

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微神明之精以典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而

舍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紱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群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以故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

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連連優綏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腐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猶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二

四

子

天地捍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耗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浩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炮烙之刑剝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誅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誅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昔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

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宋魯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播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

子使服其衣冠修其身其德也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殛垂以為民生刻溝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履不暇損濡不給乾死陵者葬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二

四

子

陵死者葬澤故節財薄葬而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鄣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辭作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鳴一朝用三千鐘鑿梁丘據子家曾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各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

昭賢之佐韓晉別國也地險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而積穀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刑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危治玄耿之中精推靡覽棄其珍擊樹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直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究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十六

準

論衡題辭

范曄東漢列傳王充字仲任嘗師事班彪傳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維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開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問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蔡邕入典始得之常秘玩以為談助王朗詣蔡邕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抱持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勿廣也按世稱漢文章溫厚爾雅及其東也則已衰矣今觀此書詞義無窮猥瑣不逮西京遠甚未足為奇也要之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充曰文衆可以勝寡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噫言果貴於多哉今盡削其鄙誕錄止十之四猶恨其多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十六

準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三

雜家類 論衡上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潔不可保以必卑賤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負帛喜值讀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負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得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十三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成大才也夫能御驥騁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太才千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十三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柄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

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也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十三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商軼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龐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處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圈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于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具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夫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體皮媚色稱夫好客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媚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

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

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同慕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著者無以遇主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又曰仕柰何不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况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而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恃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備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居於朝廷也

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毀傷其行二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歟志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自霍光以大將軍把持國柄後世因之遂至將權重將吏異而相權輕以故州郡牧伯咸以將稱云後世以此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滄海之言濁吏懷悲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授人越次遷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為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木

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汗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類墜之類常在懸垂

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事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成施彌如遽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庸想陳蔡可得知而

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
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蓋貴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
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齊志教
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
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
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
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邇未嘗滅也堙成丘山
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塵
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
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王有瑕而珠有毀
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王者破石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五十一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
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
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
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
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兇禍命貴之
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
賤反此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
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

天故坦蕩恬忽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
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
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
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得貴不
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
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
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
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
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
管稟卑秩也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
賤於齊排擯不用起闕舉就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
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人謂偃之才樂
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穉主深如趙
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
非也而說若范雎之于秦明對為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
為客卿人謂罪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
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
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
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
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賢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

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疾甚呂
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
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
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
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
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
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因流秋冬王相非能
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
為文帝周亞夫以廢子為侯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
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
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
百宋類纂 天卷之三
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
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
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
幽居侯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
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
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
以致富欲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
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
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
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頭目曉足自相副也有求而
不得者矣求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

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
可苟除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三品命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
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弱壽夭謂稟氣渥薄也兵
燒壓溺遭以所稟為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天壽以
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強
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壽虛劣軟弱失其年壽天
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
懂人有為兒天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
至百年然為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
百宋類纂 天卷之三
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嘵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嗔下
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疏字者
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
弱也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
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姬為夫人不
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
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
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
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
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
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於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

夫初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和人而天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而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來李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不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非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竊蔽者不傷中傷不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

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森森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微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大順道而觸者為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為壞所壓蹈坑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頹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遺囑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及曰君子處易以

俟命小人行險以徵幸倖幸之徒閭籍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為之作傳邪人友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倖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收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為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指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

蓋遭賢人采掇成為良藥或遺枯澤為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為劔戟或為鋒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燐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澆鼎釜或滌腐臭物善惡同遭為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况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此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克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上

命

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術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其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失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而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上

命

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姪婦食兔生子缺唇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犬凶瘖聲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

以聖明之德而有凶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禍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臂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晉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七

命上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治者用銅為梓扞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川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鴉雀為蜾蠃

人願身之變冀若鴉與蜾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蜾蠃蚘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魚羽山化為黃能能音奴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為虎鯨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繭繭又化而為娥娥有兩翼變去蠶形蟾蜍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蟾蜍凡諸命蠶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七

命上

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能此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堦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甕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甕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五

六

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致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固可教也率勉使之為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益公戒

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者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驚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况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聞巷常席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豚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推難奮豚揚箠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六

七

庸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

便惡為善之明效也。失肥沃墮地之本性也。肥而
者性美樹稼豐茂。墮而墮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
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

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
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
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
質哉。工良師巧。鍊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
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
者。變易故質。况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
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
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七 金

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
哉。
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
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
刃劍之鈎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鈎月非陽
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
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善乎。亦可令
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鈎月焉。
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
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
走。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

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象尾以為旌。奮心盛氣。
阻戰為疆。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况人同類乎。推此
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
為同。同類以鈎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
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
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
移也。

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
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
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
盧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
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
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
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
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
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
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實。不異
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
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藥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
故性有賢愚。而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
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
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瘳物歷歷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宰詔認認吳楚之君冤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詔適為護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九

合

二臣生呂望傳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下治度數相得

僮諶之語當驗關雞之變適生鸛鵲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諶致關競鸛鵲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竟命當禪舜丹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昂星出入昂星低時火星出昂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昂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中非寅建使中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二

合

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顙頊戴干帝嚳駢齒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倭卑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仇脇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仇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參天倭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為滕公所鑒免於鉞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為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卿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况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

如此者再廼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釋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釋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為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入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百家類纂 不卷之辛三 主 金

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為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眾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孽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賤賤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

諸侯襲子是矣相工相黜布當先刑而後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肯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僅衛媼通生肯在建章宮時黜徙相之曰貴至封侯肯曰人奴之道得不答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肯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為大將軍封為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重一國秉賞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為塋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

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暗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卑不在陪厠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過貧賤之苦貧賤之骨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壽有高低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壽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遠大夫種書曰飛鳥

百家類纂

六卷之三

三

金

盡良弓藏狡兔死走大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鸞鵠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相法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况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

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

百家類纂

六卷之三

三四

金

富家之翁貴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疆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為莖葉稍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鉞紫芝之莖如豆成為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

性也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正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號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和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五十五

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微商均虛並失帝統歷世為戒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本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非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而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不善不惡須教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五十六

試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

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五十七

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非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及經合通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諸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

情欲動而合合而生丁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
故生人也然則人生公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蟻之於人
也因氣而生種類相座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
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
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
懷五行之氣輒相賊言一人之身胃懷五藏自相賊也一
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
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
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
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
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
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
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
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
勝水牛豕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猴
猴獼猴者畏鼠也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
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
大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
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
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
較著紫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
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剋則尤不相應凡萬

物相剋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
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通
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
相賊猶物以齒角爪不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
能勝氣微爪短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
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
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鴉
之啄鵲鵲未必驚鴉生於南方而鳩雀鵲鵲產於西方也
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
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出者為負是而
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為勝或訕弱綏給蹕
塞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鬪也利劍長戟手足
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
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
制大犬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蠅皮博勞
食蛇蠅蛇不便也蚊蚋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蚋蚊
蚋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太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
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為牧豎
所驅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鈎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
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強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以而

生禹故夏姓曰姁禹母吞燕卵而生禹故殷姓曰子后稷
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
后稷說者又曰禹禹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
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圻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
子孫順亡故祭紂誅死紂王奪也言之有顯是故人信其
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識書又言是母慶都野出赤
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
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
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
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
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蠅之生復育也闔母背而出天之生聖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子九一 金
子與復育同道乎免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
禹母吞意故禹母嚙鰈卵與免吮毫同實也禹禹之母生
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
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閭
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
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意改草也燕卵鳥也
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
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
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
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

書虛篇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
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
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
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
不能若孔子強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
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
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
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顏淵不能見
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
里則耳亦不能聞也王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惟薄之內
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惟薄之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子九一 金
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舉鼎
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
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仁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
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
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望倉
卒安能致此
傳書言舜塗於蒼梧象為之耕禹塗會稽鳥為之田蓋以
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
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塗於冀州或言塗於崇山冀
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為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駭也天欲
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

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為舜禹田海陵廢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墓海陵者和

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鴆夷棄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之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子

子

水不為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蘓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蘓汁滯澁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為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散矣能為濤

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箬威於車下責包茅不貢連兵攻楚允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

而卿坐哀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

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變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變為人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變一足矣世俗傳言變一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由于東嶺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貴賤之載以歸析捺斧斬其足卒為守門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變一足無音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狹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於人以工計之日去一人工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曰負婦人見諸侯乎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常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常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常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耳子常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子

子

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母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為子韋晏子為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天祐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子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案子韋書錄序奏亦言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為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感虛篇

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拔戈而麾之曰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精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卿宰為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

合乃三十度也日行一度一庵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行也一庵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一戈庵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庵火終不能卻襄公庵日安能使反或時戰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庵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

傳書言荆軻為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昂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昂者虛也夫以筋撞鐘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筋撞鐘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

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

難舍一事之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因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

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出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為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竟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絏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行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

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為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兩果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謫作書天適兩栗鬼偶夜哭而兩栗鬼神哭自有所為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為善者必然之語以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

金

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

石生而堅蘭生而馨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紱紱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為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大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為死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家惡人眾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

百載之壽惡人為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禍文而得封緡戚隱阮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阮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窮賤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光堯禪舜立為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為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宋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

金

龍虛篇

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君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等祭之法設土龍以為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為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電則謂天取龍世

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取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地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故謂之神失龍之實証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為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為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為婦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往往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孔子曰游者可為網飛者可為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禮曰刻尊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軾之狀鬱律喂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軾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軾之音也魄然若裂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軾校軾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本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

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為鑪大矣陽氣為火猛矣雲雨為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治工之消鐵也以土為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剝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

道虛篇

世稱堯若腊舜若腊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黃帝若腊舜若腊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禹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禹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稽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稽之事猶無鑄禹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儒書言淮陰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

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且以人鬚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為物孰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漑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卻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焦不可復令腥孰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焦熟猶衰老也天資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百病類纂卷之三

至雍道死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况虛放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吾時不覺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持戟上天離月

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家樓舍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適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為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鴞有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虛教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嘗有仙人已殆有百病類纂卷之三

過故成而復升升而復降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祀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問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况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為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况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

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遠占射星為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以精神為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行而踰百度世為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世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中

食

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為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為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况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為氣猶草木生以土為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為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

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噉氣氣滿腹脹不能餐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骨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胃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為血脉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索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脉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中

食

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人

壽而死人可令不死不可令不操手諸學仙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米終不糲也

諸增篇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容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余猶結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由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祚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亂文王

百家類纂

卷之三

論衡中

子

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人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三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四

雜家類 論衡中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文書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准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纂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刀兵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眾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壞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

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為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為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為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四 金中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交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念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擲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強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以尺增之也車張

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搗銅柱能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千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萊大言不窺園萊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萊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常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悞於心聞一增以為十見百益以為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

馳問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然
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
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
皆有事為不安亂誤以少為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
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畧舉較著令悅惑之人觀
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
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蓋
萬國增之也大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
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詩經之民若
穿宵僂耳焦僂踈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襄增過實以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四 四
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
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天
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
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
后稷始受邵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脉所連
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
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
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尚
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
無不欲上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

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
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
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袂
成帷揮汗成雨齊雖強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
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為內
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
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
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
亦大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

非韓篇

韓非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
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
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
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
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
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
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
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
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
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
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

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為無補而去之必有
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序
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
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韓子
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
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業行
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
此禮義為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
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
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
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
有宋卿其言不亦善乎

見段干木閭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問秦軍聞之卒不
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疆國也兵無不
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閭
門之士御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眾功莫大焉
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
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涓齊眾開不
為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
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
侯式之卻強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閭門高
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
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

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為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德
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路中又駕一馬馬
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
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
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
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
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
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
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
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
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
有宋卿其言不亦善乎

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
踈絕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
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
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
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
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
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并德孔子曰斯民也
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
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
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

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說日篇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或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其以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者見日出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也其以日出入為遠日中時為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木等舛不得扣棟是為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為近出入為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為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為效又以星為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

百家類纂

入卷之三十四

九

論

百家類纂

入卷之三十四

九

論

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大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耀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間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論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為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為中旁則為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為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冕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為驗當與陶鈞之運等

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一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為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為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為也人道有為故行求古者實朴鄰國接壤難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者天天已行也隨天而

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為故行天道無為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買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眾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効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一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為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饑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問曰佞與賢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佞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佞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遠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

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石居國有土之君曷為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為佞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主

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實誤故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為從疆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為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叙言眾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機捷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皋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

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為效無效未可為佞也難由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為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偽而伺其姦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若大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苟上之基摘棘中之馬魚鼈雁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山吹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士官人法曰推其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行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辨實誠居善者可得舍忠守節者可見也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母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為事為國佞人之權為身為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說人也

們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易為毀之苟不利於己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為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與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此自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入主須術以動上猶上入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能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高

卷

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坐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榮顯為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為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為佞者皆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葉宗養身達利赴名竹帛所載佞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

都青廬君陽癡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為慘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墜落則詆訾儒生以為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為繩表也儒生有闕俗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五

卷

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衆世間能建寒寒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勸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默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觀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為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為材不

及也日之照幽不可燈燭資育當辭不待輔佐使時習力若日之照幽資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赫作而醫用禍起而巫師如自能藥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共敬皆力勞知枕須仰以給足者狗今不顧古趨離不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固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為不狎習也蓋足者皆行堯禹間曲折目未嘗以九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百家類纂卷之二十四 十六

繡恒女無不能裏也俗織錦純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詭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為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為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為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買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廷為田畝以刀筆為耒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雞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

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弟以文吏為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為能知賓客以暫為闇不知儒生以希為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為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燭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為禹決江河不乘鑊鍾周公築維不把築扶夫筆墨簿書鑊鍾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摘經窮竟聖意文吏操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計各使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刀博學覽古今計胥吏

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貴直百十也
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物
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
緇不染白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
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誦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初則筆
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
巧法徇私為已勉處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
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
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
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
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負吏儒
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瑞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
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
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末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
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
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
琢者程量多矣皆為掾史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
生筆同而儒生習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為皆吏
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
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國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

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前有先
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粟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
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
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後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
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
侈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
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
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
吏為主入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曾
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
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四

九

九

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
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
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
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于將
相指遂取間卻為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
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
身不為將貪官雖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
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
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
絨縷之餘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
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

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
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
瑳王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
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
聞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
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
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秕糠蒸之於甑饔之於火成
熟為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更成也粟未為米
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
米未為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
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
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十四 命

不吉世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
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斲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埴
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
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
不失分銖有司之陳遵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
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
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
有司之慧也飯黍梁者繁糲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為腹不
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廷有益不鈞耶子皮使尹
何為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為費
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
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
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間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
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
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
不與也夫胷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
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文史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
義通見其意否文史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
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為公家耕今量租芻
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

頭錢二十三何緣有腐何帝王時門戶井窻何立社稷
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何方掛
盧索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夫夫何
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
兩郡移書曰收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
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裹上造何
謂吏上功曰伐闕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扶何起著鳩
於扶末不著爵何扶荷以鳩為善不賜鳩而賜鳩扶而不
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宮
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何人備者鈞
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
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
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
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
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
覽古今何知一水不過守信經文滑冒章句解剝互錯分
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
卿使給之惟無一閱備皆淺畧不及備駁不純俱有闕遺
何以相言

效力篇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徵文無所不
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

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
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統
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滿胃中之思
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有五經章句皆為二十
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
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勞倦極髮白齒
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
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勛自什伯兩中慙血失
魂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
墨之力尤難况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
之水馳漏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胃中之才茂無有迷
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
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
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
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
為功有力無助以力為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強力之人
乃能舉之重任之車獨力之牛乃能挽之是任車上阪登
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卻墮墮
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遺舍百家之言其難
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為致之者羸羸無力遂却退鼠於
緩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

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決決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遺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閭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旋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方窺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果有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智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特處危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

會

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功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于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斷

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知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墮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磴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瓦瓠不能傷篠簞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

會

方猶大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
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鄴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
使樊鄴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
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
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
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斷削工匠之力也治書
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
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
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十六

會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押置所贏縑布絲
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
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為形通
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
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
也世人慕富不榮通蓋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
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
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人之語
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
使人通明博見其為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
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

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開
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癡癡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不博
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癡者
也儒生不覽猶為閉閤沉疴人無籍章之業不知是非其
為閉閤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
者見蛟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
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諸文
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
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
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
掀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
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
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
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
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
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澗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
鹹流廣人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
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尚世之名難
哉法今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
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
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
能為博矣顏淵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十七

會

能博學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
愚不曉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
不能照幽鑿窓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
助以傳書猶窓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窓牖之開
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中開戶內光坐
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開戶幽坐
向冥冥之內穿牆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
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
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
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
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
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
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
社周圍以為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
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疆壯
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雜糅非一以其
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
曾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
業之生衆其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
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
不酤飴蜜未為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
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

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
譽乎毀足執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
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
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
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
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
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執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
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
由此言之道遠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
荒服要服僅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褒
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
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
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
置之空壁形容俱存人不激勵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
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銀塗
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
饗之古賢文之美善可日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
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
御也劍仗之案關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
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
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關必

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作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會

慎之力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昭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法祖脩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宋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曹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隱隱

求臥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保蟲三百人為之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寒無所好欲與三百保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為賢與文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會

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為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為儒臯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

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與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傳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絕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萬足之臣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為體內藏眸子如豆為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絕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抒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與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能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友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擬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質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恥思自出於曾

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肓之辭非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緇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埽長狄之項跣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實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踰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昭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

觀其文奇偉儼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儼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華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華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發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畧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四

三十四

論

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鋌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心思為謀集札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龍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諫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

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始定久矣士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兩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賢言之徒言事蘊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馬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四

三十四

論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者生七十歲生一莖七葉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賢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

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負銳之操故世人選取進難也鉞雖所穿無不暢達使鉞雖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鉞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騷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與騷馬同音騷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頌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胃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

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四

三

七

察東方朔之語非以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脩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澁勁車以為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為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者不崇一朝輒成買者菓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

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閭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嚴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

驚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龍躍躁於靈龜地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淪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腫臃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臨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四

三

七

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

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楮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變動篇

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也

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
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
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通物氣之理也夫
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
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
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
顧可言與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廼言以賞罰
感動皇天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

明雩篇

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
能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
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
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
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懇懇雖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
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
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姓不知必歸於主為政
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

大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
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
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
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為位主心事之
為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脩壇設位敬

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地
陰陽精氣儼如生人能飲食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
惓惓異見谷享推祭社言之富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
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變水旱不
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
形繹之義也異復災變之虧獲郵積之報三也禮之心惻
惻樂之意歡忻惻惻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雩祭
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已惶懼
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王帛鍾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
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早如政治所致
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敗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
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
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
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磨厲欲求
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
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
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角
之角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
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為
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戾者人君也不

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
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
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兩出於
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
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
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
今儻攻土令厭水乎

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
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
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
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兩不辭祭女媧於

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十四

四十一

章

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
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
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
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
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為逆矣或據天責之也
王者母事地母有過于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
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
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故
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
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

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鉦于社同一義
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
鈴鉦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
所致猶先告急斯乃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
所致比求關失猶先發告鼓用鉦于社發覺之也

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
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惺臥以俟其
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舍韻作書
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車書之事非後世為之乎時
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
為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
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

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十四

四十二

章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
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
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
葉公好龍墻壁盤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
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
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
能致風而上龍安能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夔龍
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
在地猶無雲雨况偽象乎禮畫雷搏象雷之形雷搏不聞

能致雷土龍安能動兩頓半撥芥磁石引鍼皆以其真是
不倣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撥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
感動也劉子駿掌零祭典土龍事桐君山亦難以頓半磁
石不能直是何能撥鍼取芥子駿窮無以應于駿漢朝智
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
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酒湛溢鯨
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
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
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
也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
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
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
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為比二也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
開客為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鷄可以姦聲感則兩亦可
以偽象致三也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
之形鑿地為垣以虛為柳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
動囚寃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
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為獨不應從土龍四
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
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決論者以為非實然而上古久
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
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半撥芥磁石鉤象

百家類纂

卷之四十四

四十五

論

之石非頓半也皆能撥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磁石鉤象為
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孟搏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
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偽畫致真
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
寢臥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
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偽致真
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
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
鬱壘縛以蘆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
畫虎之形著之門闕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
虎也刻畫效象異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
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
子刻木為蜚蜚之三日而不集為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
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為蜚蜚不集之類夫蜚蜚之氣雲雨
之氣也氣而蜚蜚木為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
也知於蜚蜚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為魚丹漆其身近
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為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
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為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
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
畏節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
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神在木也如都之
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四

四十四

論

零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為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馬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為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為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

土龍

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驗有十

五牙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蕘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蕘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

諸侯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鬣出水雲雨乃至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者終也猶所謂開雕名義者謂終仲舒與子駿未盡之詞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太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孫中獸不應

善也為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

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為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為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為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七

論中

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為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階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鵲鵲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為長沙王傳鵬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為梁王傳懷王好騎望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下玉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鵠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鴈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未嘗凶同占遷免一驗

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眾多行事比肩畧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節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崇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

講瑞篇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四

四十八

論中

夫上世之名鳳皇麒麟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麒麟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楚聞而輒名之為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三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乃能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守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問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

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于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
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
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
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麒麟也使鳳皇羽翮長
廣麒麟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為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
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
居不可以為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為聖人然則鳳皇麒
麟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

種類無常故曾皆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
有千里不必麒麟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雛山頂之
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
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

百家類纂

一八卷之三十四

四九

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
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
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遭惡而為變豈未
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
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
則鷹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輒為魚鼈蝦蟇鵲
鵲雀為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為老父授張良書
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廣為麒麟鵲為鳳皇
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袁如玄龜之子二龍
獬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意以履大跡之謂也

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

指瑞篇

人見鳳皇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過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
鳳皇麒麟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
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
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麒麟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
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
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
衰世亦時有鳳皇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麒麟見於魯之
西澤光武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
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吉命也人逢吉祥之
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皇之來與白魚赤鳥之
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為鳥王仰見之非
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鳥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
鳳皇為聖王來是謂魚鳥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
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
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鳥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麒麟大
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過太平之時矣

治期篇

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
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

為亂者不以賊盜聚多丘壘並起民棄禮義者畔其上乎
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為
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為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
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
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
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
鄰善義也為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
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
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
為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
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重者說堯之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四
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
謂為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

自然篇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為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又曰巍巍
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
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舜
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為之化自成故
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
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
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為也天道無為故春不為生

而夏不為長秋不為成冬不為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
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水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然則
雨物之生葉根莖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及井決陂哉
故無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
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為也氣和而雨自集儒
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
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
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也天不煩
復與也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于自成天地父
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為聽恣
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
上陵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
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
變秦法欲為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
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
蒙無為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
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

定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運變遷聖威
 類懼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為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
 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
 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
 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
 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
 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
 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問也一時不
 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
 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
 也謂一時輒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始謂七
 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
 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
 類也金縢曰秋大熟禾稷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
 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
 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而動怒示變以彰聖
 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
 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為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五

金

以為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莖疑之說秋夏之
 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
 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及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
 萬夏不絕雷雨荀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
 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荀謂秋夏
 之雷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
 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
 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
 樂不並行喜怒及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
 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
 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
 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激大風於青丘之野
 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
 也大早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
 龍必為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
 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雲之曲雷電下擊鼓清
 角之音風雨暴至荀謂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
 而怒師曠為之乎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五

金

佚文篇

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尋楊
 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史書所

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
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
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
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
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權氣發於內也候氣
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
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
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小人豹變其文蔚又
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為觀大人君子以
文為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赫炫
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

百家類纂

公羊之序

三

論

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
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
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
之徒竄藏土中珍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
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
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
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
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
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
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
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

天晏賜者星辰曉爛人怪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為盛故文
繁漢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
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人宜遵五經六藝
為文諸子傳書為文造論著說為文止書奏記為文文德
之操為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
焉何則發胃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
論發胃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

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
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為心清則眸子瞭瞭
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
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

百家類纂

天卷之五

四

論

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
又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
善人顯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
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
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
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為丹青故可尊也楊子
雲作法言蜀富人賁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
仁義之行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
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
諱是故子雲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
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戎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

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

百家類纂

下卷之三十五

五

會

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不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姬夫娼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死偽篇

鄭伯有貪復而多欲子皙好在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冑而行曰子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

百家類纂

下卷之三十五

六

會

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殯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為淫厲况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彘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黃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殯死能為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後帶與段如不能為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為怨者子皆也子皆攻之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七

伯有奔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皆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為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殯死者能為鬼何謂殯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殯死能為鬼比于子胥不為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為所弑可謂殯死矣與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主非直三世也貴為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冤鬼為

不分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為鬼

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與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為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殯死則謂殯死之人能為鬼如有不殯死為鬼者則將云不殯死之人能為鬼子皆在鄭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為國所殺伯有能為鬼子皆不能殯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皆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定也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為我而欲立之吕后悲恨後醢殺趙王其後吕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為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曰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吕后醢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為醢毒憤不知殺已者為誰安能為祟以報吕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吕后殺之高祖冤怒宜如雷霆吕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吕后之殺也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管獄敗之勢不能免灌夫淫法實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懷嬰俱坐其側蚡病不哀遂至死曰宰相所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蚡與蚡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八

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紀妖篇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示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懼乃韓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道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襄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從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人曰嫗子爲何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徑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九

李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十

李

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省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蛇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蛇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蛇或爲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爲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蛇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後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聞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聞也鄭國聞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躡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擊之以其老爲孺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晚曰請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復往父又已至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

有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帝者師
後十三年予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
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
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為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
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畧地下邳良從遂為師將封為留
侯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界得穀成山下黃石取而葆
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歟天地之化巧
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
父老父審黃石耶曰石不能為老父老父不能為黃石妖
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
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
百索類纂 卷之三十五
聽徧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
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為文言為辭辭之與文一實
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
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為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問
曰氣無刀筆何以為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掌曰為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交文
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
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
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為之也推此以省太公
釣得巨魚剝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
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

今察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打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
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
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
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
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
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
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無非馬與牛則亦知
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
擊之若見鬼把推鑱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
百索類纂 卷之三十五
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因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
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
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則見其形泄於耳則聞其聲
泄於口則言其事晝日則鬼見寐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
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似
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也其形象
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
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
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
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為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

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又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為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為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撰來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一

增

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

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陰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為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為

見三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合陽能見為妖也申生為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為妖則其弓矢投皆皆妖毒也

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伯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寶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四

增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常時不收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毒惡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毒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

伏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
嚙射人則人脹胎腫而為利南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
枯嚙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
南舍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為蠅所
中割肉置地災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為維邊唯東南
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
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目
痛火氣有烈也物為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
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為蜂液蜂
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簪杖之跡人
朋朋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

百病類纂

卷之三

五

金

蜜與丹壅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
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闢毒
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
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為烈毒化人輒
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實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
色皆赤而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號弓而射陽氣因而
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
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為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
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封鎖汗出嚙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
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
物皆由陽氣而生者皆有毒毒發源者在蟲則為蠅蛇

蜂為在草則為巴豆治一蜂為在魚則為鮭與鯢鯢故人
食鮭肝而死為鯢鯢鯢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鯢魚亦鯢
鳥卵魚亦卵蠅蛇蜂燕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小人
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亦左酷
烈故南越之人祝誓最效諺曰衆口燦金口者火也五行
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燦金口者舌之燦不
言拔木燬火必云燦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
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
畏入南海為鳥生於南人飲鴆死辰為龍已為蛇辰已之
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蟄故蛇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
火為毒故蒼龍之獸舍火是治為巴豆皆有毒蟄故治在

百病類纂

卷之三

六

金

東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
故毒有烈不烈蠅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
產於屋樹江址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蠅蛇生南
燥比陽陽物懸毒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
故蠅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蠆齧有毒或藏於體膚
故食之輒毒或附於唇吻故舌敗為禍毒蟄之生皆同一
氣發動雖異內為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為口舌夢見蠅蛇
亦口舌火為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蠅蛇同類其本所稟一
氣也故火為言言為小人小人為妖由口舌口舌之微由
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微微附相賜若僭者奢麗故
蠅蛇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賜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姦

知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和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
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
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龍不仁之人間
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發於
樂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
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
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
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舍火精故美色貌麗騰
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
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
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毒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
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五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
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有鬼以為
人死概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
證儒者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賻祭備物

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論不肯
明鬼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
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痛且終者墓中死人
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猶葬魂孤無副血墓
閉藏穀物之匱故作偈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散精寔
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
非不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

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
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
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
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
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
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異

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
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
忌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
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
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忍而倍之宜
葬於它處生同也不明無知為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
為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
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嚙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
益空為煩也今死親之寃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

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為忽其親
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
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為明器
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
嘆賂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救漏防者悉塞其尤則
水泄絕尤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
奢禮不絕不絕則聖物索用用索物聖民貧耗之至危亡
之道也

四諦篇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為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
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九

金

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為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為惡
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
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
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
為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包裏兒身因與俱出
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為不吉則諸生物有
扶掖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
畜皆含血氣懷子于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
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
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
情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

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諱
謂世俗所諱妄矣

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大乳置之宅外此
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諱俗防惡各
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
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
為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
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
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
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為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大者
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汚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
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

金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
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
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雖一元
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
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
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
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
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
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
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

乃不與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愛焉如受命於天
即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
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
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
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
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聞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
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
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倣莫謂不然
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
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說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
之語四方不同畧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五 子一

衆多非一咸勸人為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
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
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為刑之字井
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母承屋檐而坐恐
瓦墮擊人首也母反懸冠為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
塵溜也母偃寢為其象屍也母以箸相受為其不固也母
相代掃為偷家之人與人來代已也諸言母者教人重慎
勉人為善禮曰毋搏飯毋流歎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
也

議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

知日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
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
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
多非一畧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
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
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
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
九空地自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
耦相應乃為吉良不合此歷轉為凶惡夫葬藏棺也歛藏
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歛與葬
何異歛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為重夫墓土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五 子一

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蠹尸穿土以埋棺
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薄耕
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
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
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古無不相
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宰
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
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已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
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
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
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賜為

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
三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
祿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
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
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
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麻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
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
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
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
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為鬼
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二十三

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
禮準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
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
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
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肯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
尚無禍福况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
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避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
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
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必獄吏也肉盡
殺牲獄具斷囚因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
猶為祭祀設歷不為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之類

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徃求一福不能得也沐
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
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雅老使醜如嫫母以
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
者去垢也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
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為最尊
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為最尊則櫛亦宜擇日
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
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
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
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

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
雖使可愛卯日沐誰使疑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為
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
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
外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為於其身重哉人道
所重莫如食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
之於形為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
是於尊者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為首飾浴除身
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為一
體共為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
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

獨求吉日俗日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
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
以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著蓋施
帷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
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
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
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
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
罪如不禁也雖安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
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
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子平 年
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
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
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
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
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
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
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
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
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
外不論吉凶以為禍福

辨崇篇

世宗以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懼笑
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聖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
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結法入罪至
于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
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
吉凶見吉則指以為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為往者
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
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
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
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能分明以為天地之書賢聖之
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子平 年
君與事工伎滿閭閻人民有為觸傷問時姦諂偽文由此滋
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食愈非古法度
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一決以卜筮
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眾下信不疑故書
列七十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達之未必有禍然而禍
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
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曰神主也
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發一城德賊天
之道險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者過禁紂妄行
不軌莫過幽厲紂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
避禍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

言何長不說案古圖籍他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
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
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天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
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
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有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
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為禍福自
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病希有不山
風濕與飲食者當風卧濕搔錢問祟飽飯廢食齋精解禍
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保
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七

金

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
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
困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棄穿穴有所觸東
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
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惡與人不同
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於黨類接於同品
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其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
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為貴豈天禍
為貴者作不為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我有
所犯抵觸縣官羅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
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徒觸時死者累滿塗棺

不曰氣相汗而曰葬日必有事歸之有犯無為歸之
所居居衰宅耗盡凶流尸集入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
疾病不請醫更患不脩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畧
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居位食祿專城畏邑以千萬數其
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為湖其民未
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喪未必皆慎時日
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唯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為秦所
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
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巳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
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巳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土
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土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八

金

之殞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崇者皆不可
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
動鏹鍾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
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
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家
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
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不吉夫如是
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遷則來比至百年能不
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
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為也

難歲篇

分爲日累日爲月運月爲時紀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年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微令有之何故害人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大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于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後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徙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安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徙時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五 五九

解除篇

解除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區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紱紱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曰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

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媿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天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禍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况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備于羣臣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

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
少牢於太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
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
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
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
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
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
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
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
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主一
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
實能金大木反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
不失職遂濟窮黎此其三祀也顯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
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
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
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
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
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傳說曰炎帝作
火死而為雷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為社禮曰王為羣姓立
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
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本

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
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為思
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
有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
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
曰雩雩之禮為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
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
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
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
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縣官名
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
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
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
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
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
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
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
自若為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羣
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
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求其功也凡
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
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功修先以

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顯項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脩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

實知篇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會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著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

不索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索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索始皇本紀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鵲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峽中渡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勞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會

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賭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賭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賭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
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

以不窮其蹄齋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
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
自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能
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
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
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
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
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眈馬相去鳴聲相聞
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眈其御曰何以知之
曰馬此轅中馬蹇此馬亦馬之眈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
眈焉翁仲之知馬聲猶齋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
數相合其意不達視聽遠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
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
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狉狉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
形矣案孔子未嘗見狉狉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
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
名狉狉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畫也陰
見默識用思深秘衆人謂察家所意識見賢聖之物則
謂之神推此以論齋何見黑牛白蹄猶此類也
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
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狉狉知狉鴝知來
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狉狉乎則狉狉狉狉

也僅誼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
若僅誼乎則夫僅誼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染與鬼神用
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者亦妖也與
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
則賢之黨也追觀上古採祭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單賢
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
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
不能知也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矣能
知聖乎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
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
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求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
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
而行無廷逆之却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嫵麗面色稱媚
止不憎而善生恩澤溢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
歸善爲賢乎則夫若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
者薦少虛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獄已不得由此
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賢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
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
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卿黨志潔
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

夫以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則墨
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稱譽多而小人皆言善者
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
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
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
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
則夫人衆所歸附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
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
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
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
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命

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
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
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
病也有方篤劑猶治無方毫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
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
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
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
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
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
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
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射御巧伎百
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
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
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
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魯瞽孝立名成衆人稱
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
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桀紂惡也稷契
臯陶忠闇唐虞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
臣之聲蔽於貴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臣同遭
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淡世也溺而有
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
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

臣死而後已。雖有難不死，出亡不送。齊曰：列地而與之，像對而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死而後已，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死而後已，言不見用，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樂毅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筆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善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懷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百宋，類纂卷之五十五。

不去他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為賢，無以者可謂不肖。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表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繁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食，棲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食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檐千里之人，材策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所

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
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為善矣傳者傳學不安一言
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
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秘隱傳記無所不記為賢乎是
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合若專成之苗裔有世
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
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
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為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
功稱為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
狡兔得良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大也安平身
無所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四十二
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為若叔孫通之
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強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
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為反逆之謀此其所
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為賢也以辯於口言甘辭巧為賢乎
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
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齧
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
虎圈齧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為賢乎
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為言筆書以為文口辯才未
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為敏以敏於官曹
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

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為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為酷
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
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為賢以敏
於賦頌為弘麗之文為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
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
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
為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為賢乎是則避世
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
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
子路受而親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四十二
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遠於聖難
以為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
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
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為夫子服後何
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拙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
之道弗為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繁行無知明以
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
一非者可以為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
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
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

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辦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為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四

卷之三十五

錯亂法度失乎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為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為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煩繁事不煩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骨髓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飭之衆不能見則以為賢夫內非外飾是世以為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亦以為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入言行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希

蘇解篇

審謀紛亂之事失錯繆之旨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為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益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為衆所非離俗之禮為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後乃滿如非正是人之非則異安得為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若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世間為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間里分均若三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州心與為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者人謂明大人德據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非惟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蚺蚺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采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瀉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子成欲稱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五

四十五

金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死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况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

子於壁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宏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宏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博士范叔尋因罪罷元與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納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遠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五

四十六

金

公孫龍者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瀆泮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漢書列傳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

之則姓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
帝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
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
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
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省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
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
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寄矣比方三家尚矣
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
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案
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
百宋類纂 卷之五 四十一

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亦非也孔子曰師聖
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
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
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
之言其修雲始龍必將有義米可怪也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
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
也案東晉鄭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
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索文雅之英雄也觀
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
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蓋才有淺深無有

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仲起頗方今尚書郎
今楊終傳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
堪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
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者書李
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侯輔子隨所宜之非私同門
雲輔共朝親所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會善不遠
為術併肩以述相輕好奇無已故商名無窮揚子雲反離
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畧之錄
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畧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
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記
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畧之書萬三千篇增
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
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
諸正人道淡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
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
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
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
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
泰眾事不失實凡論不妄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
之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

於此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通
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
嬖之評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
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况
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取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
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
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收則迷亂不
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於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
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
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詮輕重之言立直偽之平非苟調
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
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
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
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
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合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
則文載竹帛之上不合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
賦姦偽之說與城佩紫腰黃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
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本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
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今吾不得已也虛妄之於實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
不定宋雒列瓦王棟粹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術
家之言虛而呼車側怛然心恐主之危也夫論說者闕

世夢俗與術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魄動實中
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
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為論衡文露而直辨姦而情實其
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共見與彼
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言鬼世俗所久惑人
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
得則上教從矣真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
定而後字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華
矣

自紀篇

充書違說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五 五十一
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
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吞曰論貴是而
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謂常心逆
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
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
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
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
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蓋雅歌於鄭為人悲禮舞
於趙為不好非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
言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嘗於品俗有美味於斯
而不肯秋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下和佩服說

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
美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眾之書賢者欣頌
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
必辯以巧言噤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
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為矣
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
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暇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
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
曰夫養實者不有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茂林多
枯枝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五

五

學

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
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稍
穀千鍾糠皮太平閑錢滿億穿決出萬太羹必有澹味至
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
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糞自賤室出淮南
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
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
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
徑或巧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瑣文給甘酸諧於經
下駭於傳不合稽之于長不當內之于雲不入文不與

前博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羶類者失形調
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
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
斷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
巧文或辯偽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
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
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
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
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
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為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五

五

學

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王少石多多者不為珍龍少魚
衆少者因為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
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
為上少者為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
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
者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
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
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
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
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
多而飽殺多王市有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

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誦呵也河水沛沛比夫

衆川孰者爲大蟲爾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虧口所貴爲材者仕宦耦合身容統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漸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過失之故夫命原祿普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五十五

集

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索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宜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藏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灑灑而兩集言溶灑而泉出富材美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族孤門或啗之曰宗祖無淑慝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籍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復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實斯文而多賢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禮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劍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闕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才而伯與不因高踞以顯達母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五十四

集

於元故能著文

百虎通題辭

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凡四十四門此書所作之因也按固博學多文其所著漢書兩都賦奇矣卒以附竇憲死獄中所講五經聖人之旨何在哉世稱東漢尚節義乃若固尤表表者其所尚何如邪

白虎通題辭

百虎通題辭

白虎通題辭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六

雜家類 白虎通

號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註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足夫疋婦故為皇故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為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驚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誅法起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

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
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
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
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
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
舜黃帝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
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
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
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
晃晃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
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舜舜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三
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禮士冠經曰周弁殷皐夏收三
王共皮弁也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
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
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
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
天命已者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
守矣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
擇天下之美號著已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
於前也帝王者居天下之尊號也所以差優號令臣下謚
者行之跡也所以別於後代者善惡垂無窮觀施後世皆
以勸善戒惡明不勉也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義者中

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
至也五霸者何謂也是吾氏太彭氏承韋氏齊桓公晉文
公也昔三王之遺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
下之分興復中國懷遠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是吾氏霸於
夏者也太彭氏承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
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閻閭
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
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張法霸猶追也把持也追魯諸侯
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
所於是時晉文之霸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
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
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
罪而拘於楚具有憂中國心與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
吳之霸也故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
莊王也宋襄伐齊亂不擒二毛不鼓不成烈春秋傳曰雖
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

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
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
爵死當有謚也死而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
其終然後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將葬而
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

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祖
理直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
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揜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敢欺
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
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使大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誅
長賤不誅貴諸侯相誅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
既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
有祿位故有謚也

五祀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
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

四

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
井獨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
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
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
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
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一徧何順五行也故春即祭戶
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
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生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
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
藏在地中冬亦水正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
在中央也六月亦土主也故月令春官其祀戶祭先脾夏

官其祀竈祭先脾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
腎中央言其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戶祭所以時先脾者何
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
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王者
藏之尊者水最早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
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
門以大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
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
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五

四

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神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
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最多故爲長也歲再
祭何春秋求穀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援
神契曰仲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
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
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
以廣孝道也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社無
星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榺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
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
尚書亡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槐西社唯栗北

社唯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
天下之所生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春秋文義曰
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
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
之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尚土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
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絲竹越於聲音用之於宗
廟社稷

禮樂

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哀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
無不各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及其邪
惡也禮所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土治民莫善
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
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
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
所以崇和順此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
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
意得廣焉執十戚習俯仰屈伸容貌得齊焉觀其綴兆要
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濟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
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
軍旅鉞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哀樂皆得其齊焉則
天下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
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樂好施者聞商聲

莫不剛斷而忿爭者聞羽聲莫不深悲而遠慮者聞宮聲
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禮所揖讓何所以尊人自損不卑
也論語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謙讓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屈
已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夫
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值鬼神序上
下正人道也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聲
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格
于上下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
不儉富貧不相懸也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
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
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太平乃制禮作
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
作樂治定制禮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
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黃帝
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
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大莖者言和律曆以調陰陽莖者著
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和英
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箫韶者舜能繼
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
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承堯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
合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

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
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
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四夷之樂
者何謂也以爲四夷外無禮義之國數夷狄者從東故舉
本以爲之總名也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貉
舉惡也則別之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而旁爲蠻戎北
方爲五狄故曹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
者何也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又
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
羽毛尤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
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一

中

樂王者所以日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
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微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
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
始也脯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
適楚三飯綯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
卑之差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
宮商角徵羽上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
曰盛德在木其音角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
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所以名之爲角者躍也陽氣動躍
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也羽者
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舍也舍容四時者也

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
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
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
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蚺飛
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
樂記曰埴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
也祝敔乾音也埴在十一月埴之爲言勳陽氣於黃泉之
下勳蒸而萌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勞笙者
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
和焉天地樂之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也萬物憤懣震動
而生雷以動之溫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九

白

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
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韜者震之氣也上應
卯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韜也韜者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
見於無形俸也簫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
物爲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故謂之簫也瑟
者蓄也閑也所以懲忽宮商角則宜君父有節臣子有義
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
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瑟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
也其器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
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卿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
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明有親也此三者行然

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川磬也鍾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鍾爲氣用金聲也轉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轉祝故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祝祝始也敬終也一說笙祝鼓簫瑟鍾磬北如其次笙在北方祝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填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爲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

封公侯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八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

五行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契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恆卑卑

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進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所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苞曰土之爲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水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本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言萬物始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爲人正色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

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玉即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三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讎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叙共

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孫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于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

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藏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目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

三軍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

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伍伍為兩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藩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百衣類纂卷之五十六 面一

示有悽愴也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于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而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於學此言於祖廟命遣之也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閭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冢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廢癯非人不養

者一人不從政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子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也

諫諍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凝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刻不法右弼主糾周言失傾前凝主糾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天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枝辟賢也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預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保傳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不從不得去之者本娶妻非為諫正也故一與齊終身不改此地無去天之義也子諫父不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水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取法法金正木

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去取法於水火無金則相離也諫者何諫間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間華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諫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愚禍之萌深嗜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實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人臣不顯者纖微末見於外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六

七

白

如詩所刺也若過惡已著民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明王所以立諫諍者皆為重民而求已失也禮保傳曰於是立進善之旌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王法立史記事者以為臣下之儀樣人之所取法則也動則當應禮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微膳之宰禮王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保傳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為非

鄉射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望寒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

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為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為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失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為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六

七

白

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因射習禮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所以十月行鄉飲酒之禮何所服尊卑長幼之義春夏事急浚井次牆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閑暇復長幼之序也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之竭忠奉几杖授安事濡輪恭綏執授兄事五更龍接禮交而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尊三老五更于太學者所以教諸侯悌

也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今者
也更者更也所更曆者眾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
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
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
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
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
經術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
故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致
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
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
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識曰五帝
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
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
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號叔孔子師老聃夫
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王之道也禮曰
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
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羣后之
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子何
爲世漬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
子相教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六

白

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
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
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
使觀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諸
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
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
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
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天子
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度
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
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章有道
百官類纂 卷之三十六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六

白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
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封於泰
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
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
者著已之功跡也以自效放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
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

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
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
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
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泰山旁山名正於梁甫何以三
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
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諦德著明也三王禪
于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
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
知自紀千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
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隋山
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
百類繁天泰之至

巡狩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

民也道既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
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遂觀東后叶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六
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
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
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君流改制度衣服
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
者同律度量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
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紫五月南巡狩至于
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
百類繁天泰之至

考黜

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
下也

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車馬能安民者
賜衣服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衆多者賜以朱戶能進
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
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孝道備者賜以秬鬯以先後與
施行之次自不相踰相爲本末然安民然後富貴而後樂
樂而後衆乃多賢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退惡退惡乃能
斷刑內能正己外能正人內外行備孝道乃生能安民故
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
賜衣服以彰其體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以事其先也禮
曰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盛色戶所
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
面家類聚卷之五

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通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

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
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
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又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
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顓頊得天
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斗是謂清明發節移度
蓋象招搖帝嚳璇璣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光景
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王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
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
決河疎江皋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
三肘是謂柳翼援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
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肝目陳兵天下
富旨周公背倭是謂強俊成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
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與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觀
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文質

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親
四嶽謂諸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詩云玄王桓撥受
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赴
湯能通達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
代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
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何謂
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臣凡君所以有贊何贊者贊也贊

已之誠致已之惻惻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王為號者王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輕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為贊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卿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贊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懈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為贊庶人之贊童子羔贊而退野外軍中無贊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贊也足謂驚也卿大夫贊古以鹿鹿今以羔鴈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贊執麋明古以鹿鹿今以羔也

三綱六紀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親諸父兄弟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夫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強理上下親疏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紀綱為化若羅網之於魚鳥而萬目張也詩云齊魯我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

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為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已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為紀助也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纏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屈死不託也

情性

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鈞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敬也復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是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

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五藏者何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肝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之爲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之爲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大者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上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剛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之爲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涎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若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

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瀉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藏官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澹澹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相爲府也肝者木之精也木之爲言牧也人怒無不從青目脈張者是其効也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者有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腸爲心肺主心爲皮體主故爲兩府也目爲心視口爲心談耳爲心聽鼻爲心嗅是其支體主也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表在下裏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竟竟者何謂竟猶佞佞也行不休於外也主於情鬼者迫然者人主於性也竟者去也情以除穢鬼者白也性以治肉精者才何謂也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之神者魄也太陰之氣也間總云支體萬化之本也

壽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為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子過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臯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僂僂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宗族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宗小宗

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為宗子不言諸侯為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為言究也親親恩愛究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

天地

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始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行生情情生計計生中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易行女隨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為天地動而不測行而不離所以

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對之義男女總名為人夫地所以無總名何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臣疾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為陽不動無以行其教陰不靜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衣裳

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為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鄭也所以隱形自鄭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為衣下為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為衣也弟子職言握衣而降也名為衣何上兼下也獨以羔裘何取輕煖因

百家類纂

不卷之三

子

白

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子羔裘亦因別尊卑也所以必有紳帶示謹敬自約整纁纁為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必有鞶帶者示有事也所以必有佩者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瑀珉石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鏤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嫁娶

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為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氤氲萬物化淳男女構精

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保傳記曰謹為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耻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耦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妻者何謂妻為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戚以出適人為嫁娶者取也男女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沒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配疋者何謂相與偶也婚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婚亦陰陽交時也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施為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為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

白虎通卷終

風俗通題辭

後漢應邵撰書凡十卷天台方氏曰邵所著其辭回無他竒然語怪神之事一以理勝之足以解流俗之弊又載當時人品而其評其是非按經據禮不敢畧於裏臆之說故至今傳而不廢也後世著書者務為詭激邪曲之辨以為高異雖一時可以動人而終無補於世不如此書之傳者衆矣天下之物山嶽有時而崩金石有時而毀惟至理之言與天地並存立言之士其可不務知道哉

風俗通題辭畢

百家類纂 六家類纂

百家類纂

雜家類 風俗通

皇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著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六國

百家類纂 六家類纂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湫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平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食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

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諸
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
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爭齊晉嶠嶠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
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
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
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為
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
世稱王到王安為秦所滅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
畢因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
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
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眾不亦宜乎
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為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為御驂騑
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曰馳千里帝念其功賜
以趙城因為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
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
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
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
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
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

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
敗秦師于穀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
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走
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于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
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黑來我又射
之中黑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
我翟大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
而亡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
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
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
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予晰也當
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
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
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
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
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赴二國於翟皆
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大曰及汝子之
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大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
翟大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
鞏政而胡服拜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
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
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

事下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而鳥屬鬚眉髭髯大膚大匈脣下而馬左上任介乘奄有河室至千休溷諸貉南伐晉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百家類纂卷之五木

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木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兵平步入臨晉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亡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正失

孔子曰衆善爲必察之衆惡爲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變有一足之論胥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折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俗說變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變一足備乎孔子曰昔者舜以變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變能和之平天下若變一足矣故曰變一足非一足行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謹按呂氏春秋宋丁

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俗言東方朔太白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與王霸之業變化無常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銜薺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俗

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俳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義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為輔佐哉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說中之書鑄成黃白白金升天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

辯博善為文辭孝武皇帝時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徒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刺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當誅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邪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必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為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吹聲遂傳行耳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俗

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通同道隱形體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益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時雜寶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從精黃白成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歎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効而大辟繫須冬獄九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獨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也

馬衣服亦能人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類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于路喪姊者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况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即由舊章論語不為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荀妄曰愆禮也

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顧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贊用脍雉受而不拒而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交若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鵝鵝之美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似施孔子疾時貪味退思狂狷猶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過譽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計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以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為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遺理曰過譽也

太原周黨伯況少為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

長安開報讎之義報讎下辭歸報讎到與卿佐相聞則關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蘇興芳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足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况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讎者謂為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十反

易記出處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之徒而不為千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靈而存郢夷吾樂絃以三歸晉公幹也而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處步而裸形竊戲商歌以干祿顏回踰牆而遁榮高柴題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墮索端木結駟以貧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年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樞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卿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餽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接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所奚稱其雖不為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入君者闢門開竅號咷傳求得寶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舉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一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阼太后臨朝陳寶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東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為犍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棄繯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驪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其仲夷說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結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聲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鐃鼗管籥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且猶感應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收戡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絕其鏗鏘而不能談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律生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諸官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埴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鐃木曰柷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書公音範諸無相率倫由是言之聲者音末也

勢道

勇稱懸象者明莫大乎日月然特有時昏晦時美涵涵江漢

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英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豐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政君子厄窮而不閑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遇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為難况容悅偶合而百家類集卷之三十六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皆國之典禮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質者也及天之星辰所昭仰也

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故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以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夷泆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叙神物曰祀典也

風俗通卷之三十六

百家類集

卷之三十六

子華子題辭

晉人程本撰按漢藝文志無子華子劉向校定其事辭亦不類必後世能文之士依託為之者也朱子曰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決非先秦古書原其所自祇因家語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意必當時賢者遂造為此書以傳合之也見氏以為元豐以後舉子所為書之真贋不必深辨然其文辭舛容議論煥發時有可觀者固藝林之所必錄也

子華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七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七

雜家類 子華子

陽城胥渠因北宮子以見子華子曰胥渠聞道於太初胎胎萬有權輿風轉諸轉三三六六維精進便大開諸故記者審矣其有以發也胥渠頌承其餘子華子曰噫嘻本何足以識之請以嘗試言之而子亦嘗試而聽之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太真割通三而為一離之而為兩各有精專是名陰陽兩兩而三之數登於九而究矣是以稜三陰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玄稜三陽之正氣於水樞其專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陽也太玄正陰也陽之正氣其色赤陰之正氣其色黑水陽也而其伏為陰風陰也而其發為陽上赤下黑左青右白黃潛於中宮而五運流轉故有輪樞之象焉水涵太一之中精故能潤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上赤之象其宮成離下黑之象其宮成坎坎兩端之所以乎者以中存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所薄者則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人之常情耳聞而目見也耳聞所甚惡不如無聞目見所甚不欲不如無見是以迅雷則掩耳恐故也所貴乎者無肉者非

乃山之謂也所貴乎飲醴醴者非敗酒之謂也所貴乎專生者非迫生之謂也夫迫生之人鞠窮而歸故曰迫斯為下矣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壇望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亦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名之曰鳥號之弓而歲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

百家類纂卷之五

子集

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實也曲言者微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謠甚而散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湯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王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

百家類纂卷之五

子集

乃天地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變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微理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止升無見於上也猶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也下無見者民也鳥號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遊也號以失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久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莽主好高而慕大以父生輕舉而為美慕者其左在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老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園之上曉樹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謬誤愚者矜誇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靈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尤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頗異是可以求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誠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憊其始哭也掘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後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徧于宋屠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

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警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入而質之之警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後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郊子以達乎禮聞于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郊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播之也夫禮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淪宮徵還激生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緣置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郊子非徒播之也又從暴之也郊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子華子反自郊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肩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聞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

子華子曰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萬物一者也夫孰知其所以起也孰知其所以終歟者主結肩者履載一開一歎萬形相

相次之特落泊恬愉應聚而層居其知徐徐其樂于夫是之謂道有無以相友也而下以相顧也咸盈余息以相薄也應其應符以相形也而足以相親也應以死由是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道者情相接也而者理相通也是故惟道無定形虛凝為一氣散布為萬物宇宙也者所以載道而傳焉者也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移意之所以將為思思未華而事前輟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偽偽而

諛忠言非其願意非其其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夕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權於陸而發軔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操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汚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夫人君能致其君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責之以有為人臣能有所不為然後能無不為也本也未能無不為者也能有所不為矣

子華子遠趙趙簡子不愧燭過與廣門之左簡子召而語之以其故燭過對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寬也

且無以爲國矣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冬寒子華子
之行若五日矣燭過反命曰無及也簡子悔之使使者於
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稽首而米再拜以肅
使者于庭而授之辭曰主君之亡臣其不能束修越在諸
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腐於所甘士腐於所守主君之
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
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溪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
矣松栢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於主君之亡臣不佞
實有隱衷唯執事者昭明其所有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
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爾仰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
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寘溝壑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
財幸焉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
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慎不忘也襄子曰諾

子華子曰人中虛圓不經寸神明舍焉事物文滑如理亂
勢如涉驚漫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
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
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明弗居則耗
而又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芳如大夢之未醒譴譴芳
如將移隨推而遷因蕩而還其精自津津若遺而復存其
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美去慕孰知其故

在諸欲完其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北淵瞶寤生
竟忽出而突入季文鳩慶父叔向誅鮒雍糾之妻只紉

子欲託其祭於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
三行華督父并忽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爲數也
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遺所不欲者矣然太倫數敗人
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者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
之所由生禍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適惡夫人之中虛
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於中虛則
荊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
夫不疑於其婦婦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
效者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
格大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
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

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平者心
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爲銖
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立虛願者不至

晏子治阿三年毀開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
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謠言四達公將致其
所以賞晏子辭焉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
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
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
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燕也
固宜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
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有所存矣譽之

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嘗存乎兩間齊之無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太初之中氣也天地得之運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寇賊之寇加法度焉故曰殘固之謂寇寇賊則爲賊夫穿垣竊發鑄鑄其盜之細也夫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言之本也不敢以古事爲考先大夫趙文子之志也好學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八

子華

而能受規諫立若不勝本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公而下控諸群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其君以並諸侯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

德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若范氏

行民非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則主君之所知也

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聞而謂諸主君庶幾其有廖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其勉行之矣本聞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汙衆流是猶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邰豹於郕取由余於戎援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仇悲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實叔子者惟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以爲紀綱之僕本聞之實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測其事主也齊戒祓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耻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隣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校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貴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拆而禹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顯其宗主君之所不判則緊此三臣之助今無故而戮於子矣又整舜華於野以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畏懼而之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夫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爲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懼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七

九

子華

煩而以其眈眈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五
子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為國奈何治子華子對曰
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治也有意於為則狹矣有
意於治則陋矣夫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
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為也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
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為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
所治者道也道之為治厚而不薄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群
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
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
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
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
是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智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
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
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為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
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為也其禍起於願治也
夫有為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為國不足
為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
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夸之事循名覈實官比其
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神農曰若何而和萬物調三
光堯曰若何而為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丘九陽奇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

以為功後世以為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知也臣愚
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齊之所以為齊者抑
以異矣鍾鼓祝囀日以法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
斷如也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諛言
左右在廷之人主為蔽蒙僮大堅隸曉然皆知公土之有
恒心也造為譎譎以蠱君心君曾不知之也見旒清晨位
寧以聽怒焉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
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測之禍臣愚
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焉夷考所由米以君之
心勝故也心勝則道不集矣群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
故其弊日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君之明
疏濬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能禦之抑臣聞之萬
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不可為也不可究也因其言而推
之則無不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為國不足為也事不足
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
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為也嘗曰有以拂吾之
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
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
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
求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伸
之其可造物而莫虞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
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
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
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
燎也陰陽之所机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
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
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
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
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
燎也陰陽之所机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
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華子
衍於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
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
所生漩栢之淵而限澳之下也蓬章梗枿之可以大斲者
必在夫大山穹谷孱顏嶠嶠之區抉剔之摘擷之剝削之
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蛟龍池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
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
如之何其將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謂之遺天
而黷明遺天而黷明神則雖大必剝雖炎必撲荒落
而類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陽之反也如
以匙勘鑰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
嗟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

無其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
人之常情為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
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虎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
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
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為敵者矣
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
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
腹之私與其狡譎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舐而深排規
以幸人不已勝也夫人之勝人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
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
怒以充塞乎兩間偏供厄魔聚而為陰陽之罰其中於人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華子
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
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矣夫本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
所以道者矣昔先大夫欒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燭枉
而惠直不忘其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之
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於厥心放命以自賢怙寵專
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如目有眚焉
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欒氏以亡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
也明曆以博識晉國之倚老也然且怡焉而不自居惟曰
余有所不見惟曰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瞋有所
志旦而升諸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
著以有立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逮其嗣主

則不然竊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原甚於魑目惟
諛佞之小夫是隲是用絜然知者遠之洒然著者伏藏以
在下日移其志以速厥罪范氏以亡昔先大夫中行文子
之在位也拔職俊良振其滯淹人之有伎能如出於厥躬
恪謹弗解惟力是視是以能相其君以尋盟諸侯逮其嗣
主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
良朋角摘齒恐人之軋已也門如關市惟利是視儉人乘
間而會逢其惡極其回邪如鬼如蜮日移其志以速厥罰
中行氏以亡凡此三主者晉國之世臣也所謂崇蘊穽
而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繼於上下神
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褻宗滅緒餒其先靈而不得
以血食於晉國無他故也恃其威強昌廢而蔑棄於理憑
人而勝天藏伎於中而以之違天地之所恪固是以其酷
如是也而况於單族後門之士竊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
時之幸虛惕而惘疑且懼人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
明同異之志未講而樂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
得禍也必有深於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
不務其實高不隱仞而基傾之矣以兩手而掄人之聰明
自以為得也而不知其斲磨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夫豈
不為之大哀乎乎晏子曰駭乎哉言也微吾子嬰無所聞
之嬰也請刻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

子華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曰夫人

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
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於天下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
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
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析析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
甲橫兵挾殺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紱纒纒位列而籍居非
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任公
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腑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何以是踴躍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
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釣策焉非以夫鈎策者為能
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
識量然且龜卜筮者以為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
身出而協度然且推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
識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為式
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
面納然且法度禮籍以為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
然所以為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飲其
怨私受其福矣公竊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也
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術焉有末度焉因而弗
作守而弗為去羨去恭與四時分其序與寒暑一其度不
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
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

七不假世之靈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道乎
平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而以哺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
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田於天下用此道
也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失群臣之有
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君子義教以所不
違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洎
上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生其惡其黨則
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
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
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
有案類纂 卷之三 七
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
昏酒馬若將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
俯而應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
焉於是有流放殘奪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前斷數椽足以
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賞之軀而投人
主之所必怒者邪噫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
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
人之始至於齊也姘媚脂膏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
軒者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
文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其惡
因以墮游士之脩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也日往而月

易築壇級於公官而君不得知也噫君之及此言也齊其
殆矣乎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
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
以有脩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
其四野之外未耜從其宜溝畎以其便其民愚而從法麗
而弗失上下翦縣惟其君之聽盤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
寢兵而珪玉繡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
言不聞聰明不開朝第而不除野荒而存饑其去治象也
遠矣無等級以寄言者矣本聞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
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
升勺侖合以登之斛原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
瑯琊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
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李矣乎墨以爲明孤而
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獲其所
同忌前而排姘媚脂膏者口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懷便
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是澤
而爲儀則靡無走馬矣猶之售玉者然不論其真溫粹
而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爲儀則僞無運城矣惟玉亦然
論士不以其才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
對齊之爲國也表海而負隅輪廣限澳其塗之所出四通
而八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得者非純國

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世無所植其足則憑軾結轡而遠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為叢祠也不過於危酒而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憔悴也甚矣所欲以為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則畧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愛也獨不出其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已偏矣晏子曰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大彘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有罪矣晏子問於子華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牀戒於塗髹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瀟膏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以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之所謂儉也夫視入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也然後食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宮也有天下有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具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飾而

也土階塗髹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夫閭之堯居於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遂如神劍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附有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華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者惡有所謂塗髹以自牀戒者此腐儒之所采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之所存可約則殺可量則腆豈有覽四海之賦受九疋之經入而土階以居欲有塗髹而不敢也其不然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改玉則改行旂旒冕璪以示登降之品今汙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偏賤居大而侵小夫以至公之尊而國隸以自奉難為其下矣不惟以陋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桃曰吾以是為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為道也幾矣寓中六指中有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則礪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羸不能盡其所以為溫也必隨之以桀飲之氣而為秋玄武涸陰不能盡其所以為寒也必隨之敷榮之

氣而爲春孰爲此者天也天且不可以盡而況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於中則必害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生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齋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其所以爲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測然而以中怛之怛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子

子華

子華子曰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其在人呼則出也吸則入也是故一之謂專二之謂耦三之謂化專者才也耦者幹也化者神也凡精氣以三成三者成數矣安犧軒轅所柄以計者也赫胥大庭愒恍而有所遺者也故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也

子華子曰道之所載曰出拓坦有足者斯踐之矣夫何故乎故也恢濶濶而無不容一與二與三吾不知其攸然而同謂之平夫何故虛故也惟虛爲能集道惟平爲能載道無所於閤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左不偏於左右不偏於右無作好也無作惡也如懸衡者然平之至也心胸之

西問其容幾何然則歷陸欽嶠太行厲門橫塞之靈臺之關勾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冰之炎與冰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革四擴則裂胃中清則充薄氣發暗惴惴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故曰一虛一平而道自生一平一虛而道自居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默不足以盡默嗜其脯則幾矣王者有嗜士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也

子華子曰生者死之對有者無之反痺者隆之困窮者成之漸大道無形無數無名無體以無體故無有生死以無名故無有有無以無數故無有隆痺以無形故無有成虧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子

子華

既已域於四象者矣完不能無毀也是以韋華雖系擴之則裂礪石雖堅攻之則碎剛柔重輕大小長短雖不同也同於一盡故古之制字字爲之破而文亦如之

子華子曰周天之日爲數三百有六十閏月之時爲數三百有六十天地之大數不過乎此五方之物其爲數亦如之麟蟲三百有六十震宮有龍爲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鳥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介蟲三百有六十坎宮伏龜爲之長保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爲之長一人之身爲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凡之所運動而指肢之所信屈也皆與天地之大數通體而爲一

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鍾六樂合奏於庭所以為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挫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為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生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藏者五色東西貨區而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子華子曰渾淪鴻濛道之所以為宗也備覆包涵天之所以為大也昭明顯融帝之所以為功也道無依阿天無從違帝無決擇然則心為平而宅道心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莫痛乎慈莫便乎恕赤子則匍使我心惻隱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子華

子華

於慈故也凌波而先濟蹶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此心之弗失焉可以事帝矣可以格天矣可以入道矣此心之弗存焉道之所去也天之所遣也帝之所誅也古之制字者此茲為慈如是為恕非其心也則失類而悲是以揆道理以御人群者庸詎而忽諸

子華子曰凡物之所有由者事之所以相因也理之所以相然也軸之軸車由是以相運也絀之絀思由是以相屬也姓仙之由族由是以有分也橘柚之柚味由是以有別也宇宙之由理由是以有傳也禾之油油穀由是以有養也雲之油油雨由是以有降也憂心有如心由是以有動也左旋右抽軍由是以有正也故凡物之所由有者事之所以相因

也理之所以相然者也

子華子曰大道有源其源甚真名曰空洞空洞無有是生三元三元之功同立於玄縱而守之是謂三極衡而施之是謂三紀上下貫焉是謂三才一之所成萬物紀以生一之所綱萬有以藏是故空者無不備之謂也洞者無不容之謂也大道之源其源甚真無物不稟無物不受無物不度廣盡於無眇細淪於無間付界稟受而不加貧醜醜應對而不加費故曰通於一萬事畢此之謂也

子華子曰仰而視之玄在焉俛而察之玄在焉旁行而四達玄在焉仰而望之玄在焉其前也據足寔行去而遠之玄墜乎其後也是故玄無所不在也人能守玄玄則守之不能守玄玄則舍之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子華

子華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排下其神躁而無準人之暴急於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狠東而無當人之撲應以取禍者肝使之然也金宿於肺磬旬而不屈營而不能仰也其神濶踈而無法人之許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姘媚脂膏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漆澆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滯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知

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完

子華子曰甚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供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純阿楊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其矣世之人注其目於視也目奚足信

周舍見子華子曰舍聞之身修而名不立無爲於擇術矣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爲於貴饌矣抱璧而徒乞無爲於貴寶矣敢問夫子之所以志子華子曰然矣璧之於量也不能以容於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鈞天廣泰飛鳥過而不止崇櫺續拱孫狄遜焉且員動而方息所性不同也火炎而水流習使之然也今以大夫之所處而議本之所以志必不諧矣無以則有一焉而願因以有獻也夫六虛有精純粹美之氣而不敢傳焉託於物以寫其響流其形於萬有而不敢以有爲試嘗論其微矣佼麗之易苦疎也而醜革則堅牢華璧之易以碎也而金鐵則難陶其矣物之不可以全也如是是不可以一方取也是不可以一伎爲也惟知此道者庶幾乎其能全今大夫少脩而端慙壯長伉以有立方將揭其昭明焉而以爲人之的其犯難也果其量物也偏而又且徑往而直前矯拂人之所不欲而規以自立甚無所用之雇

此非本之所得知也夫目之明能見於百步之外而顧

不見其背也惟牆之後則無睹也無以則有一焉而顧因

子華子曰萬物玄同孰是而孰非孰知其初孰知其終吾無得其所所以然也命之曰一一者衆之有宗也道得之謂之太一天得之謂之天上帝得之謂之帝一帝一也者立乎環中如其響而不得也味其臭而不得也渾渾今如有客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茫茫兮如無所終窮天一也者爲而不宰成而不有機之所由以出焉機之所由以入焉太一也者有而無家能化一以爲二化二以爲三因三以成萬物故曰一之變大矣三而三在九而九有萬不同而管千一術通乎一術無一之不知昧乎一術無一之能知是故音聲顏色臭味之數不過於五五者立於一一立而萬物生矣

子華子曰寒溫濕燥晦明之變則大矣形恒乎化則澗而其形無盡喜怒哀樂思懼之化則備矣神經乎變則澗而其形有餘正氣之在人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爲量也是能使其形之所澤鬱鬱勃勃而不可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務不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剝剝之而不已則向於消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餘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爲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魂魄守其宮室其兌專一

不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陽固其府源流淵淵滿而不溢中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其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

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遠與變相滂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也秦牢之養爾彼其視澧液甘露也則澮之寫爾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哇囿之毓爾彼其視玉石瓊怪凡種種

百家類纂卷之十一
子華子
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賢性君臣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為人臣者巧詐誕諂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然氣數之緣也忽有鍾其

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也於是奉以為祥君臣動也士庶華聽以至作為聲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繡畫而公卿諸其臣民奄然以為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秦牢之養也則澮之寫也哇囿之毓也篋襲之藏也章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誇而以爲希有之事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諒於帝王之量者矣

子華子居於苓塞北官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又於醫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肅藏之伏也血氣之留也空竅之塞也開隔之礙也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於理夫是之謂醫以

百家類纂卷之十一
子華子
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爲也雖然意聞之也有所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之精神也其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學也而擗取之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

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土人亦如之而氣和合榮衛流暢五藏成就神氣合心氣神氣合人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諸於水之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返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一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殺津液布蕩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尸柩之不索以其運故也是以精止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知發部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微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藏之王也精神之舍也

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為木其氣為震其色青其狀如龍其神為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為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為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碗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以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煖之土以濇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圓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冶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思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平國太和之國無待於意而為醫太和之俗無

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於平矣安乎恬愉止故納新轉陰同閑動與陽俱開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氣矣以之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昔之說盡於此矣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

子華子曰古之至人探幾而鈎深與天通心清明在躬與帝同功是以進爲而在上則至精之感流通而無礙以上行而際浮以下行而極憂以旁行而塞於四表不言而從化不召而效證以其所以感之者內也伏羲神農之世其民童蒙瞋瞋踴踴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求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撲撲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末世之俗則不然煩稱文辭而實不效知誦相誕而情不應蓋先霜霰以戒裘爐者矣機括存乎中而群有詐心者族攻之於外是以父哭其子兄喪其弟長短顛播百疾俱作時方疾癘道有繼負盲禿狂僇萬恬以生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日月薄食虹蜺晝見五緯利凌四時相乘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大疢臭霜冬霜繆繆之族諸禍之物不約而總至所以然者氣之所感故也夫神氣之所以動可謂微矣故曰天之與人其有以相通此之謂也

留務茲從子錄于者者十有二年月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曰天下之物有甚於此而難持者女知之矣乎疾之則脆緩之則液焉以遊

可也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邪而自築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乘之以馳聘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五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悼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

子車氏之黻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味於愛憎雖

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挹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其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黻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失利之愴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爲質者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質夫何所憚而不爲之哉今世之人求其不爲澄子者或寡矣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管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膚革之沈沈惟恐其不脩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繹如也今則不然荒飢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米草立橋樸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弄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客也而得拱梧懷抱其一槩之掠泯泯默默而顧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持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霆鷄啼於蟬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留子築居於五源之溪使其徒公子賓胥見子華子於齊曰先生之後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夫五源之溪天下之至窮處也鼯吟而鼯啼且曉昏而日映也蒼蒼踟躕四顧而無有人聲雖然其上脉膏以發其植物也兌兌以澤其清流四注無乏於濯漑其蘋草之芼足以供祭也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其石皴栗爛如赭霞藹草之苦從風以揚壘耕溪飲爲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今先生之年運而徙矣而其所以蘊藏者無期惟是河汾之間不吾容也而寄食於海濱歲又弗稔其何以供億今之諸侯其地相將也其德相若也先生之車軫其將誰氏知之是以子留子使賓胥也敬以有請無寧先生而肯照臨於幽溪之中將使斯人也耳聞

子華子曰先生豈無意於此乎子華子曰爾爾而夫子矣而以所以爲於我者渠渠不忘於我之心焉如也吾聞之太上遺世其次遺地其次遺人而之所遺其地矣乎曩者吾有緒言於會矣曰我必死爾以吾骨而涉河以從吾先人於岑塞之下我之意也已有前在矣不得而從於爾之求矣夫志之所存雖逝而親雖缺而族雖遠斷不吾間也而今而後吾知神爽坐馳於五源之淵而亦將朝夕而惟余是從吾何必往也嘻來賓胥我之不得往猶而夫子之不得來也詩不云乎莫往莫來使我心疚吾之與而夫子也其弗覲矣乎

子華子自齊而歸召子元而訓之曰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昔吾之宗君爲周曰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郊鄒簡和周郊於是吾之宗君薦其所以爲祥者其族有三曰井里之璞也曰太山之器車也曰唐叔異畝之禾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吾之宗君請以爲獻王命分寶王于魯公時庸展親歸禾於周公作歸禾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以吾之宗君始有蒲堂以朝作禮典令其顯庸書在故府逮宣王之時吾之宗君入董六師爲王虎臣是曰司馬同馬之后凡九世而其子孫或捕居子汾消之聞十有一世而固其於溫先大夫宣王之棄世也背違其群而吾之宗君厥有大造於趙樂於瓜苗之有衍我是以旌其樂而食其實及吾之朝雖不釋於簡並而趙則直吾姓之所宗氏

也今主名之爲人強毅而法能忍詬而無慙挺挺而不同
且受人之規言其將光啓乎趙氏之業而大其前人吾且
老矣而不得以相其成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其勿有
二心以事主君惟是寃夢之事吾之所以后其先人者弗
儉弗侈允釐其中其勿以世俗之垢昏而以況我之所脩
乃若爾會之所以自勵者則惟吾宗君之忝其於我亦預
有無窮之聞來爾會而小子其謹志之

子卷終

子卷終

子卷終

子卷終

劉子新論題辭

按劉子五卷五十五篇北齊書以劉子爲劉孝標撰
孝政序謂劉孝標已不遇遭天下凌遲播遷流離故作
此書王應麟玉海載北史書又著劉孝標撰高才不遇
賦與書中語意頗合似爲斯人所作也唐書中書直學
爲劉勰然觀劉所著文心雕龍辭旨備麗且又卷數不
同非也此書泛論治國脩身之要難以九流之說無甚
高論然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感孤以命一鶴鳴
能無中乎萬物收曜以成一生生能無傷乎宋太史嘗
謂劉子其言爲之出渾

劉子新論題辭

劉子新論題辭

百家類纂

雜家類 劉子新論

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
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故恬養神
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靜則形無累
矣夫一表一舉猶能奪正性况萬物之衆而拔擢以生心
神哉故萬人學孤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
一生生能無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臟之
使候也嗜欲連綿于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于荒淫之波
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寡矣是以聖人清目
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養心而不慮貴身而忘
百家類纂 卷之五

殘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貧故厚利不能傾

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摧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
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將收情慾先閉五關
目愛彩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
滋味命曰燠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魔之機此五者所
以養生亦所以傷生故明者剝情以遺累約慾以守貞食
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表
樂之感不以亂神處于至足之泉立于無害之岸此全性
之道也

媒揚譽人而受譽者不以爲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
爲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

不若挾利以爲己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
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鴈復讐者不
然錡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情也
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遺情以接物不爲名尸不爲謀府
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翠以羽自殘龜以智自害丹以含色磨肌石以抱玉碎質
此四者生於異俗與人非不隔也託性于山林寄情于物
外非有求于人也然而自詒伊患者未能隱其形也若使
翠歛羽于明丘之林則解羽之患永脫龜曳尾於塲谷之
泥則鑽灼之患不至丹伏光於春山之底則磨肌之患永
絕石兀體於玄圃之崑則剖琢之憂不及故窮巖曲岫之

百家類纂 卷之五

梓樛生於積石頽貫青天根盤黃泉分條分葉輪菌礫
麒麟戲其下鸞鸞游其顛浮雲棲其側清風激其間終歲
無毫釐之憂免刀斧之害者非與人有德也能韜其質故
致全性也路劍之喻樵人采其條匠者伐其柯餘有尺葉
而爲行人所折者非與人有譽也然而致寇者形不隱也
周鷄斷尾獲免犧牲文王欲殺雞雞祭廟其鉤知毛色山
狙見巧終必招害楚王使由基由此言之則出處之理亦
可知矣是以古之有德者韜迹隱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
以定其內內定則神腑不亂外密則形骸不擾以此處身
不亦全乎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天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

其大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深遠而光華者節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故吳鋒質勁非苦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優患非積學而不成仲尼臨及手不釋卷仲舒啜辛口不輟誦有子惡臥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視錐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庸人而可怠哉

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楚暗笙猶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筭也當筭之推有鳴鴻過者彎弓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難意有暴昧鴻亂之也故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

西家類集 卷之十七
瞽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瞽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非用心之一哉是故學者必專勤精思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誦誦雖入於耳必出於口矣

樂者天地之聲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五時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各像勲德應時之變故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之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愉心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之園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幽祇昇攀拊琬琰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翔翬上能感動

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順之音雅樂之情盛世之聲也明王既浪風俗凌遲雅樂殘廢溺音競興故狄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秦渭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各詠其所好言其所欲作之者哀聽者泣由心之所感也故延年造傾城之詞漢武思靡曼之色雅門作松栢之聲齊潛願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筑調於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曰山有木兮木有枝聽者嗚咽泣涕不漣此皆淫佚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餘情德音之樂也故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蘇樂興焉君子慎其所以感者

西家類集 卷之十七
忠孝仁義德之順也悖傲無禮德之逆也順者福之門逆者禍之府今使孟詵尉時引牛之尾尾斷臍裂不行十步若環系之條以貫其鼻靡以尋絢被髮童子騎而策之風干廣澤恣情所趨何者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之童非勇於孟詵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於順也可馬崩墮天下之攻劍者也今提劍鋒而掉劍觚必刎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况金甲乎若提其觚而掉其鋒雖則凡夫可以陸斬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欲無傷乎后稷善播種不能禾稼冬生逆天時也禹善治水鑿穴川不能回水而流逆地勢也人雖

才藝卓絕不能悖理成行逆人道也故順理處情雖愚俗可以立名反道為務雖賢哲猶有禍害君子如能忠孝仁義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遽受不以昏行變節頽回不以夜浴改容勾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箕缺耕於垌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也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蓋彫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縈組害於女工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故建國者必務田蠶

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五
王止於虛玩而穀帛有實用也假使天下瓦礫悉化為和璞沙石皆變為隋珠如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珠未可以充饑也雖有奪日之鑑代月之光歸於無用也何異畫為而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哉是以先王敬授民時勸課農桑省游食之人減淫後之費則倉廩充實頌聲作矣

水濁無掉尾之魚土萌無威蕤之木政煩無逸樂之民是故善為理者必以仁愛為本不以苛刻為先先王之治上

伐草木草木有生而無識鳥獸有識而無知猶施仁愛以及之奚況生人而不之愛乎故君者其仁如春其澤如雨德潤萬物則人為之死矣

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從之昔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不好服美羣臣皆衣狎羊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着儒衣趙靈王好鵝鵠國人咸冠鵝冠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勾踐好勇而揖闔閭蛙國人為之輕命兵死者眾從君所好也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接屋而誅非堯舜之民性盡仁義而桀紂之人坐輒姦詐而善惡性殊者染化故也是以明君慎其所好以正時俗樹之風聲以流來世

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饑飽規矩疾徐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為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愛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得矣故君者賞罰之所歸誘人以趨善也其利重矣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惡矧復張厚賞以施下操大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言以經理理為言本名以訂實實為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黃軒四面非有八目

四方因以為變之一足必有獨脛音哀公問孔曰今之方伯也音推一人則足矣周人王璞其實死鳳楚之鳳皇乃是山鷄愚谷智叟而像頑音時有人隱於愚谷者自號曰頑黃公美女乃得醜名音時有人隱於愚谷者自號曰頑取之果魯人逢掖實非儒行東郭吹竿而不知音四面一足本非真實王璞鳳皇不是定名魯人東郭吹竿美稱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聖真翻轉名實美惡無定稱賢愚無正目俗之弊者不察名實虛傳說者即是定

真聞野夫人謂之田父河上蛇女謂之婦人竟漿木樹膏糧赤土中盡赤之土為治龍肝牛膝謂之為肉掘井得人糧水乏食乃取此土食之言自止而出三豕渡河云疏行水上凡斯之類不可勝言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七

故狐狸二獸因其名便合而為一豎豎巨虛其實一獸因其詞煩分而為二斯雖成其名而不知敗其實也有志於正名者可不慎諸昔畢萬以盈大會福晉仇以怨偶逢禍然盈大者不必盡吉怨偶者不必皆凶而人懷愛憎之意者以其名有善惡也今野人畫見蟪蛄者以為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者以為有爵位之象然見蟪蛄者未必有喜夢見雀者未必有禍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益泉尼父不漱也名朝歌頽淵不食里名勝母曾子還輟亭名桓人漢高夜遁何者以其名害義也昔有貧人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方祭而人入於室呼之曰富出視之曰不祥家果有禍其後子

死哭之曰樂而不自悲也莊公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盜持衣出釋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歐歐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歐歐吏因歐之盜幾至於殪立名不善而受其弊審名之宜豈不信哉

龍之潛也凌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鄰驪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騊駼同櫪士之賢也知己未顯亦與庸流雜處自非洞明莫能分也故孔方醜之相馬也雖未追風逐電塵掣影而迅足之勢固已見矣薛燭之賞劍也雖未陸斬玄犀水截輕羽而銳刃之資亦已露矣故范蠡吹於犬寶父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遠秦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眉映之微而形於音

聲之妙而動於心聖賢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陳平之棄楚歸漢魏無知識其善謀韓信之亡於黑水蕭何知其能將豈待吐六奇而後明破趙魏而後識哉甚矣知人之君未易遇也侯生夷門抱關之吏見知於無忌豫子范中行之亡虜蒙異於智伯名尊而身顯榮滿於當世雖復刎頸魏庭漆身趙地揣情酬德未報知已虛左之顧國士之遇也世之烈士願為君者投命猶瞽者之思視瞽者之思行而目終不得開足終不得伸悲夫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之榭非一木所構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毳宇宙為宅非一賢之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賢聘隱人臣則獻士舉知唐昇二八流睦睦之風周保十

齊之詠仲尼在街趙執折跡千木處魏素人罷兵
奇未亡獻公不侵子玉猶存文公側坐以此而言則立
致治折衝狀難者舉賢之效也大連城之壁影荆山
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草
華之臺炫燿於絢羅之堂者蓋人君之舉也賢士有脛而
不肯至者靈材於幽岫致迹於紫華者蓋人不能自薦未
有為之舉也故城文仲不進展禽仲尼謂之竊位公孫不
引董生沒黜將為妬賢虞丘不薦叔敖樊姬延為不肖賦
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斯前識之民規後代之明鏡矣
智如傅里才若置生居環堵之室無知已之談望迹流於
地聲聞於天不可得也故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自棄之行
南家類纂卷之五
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無耻之人也季布不遇曹丘則百
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庸無羞之士也二子所以德洽於
當時而聲流於萬代者聖賢吹瑩也昔有賣良馬於市者
已三旦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嘗良馬而市人莫
顧願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
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此馬非昨為騫駘今成
騫駘也人莫之賞求有為之顧盼者也夫樟木盤根鉤枝
鬱鬱竊皮輪菌擁腫則衆眼不顧匠者採焉製為殿堂塗
以丹漆畫為黼藻則百辟卿士莫不顧盼仰視木性猶是
也而貴賤今貴者良工為之容也荆谿之珠夜光之璧薦
之使必藏之以王匣絨之以金縢若閭以投人則莫不

相吟以愕按劍而怒何者為無因而至也然則人之居世
未有為之聲譽先之吹瑩欲望身之光名之顯其可捐
霜鴈託於秋風以成輕舉之勢騰蛇附於春霧以奮凌霄
之遊鴈附於蜚蛩以攀追日之步碧蘿附於青松以茂
凌雲之操夫鳥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峻附高以
成其事矣况於人而無託附以成其志乎故搏牛之虻飛
極百步若附鷲尾則一翥萬里非其翼工所託迅也樓季
足捷追越奔光若駕疲驢則日不涉一舍非其脛遲所托
蹇也由是觀之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
所則輕羽淪溺迅足成蹇然則君子曷先其所附而
命有否泰運有屈伸故處亢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
通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圓蓋登峯眺目極於煙際向在井
穴之時聲非卒頃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
乘風蹈峯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
買臣忍饑而行譚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憑班
超執筆而慷慨當四子勢屈之時容色黯黑神情沮怛引
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驎之伏於鹽車玄猿之束於
籠圈非無千里之駛萬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
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徹入井而欲睇憐哉及其勢伸
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王於廟廟以合縱於六國之內
以懸旌於崑崙之外當時也容彩光煥神氣開發言成
為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鴻之汎長波

之揚大發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矚人猶
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賢故醜而新美
之與通也

有常質遇有常分賢不賢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見於人
故賢愚可定命在於天則否泰難期昔韓昭侯醉臥而寒
典官加之衣覺而問之知典官有愛於已也以越職之故
而加誅焉衛之驂乘見御者之非從後呼車有救危之意
不蒙其罪加之衣恐主之寒呼車憂君之危忠愛之情
是固越職之愆亦對典官獲罪呼車見德遇不遇也賜墮
騶風非虞氏之慢鉏水沃地非射姑之穢事出慮外固非
其罪而俠客大怒虞氏見戚邾君大怒而射姑獲免遇不
遇也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代幽
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疾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
逾於華士而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
僅過士田千秋無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同遇明主而貴賤
懸隔者遇不遇也莊姜遇衛美而無寵宿瘤適齊配而蒙
幸遇不遇命也賢不賢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傷不遇
者不知命也如能臨難而不懼貧賤而不憂可為達命矣
荆岫之王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類然馳光於千里
飛價於侯王者以小惡不足以傷其大美也定國之臣亦
有細短人主所以不棄之者不以小妨大也以小掩大非
求士之謂也

昔野人棄子貢之辯而悅馬圍之辭越王遂吹竽之音
好鄙野之聲非子貢不及焉圍吹竽不若野聲然而美不
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
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
興土功也長脰者使之翦鉏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
之準繩僂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
而立功焉

楚之市偷天下之大盜而能却齊軍雖使孫吳用兵彼必
與之拒戰未肯有望風而退也晉之叔魚一國之使和也
而能歸季孫雖使甘蘇聘諒彼必與之較辯不至恐懾而
逃還也大盜讒佞民之殫害無用之人也苟有一術德能

為國興利除害則乃明智練才其為大益豈可棄耶

綴者身仰釣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綴者漸進釣者
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趺而行干木在魏
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焉文以讚治武以凌敵趨舍
殊律為績乎焉

為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其重輕所處之分未可
乖也是以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
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厦
何者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
也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傾溢之患以
容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故齊將

不能化蠶而能蛭蛉越鷄不能伏鵠卵當鷄能伏之養
與螟蛉俱蟲也魯鷄與越鷄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
伏者養大越小也故智小不可以謀大德狹不可以處廣
以小謀大必危以狹處廣必敗于游治武城仲尼發割鷄
之嘆尹何爲邑宰子產出製錦之諫德小而任大謂之濫
也德大而任小謂之降也而其失也寧降無濫是以君子
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則君無虛授臣無虛任故無負
乘之累折足之憂也

韓昭侯與棠謨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露於妻妾也孔
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於左右也

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申叔一言范蠡賤萬畝之田以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五

貴舟人片說季路抱五慎之誠趙盈佩九言之箴以此觀
之軒壁之與田邑豈能與善言齊價哉

昔人興說言於青蠅譬利口於刀劍者以其點素成緇刃
勁傷物故有四畏不可不慎鳥之曲喙鉸距者羽類畏之
獸之方喙鈎爪者毛羣畏之魚之多脣鋸齒者鱗族畏之
人之利口護誦者人共畏之

鴻毳性輕積之沉舟膏繒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繒之輕微
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牆之崩隄必因其隙劍之
毀折皆由於學又蚘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
怨之始也微於隙墜及其爲害大於墻劍禍之所傷甚于
邑將防其萌急於水火

之所生不可類推禍之所言非可情測或怨大而成小

或憾輕而至重深嘗不必危而難此未可易也故漢祖免

貫高之逆魏后泄張繡之讐韓信削少年之辱安國釋田

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廊之矜得以深怨而不爲讐

也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邠孫以關鷄亡身

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褻細怨妄樹禍端以酒食戲笑

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代之間者皆以小害

易微之事以至於大患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

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隣若非至精莫能分矣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降陰

極而昇日中則具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五

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恒情也昔仲尼觀歌
器而華容鑒損益而歎息此察象而識類觀霜而知冰也

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之之危處存而不忘危必覆太

山之安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

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

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晞非耐饑而樂勞

是能心怠於接生處于謙光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

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范滂忠義之性懷真直之操故不趨利而逃害不忻生而

厭死不可以威脅而變其操不可以利誘而易其心昔示

之越越擬之白刃而其心不傾晏嬰之盟也鈞以曲戟而其志不迴不可以利害趨其情矣

饑饉之春不暇朋戚多稔之秋饗及四鄰太豐則厭情生寡乏則仁惠廢也

鑄劍者使金不至折錫不致卷製器者使緩而能喘急而能牢理性者使剛而不猛柔而不懦緩而不後機急而不僂促故能劍器兼善而性氣淳餘也昔徐偃王賴而國滅齊簡公懦而身亡此性大柔之失也晉陽處父以純剛取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此性太剛之過也楚子西寬而招敗鄭莊公僂而自禍此性偏急之失也西門豹性急佩革皮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絲絃以自急彼各能以一物所

百家類纂 卷之三

長攻其所短故陰陽調天地蘇剛柔均人事蘇也

飛龍甘煙走貊美鐵鴟日嗜蛇人好芻豢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

賴顏王理吟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妻母之婉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齊陽文之婉姿

炮羔煎鴻雁鴈鴈熊泉口之所嫌文王嗜菖蒲之菹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激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

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挺鑿之聲不貴金石之和鑿金玄簪春蘭秋蕙衆鼻之所方也海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芬馨之氣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苦成甘移用成羽佩猶當薰美

自無定形愛憎無正分也

將以權決爲本卒以齊力爲先是列宿滿天不及蹤月形不一光不同也虎兕多力而受制於人者心不一力不齊也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千人遮戰不如十人俱至今求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在於仁恩洽而賞罰明肯靡者臨危難而不懼發水火而如歸非輕死而樂傷仁恩驅之也將得衆心必與同患暑不張蓋寒不御裘所以均寒暑也險險不乘丘陵必下所以齊勞逸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而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三軍合戰必立矢石之下所以共安危也故醪醑注流軍士通醉溫辭一灑師人挾纊苟得衆心則人競死以此衆戰猶轉石下山決水赴

百家類纂 卷之三

能孰能當之矣

園間習武試其民於五湖湖皆加肩流血不肯止勾踐習戰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擊金而退之

豈其惡生而貪死賞罰明而教習至也是以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般僂善斷不能運不利之斬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魏武善斷不能

帝教之戰爲鷓鴣鳥而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況國之士民而不習武乎是以先王因於閭閻大閱簡衆教修戎器爲國豫備也

矣。箭所以爲貴者以其弦直而至也。窮日而取至則與
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爲妙者以其應時而知若事過而後
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昔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讐而
抑矢王屍陽虎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弋謀
不斯須一讐得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
魏冉悔不先索而後行故勢移而身逐。鼂錯之充穽垣申
屠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
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
而不能應速者亦非智也。嗟曰力貴突智貴卒此之謂
夫曲思於細者必忘其大銳情於近者必畧於遠由心不
並持則量不兼通小有所係大必所忘也。項羽不學一藝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七

時有將說俗有奉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體齊也。故
無爲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
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
行也。霜風慘烈則素不裁禾炎氣赫曦則明不製裘知時
不可也。質章甫者不造闔越街赤鳥者不入曉狹知俗不
宜也。故救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并貽溺者以方
尺之王不如與之短綆非橡綆之貴而珠王之賤然而失
不要者各在其所急也。庖丁解牛適俗所傾朱泚屠龍無
所用功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故老聃至而戎而
效使言夏禹入裸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宜也。墨
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七 七

曾而不敢鉞蜚尾螫趾而不敢斫非愛疾而好毒以鉞斫之患疾螫也醕酒盈庖渴者弗飲非不渴也飲之立死銷金在鑪盜者弗掬非不欲也掬而灼爛號虎在前地有隋珠雖貪如盜蹠則手不暇拾懸穀向心路有西施雖淫如景陽則目不暇視非不愛寶而悅色然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黃口以貪餌而忘害故擒於羅者異鵲以見利而忘身且惕於莊周是以智者見利而思難聞者見利而忘患思難而難不至忘患而患反生以是觀之利害之道去就之義亦以明矣

吳兵大勝以為福也而有姑蘇之困越樓會稽以為禍也而有五湖之霸我王強盛以為福也而有樽下之執陳駢出奔以為禍也終有厚遇之福禍福迴旋難以類推是以君子祥至不深喜逾敬慎儉誠其身祇見不為感逾脩德以為務故招慶於神祇災消而福降也

小利大利之殫小者大禍之津苟貪小利則大利必亡不遺小者則大禍必至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身轉危何異飽磨其角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滅何異泉之養子子逾長而身就害也是以達人觀禍福之機鑒成敗之源不以苟得自傷不以過吝自害老子曰多藏必厚忘禮云積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吝之萌也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聲以同應氣以異乖其類苟聚雖遠

不離其羣苟分雖近未合故銅山崩蜀鐘鳴于晉淄澠共川色味異質感應必類自然之數也

理之失也由於貴古而賤今情之亂也在乎信耳而瞞昔者仲尼先飯黍待者掄口笑于游楊裘而富曾參揮指而哂以聖賢之舉錯非有謬也而不免於嗤謂奚况世太未有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於嗤謂者豈不難也

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涌必漂石風之憚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其志不廣也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生父不為親友所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

魏之心寧越激而脩文卒為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之績數賢皆因困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之術也孤峯九折難涉之途也從高趣下驚馬之步也騰峭登危飛龍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為貴以難而果所以為賢古之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忠孝者百行之寶與忠孝不脩雖有他善則猶玉屑盈匣不可琢為圭璋劉綰滿篋不可織為綺綬雖多亦奚以為

其家類總題辭

漢書文志其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尚矣後世耀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務倣循摭遺逸紀奏其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其書爲四種

其家類總題辭畢

其家類總題辭畢

六韜題辭

周呂望著按漢藝文志無此書隋唐始著錄分文武龍虎豹犬六目其家權謀之書其辭鄙俚世俗所依託也周氏涉筆云謂太公爲其家之祖自漢已然本無所稽一僅以陰符會託而云爾太公遇文王事尚未足信況談兵哉此書並錄吳起漁獵其詞而綴輯以近代軍政之浮談淺駁無可施用讀者宜熟察也

六韜題辭畢

其家類總題辭畢

其家類總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八

兵家類 太公六韜

文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上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在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嚳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齊三日乘田車駕田馬時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泰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謂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網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援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緡絲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歛焉文王曰立歛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

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聚人

其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

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

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

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

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下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歸

盈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

何也其君賢不肖不肖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

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

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聖賢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

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

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珍珍異不

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墾甕楠椽

楹不斲茅茨編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

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

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

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平

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

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

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

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務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民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歛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歛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歛如取於已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惑

明傳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在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急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彊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上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握

察而閉立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消消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發奈何兩業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親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而不終於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守國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比而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歛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上賢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

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彊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累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彊勇輕戰僥倖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與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枝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偽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彊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容

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疆文王曰善哉

舉賢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禁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達才考能令實由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貴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北兵之道莫過乎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

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為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發啓

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之害天下者天下之利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驚鳥將擊卑飛飲翼猛獸將搏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過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管勝殺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太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

慎啓

論將

大宋王

九

曰善哉

選將

百家類集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旣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讀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

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寡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命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關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厲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而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山隘塞阨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方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執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

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

道家類纂 卷之三 十二

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說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知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瞋目赴之若鶩用之若神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

無之國武王曰善哉

奇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從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翁鬚者所以遁逃也溪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均澤窮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六 十一

深木渡江河也彊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喧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偽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厲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為固也由休茂穢者所以照往來也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

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彊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彊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失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者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彊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六 十二

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入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莫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兵徵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彊弱預見勝負之徵為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數

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
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
猛相贊以威武此疆微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
疆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聽法令
不重其將此弱微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
太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聲
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微也行陣不固旌
旗亂而相逆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屈我
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聲鼓之聲濕以沐此
大敗之微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
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
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
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
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
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

晨需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脩乎
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
未耜者其行馬疾黎也馬牛車與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耒
之具其矛戟也蓑蓑黎也者其甲冑干櫓也鑊鉞斧鋸什
曰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
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緩草棘其戰車騎

也夏耕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
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
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庫
庫也春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壘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
事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
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度是富國彊兵之
道也武王曰善哉

三陳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
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
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
陳武王曰善哉

武鋒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
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
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
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
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
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
擊心怖可擊

練士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

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力勇彊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彊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關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八

七

太

戰車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戰死地有十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粘墮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殺草橫敵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滑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

戰騎

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離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驕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車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關

百家類纂 卷之三十八

太

太

騎翼而勿去或騎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關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眾其行陣必亂今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羣多設旌旗雜以彊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

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
絕我後。此騎之困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
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
遠，彼弱可以擊我，彊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
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
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難地也。敵
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
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
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
遠避，暗將之所以陷敗也。

太公卷終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八

十九

水

司馬子題辭

晁氏曰：齊司馬穰苴撰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末，因號司馬兵法。司馬遷謂其書闕
靡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近亦少褒矣。穰苴爲
區區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天台方氏
曰：司馬法言論猶有先王之遺意，至有駁而不純，譎而
不正者，則皆穰苴之所附著也。嗟乎！王者之不作久矣，
若唐太宗、李靖之問對，惟知有孫吳之術，而司馬法爲
虛語，況有出於孫吳之所不忍言者乎？

司馬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天司馬子題辭

十一

兵家類纂

司馬法

仁本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遠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燕愛民也故國雖大奸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

百家類纂

卷之三八

一

司

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並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彌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

至于其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旦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脩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刑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患弱犯寡則背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墮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百家類纂

卷之三八

二

司

天子之義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

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
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
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
故其砥維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
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
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
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旅夏后氏玄首人之執
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
商家類纂卷之三
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
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
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誦上不
尊德而任詐惡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
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
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從不趨車不馳逐
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國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
之力遲速不過誠命古之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
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
在朝恭以遜修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
在君抗而立行逐而果介冑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

危事不商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主明
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
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刻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大捷
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
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
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
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軍三年不
典視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
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商家類纂卷之三

商家類纂卷之三

四

司

司馬法卷終

孫子題辭

吳孫武撰武帝註止十三篇杜牧以為武書數十萬言
魏武削其繁刺筆其精粹以成此書其所著深矣按古
之談兵者有仁義有節制至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正
而鑿奇背義而依詐智術相尚氣驅力奪其流毒至於
今未已也然則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禍首與

孫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下孫子題辭

百家類纂

兵家類 孫子

始計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六曰道二曰天三曰
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
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
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
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
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
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
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
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
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
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
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
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
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
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
饋糧內外之費資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

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力屈貨則諸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觀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買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楯立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慈矜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百家糧纂不卷之六二一孫子

謀攻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上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

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勝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自開窗窺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

其戰勝不惑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脩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鎰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兵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開張如開張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八

四

孫子

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圜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

九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日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攻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以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聞故策之而知得失之

百家類纂

卷之五十八

五

孫子

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故軍爭為利衆爭為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上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說不

杜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饒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必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者背高前死後生處平陸之軍也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此其利也黃帝之利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兩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處地有絕湖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若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蕪葭杜蘅蘄者必

百家類纂

天卷之五

一

孫

謝者欲休也兵怒而相迎又而不合又不相去必戰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敗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地形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而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愾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九

孫

也料敵制勝訂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實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父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去如騶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吾知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

孫子曰用兵一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

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不待之者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人不可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者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固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得而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上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今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劍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不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

夫散地吾將一其志將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
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衝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
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
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闕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
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
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將之兵也夫霸
王之兵法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加於敵
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廢施無法之當無無政之令犯三軍
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殺之亡地然後有陷之死地然後生失衆陷於害然後能
自棄其命不義之謂也

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即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

發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脩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至慮之。良將脩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莫能用。間非仁義莫能信，使間非微妙不能得。問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問事未發，而先聞者，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問事未發，而先聞者，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
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
知之必索敵人之間求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
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
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
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
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
之所恃而動也

吳子題辭

吳子二卷魏人吳起撰起嘗學於魯子猶與聞禮教之
說觀其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
教之以禮厲之以義論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曰理
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何起之異夫諸子也闢
土四面拓地千里宜矣高氏謂較之孫武起之書幾乎
正武之書一乎奇優劣判然矣其或然與非邪

吳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兵家類 吳子

圖國

吳起儒服以兵稅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徃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盡以丹青燦以犀象冬日夜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闘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敗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脩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僂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醺吳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太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開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者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所以為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城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緩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五一日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

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日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脂陳三萬以服邠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旅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越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

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應

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雖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則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隣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吳

料敵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實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關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

不讓皆有闔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

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其獵散倏伏投機其難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民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

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慈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厭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壯勇是輕戎馬寒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用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

吳

辭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長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霜遽刮水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疑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合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曰土地廣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嚴

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寡軍之精六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米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疲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

百家類纂

未卷三

五

其

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三重一備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易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鈎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遠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

常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變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百家類纂

未卷三

六

吳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勝最大三軍之災出於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廩養知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衝聞鼓聲合然後衆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常天竈無常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

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將戰之時審候風候
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
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旣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
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
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未
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安勞
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謂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
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
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日理二曰備
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
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
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
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
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
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
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
知此四者乃可為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

敵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
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
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
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
將之所歷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
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
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
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
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
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
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颭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
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
曰今賊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
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
知如此將者名為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衆譁譁旌旗煩亂
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
得此為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

之何吳起對曰凡戰之法畫以旌旗幡麾為節夜以金鼓
笳笛為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
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
強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為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
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
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
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平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
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
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

百家類纂 下卷 天
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覆夫五軍五
騎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謀以
觀其慮彼聽吾說解而去之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為五
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行疾關一結其前一
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
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為之奈何起
對曰為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
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為之
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谿谷深山大澤疾行而去勿得從

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兮與
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
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
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軍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
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旃行出山
外管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林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并
楫不設進退不得為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
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
為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百家類纂 下卷 天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為之
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地為
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起對
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
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衛其祿祿
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殘
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

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與與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簡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簡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簡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之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者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曹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有案類集一卷

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燕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夏題辭

晁氏曰題曰黃石公上中下三畧其書論用兵機權之妙最明審決軍可以死易生可以存易亡經籍志以為下邳神人撰世傳即圯上老人以一編授子房者真西山氏曰子嘗深味其書其言治國養民法度與儒者指意不悖而欽滅退守不為物先之意則黃老遺言也子房號稱善用兵然最所得者不過與物推移變化無方因敵轉化動而輒隨數語耳以此推之則今傳於世者子房所受書也

畧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三十九

兵家類 黃石公三畧

上畧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

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識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受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賤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

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存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餽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識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軍識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攻則士力疲敵士力疲敵則將孤衆恃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識曰良將之統軍也怨已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功如火河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軍識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往賢則敵國畏軍識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繫則下不順將愛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脅以此攻伐則致死

國之命也將能致勝則國家安定軍識曰將能清能
亂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
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人質之智聖明之慮負薪
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
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
功臣倦專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
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
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其國軍識曰將謀欲密士
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
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
勢外關內則禍不制財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
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
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識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
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也軍識曰軍無財士不來軍
無賞士不往軍識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
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
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識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
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
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軍
識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疆
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慮也

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財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
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
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
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識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
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軍識曰內貪外廉詐
譽取名竊公爲恩上下相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
端軍識曰群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
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識曰疆宗聚奸無位而尊威
無不震萬端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譁
譎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識曰世世作姦殺盜縣官進退
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軍識曰更多民寡專
卑相若疆弱相虞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軍識曰
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軍識
曰枝葉疆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
受其敗軍識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
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迷
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已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
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識曰姦雄相稱障蔽主
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
乃觀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遁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
嚴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及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中畧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袞四海會同主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鬪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己專進退內禦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主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眾同好惡然後加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贊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畧為衰世作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行審權變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

畧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畧則能御將統眾深曉下畧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畧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善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眾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選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畧之勢也故勢主秘焉

下畧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疆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讓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

受恩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仇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已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不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下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主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九

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離治離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主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怨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勵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滿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名可傳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濫竽充數者時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已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

高而名揚於後世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澆燭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則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九

賢而美名彰焉則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尉繚子題辭

尉繚子五卷六國時魏人所撰其論兵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其威烈可謂莫之要矣而又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是其說雖未純王政亦能窺兵之本統者乎或者謂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需事又何其刻深少恩也則其說自相背戾矣余意尉繚子蓋談兵非用兵者故其說屢變而不一未足為怪噫古之仁人用兵猶不得已其可易於談兵也哉

百家類纂尉繚子題辭

尉繚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兵家類

尉繚子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百家類纂卷之十九

兵談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遠於天生於無故開之而不窺小不恢明乎禁令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

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恃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壁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制談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鬪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鬪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驚拘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行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大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

揖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一武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也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也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也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驟之駛彼駑馬譬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脩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氣

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皆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戰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閭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

前案類纂 卷之十九

四十一

四

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能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宋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宋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耻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

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養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害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畔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强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

前案類纂 卷之十九

五十二

附

攻權

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

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比襲邑攸用也
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
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
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
其中坐之兵劒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
先合而後阨之此必勝之術也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
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袍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
能禦此矣

孔明心書題辭

按孔明心書一卷共五十篇不知何人所作者之隋唐
宋志俱不載晁氏讀書志有武侯十六策亦以為依託
不足據此書殆近世其家者流能知兵者假武侯之名
而傳之也文義平衍無宏深奧博之旨然其論兵將事
畧備矣固可為七書之義疏也因采而錄之附于篇若
武侯之事悉置勿論不得以此累武侯也

孔明心書題辭畢

家類纂

兵家類

孔明心書

兵機

夫兵之權也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翔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離於江湖中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諸賢良二曰修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說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眾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為奸悖德之家類纂卷之二十九

知人性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為盜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辯而觀其言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才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饑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

不驕富而不靡賢而能不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機變測動應多端轉禍為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踰時刑不擇賢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力越十夫善固疆場長於劍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而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疆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器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奸閉禍為眾所怨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勇勇而能關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饑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斃而後已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下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弊

夫為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妒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心怯八曰狂言而不以禮

將忠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崇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驚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

將善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察也

將剛

善將者其剛不可抑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彊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彊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悵悵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彊

將有五彊八惡高節可以厚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彊也謀不能料是非理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

出師

古者國有危難君擇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

將軍其圖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戮

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止授詞訖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闢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擇材

夫師之行也有好關樂戰獨取彊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寇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拳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彊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時亦不逆天亦不逆人

不陣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

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必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作典刑臯陶作士師人不干命刑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彊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試將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覽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閱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獮散其所連而拆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而進如風雨擊前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彊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寃者伸之有彊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財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先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爲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關則兵和刃接而人樂死矣

戒備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肝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居安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拒此謂燕巢

於幕魚遊於鼎止不候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而虞古之善政又曰蜂蟻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則不可無備矣

習服

夫軍不習服者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以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然則卽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諄之以忠信戒之以吏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却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軍靈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機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耐下歎創無度信卒亂紀不恤饑寒非言妖辭妄陳禍福如事喧雜驚惑利吏勇不受制專而凌上輕竭府庫擅給其財此九者三軍之靈有之必敗也

腹心

夫爲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饑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爲腹心沉審謹密爲耳目勇悍善戰者爲爪牙

謹候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律不律則凶夫律者有十五焉一曰慮問謀明也二曰謹使令審也三曰勇敢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辱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殉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機形

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必因機而立勝也

重刑

吳起曰鼓鑿金鐸所以威耳旌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則聲不可不清目威則色不可不矚心威則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處莫不心移將之所措莫不前死矣

蠶將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軍師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勸信師之大經也未有綱直而目不繇也故能戰必勝

攻必取庸者則不能然也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誠勸則賞罰失度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頑諂登用是以戰必敗散之矣

審因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之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之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可制矣

天勢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宇彗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洞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

勝敗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鬪相以威武相勸以刑罰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在也禍福之所繫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東猿狖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要之目而使之辨青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

主將人苟自利誰懷關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矣

哀死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死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藏之傷者泣而撫之饑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

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群議將識以資將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為上賓

百家類纂 太卷之五十九

七

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為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為下賓矣

沒應

若乃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先動後用刑於無刑此用兵之智也師徒已利戎馬交馳疆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相對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者也

使利

大草樹叢集利之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之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之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之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之以

清是強弩長兵利之以踰衆遇水風火暗利之以搏前後應機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熟者孰能見機而作兄機之道莫不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彷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也

揣能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事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鄰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

百家類纂 太卷之五十九

一

螫虫之觸負其有毒也戰士能勇倚其有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主同矣

地勢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石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平原小坡險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淵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叢竹樹交映此鎗矛之地矣

情勢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

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

擊勢

古之善鬪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敵之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修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鄰和睦大國應援敵有此者計而避之

整師

夫出師行軍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十九 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接左右應麾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廢矣

勵士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言則士無不死矣蓄息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修古騷者招毀憂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懲辱怒

不當者滅

戰道

夫林戰之道畫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於設伏或攻於前或起於後敵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旗旋旌持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闢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彊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掉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况其衆者乎

察情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人者欲人進之衆也樹而動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言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枳而立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妄來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

將情

夫為將之道軍井未以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兩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歛息踵是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之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敬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東夷

東夷之性薄禮少義悍急能關依山塹海憑以自固上下百家類纂 本卷之世本 睦百姓安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也勝

南蠻

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

西戎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鬪難敗自蹟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疆狼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舉乘之以內亂則可破矣

北狄

北狄居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漢境勢失則北遁陰山足以自固足以自衛饑則捕獸飲乳寒則裘皮狼裘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兵不可以戰其略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關也此其不可戰者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逐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將爭奪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候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夫人不疲而虜自服矣

李衛公題辭

晁氏曰唐李靖對太宗問兵事史臣謂李靖兵法世無
完書畧見於杜佑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謂因杜
氏而附益之者也按宋元豐中少六軸孫子吳子司馬
法黃石公三略等書李靖公問對頒行武學今習之
號武經七書其間雖有司馬法當是古書若三略六韜
尉繚子問對之類則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多矣擇術不
精泥於通變吾恐如趙括之讀父書者不少也僭為詮
選錄其精者著之篇使知兵者得有所覽擇焉

李衛公題辭畢

百家類纂 卷之三百九

百家類纂三十九

兵家類 李衛公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
曰柰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
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
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
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
屋施於車上且前信 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
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太
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
隆所得古法深矣

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
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
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
關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在
學者無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策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
焉陳問容陳陳問容陳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
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為
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
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

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旂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接黃帝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紆紆闔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才智神畧莫能出其闔闕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藏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

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亦猶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猶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剛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穰苴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九

河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九

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與兵十萬用車千乘輕車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按孫子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

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廢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與漢兵為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關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眾眾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

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畧言其槩爾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五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為伍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為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

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積宜所謂五人為伍什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鄉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圓圓生於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焉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武曰地生度度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生兵若以鎰稱鎰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彗節如發機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龍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

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搆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機如何靖曰大間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為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戰之所臣常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為營法五行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

百家類纂

太宗三十九

八

李

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尚書言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及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

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太宗曰卿平蕭銳諸將皆欲藉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謂削逼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眾武能威敵其鄉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千斬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權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

百家類纂

太宗三十九

九

李

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敵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兵遠來勒遣孔長為前鋒逆擊澹軍孔長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

心一在一乎禁撓去疑儻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動情搖則敵乘機而至矣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淵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者也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為聚軍聚不聚為孤旅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聚軍之謂乎吳漢為先武所任兵之選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也得失事迹足為代鑑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又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奔奔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則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以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變謂不足為守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

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爾非以強弱為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曰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一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其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大要冷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孫武所謂先不可勝者知已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氣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其士眾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表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惜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筋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冠鄧未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桑梓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太宗曰

古者出師命將齊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閭將拘之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火牛出擊燕大破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

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訓術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紀太宗曰當幹即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有敵者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九堂之陳無變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馬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為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

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畧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俗百家類纂卷之五十九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知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韜鈴內篇續篇題辭

韜鈴內篇者 本朝隱士晉江趙君本學之所輯其續
篇則都督俞君大猷之所附著者也趙君故輯有內外
篇內篇圖記自古聖王賢將仁義節制攻守便利之法
外篇則辨證後儒謬演襲古之非而一以孔明陣法為
宗大要本於太易太極陰陽五行之精河圖洛書相為
表裏先天後天互為體用用心已勤為術亦已精矣今
止錄其內篇者舉本始也俞君篤信師說出以神用因
之南征北伐所在成功偉哉今觀其劔經射陣諸法并
發微之論即古所稱名將何異焉邇來海宇多故日求
防禦之策而司馬之法額置而不講若是編者何可
也鄙人連登儒耳徒守章句未能自表見以效一割之
川乃知投硯男子本有超曠之見非徒興於激矣偁為
纂次如右觀者幸恕其妄而相與訂之

百家類纂卷之四十

兵家類 韜鈴內篇

積卒陣記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顆布為內外
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為九
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
於前者為前拒之為鳥陣也向於後者為後拒之為
蛇陣也向於左者為左角之為龍陣也向於右者為
右角之為虎陣也又外體圓為天陣布也內體方為
地陣布也外四偶各一為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二為
天衝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為天衝居前後也二橫相
對為地軸貫中央也又外四偶之格各離二星之廣
為內四星之相去各離一星之廣為陣間容陣隊間
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為左參連如右參連為以
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為
散有八陣為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條之
八四奇傳命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也其法咸備如此
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夷夏有盛衰帝王有興
替盜賊有熾滅冥冥之中天所陰制而默調者蓋用以此
其陣至簡而備至約而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其何能加
於此

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

之象主衛士掃除不祥星小為吉明則有一兵亡兵少
出二星忘兵半出三星忘兵盡出五星守之兵起不則
近臣誅誅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
為大臣持政欲論兵事

師卦陣記

師卦之陣伏羲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羲仰觀積年之宿
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一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
卦布四坎於中以為貞布八坤於外以偽悔壞八方坤坎
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
坎積爻三十有二折陰盡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
中矣坤者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謂感不可測
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三十二陰皆為所
率將在其中矣南為先鋒北為後游東為左翼西為右翼
東南為前軍西南為右軍東北為左軍西北為後軍陣在
其中矣初爻為殿二爻為中三爻為戎四爻為駐五爻為
前六爻為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
一觸處為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
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如此文王係
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
也孔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羲之陣兼三聖
之辭則師為直將為明兵為和陣為武仁義節制兩者備
矣以王天下其孰不服不率如師故曰後世聖王之制不

三三坎下

師義貞丈人吉無咎文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
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三師或與尸凶六四師左次無
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周彖曰師衆也能
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正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
民從之吉又何咎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
萬邦也師或與尸大無功也左次無咎未失常也長子
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
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握奇陣記

握奇之法軒轅黃帝王天下之所作也神農世衰諸侯相
侵伐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之其陣觀於易象而為形其布
列本於先天對待而起數天地定位故首布乾而坤山澤
通氣故次布兌而艮雷風相薄故次布巽而震水火不相
射故次布離而坎布於乾坤之外四陣為天天包乎外也
布於乾坤之內四陣為地地載乎內也布於兌巽艮震之
外四陣為風雲風鼓於天而變化雲出於地而飛揚也布
於離坎之外四陣為天衝邪西相射之義也布於兌艮巽
震之內四陣為天衝衛者窺天之器環璇而衛居其所也
布於離坎之內四陣為地軸軸者車之樞要輪轉而軸執

其中也規環為圓對待為直直而布之故曰縱布也其軍
九其陣六十四其形圓其象為龍乾為首坤為尾兌艮巽
震為四足坎離為兩翼也奇者圓之數也凡物之圓者外
圍三則內徑一三各一奇師卦外為八坤其畫二十有四
其著策積老少一千三百四十四內為四坎其畫有八其
著策積老少四百四十八內得其一外得其三三為外營
一為中軍大將握之故取其名為握奇戰掄問于坂泉榆
蚩尤於涿鹿之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虞
城郭宮室未備輒以兵師分內外為營衛內營四外營十
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包中衛
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黃帝握奇經曰所傳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
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內雲起天地之
四縱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縱布地
軸居其中央布列之次序約而極備真聖人之學也

五行三才陣記

五行三才之陣周太公望開國之所作也軒轅制陣始
於五方終於八向五方者教閱之用其半也八向者戰陣
之用其全也太公剪商乃結其法開方一千二百步畫為
九區中區為中軍外八區為外營制軍三萬分為五軍布
于中央四隅以為陣法前後左右四區立表其中以為關
地教閱之所蓋天地之數水位西北火位西南金位東南

木位東北土位中央五陣依五方而布之故以五行為名
也至于陣師野外與敵交鋒五方五軍為正各安其所五
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也役於前後左右之
間各出一陣以為奇茲馳突擊進退無常是謂三才陣蓋
天位乎上人位乎中地位乎下奇兵以前為上以後為下
以左右為中三停而出之故又以三才為名也莫非詭其
名以秘其法實五行三才同一陣而已或者謂五行黃帝
所作三才太公所增又謂方圓曲直銳之形為五行日月
星辰斗柄皆為天才山川險易丘陵水草為地才耕種
士卒器用之資為人才此後世真象臆度之說悞之甚矣
唐太宗問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百步表十二
辰其術如何李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
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
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開容
陣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
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乙統宗曰太公增天地人而為三防方諸井田計九
百畝畫為井字四百畝為公田外四旁八百畝私田八
陣之制中井虛五之地大將居之四旁八區四節四正
之將寓焉是為三才之陣也

農兵陣記

農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諸侯三

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更詳小國子男
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
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
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
視鄉焉卒之數視民焉以是為差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
田教辦鼓鐸鐸鐸之用夏以苗田教辦夜事之用秋以獮
田教辦旗物之用冬以狩田教辦車騎戰陣賞罰之用皆
不同也凡教閱地三百五十步立表四行平列行陣不示
人左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
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
有州長五州為鄉鄉有鄉有師以此人為伍同伍為列比
長為公司馬以閭人為兩同兩為拒胥為兩司馬以族人
為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為卒長以黨人為旅同旅五車為
一隊黨正為旅師以州人為師同師二十五車為偏州長
為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為軍同軍五偏為陣命卿為軍
將一陣之大將也寓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
上下三軍中以奉公左右為二拒六軍前右為拒中為先
鋒左為備後為殿中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為正奇兵在正
軍之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春秋之時諸
侯有戰而不敗者孰非得其大畧者哉
周禮軍法不載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
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

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田功以比追絕胥捕賦以公
貢賦施政令以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
地家貢賦之事有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
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
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也唯田獵與追胥竭也也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
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
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
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振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陣一字平列如戰之陣辦鼓鐸鐸鐸之用以教坐作進
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茺舍草止如振旅
之陣詳史撰車徒車徒撰其讀書史撰其事契合契辦號名之
用帥軍將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
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辦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
旅遂以苗田而蒐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辦旗
物之用王載大常日月諸侯載旂文龍軍吏載旗熊虎
師都諸侯載旛通帛鄉遂載物雜帛郊野載旐龍虎
百官載旗為華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
以獮田而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大閱其前期之期
群吏謂解戒衆庶脩戰法虞人山澤菜所田之野為

表草立表田因之日司馬定旗于後表第一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鑼各帥其民而致司馬之大質明天正弊也旗誅後至者什物而後乃陳列車徒徒如戰之陣皆坐聽生群吏聽誓于陣前斬牲以左右狗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聲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辟吏作旗什物所車徒皆作也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一乃止三鼓擁鐸掩其口辟吏弊旗又什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第三表及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次而徒走及表第四乃止鼓戒三闕鼓以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鑼且卻及表此第五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符出

魚麗陣記

魚麗之陣鄭大夫子元之所作也鄭為大國其賦三軍一軍五偏一偏五隊一隊五車五偏五方而立為方陣以偏居前以五承偏之後彌縫之閒如魚隊之附故名為魚麗陣按周制而為者也周制五車為一隊二十五車為一師一百二十五車為一軍鄭不稱師而稱偏一師各當其一面故也周以百人為卒一卒分為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車而立以車甲士三人為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傍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鵠陣鵠陣皆此義矣其不厭詭此之謂也考鄭之素嘗克

叔段于鄆矣又困州吁而入之許矣又與魯師敗宋人于管矣又因下莊刺虎之勢一代宋衛蔡三國而盡取之又為三覆以待比戎夷戎師於中前後夾擊而盡殲之其制陣之勝可見矣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中軍無將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於鄭伯為左拒左軍結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右軍結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民莫有鬪志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為右拒蔡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為中軍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撿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合三軍王卒大敗

荊尸陣記

荊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蚡冒之世皆楚筭路紫縷蔽以啓山林至武王始為軍政而備於莊公荊楚地尸陳也故號曰荊尸其法五十人為兩百人為卒十五乘為偏以其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車各一卒一兩焉上中下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有親戎分為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隊四十乘行則前軍為先鋒載旗為號慮敵有無石軍

次之挾轅為戰備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次於中軍是地有委草知前軍見敵也急追而進以相應後軍聞之動然以殿其後即行次之間而陣立成矣然車戰之法作於先王惟先王能用之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楚雖有其法而無其心莊王與晉人平郊之戰米陣乘廣以逐趙衰車馳卒奔陷入晉軍之中其王與晉人鄢陵之戰三遇卻至之軍而遭喪其目輕擡妄動如此何有於武王之政哉

左傳楚武子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子號為蓋楚人至此方識制長兵以

校旅以立陣法莊王霸強克庸戎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敵之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戎廣其車名左右廣各十五

乘游闕以為游兵若其主往來主補缺慈以廣有一卒

百人卒偏之兩傍一廣為偏卒在廣之兩於陣則分為二拒拒上言卒伍行陣之法拒以調卒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卒乘輯睦不好於事調卒右軍行右轅軍出行在途則

戰左追尋前軍急追而進前弗慮無敵有無見敵則去

弗中權以為進止權衡後勁後軍行在途之法軍行之翼日則輜重至輜重去大軍之後只一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晉卿天下之所作也晉舊法用

周制五人為五十伍為兩百人為卒二十五乘為偏每攻

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晉卿天下之所作也晉舊法用

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為旄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車

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伐無終大鹵之地既

而險始舍車為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

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各一

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

各一兩也五車為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為偏偏

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為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為行雖

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分伍陣以相離各居一

處而疏列之即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

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

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孫子

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形太公曰山谷之戰鳥雲

之陣言如雲飛鳥散其陣不一荀吳得之晉三軍之國其

後僭用四軍五軍六軍大抵節制皆依伍法為之而已耳

伍法為古人所重如此夫

左傳晉荀吳伐無終及郟狄千大原大將戰魏舒曰彼

徙我車所遇又阨險以什人共車必克以步共車陣之

困諸阨又克阨地利請皆卒自我始魏舒先乃毀車以

為行陣五乘為三伍伍伍乘之卒今分伍為隊三伍有

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陣以相離步卒四陣

居一處兩於前二伍於後後伍專為右角右地勢險

參於左左地勢平偏為前拒以誘之誘之誘之

至 翟人笑之失笑其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鷄父陣記

鷄父之陣吳公子光吳王霸天下之所作也吳舊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為三軍一軍一萬人分為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鐸持戟建肥胡之幡秦文犀之渠十行一變大夫建旗提鼓挾經兵書秉袍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袍萬人以為方陣中軍白裳白旅素甲白羽之矐望之如茶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矐望之如火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矐望之如黑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隱情分合變化之法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臣怨楚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卒一兩教吳車戰至是始伐州萊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褻之中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褻之中與四隅五乘為正四方八乘為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觀鷄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巫臣能教吳車制而不能教之戰戰勝之功公子光之智勇足以發之故也

左傳吳人伐州萊楚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楚今尹子瑕以疾從吳人禦於鍾離楚令尹子瑕卒於軍楚成故遠越帥師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楚師燔楚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

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圍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濟胡沈之君幼而狂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醫壯而頑頑而性愚頓與許蔡疾楚政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寵軍中寵愛之心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提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威後者敦陣整族吳子從之戰于鷄父具以罪人三千三千先犯胡沈與陳為三軍以繁於後繁陳即此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或奔或止三國爭走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噪而從之三國三國奔楚師奔楚師

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五十乘一軍五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為四兩一兩分為伍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為十伍以為三軍中軍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萬車二百乘為奇其比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於五也厥後莊公伐衛有先驅中驅啓庸廣戎駟乘大駟等八陣之名無非管仲之遺制其獨無三軍之正者恐傳者之

河川之穰苴謂餘奇為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為奇兵布之中壘取十之七為正兵布之外營外營凡八陣各卒一千九十四人其取義不同故其數參差不齊亦與黃帝之法不能盡相合焉蓋穰苴錯綜古今而攬蓋之厥後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而穰苴之法附於其中故通名為司馬法云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八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韋五鹿金鼓府藏輜

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陣六陣為游兵各有一千九十四人六陣各減一八以為陣之部署一軍則千軍可知

乘之陣記

乘之之陣齊士孫武子霸天下之所作也伏羲師卦陣內外俱圓黃帝變為握奇內圓外方孫子變為乘之內外俱方俱方則六十四陣八八相乘而已故因而名之曰乘之其用一出於易蓋河圖後天之數太極居中而週為四層伏羲方圖則之以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下而上一縱一橫交互相乘以成六十四卦而內外有四層亦如之天地包山澤山澤包水

火水火包風雷自然之理也乘之陣法與河圖方圖相為經緯外圖二十有八陣分為四正正各七陣四隅居之次圍二十陣分為四奇奇各五陣四方居之三圍十二陣為中軍裏圍四陣為握奇大小相包衆寡相裹奇正相濟一分一合而變化出矣史記孫子見吳王闔廬闔廬使教官女者蓋即此圖也其圖古有七卷漢藝文誌有之自張良韓信次序之後為諸呂所竊不復傳於世惟荀彧秋之日例陳孫吳六十四陣以為驅劉故事而已是曉繫指為孫吳法蓋所傳之誤也若奇正行列疏數遠近之節則於兵勢篇中節短勢險之義驚鳥發機激水轉石之譬者具載之矣

行家類纂卷之四

七

天台董氏曰愚因邵子大易吟欲以方圖分作四層看第一層四隅乾坤否泰四卦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也第二層四隅兌艮咸損四卦所謂山澤通氣損咸見義也第三層四隅為坎離既濟未濟四卦所謂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是也其最裏一層為震巽恒益四卦所謂風雷相薄恒益起意其象亦可見矣

兵勢篇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開衆如開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

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彌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疆治亂數也勇怯勢也疆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處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象棋陣記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霸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戰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無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動兵競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奪視如角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王干戚之象名為象舞是其義也其畫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耳陣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後有砲二礮也機發石者也礮後有車二即二廣也車傍有馬二即游騎也是皆為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戎也士外有象二

大獸以代桓馬填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皆為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於前列卒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卻三者皆為正也礮車馬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為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卒以當頭車馬礮從皆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為四營則又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之制也四隅開四門則四門斗成之形也殺將而後覆局則又御死綏將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子乘之之陣無不脗合焉夫戰國之士善為形勢者有繇叙王孫尉繚子魏公子景子丁子李良凡數家其書皆已滅沒矣惟寓於戲樂者垂像至今惜乎人不知其為要法亦幸乎人不知其為要法惟宋李綱魏勝所制陣法頗與某勢暗合云

說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則圖象棋亦戰鬥之事乎

元惟錄唐肅宗寶應元年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夜聞擊鼓之聲介曹入報曰金象將夜警也寤見鐵騎長數十進曰天馬斜飛度三疆上將橫行擊四方輜重直入無過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乃有一馬斜去三尺止有一卒卒橫出一尺後車乃進已而於見處握之乃古塚也前有金象局列馬滿枰其辭與勢立見事物
宋書李綱上車制曰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

諸車為兩千雙輪上載弓弩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楯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

宋書魏勝上車制曰如意車上爲獸面木牌大餘數十垂垂毬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得近又可以禦箭鏃有弩車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人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有砲車在陣中騎又在砲車中兩陣相近諒射可及則陣中發弓弩箭砲敵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如意車外交戰戰合則出騎兵兩傍掩擊援陣追襲如少卻則入陣間稍憩伺便出擊

垓下陣記

垓下之陣漢淮陰侯韓信開國之所作也尉繚子曰兵法左右中前後軍各有分地分地者東南爲前西南爲右東北爲左西北爲後左右前後之中爲中故漢高帝垓下之戰韓信爲大將信乃以孔將軍將左而居東南費將軍將右而居西南自將前軍爲先鋒而居漢王之前韓侯在後漢王在韓信後侯之問左右所以爲拒先鋒所以爲致師也項羽之陣亦五軍而已項羽氣驕而輕進陷於二拒之

內爲左右所乘是以取敗使項羽之右軍能攻漢王之左軍則漢左軍必歛兵自救而信或反爲項所敗矣此二將賢愚優劣之辨馬隆曰淮陰用之魯公羽死漢以莫測是也厥後諸葛亮曹操皆因之諸葛有五軍師曹操以前後中爲三覆大畧無不相似也而司馬懿畏亮如虎三追三失其將何歟韓信之前有伏諸葛之後有伏項羽不識韓信之前司馬懿不識諸葛之後故也

史記五年漢王與項羽大戰于垓下淮陰侯以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韓信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聚十餘萬先合不利韓信將軍費將軍從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項羽大敗

諸葛亮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壘石爲之其迹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圖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爲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雀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

七陣四陣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四陣為餘奇大將所握別為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為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為節也兩翼翕張以為權也爪牙往來以為勢也身體手足驕立驚據以為主也氣氤變化為方為圓為曲為直為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衝軸衝分配者有演為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為三百六十四變合天度之數者不足信也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要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據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李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

太乙統宗曰四維為正四方為奇乾之乾坤之地巽之風艮之雲四正陣也震之龍兌之虎離之鳥坎之蛇四奇陣也中間奇寒握奇陣也四正四奇所以分布之則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草木子曰八陣圖出於井田公田即中軍也私田八家即八陣也

霍唐魚復江前六十四壯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騎兵分為四衝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者是其制也

平戎萬全陣記

平戎萬全之陣宋太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車四千三百二十乘騎三萬六千五百五十四兵士一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布為前後中左右五軍之火陣前後左右各以二行相從為表裏中以三陣相從為輔弼故五軍常有七陣也中陣以車一千四百四十乘方布如城郭每乘卒二十二人為戰備陣中置拒馬五千具別用五千人守之四角置望樓八座別用八千人守之凡中三陣計用步兵一十一萬八千八百八十人也皆為正前陣後陣之前行各三千一百騎隊五十人前陣後陣之後行各一千九百騎隊三十人東稍西稍之前行各二千六百五十騎隊五十人東稍西稍之後行各三千七百五十騎隊三十人餘六百五十騎隊三十人分為各陣探報之卒凡前後左右等陣計用騎兵三萬五千人也皆為奇蓋雍熙之時契丹內侵太宗制此陣以禦虜騎之奔突故曰平戎萬全之陣夫宋不自征伐有天下莫知古人制陣之法務以輕銳為戒持重為主如此則其積弱之勢實由茲而起矣

常陣記

常陣之陣宋真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咸平景德之間契丹西夏內侵好以奇騎暴集偏攻大陣或突我前或邀我後或掠我左右一面不支輒為所破不利往往如此也真宗出陣圖觀之乃以步兵方布一大陣於中陣外陣以木

綱目馬隆傳初涼州刺史楊欣失志戍之和而欣為虜
所沒河西斷絕晉帝每有西顧之憂馬隆曰臣請募勇
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卒之鼓行而西醜虜何足滅哉
帝從之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子四鈞並標簡試自
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於是西渡溫水羗虜木機能以
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以八陣
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帶地狹則為木屋施於
車上以蔽矢石且戰且前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與木
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唐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作偏箱車地廣
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信乎

正兵古人所重也李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
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
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
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為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
三四層四十八點鈞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二陣左右
度候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為六孔明之舊
法即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為圓外直畫之為方疏
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為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為花瓣
云其隊數參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開立據隊

人為率騎隊二十五人為率東隊七十五人為率軍曰駐
隊步曰戰鋒隊為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為奇居後
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為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
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為營法五箱為方
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為正中軍為奇斯陣也
以開唐家之選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為盡孔明之圖
與則猶有間也

唐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
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濶落鈞連曲折
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
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

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
定於地之方行緩應於天之圓步定綴齊則變不亂八
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
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
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其於盤若
無畫路幕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
稱稱生勝勝生若以鑑稱錄敗兵若以銖稱鑑太宗曰
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地之廣狹則何以制其
節乎靖曰肅將軍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
短勢如猿驚節如發機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
駐隊去師隊跳蕩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

智如神惟陛下有為臣何足以知之

唐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開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有東西二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為教閱之所臣常教士三萬人每陣五千以其一為營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九二十五變而止

開元皇帝講武儀註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朔十有一日有司先焚萊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又於其內墾地為六軍營處處所左右相各為三軍皆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九立五行表間前後相去五

法為陣以應之騎兵皆如步兵之法

四門斗底陣記

四門斗底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隋大業中征遼東制每軍一萬二千人百人為隊騎兵四十隊步兵八十隊各分為四團將發步兵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輜重隊乃出第一團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為兩道夾以行第二團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團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團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至營第一團騎兵陣於東第二團騎兵陣於南第三團騎兵陣於西第四團騎兵陣於北合為方陣四面外向

誰以車乘亦如之步兵各以其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此蓋隋高祖楊堅之成法也李靖六花七軍之陣消息其法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為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百隊輜重兵一百二十隊亦各分為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為則焉斯陣也取其簡便易成變化不滯而已李靖六花用之善矣苟制陣無奇正分合之勢徒方陣以當敵則騎兵見蹙於前者有妨於退步兵欲救於後者不便於進出入相蹀行列難行雖將如列錦尚無疊陣之善策況其他乎

十二將兵陣記

十二將兵之陣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以乘之陣外兩層四十八陣各四分之一為十三小陣四隅四陣為奇四方八陣為正奇兵用騎正兵用步兵各一團將各一人中騎兵十有六陣為中軍大將主之大將統乎四奇之將四奇統乎八正之圓首尾有相因之勢行止有相隨之分奇正有同力之義故名為十二將兵之陣是時突厥寇掠虜騎奔衝復變六花而為此也唐太宗蓋用其法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破陣樂舞前出四表者非象四奇乎後綴八旗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陣為總陣八正之員各領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為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因出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故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為之法夫豈無所本哉

通鑑綱目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益其制共成十二將兵為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為正以馬軍為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右角三曰右爪四曰左爪五曰左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票於大將四正取票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為首各視奇之所止出各視奇之所行奇常在前正常在後卒然遇敵觸處為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所謂以寡制眾者也

百家類纂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杜佑曰初鼓前將及左牙將各陣於左後將及右牙將各陣於右四奇將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於中引四奇之都虞侯各持其旗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再鼓四奇就列乃令各奇引八正之都虞侯各持其旗使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布左角之旗於前奇後之左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前之左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右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右布右爪之旗於右奇後之左布右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前之左三鼓八正就列則開四門前門在先鋒右爪之間左門在左爪左角之間右門在右

角右牙之間後門在後軍左牙之間

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亦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內附番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番長於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為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為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為十二將兵凡騎分為四步分為八騎居四維為奇為首步居四方為正為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面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為十二辰混步騎而為一凡外營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各包步之中一騎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為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既久番將薛萬徹阿史那執失思力之徒皆點禁之資奇騎兵別聚為一陣教之知奇正之方則誰可得而制者靖以步而參之騎以騎而隸之步或分之使居四隅或折之使隨各陣屢變其名屢犯其勢何莫而非顛倒駕御之微權也哉他日侯君集謂太宗曰陛下使李靖教臣兵法靖匿其精者是李靖欲反也靖曰得臣之粗者足以服四夷足矣欲得臣之精是君集欲反也後君集果以逆誅靖之遠慮蓋如此

唐太宗

李靖

十二

奇

唐太宗

李靖

十二

奇

唐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于終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侯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處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弩倚角此正兵歟靖曰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手速闊漢長於弩弩利手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戰每作四面陣周圍受

敵以爲必固若選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
或作長陣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處
即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
將無罪受誅今則縱成陣制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明
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陣相應猶手臂
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軍陣騎兵三千人並
長鎗短刀已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翼申爲右翼酉
爲白雲卯爲青龍午爲大赤子爲大黑辰爲摧兇戌爲
決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卒八百人爲十
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
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允
都馬步軍萬八百成一大陣游奕八百人在於寅申巳
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
如兵少即於隊中減人多兵即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
陣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逢則緊急鼓聲一發陣則立
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
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
立一大旗有賊攻一面即諸陣相應同時向救轉戰其
戰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
作挑戰引之令入則他陣皆突出若驍騎長鎗左右
扶擊前抄其胸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也

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騎兵變化如爪如
牙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爲兩行寄於六十四姓之
後人不測其故以爲殿後之兵云

扁箱車陣

扁箱車之陣晉將軍馬隆伐蠻之所作也古者車一乘卒
百人甲士三人在車上七十五人分三隊夾轅爲戰備二
十二人守副車爲殿或九乘爲偏或十五乘爲偏或二十
五乘爲偏厥後胡兵入中國車陣爲虜所破陣法遂無傳
而車亦失其制不復用矣迨漢衛青李陵始用車以爲營
衛乃自創法車一乘伏卒二十五人以後出入迭戰豈古
法哉晉元康間羌虜木機能反涼州乘高布險以制官兵
兵不能討舉馬隆將隆循衛李選士三千二百人配車一
百二十八乘乘二十五人每二陣相副爲一隊三百人爲
遊奕依孔明陣圖爲四層一層五十六乘二層四十乘三
層二十四乘四層八陣路廣車上以木爲拒馬攔簇外向
結營而行名鹿角車營路狹更施木屋以蔽矢石木屋拒
馬高則難用故扁其箱以承之故曰扁箱車也扁誤作偏
非瓊山丘濬所謂九車皆二箱獨隆爲一箱之說也亦非
張燁前後八箱之義也蓋凡用兵進征與退入者廣情未
諳地險未審皆當固守爲之本孔明八陣圖內外相包部
五不亂所謂先爲不可勝是也馬隆依之所以爲勝知兵
法云

拒馬或大車陣內別選精騎備緩急號為無地分兵陣開四門出入其陣各為二行更番迭用以節其力大陣之左右有精騎為藩蔽號為揚子馬効金人之名也大陣之前三萬騎為前陣前陣之前又有先鋒陣先鋒之後有策先鋒陣三者相為應援大陣之後二萬騎殿之並以精銳充其數真宗作此以代萬全後每用之故時謂之常陣其實與萬全之陣大同而小異耳揆其所制之意惟以必生為主以羈縻為道以捍禦遮蔽為固而已長驅遠闚在所不欲此武備之所以不振也此國之所以亡也儒臣不以兵為意區區以聲容議論之末務其流禍至於中國變為夷狄豈不烈哉

論陣法正宗

學按古陣法伏羲象為之宗軒轅操奇觀象而成者也孫子乘之戰國象棋又得操奇之秘者也自是以後不復傳矣諸葛武侯因乘之象棋之陣而悟握奇之文分九軍別奇正於是而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方之制焉武侯既沒賴翟塘遺跡縱橫獨存有李靖能識其術論開一代之民域蓋武侯之後又一人也其餘明將無代無之不過智謀善戰暗合古法其於節制正宗孰知之耶又孰攷之耶文士紛紛穿鑿陳言妄立形勢巧而無用學聚圖而辭之竊憂聖人之法不傳而天下之亂無日而已也然正宗不演終迷擲埴辯與不辯均為無益故不得已舉其始

終繪為鈐圖凡十有八勢以係論辯之後其陣隊分數校名色戰守節度復約為法以係鈐圖之後千載不傳之秘庶呈露無餘云

孔明出師常用十二萬人其法步兵六十四陣陣各一千五百人騎兵二十四陣陣各一千人步兵四正四奇騎兵四冲各以六為陣中軍以十六為陣也四正者前軍左軍右軍後軍也四奇者前奇右奇左奇後奇也四冲者前冲右冲左冲後冲也制兵不離前後左右中五者而已中軍為身四正為四頭四奇四冲為八尾首尾相救變用不窮皆出於冲騎故二十四陣以二十將領之分為中軍四正四奇一十二陣之材翼爪牙焉行則居前止則居後戰則進退無常位猶十二辰流行四方以出變化之功也中軍冲騎八陣四將軍領之一將軍各領二陣前冲隨前校之步卒右冲隨右校之步卒左冲隨左校之步卒後冲隨後校之步卒辰戌丑未居中夾也四正冲騎八陣四押衙領之一押衙各領二陣前冲隨前軍右冲隨右軍左冲隨左軍後冲隨後軍寅申巳亥居四隅也四奇冲騎八陣四總管領之前冲隨前奇右冲隨右奇左冲隨左奇後冲隨後奇子午卯酉居四方也李靖十二辰陣蓋得其法不在戰場四正四奇各步兵六陣臨戰隨敵所向之方增損不在此例也如敵當其前前奇左奇各撥一隊入前軍右奇後奇各撥

一陣入右軍前軍右軍各以八陣結為方陣謂之二振
四奇各五陣鼎足而立此奇正重輕之別也中軍後援
八員前後左右校各領步兵四陣前後左右中將軍各
領騎兵二陣中軍所領無非精兵破敵之所賴者也非
特為護衛主將設也故陣開兵出必以前校步兵四陣
前右中四陣當前出布駐陣以為先鋒之援四正四奇
將校各三員總三十二員夫中軍步騎卒三萬二千人
外八營步騎卒九萬八千人中昔將八員外營將二十
四員無非握奇起數前聖後聖錯綜相合有如此也使
黃帝孔明後生於世兵有多寡不同而陣隊分數更無
增損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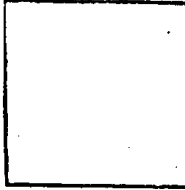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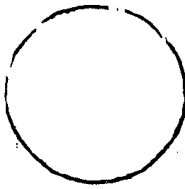
孫鈴續篇

營陣四形

駐陣二形

圓形

方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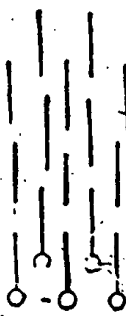
為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地勢不便為
曲為直為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重疊嚴層多寡殺
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衆寡之數隨時演

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以一圖為隊一畫為行先筆之
紙上即故今只具方圓二形不用圈點為數者要以活
心活法望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
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察
形名相別衝之不亂撼之不動而已學者用功須先
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焉然後隨機應
變因時立宜舉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或不用
古人之法自我作始亦可也謂吾胸中全無一陣可也
謂吾胸中有百千萬陣亦可也若穿鑿附會強執一圖
謂足以應敵制勝則或恐徒讀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
趙括一人也耶

戰陣二形

三疊勢

奪前蛟勢



右二形不同而數皆用伍乃見敵之時於駐陣之中發
其精銳以接戰者其法敵在五百步或一千步之外則
鼓聲和均徐徐而行各以後隊之兵行出前隊之前而
止書謂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及敵至五十
步或一百步之間則鼓聲搖急踴躍前衝各以後隊之
兵衝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

焉是也先合為正後衝為奇奇復為正正復為奇如環之循而不可窮如圓石之轉於千仞之山而不可禦地窄只用一伍寬則用十伍百伍千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戰隊寬則加以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然兵進輕退重進易退難鳴金而退一如進法各以前隊之兵退立於後隊之後更番止齊盡如迎戰之勢乃可也噫進退之際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敵皆得反而乘我止以齊之節而制之千古兵法盡在茲乎倘得數萬之兵教閱經年北虜東倭其何能逞今之為大將者先事欲求滿千之人而教閱之亦不可得臨事則與之以烏合之衆望之以旦夕之效責之以寡勝衆以弱勝強以蹙

發微四章

第一章

猷按先師論著軒轅握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地位定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伏羲先天之圓圖也黃帝則之是為圓陣故首布乾而坤次布兌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濟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文王後天之方圓也諸葛亮則之是為方陣故首布乾次坤次巽次艮次震次兌次離次坎黃帝之陣有十以象而取之陣於外為天陣於內為地陣於天地之間變化不測為風雲上下不動為衝

兩端不動為軸邪正相當為衝奇正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為天陣於坤為地陣於巽為風陣於艮為雲陣於震為龍陣於兌為虎陣於離為鳥陣於坎為蛇陣旌旗隊伍之制在其中矣河圖之數一二三四五為奇六七八九十為正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黃帝之神天地衝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衝也軸也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於一正洛書之數二四六八為奇一三五七九為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南之東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友之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各一奇而間一正焉諸葛亮之陣四隅為正四方為奇亦各以一正而間於一奇夫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為經緯此其所以妙也

第二章

猷按先師論著九軍制陣與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數之所自出者如此故洛書之數四隅為正以合中衍而為九河圖之數四虛四實以合中衍亦為九聖人則之制器尚象以九方而作卦位以九類而作洪範以九宮而作曆數以九府而作圖法以九州

而作封建以九區而作貢賦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軍而作陣法無非用九一何各得其妙哉九軍八陣之法孔明實得之孫子孫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黃帝黃帝實得之伏羲伏羲實得之精卒之宿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地理數之源也是與羲之易禹之範大撓之曆同出聖人心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呂旦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相闡並行而不倍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已極其變也陽往居陰陰往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神明生焉伏羲之陣內陰而外順順所以為正而險所以為奇黃帝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為正而動所以為奇太公之陣五行為正三才為奇周公之陣三軍為正游關親戎為奇

第三章

猷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易卦及布師卦為八陣圖者大其為陰坤者陰之卦為其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其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繫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為師也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曰師或輿尸凶六四曰師左次無咎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勿用坤貞坎悔為比也六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艮貞坤悔為謙也六五曰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坤貞震悔為豫也彖曰利建侯行師震貞坤悔為復也王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坤貞離悔為晉也上九曰維用侵伐厲吉無咎離貞坤悔為萃也彖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為坤也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象占以示人用其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其可知矣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為將握其之象大衆居外小衆居內大小相容營衛相包大陣之象伏羲故名之曰師陣於後為後拒陣於中為中壘後黨則不整中機則虛初當其後四當其中不宜於動者周公係辭而其辭皆內所以欲人敦陳而整旅也中軍之前為駐隊駐隊以拒禦為主非濱於危不用之四當其位可以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

圖陣之前為前陣前陣之前為先鋒二者兵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先其動宜矣而其辭皆吉所以欲人交發而並至也夫聖人著師卦之象占無不暗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位清之於微剪之於著既善於兵而又必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少也

第四章

猷按先師論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於造化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靜焉山澤一流一時焉日月一盈一虧焉星辰一經一緯焉動者流者虧者緯者變化之著也靜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之根也皆動則傾皆靜則墜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虧則幽皆盈則亢皆緯則錯皆經則繁矣故聖人制陣一奇一正之相參其正也不動如山其徐如林難知如陰其奇也倏掠如火其疾如風動如雷震豈出於私智強為哉河圖之數六八七九相連而為外層一三二四相連而為第二層十相連而為第三層五相連而為裏層合而為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轉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居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為九矣而伏羲方圖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為外層兌艮咸損相對而為第二層坎離既未濟相對而為第三層巽震恒益相對而為裏層亦合而為一者也圖圖之卦折自乾以之泰八卦而

轉居於午折自否以之坤八卦而轉居於子折自巽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東南折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西北折自同人以之明夷八卦而轉居於卯折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居於酉折自無妄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東北折自姤以之升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太極居中亦分而為九矣故聖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內外四層大小相包如城如廓如衛如營周迴完密深固而不可敗焉其分也無不離為八向握奇居中有首有尾有子有足有翼有身焉豈出於私智強為哉法曰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又曰分不分為靡軍聚不聚為孤旅是知其當然而已耳知其所以然非聖人吾與

刻百家類纂跋語

夫圭璋絢美產於藍田梗梓殊芬儲於鄧林
物理尚爾矧人乎哉我師沈先生自蒞於舍
靈綜道猷勛隆作述乃積諸生於堂正坐自
講發揮性命閭閻秋秋響如振玉猶且品其
文藝掄其德行此其教人之大者以故士類
彬彬翕然興起矣一日出所錄若干卷各類
成冊名曰百家類纂以授諸生曰先君子有
云百家子書誠有理要洞心原藉用約爲輿
斯固遠古之衷六經之翊也積有歲年遂以
成帙爾諸生其受而讀之庶幾不病於寡陋
焉諸生捧觀其藉乃相與嘆曰厥今士君子
論議道術毛比櫛析拘攣補衲抱咫尺之義
與大道刺角而品節高下者亦淄澠並泛朱
襍升擗筆之子安得不趨於敝哉今先生
水學翺翔春林乃真搜象外務摠玄致

信足以備子書之遺而窺大道之門矣盡拜
請鐫梓永其傳以惠四方則窮鄉鄙屋孤聞
寡見之士其所裨益不已多乎先生懇辭曰
文不必繩期於質語不必因期於衷今我
宗師天臺耿公孚化作人識心以仁用知惟
覺驗孝弟於躬行會友觀於默識此其學近
於性不勞而成規矩斯存師不命巧所謂華
實並茂蔚然而虎變者矣斯纂奚以刻爲哉
諸生再拜固請曰古有立德立功立言然則
文者言之章也故達人哲士必欲澤天下惠
后世以廣功德於無窮則文豈可少哉茲先
生之類纂各家不詭於聖人約文有徵於實
用皆足以明道而解惑矧學自家傳意在承
考擷諸子之菁華闢萬戶之閭闔多所發明
有益世教先生以文光繼述播生平之底不
當如是哉不當如是哉因相與捐資刻之學

官用見先生傳道廣孝之義其垂美與芬於

百世也又奚疑乎

隆慶元年歲次丁卯二月清明日

含山門下生胡來藩頓首百拜謹跋

含山縣儒學訓導侍教生蕭一祥檢閱

門生

俞堪 姜國詔 劉延齡

李倫 慶有成 慶有恒

蔣杞 吳浙 王可訓

朱蘊 王正心 胡可立校正

黃桓 魏文邦 張弘禮

唐世泰 唐問行 汪和春

胡來朝 過宗京 申思傳

馮祚 蔣天駿 申萬秋

魯蘭 丁文翰 朱萬秋

胡師啓 劉崇書 俞城

王子儒 胡崇書 晏煥

曹雲驥 黃懷爵 王景春

許尚禮 唐九川 黃極

馮廷幹 胡桐 張崇

蔣鐸 唐世法 俞銳

王來聘 賈仲威 呂銳

百家類纂後跋畢

百家類纂後叙

慈谿王壺沈君銀百家類纂既成屬稅次諸
末簡夫鮫室之珍非探奇於良賈孰窺木難
之精琪園之卉非搜英於絕藝疇覲天種之
靈故倚相稱能於墳索太史揚博於淹窮然
自青藜之燃而剽繁於七略總要於七錄暨
四部七志讀書記書錄解題茲采華樹粹為
世希寶說者固病其破碎綴雜焉全書之靈
不知童而習之皓首莫窮殫精研極率罔諳
其大較奚取於無通哉王壺君之類纂取班
固藝文志道法名墨從橫雜兵家可觀者各
從其類而纂其精雖言人人殊咸析其闡與
而華遂靡遺蓋自其髫時承庭教家傳即銳
志文學得易簡之功故是集冰犀呈露神品
駿發誠探奇良賈搜英絕藝俾觀者不必涉
鮫室履琪園而珍異洞矚也不亦富且懿哉

學者誠能廣覽約取溯流窮源則有以涉學
海之波瀾不苦於望洋之歎矣是固徑超之
法門而學士之所當共珍者乎敢僭爲之言
若夫百代文宗諸輯銓轄經史綜微性命俟
更僕爲導揚云

隆慶元年春三月吉日

知含山縣事三衢王之稷誤

百家類纂四十卷

內府藏本

明沈津編案明有兩沈津其正德中作鄧尉山志
及欣賞編者乃蘇州人此沈津慈谿人嘉靖中官
含山縣教諭是書所錄自周秦諸子下逮於明殊
爲冗濫同時尙書張時徹所作說林亦與焉殆未
聞昭明文選不錄何遜之義也

洪陽張先生警心類編四卷

〔明〕張位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警心類編

四卷》提要

刺警心類編序

嘗聞聖人之道尊而誨人者常自卑旨趣精深而誘世垂訓雅從粗淺蓋性命條貫初無高下精粗乃上哲少中才多資性攸入竟因漸近而通是以聖人洞原旁燭見則無二教則有階道固當爾譬登臨者家世林壑隩區山水之情不得於跬步間而徒侈五嶽馳四溟若其忍餒而推壺飡希炮豚暑裘却絺須俟五銖綃縠方御世謂之智吾不信矣夫道離日用目前且將奚適矣庸彼曼衍窮年徒取驚世諛聞及端拜而祈所嚮還省而按所副了不關涉謬曰語功用便墮二義斯義也無乎不在蓋其為說甚精不可指議而去之也益遐是曰說鈴是曰画餅噫嘻甚無用此為也余悲之余性闇驚見局井蛙

警心類編

序

一

苦心學道冉冉杆格未臻融朗深境世之稱
博君子徒欽之未敢睎也第與二三同志共進
者取益身心日用亟采下帶之存用藉書紳之
警其所編類種種具矣乃惺菴宗丈一見劇賞
而鐫之淮上間司紹容張君雅意好文復請鐫
之以廣同好更屬余敘其故余曰世之好大者
盍古是鑒乎昔夫差謝申胥良諫遠踰江淮歆

警心類編

序

二

得齊國而有之石田未耕而姑蘇之臺已沼秦
政雄視遠畧卒聽謀臣睢計從事韓魏以親中
國要樞得尺王之尺也得寸王之寸也然混一
竟就盖事有不倫而意實相類者可謂胥睢為
人謀而不忠者耶且褐服縕袍賤子所安曝背
美芹野人是獻儻王公大人厭綺飫膏有取於
朴陋而甘之未必無助夫天下事至下下者每

類至上上者厥迹易溷非明靡辨余無暇為世
閒辯或有擊節於斯言哉
洪陽居士張位題

警心類編

序

三

洪陽張先生警心類編卷之一

廣陵後學汝大張宏校

懲忿編

冲隱傳云攝生之道大忌嗔怒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白沙先生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

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一

又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
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
或益之而損

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必
以此冲氣為用廼為不失其所以生之本
素問云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無恚嗔之心以
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

薛文清公云劉立之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
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又云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洒落自在
常人纔與人不合即尤人纔不得于天即怨天
其心忿懣勞擾無一時之寧泰與聖人之心何
啻霄壤

慈湖先訓云為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怨天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二

者得辜於天

又云或謂兒女奴婢由我所治此乃無識人之
所見治之不當自己此已失言豈能治人吾處
世不敢輒嗔人亦不憎惡人常愛人常敬人
又云先公嘗言吾少時忿懣甚知非力改簡自
童稚已見先公凡百容耐其後見有極微之人
無禮先公怡然不以介意

又云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

又云一日閑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為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閑園僕姓余者曰湏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欣然頷簡曰余即吾師也吾意釋然

又云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小人相去一間耳

陽明先生云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為禽獸此處似尚欠細蓋橫逆之來自謗訕怒罵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藥物者也

又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

至大為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為事何

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去薰烝他不正他姦惡大凡文過掩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的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起來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已亦是舜要象好的心太急了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已不去責望人所以使得克諧此是舜的動心忍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四

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不是自家親身經歷過來如何見得他許多苦心處

尹真人云俺初在家見天下人過修行人大忌見他人之過莫為他人和自己壞了一切萬事皆是數須要般般放下

莊子云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

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

又云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

白沙詩云吾儕生分薄於福敢求全

中峰云謂緣者何乃積劫所種之因而感於今

日者是也緣之會遇雖佛祖聖賢欲避之而不

善心類編

卷之一

五

可得況其他乎故東山演祖有一味信前緣之

明訓焉達者了知一報之緣既定而不可以苟

使終身合其所愛而不加喜也盡形會其所惡

而不加怒也教中謂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斯言

苦者乃不信前緣而自受也使知前緣之當爾

而正順之則苦無隙而投矣

又云道人日用現前境界皆前業也虛幻也無

間斷也純真一如離異致也若以前業觀目前

則一毫無你回避處若以虛幻觀目前則一毫

無你取覓處若以無間斷觀目前則一毫無你

舍離處若以純真一如觀目前則一毫無你揀

擇處正與麼時觀照俱泯能所兩忘方是道人

泯是非空榮辱越死生超夢幻底時節也

崔瑗座右銘云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

善心類編

卷之一

六

鄙夫志悠悠故難量又云隱心而後動謗議庸

何傷

孔旻先生詩云怒氣劇炎火焚和徒自傷觸來

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誌公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

宗鏡云所作煩惱生諸過患皆從最初一念無

明心起何謂無明以不知前境本空妄生對待

均提童子偈云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
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

寒山詩云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
對却是得便宜

善戒經云菩薩欲受菩薩戒時先當調伏柔輭
諸根於生歆處不生歆心於生嗔處不生嗔心
於生癡處不生癡心則為十方諸佛所知其人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七

亦能知十方佛

寶鑑云萬事從寬其福自厚

家語云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
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

漢卓茂性寬仁恭愛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
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
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

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
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遷密令舉善而
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

劉寬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
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夫人
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
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八

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

直不疑恬淡樂道與人無競為郎事文帝其同
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
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
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
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曰不疑容貌甚美然
特無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

終不自明也

晉衛玠字叔寶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王人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樂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九

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

裴行儉有賜馬玠鞍令史私馳馬馬蹶壞鞍懼而逃亡行儉招還之而不加罪又有瑪瑙盤廣二尺文彩燦然因宴出示人軍吏趨跌盤碎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吝

宋王文正公旦字子明器度寬厚未嘗見其怒

次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吾今日不飯可具粥其性不發人之過皆類此

王文正公同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又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十

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韓魏公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氣度耶公和顏謝之

梁庾詵嘗乘舟從山舍還載米百五十石有人

寄載三十石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石我百五十石詵默然不辯恣其取足

唐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為主藏豎海鷗龍安所竊別貯杯盂一笥絨縢如故其器皆亡訊海鷗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耳不復致詰

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士

所言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為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鞠出金還公其主始知

餘冬敘錄云春少而剛褊事後不能無愧悔常

書晉人情恕理遣之言於所居屋壁以自省安得如玠終身無喜怒於色耶齊劉訐自少至長無喜愠色每於可兢之地輒以不兢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宋徐羨之起自布衣直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嘗與謝晦傅亮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士

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李丞相沆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頽垣壞壁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嘗言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晁文元公云予覽唐書文苑傳云司空圖退居

條山別墅自稱耐辱居士予因思佛法中有
六度而忍辱是其一耐辱即忍辱之義也夫如
是則釋迦文曾為忍辱仙人司空圖自稱耐辱
居士噫言之斯無難唯受辱俾如流是唯難哉
經教中謂能忍者名為有力大人予獨斷其理
大人不能忍者則有惡事發作譬如暴風起濤
坐致覆沒能忍之者必得惡事消滅譬如沸湯
沃雪不暫停留圖若誠如所稱予謂耐忍辱居
士便是有力大人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又云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獸
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捺指
之歆

又云因覽維摩經不二法門品妙臂菩薩云觀
心相空如幻化予自得新意法門夫內觀心相

空如幻化外觀世緣亦空如幻化既見內外之
事俱非真的誰能堅執以為挂礙

又云予常愛白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詩
句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
寸如虛空夫如是則造化陰陽不足為休戚而
況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又云無牽纏者即為解脫除熱惱者便獲清涼
雖未成靜定之功而且得逍遙之趣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四

又云予今采集諸經敷演大意別立一說以為
消除煩惱之法有經云諸魔平等煩惱為先又
云現注煩惱魔煩惱無所有又云智者於苦樂
不動如虛空善觀察煩惱我我所俱離又云無
障大悲觀諸衆生所有煩惱皆從虛假妄想而
生知諸煩惱體性自離何以故是諸煩惱等趣

了義無少煩惱可積可集如是隨覺即是菩提
煩惱之性即菩提性又云煩惱性是佛境界觀
煩惱性空是正修行又有經云欲除煩惱當行
正念其所解云煩惱出私情耳便應觀察法理
以遣之又有經云以智慧劍破煩惱賊以智慧
力裂煩惱網以智慧火燒煩惱薪以智慧斧伐
煩惱樹故予曾為究觀直說遣情詞云身同夢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五

幻非真有事比風雲不久留古往今來盡如此
此中堅執大悠悠既能洞達須剛斷煩惱魔空
過便休

文仲子曰中和之為德盛矣我未見體之而樂
也子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予詳此說
垂訓深切謹書諸紳

又云十行中忍以法性大悲以為忍體是故如

海含潤處其下流能容一切無明高慢生死之
流皆為法流而無妨礙故名無違逆行

金剛經云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
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
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
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六

百世作忍辱仙人

首楞嚴云瞋習交衝發於相忤忤結不息心熱
發火鑄氣為金如是故有刀山鐵樹劍輪
斧鉞鎗鋸如人銜冤殺氣飛動二習相擊故有
宮割斬斫剌槌擊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
色目瞋恚名利刀劍菩薩見瞋如避誅戮

永嘉證道歌云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

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燃燈佛多劫曾為忍辱仙

又云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若因訕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

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七

攝心無令瞋恨亦當護口勿出惡言若縱恚心則自妨道失功德利忍之為德持戒苦行所不能及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歡喜忍受惡罵之毒如飲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所以者何瞋恚之害則破諸善法當知瞋心甚於猛火常當防護勿令得入劫功德賊無過瞋恚譬如清冷雲中霹靂起火非所應也

盤山王真人云膿血債負必然有報豈止此事乃至大小喜怒毀謗打罵是非見面相嫌皆是前因所結舊冤現世要還須當歡喜承受不敢辯證承當忍耐便是還訖但有爭競便同抵債不還積累更深冤重結永無了期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大

中峰云如佛累遭提婆達多以惡計陷於死地而不動念者乃知其有宿冤也當其狹路相逢返觀報盡有無之理如飲甘露又何念之可動哉永嘉謂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永嘉之言雖盡善惟從他任他似亦未能當念融化也靈芝照公取文中子何以息謗曰無辯謂嘗事斯語矣且無辯與從他任他之語亦俱未盡理也圓覺謂若知我空無毀我者則從他任他以至無辯贅且剩矣昔者有國王放五百

醉象害佛佛豎五指迎之象皆馴伏時阿那律見佛五指端各現金毛獅子時一弟子白佛云嘗聞佛說此身是夢不可愛樂今現獅子之威禦醉象之難豈非愛樂其夢中之身耶佛曰我何有心於禦象哉我積劫以來修慈忍三昧今豎指入此三昧任其踐害以我三昧之力成熟故獅子之威不期自現觀佛之說乃禦難息謗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尤

之第一義也語言云乎哉機智云乎哉

寶峰照和尚舉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我作糞

中蟲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老僧最先入以

令世人輕賤故叢林驢騾蹴踏龍象先世罪業

則為消滅甚麼處去也

張文孝云觀座右銘云怒者癡常而逆德戕賊和氣和氣為性命之本可不保之和順積中大

盈若冲保其宗施於公吾與之終

東坡上張安道養生訣論謂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三其一忿躁也

唐中嶽吳嵩陽玄綱論云柔和慈善貞清者陽也剛狠嫉妬媼濁者陰也心澹而虛則陽和襲意躁而慙則陰氣入明此二者陽勝陰伏長生之漸也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干

念庵詩云解伏疆陽心自小漸消頡滑氣初凝莊子達生篇云紀消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康節先生詩云戾氣中人為疾病和氣養物號

清微又云着身靜處觀人事放意閑中鍊物情
去盡風波存止水世間何事不能平又好勝吟
云人無好勝事無過求好勝多辱過求多憂憂
辱竝至道德弗遊不止人患身亦是仇

閑行吟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
又云顏淵正在如愚日孟子方當不動年

寶鑑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燭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主

只任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
實相究竟總成空

擬寒山詩云嗔火焚和氣令人相貌惡修羅纔
現前菩薩都走却養就三毒軀恣為五慾樂智
者善思惟早服慈悲藥

若以爭止爭其諍轉不已惟忍能止諍是法中
尊貴不見老瞿曇妙相三十二魔軍刀劍來只

以無心對合嗔不須嗔合喜不須喜喜時風自
吹嗔時火自熾風火非外來皆從自心起不見
四禪天三災都不至白沙箴云七情之發惟怒
為遽魚逆之加惟忍為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
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厲過一
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

許名奎百忍箴敘云趙襄子曰以能忍耻庶無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主

害趙宗乎杜牧之遣興詩曰忍過事堪喜呂存
仁亦云忍詬二字古之格言復思前哲有德量
自隱忍中大之語逆來順受不與物競

赤脚劉先生云修行人要見人好處不得見人
短處如十分中有一分好處只好學他一分好
處但凡為人須有一德不可一向見他人不好
處隱昧他好處學道人須向一針一草上降伏

其心不可胡亂放過

研幾錄云天地間渾是生生不息之意君子體之至誠惻怛莫非愛也忿怒作惡全無用處故教人必愛之則從惠人必愛之則懷處人必愛之則親罰人必愛之則無人怨若以自是忿疾之心而行雖勤而弗應矣

潛虛云察窮秋毫物駭而逃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五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退無所逃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

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莊子云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五

莊子雜篇云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君曰噫其虛言歟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

東觀漢記云永宮遭亂避世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五

是顯名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座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乎寘過士論多之

唐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

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室歆編

伊川先生謂張思忞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思叔曰先生豈以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五

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耻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辭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唯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

目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譚雖疲不寐翼朝精神如故

黃山谷云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方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耳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

謝上蔡云色欲已斷二十來年矣蓋欲有為必須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也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

東垣陽有餘陰不足論云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氣常有餘血常不足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

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為配以能成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內經曰男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

又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性其旨深矣

又云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為火大旺火為肺金

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為土大旺土為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常藉肺金為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為來春發生升動之

警心類編

卷之一

无

有夏末春初患頭痛脚軟食少體熱仲景謂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隱壞興言至此深為驚懼古人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攝生者於此五箇月出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保全天和期無負敬身之教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子

本若於此時恣嗜慾以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為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勤動又皆為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今日多

又箴云睠彼昧者徇情縱欲惟恐不及濟以燥毒氣陽血陰人身之神陰平陽秘我體長春血氣幾何而不自惜我之所生翻為我賊士之耽于其家自廢既喪厥德此身亦瘁遠彼惟薄放心乃收飲食甘美身安病瘳素問云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嗜欲不能勞

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又云清淨則內腠閉拒雖大風苛毒弗之能害黃庭經云長生要眇房中急棄捐淫欲專子精寸田尺宅可治生又曰僊人道士非有神積精所致和專仁

嵇叔夜詩云役神者敝極欲疾枯縱體淫恣莫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不早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白玉蟾云千日養不足一旦害有餘

蘇文忠云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熖未有反復於薪者也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勢必從水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所謂龍從火裏出也

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者譬如濁水以五彩投

其中致力擾之衆人共臨水上無能觀其影愛欲交錯心中為濁故不見道若人漸解懺悔來近知識水澄穢除清淨無垢即自見道

佛言人為道故當捨情欲如彼乾草火來須避道人見欲必當遠之

佛言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也

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若見無見慎無與言若與言者勅心正行曰吾為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為泥所汚老者以為母長者以為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惟觀自頭至足自外視內彼身何有惟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

佛言愛欲之於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
釋炬必有燒手之患貪淫恚怒愚癡之毒處在
人身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殃猶愚貪執
炬自燒其手也時有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
佛意觀佛道佛言革囊衆穢爾來何為以可誑
俗難動六通去吾不用爾天神愈敬佛因問道
意佛為解釋即得須陀洹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毗奈耶中宣
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
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阿難云何攝心我
名為戒若諸世界六道衆生其心不婬則不隨
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
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婬必落魔
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諸魔亦

有徒衆各各自謂成無上道

溫陵曰衆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故纏生死
若欲愛軀枯則殘質不續矣魔亦多智修禪
為不斷婬故不成聖道帶婬修禪必落此類
孤山曰犯四重禁罪在地獄今以修禪之功
且落魔鬼等道若約未來輪轉則應備歷三
途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我滅度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熾盛世間廣行
貪婬為善知識令諸衆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婬是名如來先佛
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

溫陵曰諸經戒殺居首為設化以慈悲為本
此經婬戒居首為真修以離欲為本蓋欲氣
麤濁染汙妙明欲習狂迷易失正受續生死

喪真常莫甚於此故須首戒而為清淨第一
明誨也觀阿難起教示遭邪染而厥初發心
先厭欲濁至於三漸次中一一首懲然後身
心妙圓獲大安穩十信初心曰欲愛乾枯而
慧性圓明遂階等妙諸世間人由心不流逸
澄瑩生明漸乎六天是故修真內攝必先離
欲也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是故阿難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其
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沙
石成故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淫
根根本成淫輪轉三途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
路修證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
提斯可希冀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
波旬說

經云云何正性阿難如是衆生入三摩地要先
嚴持清淨戒律永斷淫心不食酒肉以火淨食
無噉生氣阿難是修行人若不斷淫及與殺生
出三界者無有是處當觀淫欲猶如毒蛇如見
怨賊先持聲聞四棄八棄執身不動後行菩薩
清淨律儀執心不起禁戒成就則於世間永無
相生相殺之業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云何現業阿難如是清淨持禁戒人心無貪淫
於外六塵不多流逸因不流逸旋元自歸塵既
不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
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明月身心快然妙圓
平等獲大安穩一切如來蜜圓淨妙皆現其中
是人即獲無生法忍
經云云何十因一者淫習交接發於相磨研磨

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於中發動如人以手
自相摩觸煖相現前二習相然故有鐵床銅柱
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行婬同名欲火
菩薩見欲如避火坑經云汝愛我心我憐汝色
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

經云世間一切所修心人不假禪那無有智慧
但能執身不行婬欲若行若坐想念俱無愛染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不生無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為梵侶如是一類
名梵衆天

溫陵云六行者厭欲界是苦是麓是障欣色
界是淨是妙是離此則凡夫伏惑超世間道
也不假禪那等者言雖非正修真三摩地無
正智慧但修六行伏欲使愛染不生則不留
欲界麓惑不染淨報現前故即梵世

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於諸律儀愛樂隨順是人
應時能行梵德如是一類名梵輔天

身心妙圓威儀不缺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
應時能統梵衆為大梵王如是一類名大梵天
阿難此三勝流一切苦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
真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為初禪

烏芻瑟摩云有佛出世名曰空王說多婬人成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三

猛火聚 溫陵云生為欲火死為業火

誌公云了達婬欲性空鑊湯爐火自冷

圓覺經云當知輪迴愛為根本由有諸欲助發
愛性是故能令生歟相續由於欲境起諸違順
境背愛心而生憎嫉造種種業是故衆生欲脫
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

永明智覺禪師云先悟後修應須理行冥合著

但取一期知鮮不慕進修欲證究竟菩提無有是處故經云縱得妙悟皆是婬根以生死根本不斷故直須保護浮囊方渡業海如大涅槃經海中羅刹等喻故知微細須持方全戒體如雖乞微塵之許終壞浮囊況全半乎是以若犯此篇其過尤重非惟有障大道不出塵勞以惡業相酬果牽地獄十習因既在六交報寧亡皆警心類編

卷之一

元

是一念惡覺心生顛倒想起對境作因成之假隨情運相續之心不以智眼正觀遂陷凡夫業道雖則一期徇意罔思萬劫沉身是以一切如來同宣審宜刻骨十方菩薩皆懼實可驚心龍川畧志云李昊善篆符人有鬼者得其符鬼自去來陳州陳述古官舍多鬼迨不復安居其西堂鬼即為止蘓轍問昊何以能爾昊曰述古

多欲故為鬼所侮吾斷欲久矣故鬼不能見非有他術也

晉周續之以身不可遺餘累可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

劉彥度少懷隱操兄為聘妻剋日成婚彥度聞而逃匿事息乃還

李約雅度玄機蕭蕭冲遠不近粉黛性喜接引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四

人物不好倍談

阮孝緒對其父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人呼為阮居士

褚元璩少有隱操寡嗜終年十八父為婦入前門褚從後門出遂住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

陶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穀家累千金僮客百數處靜終日端居絕不婚宦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纔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床獨坐不與人共

陳搏字圖南唐僖宗封為清虛處士乃賜宮女三人先生作詩曰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

警心類編

卷之一

聖

高僧崑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崑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方廣大莊嚴經云著五欲者如抱毒樹五欲昏冥令人失念常為可怖諸苦之因聖人捨之如

棄涕唾

又偈云我觀五欲多過患由是煩惱失神通譬如火坑反毒蝨衆生趣之而不覺我已久離諸欲惱自心覺已方覺他世間五欲燒衆生猶如猛火焚乾草亦如陂幻無有實亦如泡沫不久停如彼嬰孩戲糞中如彼愚人觸蛇首一切皆無有實法是身虛妄從業生四大五蘊假合成

警心類編

卷之一

聖

筋骨相纏而暫有智者誰能耽著此凡夫迷故生欲心如諸幻我已知是故於中不貪著又云咄哉世間甚可怖畏此處處虛誑無有可愛猶如畫瓶盛諸穢毒此處難越不能自出猶如老象溺彼深泥此處自燒猶如飛蛾赴於明燭此處危懼猶如盲人臨於深谷此處能傷猶如利刀塗之以蜜愚人無智舐而求味此處滅諸

善法無有遺餘猶如劫火焚燒一切

又偈云若著五欲者即失解脫樂誰有智慧士而求大苦因若人未得欲貪火極熾然若已得之者轉復無厭足得已愛別離便生大苦惱譬如熱乏人渴逼飲鹹水五欲亦如是希求無息時常在生中輪轉恒無際若有智慧者心淨攝諸根證無漏聖道耳乃名知足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四

般若經云不應容納破戒之心經刹那頃況經多時勿自縱心後生憂悔

華嚴偈云世及出世諸善根皆依寂勝尸羅地無戒欲求生善道如鳥無翼欲飛空 智人寧吞於熱鐵不觀女色亂其心戒定慧品遍成怨寂靜資糧皆棄捨

文殊儀軌經云女色壞人障聖道故如截多羅

樹頭芽永不生智種亦然女刀截故善芽不發故應遠離

永嘉覺禪師云云何淨修身業於諸女色心無染著凡夫顛倒為慾所醉耽荒迷亂不知其過如捉花莖不悟毒蛇智人觀之毒蛇之口態豹之手猛火熱鐵不以為喻銅柱鑊牀焦背爛腸血肉糜潰痛徹心髓作如是觀惟苦無樂革囊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四

盛糞膿血之聚外假香塗內唯臭穢智者觀之但見毛髮爪齒薄皮厚皮肉血汗淚涕唾膿脂筋脉腦膜肝膽骨髓肺脾腎胃心膏膀胱如是等物一一非人識風鼓擊妄生言語詐為親友其實怨妬敗德障道為過至重應當遠離如避怨賊是故智者觀之如毒蛇想寧近毒蛇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死一生女色繫縛百

千萬劫種種楚毒諦察深思難可附近是以智者切檢三愆改往修來不殺不盜放生布施不行姪穢常修梵行

呂純陽詩云生我之門死我戶幾個惺惺幾個悟夜來鐵漢自思量長生不處由人做

又云分明不見人頭落暗地教君骨髓枯又云精神賣與粉骷髏却向人間買秋石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五

寒山詩云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又云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蔗滓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

華嚴決疑論云夫俗間之境畏而離之是二乘

法染而愛之是凡夫法故菩薩不同此二為大慈故處生處同行為大悲故了生處及世間境

界總無也以大慈悲故以智幻生其身處於世間如影猶如化人雖同世間無境可染亦無心

染境世間如化自身如幻以智隨塵塵無染者塵亦本無以此義故雖同世俗常離欲際以明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五

自智無五欲是故淨名經云示受於五欲亦復現行禪令魔心憤亂不能得其便火中生蓮華實可為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

永明云聚沫之身非有如幻之心本空豈有欲情而成實事

又云九結十纏性雖空寂初心學者且須離之是以諸佛所說深經先誠不可於新發意菩薩

前說慮種子習重發起現行又觀淺根浮信解不及如淨名經云佛說婬怒癡性即是解脫又云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故云得之者隱傍之者現若於婬怒癡情生味著得其事者則道隱若傍善觀之了其性者則道現雖了而不著故云亦不與俱若非久行根熟菩薩方能理事無礙如先德偈云久種善根深逢塵塵不侵不是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四

塵不侵自是我無心

馬丹陽示門人云酒為亂性之漿肉為斷命之物直須不喫為上酒肉犯之猶可恕若犯於色罪不容誅蓋色之害人甚於狼虎敗人美行損人善事亡精滅神至於殞軀故為道人之大孽也

李宜春云元精之在體剛健純粹而不息神倚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四

之如魚得水氣依之如霧覆淵人之幻處嬰兒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純純全全合乎大方冥冥淖淖合乎無淪自十六而真精滿耳聰目明五藏華敷身體秀麗齒髮堅固不憚寒暑亦無健忘當此修行即神僊矣自此以降日益虧耗未至中年五衰盡見目昏耳聾五藏薄弱身體枯瘁齒髮疎脫不耐寒暑轉頭便忘神亦隨之而昏氣亦無所主矣精之在體在骨絡猶金之有液木之有脂因欲火下熾遂克化而為物莊子曰既已為物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善攝生者先除慾念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真為保身之道莊子曰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誠然也是故寶精以養氣養氣以養神純陽祖師曰精養靈根氣養神此真真外更無真欲

鍊還丹必以精氣神為本真鉛真永生在其中故為修真上品之上藥也

馬丹陽云清淨者清謂清其心源淨謂淨其氣海心源清則外物不能撓性定而神明氣海淨則邪欲不能作精全而腹實

薛文清公云酒色之類使人志氣皆酣傷生敗

德俗以為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咒

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研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興也二氏合下愛養完固故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講而弗信欲掣者也信而守弗固未有必成之志者也

歐陽子曰有動乎中必搖其精

全陽子曰南華經云無勞爾形無挫爾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御女之說也誰生厲階至今為便是故葛稚川抱朴子以為水抔盛湯羽苞蓄火陶隱居以為抱玉赴火李玉谿稱為地獄種子古今丹書所以皆極口痛罵此術者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

莊子云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警心類編

卷之一

辛

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三元延壽參贊書云此身與造化同流左為腎屬水右為命門屬火陽生於子火實於之猶北方之有龜蛇也膀胱為左腎之腑三焦有脂膜如掌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白中而出

脊而上貫於腦上焦在膻中內應心中焦在中
腕內應脾下焦在臍下即腎間動氣分布人身
方其湛寂慾念不興精氣散於三焦榮華百脉
及慾想一起慾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流溢竝
從命門輸瀉而去可畏哉嗟夫元氣有限人慾
無涯火生於木樞發必剋尾閭不禁滄海以竭
少之時血氣未定既不能守夫子在色之戒及
其老也則當黨慾閑心又不能明列子養心之
方吾不知其可也麻衣道人曰天地人等列三
才人得中道可以學聖賢可以學神仙況人之
數多於天地萬物之數但今之人不修人道貪
愛嗜慾其數消滅只與物同也所以有老病天
傷之患鑒乎此必知所自重而可以得天元之
詩矣

警心類編

卷之一

至

頌曰道以精為寶寶持宜秘密施人則生人留
已則生已結嬰尚未可何況空廢棄棄損不覺
多衰老而命墜
仙書云陰陽之道精液為寶謹而守之後天而
老
玄樞曰元氣者腎間動氣也右腎為命門精神
之所舍愛惜寶重榮衛周流神氣不竭可與天
地同壽
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
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陰陽風
雨晦明過則為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
惑蠱之疾令君不節不肖能無及此乎趙孟曰
何為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血蠱為

警心類編

卷之一

至

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枚乘云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往來游醺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

龍門子云行遇刃者必避食遇鴆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哉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五

鶴林玉露云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吏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又云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叔向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

漢杜欽云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許梅屋云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為之變聚珍瘞身列艷靡骨心為之安

餘冬序錄云胡澹菴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為侍姬黎倩作詩殊累其為人朱子胡氏客館觀壁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五

間詩自警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為胡發也賢者於此且借以自警況在他人吾聞老聃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善哉魯男子吾所願學者家語云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

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
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
惠然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
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
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
為可謂智乎

蘇黃門云衣冠珮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

警心類編

卷之一

至

以卻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長生劉真人云塵心絕盡則可全於性色心絕

盡則可全於命無明心盡則可保於冲和

庚巳編云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

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歲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

巷敗屋數間屋中臥榻外無長物與客言多靜

坐寡欲之說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

非所知也楊南峰嘗微服訪之和其所以致壽
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茹葷不娶妻不識數不
爭氣耳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
登樞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
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
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

警心類編

卷之一

至

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飲食紳言

東坡居士在黃州嘗書云自今以往早晚飲食
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召
我者預以此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
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范文正公曰吾夜就寢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

費及所為之事果相稱則鼯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補之者

范冲座右戒曰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以竹筒貯不盡者待賓客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壬

鄭亨仲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衲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齏鹽風味甚長久也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大官如一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

張莊簡公性素清約見風俗奢靡益崇節儉以

率子孫書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王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謁公公留喫飯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飯安排饌頭饌頭時為盛饌矣公飭安排則非家常飯可知韓公億與李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壬

公若谷同游汝州趙太守請李為門客尤敬待韓每韓至令設猪肉李常簡戲云父思肉味請兄早訪太守禮門客雖猪肉亦不常設古人節儉若此今以饅頭猪肉為粗食恒用何哉唐高武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飯惟食葡萄所以簪纓濟濟顯融久長杜祁公為相食于家一麪一飯天性清儉在官亦然

天子不能無暴殄之報而況吾人乎

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梁栗棗柿般止脯醢菜羹器用藁漆當時士夫家皆然會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不致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發書風俗頹敝

如是公在洛文潞公范忠宣公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惜福養財有補風化不小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幾何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予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太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若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

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筯即空矣

經云若食足矣更強食者不加色力但增其患是故不應無度食也

四百四種病宿食為根本○凡當得病先宜減

食○斷際禪師曰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饑

警心類編

卷之一

空

瘡為患隨順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多食之人有五苦患一者大便數二者小便數

三者饒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業五者多患食

不消化自滯苦際○日中後不食有五福一者

減欲心二者少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

五者身安穩亦不作病

俱佛說

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有定數若儉約不

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錢一

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

恣縱貪侈立見敗亡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

畏哉或曰奢侈而壽長者何也蓋當生之數多

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尹真人曰三慾者食慾睡慾色慾三慾之中食

警心類編

卷之一

空

慾為根喫得飽則昏睡多起色心止可喫三二

分飯氣候自然順暢○饑生陽火煉陰精食飽

傷神氣不升

朝打坐暮打坐腹中常忍三分餓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血氣之類弗身踐當

剪殺也

老子曰射飛逐走發蟄驚棲縱暴殺傷非理烹宰如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歟有餘責殃及子孫自禮以下戒殺

裴相國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世上欲無刀兵劫湏是衆生不食肉

陶弘景弟子桓闓先得道將超昇弘景問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奎

桓闓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蠶虫水蛭為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弘景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

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為人所不恤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寤而問

其家有惠蛤蜊數簍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蟬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蟬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煎烹也非有所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奎

雞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歟物也東坡與陳季常往來每過往之際輒作泣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以此諷之季常既不殺而里中化之至今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先泣此語使人凄然

唐張易之兄弟侈於食競為殘酷為大鐵籠置

驚鴨於內當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驚鴨遶
火走渴即飲汁火炙痛即迴表裡皆熟毛落盡
肉赤乃死昌宗以其法作驢炙昌儀用鐵槌釘
狗四足按鷹鷄肉盡而狗未死號叫酸楚不可
聽易之過昌儀憶馬腸昌儀從騎鉞肋取腸良
久乃死後洛陽人鬻易之昌宗肉肥白如熊肪
煎炙而食打昌儀雙脚折搥取心肝孰謂無天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奎

報哉

蔡京佐相大觀間因賀雪賜宴于京第庖者殺
鵠子千餘是夕京夢群鵠遺以詩曰啄君一粒
粟為君羹內肉所殺知幾多下筋燠不足不惜
充君庖生歿如轉轂勸君慎勿食禍福相倚伏
京由是不復食

戴石屏見烹犢延客者詩云田家繭栗犢小小

可憐生未識一犂力俄遭五鼎烹朝來沽食指
妙絕此杯羹口腹為人累終懷不忍情

佛印滿庭芳詞云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
性皆同世人何事剝愛口頭濃痛把眾生剝割
刀頭轉鮮血飛紅零炮碎炙不忍見渠儂喉嚨
纔嚙罷龍腦鳳髓畢竟無蹤謬贏得生前夭壽
多凶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迴轉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奎

本來面目改換片時中

彌勒尊佛云人生在世太無知日日朝朝真是
癡刀割畜生身上肉自家面上要添肥喉嚨三
寸原無底何日何年是了期不顧割他身上痛
猶嫌是肉少精脂與你黃金千萬兩誰肯將刀
割自皮饒却飛禽并走獸他身也是父孃兒奉
勸諸人觀此頌慈悲不殺是偏宜偈曰勸君勤

放生終久得長壽若發菩提心大難天須救
永嘉云慈悲撫育不傷物命水陸空行一切含
識命無大小等心愛護蠢動蠕飛無令毀損
陳氏戒殺或問曰如六畜等我若不殺他人亦
殺之施之山林豺狼亦殺之縱使我不殺亦不
能救之矣荅曰六畜等皆往世作決定殺因故
今世受決定殺果雖佛亦無如之何故佛教人
不殺者正所以救之也不作殺業則無殺因若
決無殺因則決不受殺報若勸得一人不殺則
是救得一人不造殺因免為畜生若勸化得千
萬人不殺則救得千萬人免為畜生出離三塗
矣故人能從佛勸化未聞食肉豺狼能從佛勸
化也

道經云一切諸衆生貪生悉懼死我命卽他命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六七

慎勿輕於彼

了了居士云體質湏還異靈明本不殊雖然分
貴賤只是別形軀苦痛教他死肥甘助已需休
教閻老斷自想說何如

抱一子云殺生恣口腹罪業無邊足捐財廣濟
人福德不可論世人如不信請觀太上篇有感
必有應毫髮無差焉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六八

宣和間富商楊序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
救活億萬物命可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
未易滿數神曰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
盍圖之序乃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
知戒見人殺魚就取卵投之江河如是月餘復
夢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旣而果然
禮曰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

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

主百拜終日飲而不得醉焉所以備酒禍也

飲戒

陳公子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

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

齊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曰臣聞酒入舌出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充

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以為棄身不如棄酒

邴原舊能飲酒以荒思廢業斷之八九年酒不

向口

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

進侃悽悵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

不敢踰

劉玄明為山陰令告新尹曰作縣唯日食一升

飯莫飲酒此為第一策

王肅家誠曰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

高允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者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

柳玼戒子弟曰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御杯為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午

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已荒覺已難悔

范公質誠子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

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陳瓘有斛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

有歡適不過太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

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

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

床側自提就案不呼喚使者

張文忠公飲量過人太夫人年高頗憂之賈存道慮其以酒廢學生疾示以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非對親客不飲終身不至醉

北齊文宣與左右飲曰快哉大樂王紘曰長夜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主

荒飲不悟國破亦有大苦帝默然

商受沈酣上天降喪義和酒荒胤侯徂征鄭大夫伯有掘地築室為長夜飲子皙伐而焚之灰於羊肆楚子反為司馬醉而寢楚王欲與晉戰召之辭以心疾王徑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而醉若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眾也射殺之周覲故人與覲飲酒大醉腐脅而死

灌夫酒酣罵坐武帝伏誅故裴日休曰酒之道上為淫溺所化為亡國下為凶醜所化為殺身

元右相阿沙不花見武帝容色日悴諫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次年帝崩壽三十一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主

經云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淫嗜酒亦復如是

酒失最上破壞善法寧以利刀斷於舌根不以此舌說染欲事

喜飲酒醉墮涕尿泥犁之中罪畢得出生猩猩中後得為人頑無所知

善來比丘證阿羅漢降伏毒龍後飲漿中酒大

醉遂失神通不能降鱗豈復能降龍也

俱佛經

洪州廉使問馬祖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祖

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崇真宮道士龔尚賢飲燒酒過多向臥吹燈引火入喉中燒死大抵酒皆有火非但燒酒也母族曹翁居京師九十餘步履如壯人問其量酒涓滴不飲可知酒之能損壽矣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圭

金仁山云夫人敬則不縱慾縱慾則不敬商之君臣一本於敬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况敢荒敗于酒乎

活人心云酒雖可以陶情性通血脉然招風敗腎爛腸腐脇莫過於此飽食之後尤宜戒之飲酒不宜粗及速恐傷破肺肺為五臟之華蓋尤不可傷當酒未醒大渴之際不可喫水及啜茶

多被酒引入腎臟為停毒之水遂令腰脚重墜勝眈冷痛兼水腫消渴攣蹉之疾

殺生崇飲口腹類也故附列焉或曰天地生物養人先王為酒合歡儒者所不禁也二戒之示幾逃禪矣如廢禮何嗟夫舜德好生禹疏儀狄聖人未始不戒也即不能然若東坡食自死肉陶侃飲有定限何如必以此為迂論迦談而湯不知檢是假歸儒之名以文其肆無忌憚之行也而可乎

男女紳言

伊川曰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

朱子曰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其中穢濁解汚染人須當填塞了

方正學曰寒即乎煖暑即乎涼自外至者懼其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圭

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為身之殃噫嗜慾之毒甚於劒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耶人主惟漢武帝七十餘歲梁武帝宋高宗八十餘歲漢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勅賀琛曰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不係其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稟厚而寡欲爾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五

黃廷堅嘗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景仁言吾二十年曾中未嘗起思慮二年來不甚觀書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分方睡雖兒曹謹呼咫尺不聞

東坡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欲物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家

碎金錄曰吾諦觀人世誣誣然趣死者如百川

東注也其死所有二焉觸名位之禍機冒衽席之畏途能不爾者萬萬中或有一二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乃恃其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五

是穢涕囊口為涎唾器腹是屎尿倉但王無慧目為色所耽荒貧道見之惡出家修道場又伎女偈曰汝身骨幹立皮肉相纏裹不淨內充滿無一是好物皮囊盛污穢九孔常流出如廁虫在糞愚貪身無異又詩云皮包骨肉并屎糞強作嬌嬈誑惑人千古英雄皆坐此百年同作一坑塵

清虛丈人食雄雞語人曰雄雞骨強肌澁亡陽故也線雞則不然君子可以知惜精保身之術矣

經云夫女色者猶如枷鎖勞人神識愚夫戀着不免桎械

上陽子曰唯嫿欲為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屏絕長春真人對君以慾為第一戒太微靈書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主

以慾為十敗之首修行無他但能真實絕慾餘皆易事耳世以絕慾為甚難者皆愚癡之見初學之士試於無人之境獨行獨卧仍戒飲酒日則以丹經常翫夜則以清淨存心眼前既無境亂一切妄念悉除稍有魔障愈堅其心外則不令飢渴內則常加滋補如此半年一載待其精氣內固自不思慾若慾念未除是精尚不全更

當固之丹經云精全者不思慾真名言也

五臟之神肝魂肺魄心神腎精脾意若人恬憺則神定魂清意安魄寧精不走失若人躁兢則神疲魂濁意亂魄散精遂潰耗夫人非不欲安而壽而日應酬神稍疲倦則三尸九虫作我蟲賊是以丹田之真為其所擾精進之士必尸蟲消絕五臟之神各安其職故度人經曰五帝侍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主

衛也三尸乃人身三部陰濁昏邪之氣上尸彭踞居人頭中尸彭躋居人腸下尸彭躋居人足凡人嗜欲貪淫種種不善皆尸鬼所使庚甲等日詣天曹言人罪過毫髮不遺欲人速效彼則欣躍古僊詩曰窮盡世間無限法除非丹藥斬三尸夫人之生稟父精母血成其軀殼及乎年壯與嗜欲俱却將所受之精流於愛河慾海喪

之早者不滿下壽喪之遲者不滿中壽喪之晚者不滿上壽若欲身安壽永唯當絕欲實精人之壽命主乎精氣猶燈之有油如魚之有水油枯燈滅水涸魚亡奈何愚人以苦為樂見色棄生豈知精竭命亦隨逝

七魄在身使人昏淫三魂喜人為善本命日魂神降體其日能清淨身心不酒不色更衣焚香

警心類編

卷之一

无

坐不睡眠即得魂與魄合魂屬陽魄為陰陰陽相和道氣內降命根堅固身體清安若以酒色昏亂形體魂歸一見去身七步之遠穢惡衝射魂乃復去七魄因魂不能來合則其陰氣愈盛鼓舞得志肆情恣欲若三度昏亂魂不得合魄者則陽衰陰旺七魄與陰鬼交通但思淫亂常人精每虧少但凡交感激撓一身之骨格攪

動一身之精髓情慾纔動心君亦淫三尸搬於上七魄摧於下方得精自兩頸而上由五臟升泥丸與髓同下自夾脊兩關至外腎交構此為五濁世間法故善攝生者先除慾念

劉真人洛陽三年日唯觀空遺忘愛根纔動便誦曰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但欲遏人算斷絕人命門誦此誼章愛根斬然蓋北都泉曲府

警心類編

卷之一

今

乃人之慾根也慾根纔動羅酆起漫漫之黑雲六鬼交鋒妖精魘淋淋之苦雨學人到此要降伏之

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最宜節慾蓋勞心而不節慾則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熾則肺金受害傳變為勞瘵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宜書月令置

諸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
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
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
陰陽相爭之時尤損人耳

人從慾中生死孰能無慾但始則濃厚次則淡
薄次則念頭雖起過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
蠟而無味又次則無念斯為工夫耳古箴曰不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全

怕念起只怕覺遲

呂純陽云獨上高峰望八都黑雲散盡月還孤
茫茫宇宙人無數幾個男兒是丈夫○養得兒
形似我形我身枯悴子光精生生世世常如此
爭似留神養自身

孫僊姑云十歲童男正好修大丹無漏可全周
金丹舍利全不壞清淨身心赴瀛洲○二十上

下娶渾家活鬼同眠心不怕掀翻金鼎走丹砂
拽倒玲瓏七寶塔○三十已上火院牽恰似蚕
兒蠶內眠渾身上下纏縛定不悟菩提不悟禪

○四十生男長女多元陽耗散損中和思量苦
來從前苦急急貪花恨不多○五十以上老來
休少年不肯早回頭直待元陽耗散盡恰似芝
蔴壓盡油○六十四五老乾巴孫男孫女眼前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全

花柳怕七十活一百皂角揉殘一把查○迴光
影裏一點骸半臥荒郊半土坵喉中若有三寸
氣貪財好色逞風流○妻是猛虎兒是狼我在
群中作一羊但得喜時同歡喜他們煩惱我遭
殃○背上搭鞍驢共馬鼻內穿索駝共牛為甚
畜生偏受苦好人勸着不回頭

中和集曰天壬地癸乃天地元精元氣節之於

外則成人益之於內則成丹世人不知生男生女實由命分中得不由人力若不斷淫絕慾自為修養直待精華耗竭早至夭亡大可惜也又豈知寬慾而得男貴而壽多慾而得男濁而夭耶

許魯齋曰萬般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規家山先生登鬼谷山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

警心類編 卷之一

八三

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能諸人皆困不堪

伯敏於此心能剗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象山云只剗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剗制且在此說而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何須剗制

象山曰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又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此是象山完養工夫語

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按難經有損腎益精少陰氣絕骨枯諸論與

警心類編 卷之一

金

脈經腎經病證及首楞嚴經佛示阿難第一戒淫等教皆詞旨深奧難於參悟茲所采錄惟古訓之易曉者故鄙俗不忌也夫里曲村謡樵歌牧唱苟可以回風而勸俗則不必莊語之以典謨詩禮之文矣而亦何病其鄙俗也哉初機之士几置一冊或火自內起或魔從外來淨心披閱懼然知懼似炎鬱而御雄

風道暘而投甘露也有不清涼稱快者乎昔
嬾安牧牛一回入草驀鼻拽回猛着精彩久
自純熟謂茲編為穿鼻之具亦可也彼上根
大乘靈明照了色即是空夫何藉此

洪陽張先生警心類編卷之二

廣陵後學汝大張宏校

戒多言

金人銘曰毋多言

繫辭曰躁人之辭多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魯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碩力行何如耳

孔文舉曰多言令事敗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禍莫大於多言

范魯公曰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

機灾厄從此始

林和靖曰多言則背道

華陽范氏曰子貢言而多中者億而已夫子嘗

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

言也如是

寧鴻子曰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

鄒道卿曰多言不如寡言

余子節曰察神鑒昏昧於多言之際聖愚之分斷可識矣

薛文清公曰為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二

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嘗乘快不覺多言至夜枕席不安蓋神氣為多言所損○不可乘喜而多言○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為之動

戒輕言

楊子雲曰言輕則招憂

華陽范氏曰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

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口必不易

朱子曰無耻的人未曾做得一令便說十分矣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

九峰蔡氏曰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

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

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輕言輕動之人不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三

可與深計

戒妄言

淮南子曰妄言則亂不可不慎守也

程子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劉安世問盡心行已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安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

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婉辭

朱子曰言語不可妄發

李子方對賓客一言不妄發

薛文清公曰人於忙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口無妄言安得有差有差者皆妄也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四

戒雜言

韓文公曰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不鳴其善鳴者也

張籍與昌黎書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談此有以累於令德

薛文清公曰雜言最害正理○雜言多能存道者鮮矣○群居不可泛言駁雜不近正理之事

或問多言輕言妄言褻言何以異英曰多言傷煩也輕言傷易也妄言言不忠信也雜言言不及義也四者鈞言之病也而多言尤病恨乎

戒戲言

徐偉長曰君子無戲謔之言故雖妻妾不得而戲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五

顏魯公曰君子無苟戲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戲謔不知止

潛室陳氏曰德盛者必不狎侮今雖大人先生猶有戲語皆是未過此一關

薛文清公曰戲謔最害事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之信矣○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養氣之一端

英曰夫戲謔所以動盪神爽而宣洽情況者也故武公善戲而詩人美之夫子於子游亦曰前言戲之耳顧予豈敢惡絕此哉第慮或匪其人或匪其時湯然謔浪而至於虐無益也不戲不猶愈乎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六

戒直言 凡九條

晉伯宗每朝其妻戒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賈山曰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嵇叔夜曰劉腸疾惡輕肆直言逼事便發甚不可也

顏延之性褊激肆意直言人多忌之

劉道原曰吾有一失直言自信不遠嫌疑

或問人於議論多愆直已無含容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量狹

張南軒曰狃於能直者所發多弊

司馬溫公曰劉道原與王介甫有舊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道原獨奮厲不顧直言其事不合衆心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七

張天祺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直陳其事詞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天祺怒曰參政笑戲戲亦笑參政豈惟戲笑天下無不笑之者賜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天祺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

英曰論說和平不枉天下之公是公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尚焉乃若太厲聲色靡恤顧忌徒激怒無益事功直固有時乎不然哉此道原天祺之直予不敢取之也

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揄揚之其可哉英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薄獨長者一日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八

宴集酒半簿亡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謝曰我何嘗敢薄德邪丞亦愀然不悅予惶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寮友某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佐執不可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賢可嘉當路者怫然曰我獨赦賢者邪乃并劾之夫善善長乃自古記之矣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

不悅於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遣子恕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為例神宗好名畏疑可以止之予於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九

是益嘆古人之慮真有見哉

戒盡言

韓文公曰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

新安陳氏曰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蔡居安在秘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客徵爪事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欲

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衆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外補

古人座右銘曰言語不可說盡

薛文清公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或曰子於人槩不盡言非忠也且子不欲盡言於人人亦將不盡言於子以是求益不亦難乎英曰古稱惟善人能受盡言予於親厚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十

之能委心者何敢不盡言哉第媿無可盡言者耳許魯齋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或誤述文字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為我盡言之則終身服膺而不失予於親厚者固嘗求其盡言以益我矣况有言焉敢不虛以受邪

戒漏言

蔡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詩曰無易由言耳屬於垣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劉道原曰吾有一菽慎密而漏言

唐克之曰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為人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十一

漢有司劾賈捐之楊興漏泄省中語捐之棄市與減死

石顯言京房張博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曹操與劉備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宋真宗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以為憂一日請聞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

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已而準被酒漏言丁謂聞之準竟以是罷相誠齋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劉勰曰韓昭侯與棠礪公謀而終夜獨寢慮夢言泄於妻妾也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言之泄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士

於左右也

吳明卿曰韓魏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不然不靜矣

戒惡言

繫辭曰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樂正子春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樂毅曰君子絕交無惡言

荀子曰君子口不出惡言○與人惡言深於矛戟

太史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崇飾惡言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士

首身銓要曰刀瘡易沒惡語難銷

傅獻簡公曰以帷薄之罪加於人家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詭乎

英曰近見當路者鑄譙屬吏不職乃出惡語以暴其短渠不能堪亦出不遜語持之遂至交惡不可收拾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哉然哉

戒巧言

書曰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東方朔曰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陳思王曰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十四

宋太宗與諸王宴射賈琰侍側頗稱贊德美實

偁吒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

范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故明皇信而不疑

周子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凶

拙者吉

程伊川曰不可以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

之比已也

慶源輔氏曰巧言之人徒尚口而無情實

鄒道卿曰過於褒美便入於巧言

朱子曰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

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詞色間務為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

洪景盧曰木訥者無巧言

吳文正公曰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十五

也而言淡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淡閑適之言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許魯齋曰若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或問巧言何以亂德英曰夫有德者必有言其言皆發於和順切中義理彼利口者言不

由衷然乃彌縫抵當而文說爛然亦似有理
有義若校人欺子產放魚之類真巧言哉此
與論薦君子何異蓋德言譬則化工之神也
巧言譬則畫筆之精也故曰惡似而非也苟
察之弗審將與有德者同聽能不亂耶

戒矜言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矜其能喪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六

厥功公羊子曰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

鄭玄曰矜者自尊大也

習鑿齒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

九國

唐莊宗滅梁高季興入朝歸謂佐曰新朝百
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一指上得
天下矜伐如此何能久長吾無憂矣

蘇子容曰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
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
一年做得甚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
故曰子細點校得來病痛盡在這裡

洪景廬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

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七

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
為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
可自矜

上蔡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凡可以
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

薛文清公曰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為道理是天
下古今人物公共之理非已有之私故不矜○

尋常事處置得宜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
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人有滿於得意而不覺形於詞色者則其所
養可知矣

英曰余讀周易六十四卦惟謙一卦無凶爻
又嘗見謙德君子人敬愛之有加焉其達也
人幸之其窮也人惜之若夫矜者率忌之惡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六

若恠物馬彼顧居之不疑卒致名位俱困雖
其周親亦莫之哀猶幸其及之也嗚呼士君
子審樞機榮辱之主何苦自令若是

戒讒言

書曰朕堅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無罪無辜讒口置
置○彼讒人者誰造與謀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肥義曰讒臣在中王之蠹也

江文通曰積毀銷金積讒磨骨

韓文公曰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

李太白曰讒者阻善者也用君子而小人沮之
是為讒

朱子曰讒口交鬬為亂之階梯○讒人者因人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九

之小過而飭成大罪也

蘇文忠公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
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
是復進之

楚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稿未定上官大
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曰王使屈平為
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

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

楚平王使費無忌為太子建取嬖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平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警心類編

卷之二

子

奢太子奔宋

班孟堅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暈謀桓而魯隱危奕書構卻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并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諸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誅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

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

洪景廬曰田單復齊國信陵君取秦兵周勃誅諸呂陳湯誅鄧支廬植破黃巾鄧艾平蜀王濬平吳謝安却苻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寇準決澶淵之策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為諸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主

人所甚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英曰予觀上官大夫以下讒口之機槩肇自瑣瑣之怨卒至薦毒之慘甚矣哉孔子曰以直報怨忠厚之道也有人心者詎忍薦毒若是邪雖然讒口之來禦之者且奈何哉詩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言有德也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不惡而嚴也沈成尹曰智者

除讒以自安也劉子政曰執狐疑之心者來
讒賊之口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
蘇子瞻曰木必先腐也而後蟲入之人必先
疑也而後讒入之言明無讒也慎斯術也讒
何力之能為

戒訐言

韓非子曰彼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三

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
極之

光曰以訐為忠直人臣之大罪也

惇性好刻害發人陰伏率以此敗

明卿曰凡人於小人欺已處必明以破之端

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

嘗形於言也

薛文清公曰聖人最惡訐人之陰私○覺人詐
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英曰人有隱慝猶幸人不之知煦煦然陽為
善也乃或訐之彼將甘心焉而無忌憚至是
始議其後則所傷多矣賢者往往蹈禍機多
由此

戒輕諾之言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三

老子曰輕諾者必寡信

顏師古曰灌夫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呂大臨曰張天祺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為己病

○有求而即許始雖不拂人意而終害乎信

胡文定公未嘗苟為唯諾以祈人之悅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

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

不可行則必不能踐言矣○一言不可輕許人

戒強聒之言

詩曰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
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未信而納忠者謗
也

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

韓文公言箴曰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

警心類編

卷之二

雷

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
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
害其生邪

胡五峯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

雖納忠而不愛

張子韶曰終日譊譊者為善多不終

胡明仲曰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

汪氏曰非可言之時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
或反貽其怒矣

邵康節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
益之

吳明卿曰韓魏公知歐陽公不以繁辭為孔子
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
嘗與之言及也蓋知其性偏也

警心類編

卷之二

雷

薛文清公曰未信者不可強言以聒之未合者
不合強言以鈎之○不可強語人以不及非惟
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戒譏評之言

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
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

曰吾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
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

嵇叔夜曰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
能及

程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伊川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主

陳了翁曰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
言人是非長短利害所以無口過

邵康節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胡五峰曰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
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張南軒曰工於論人者察已常疎

曹武惠王局量寬博未嘗言人過

范蜀公慎默口不言人過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未嘗言人短

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

崔遵度篤厚長者口不言人是非

和平時曰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司宮鑰

長子經臨江軍脩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主

道卿被罪去位問得報耶賓曰傳聞耳曰葉道

卿乃某之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實無過衆賓負

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昔人

有言客次與茶酒肆中最宜謹默可不信乎

范益謙座右銘曰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不

言衆人所作善惡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

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衆議論前人長短要當

已有真見乃可○好議論前輩得失乃初學之大病前輩誠有不可及者未可議也○嘗觀後人肆筆奮詞議論前人之長短及夷考其平生之所為不及古人者多矣豈非言不及行可耻之甚乎○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

英曰生斯世也誰則無過能勿事譏評厚矣

警心類編

卷之二

未

然脫職司激揚或論世取友於以綜覈名實則又不可以譏評例拘也雖然論人之過要當原其心不可甚其迹取人之善但當據其跡不必誅其心苟過不原心恐無心之失不在宥列是塞其自新之路其誰賴之善必誅心恐矯飭之行難固其實而天下無完人矣漢人病不長者蓋謂此耶

戒出位之言

曲禮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在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人○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司馬溫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伊川曰初若泛論人才則可今既如此願雖知其人何可言公曰出於君口入於光耳又何害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充

伊川終不言

傅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言未嘗及御史時事公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司馬溫公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韓蘄王既罷典兵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

戒狎下之言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

薛文清公曰接下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英曰左右小人最能於言語間窺人淺深而迎合之一墮其術未有不僨事者子曰近之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三

則不遜夫狎者近之也其不孫之招邪

戒諂諛之言

繫辭曰上交不諂

孔子曰上不答不敢以諂

子思曰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

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方元王曰諛者賊也

荀悅曰違下從上則為諂諛

王嘉曰議政諂諛則主德毀

孔叢子曰馬回以諂言得罪

鹽鐵論曰富貴多諛言

陳咸剛直有異才父萬年嘗居咸床下教戒之

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跪謝曰大人乃教

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三

太史公曰周文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

胡文定公曰諂者獻佞以為忠

伊川曰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於諂

歐陽公曰是是近乎諂

薛文清公曰人之好諛非特言語為然也而文

辭尤甚也素無實德實才而悅人作文詞以諛

已而作文詞者又極口稱譽之被以諛求此以諛應文詞之弊孰有甚於此者乎

英曰諛諛於人者求乎人之悅已也而好人諛諛者悅乎人之求已者也二者釣之失正也

戒卑屈之言

繫辭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三

進齋徐氏曰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

誠齋楊氏曰鍾薄者無震聲德薄者無卑辭

筆疇曰貴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

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郁離子曰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或疑卑屈之言類謙英曰所謂謙者或以貴而下賤或以尊而下卑或以賢而下愚若卑屈則藹然喪其所以自守何其陋也故謙之言有類卑屈者卑屈之類謙綜其實不然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三

或問諛諛卑屈之言何以異英曰諛諛乎人者也卑屈乎已者也二者恒相因者也

戒取怨之言

李文正公為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却之故人多怨

畢仲游與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諸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薛文清公曰凡與人言色厲則取怨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三

英曰甚哉言不可種怨於人也若人之言有可怨者我當忘之也

戒召禍之言

金人銘曰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

司馬溫公曰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

朱子曰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此語最好

節齋蔡氏曰人之招禍惟言為甚故言所當節也

建安丘氏曰口舌乃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殃禍立至

中溪張氏曰言語不慎則招禍

尹氏曰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吳文正公曰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三

禍或以敗事

雙峰饒氏曰孔子謂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只

是不以輕言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此

干之坎豈容苟免

英曰取怨招禍二戒宜與直言惡言盡言安

言訐言讒言漏言譏評之言參者或問怨與

禍奚異英曰怨者怒蓄於彼也禍者害流於

此也怨其禍之根乎禍其怨之形乎其倚伏也恒相須

諂諛卑屈之言失之柔也取怨召禍之言失之剛也

言貴簡

繫辭曰吉人之辭寡

程子曰言以簡為貴○德則言自簡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五

朱子曰覺言語多便簡默

輔漢卿曰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

徐羨之沈密寡言

胡文定公恬靜寡言

英曰余觀繫辭所謂吉人程子所謂進德輔漢卿所謂信實以至徐之沈密呂之沉靜吳之謹重胡之恬靜則言之簡者豈適然哉或

謂簡言非天資學力之致豈其然乎

呂晦叔其言簡而意足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

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反覆不能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五

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燦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魏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英曰自呂晦叔以下四事觀之言簡而意不足則窒言簡而理不盡則踈言簡而不文則鄙言簡而湯不可否則詭隨

薛文清公曰少言沉默最妙已心既存人自生敬○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憂寐亦安

英曰知心存而人自生敬又知養得德深氣完而憂寐安則簡言之效可睹矣知言之貴簡則多言輕言雜言漏言盡言出位狎下強聒譏評之言其病可藥矣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夫

言貴誠實

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程子曰脩其言辭正為立已之誠意○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交通則言出而人信矣

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言語丁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

空亂語誠如何立○修辭見于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人多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者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胡文定公之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

陳氏曰言欲當其實而已

馬季機曰青苗之法只是東坡兄弟議論得實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堯

魯宗道易服飲仁和肆其宗急召之使者入門移時行自仁和肆歸中使先入曰與公約曰上恠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使者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曰臣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遂邀之飲真宗益嘉其誠實劉元城曰漢大臣說人長短各以其實如匡衡

謂朱雲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也
攻金陵者謂其為林甫盧杞王莽故人主不信
薛文清公曰千言萬語只在實○句句着實不
脫空方是謹言

英曰知言之貴誠實則戲言妄言巧言讒言
輕諾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和平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平

韓文公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伊川先生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
之厚薄所養之淺深也○明道每與荆公論事

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

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言貴婉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回折惟微示意以警
之人多退省愧服

程子曰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味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不合則曰更有商量伊
川則直曰不然

薛文清公曰辭婉必能動人

警心類編

卷之三

聖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
臣隣人也隣人有送其妻歸家道見桑嬾悅而
與之語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
至已有伐其北鄙者

魏太祖欲易太子問於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
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詡曰適有所思故不即
對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唐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太宗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太宗惻然遂毀觀

唐肅宗即位李輔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

警心類編

卷之二

聖

卿勿恠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泫然泣下然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

英曰自公子鋤以下四事皆所謂言之婉者真足以感動人心而不費詞說然憐人之喻非善繹思者莫易悟若賈誦以下三事庶幾能撥動天理人情之機矣易曰納約自牖豈

謂等謂邪

言貴遜

吳明卿曰言遜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耳

慶源輔氏曰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

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訕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訕

警心類編

卷之三

聖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也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隨馬後肆言

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踧踖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明道先生為御史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

明道為鄆縣主簿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

警心類編

卷之三

聖

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

司馬溫公入相盡變新法東坡言變法宜有漸溫公不然之色忿然東坡曰昔韓魏公刺陝西

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謝之

英曰自李文靖公以下四事皆遜言之可法者然文靖之遜非吃三斗醋者不能其納汙之道邪若明道東坡之遜可謂從容不迫而有條理者矣大抵下之遜上也其勢易上

警心類編

卷之三

聖

之遜下也其勢難或問婉言遜言何以異英曰婉者不直已之意者也遜者不激人之怒者也皆因人之不可與言不得已而有言法當如是也知言之貴和平貴婉貴遜則直言訐言惡言矜言謫諛卑屈取怨召禍之言其病可藥矣

言貴當理

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

王沂公言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

韓魏公嘗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擊待其氣定每與平之以理雖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平菴項氏曰言之淺深詳略必各當其理

楊龜山曰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只是爭氣也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四

言貴時

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司馬溫公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鏘鏘鎔人不可以為異也若

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矣

張南軒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也胡明仲曰不問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

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吳文正公曰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

薛文清公曰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四

英曰誠能簡矣實矣和平矣婉矣遜矣苟發之不當理出之不以時譬之奕焉不免失先後之着也

言貴養心

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

伊川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問出詞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否程子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

胡敬齋曰言者心之聲心正時言必不差

薛文清公曰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言貴養氣

韓文公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

警心類編

卷之二

聖

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氣念則招拂

或曰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伊川曰此亦

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

吳明卿曰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

變詞必屬惟韓魏公則不然

薛文清公曰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

英曰苟欲發言當理出之以時而不知豫養

乎心之正氣之和將見本之則無襲焉已矣

何乃罪心聲詞氣不似之哉

言貴有用

左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顏魯公曰齊桓公片言勤王則九合諸侯一匡

警心類編

卷之二

聖

天下

蘇老泉曰昔者君子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

則天下以為口實

薛文清公曰與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乃

惠及於人

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

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英嘗因晁氏客語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燭
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不
敢伐魯北鄙蘭相如一言而完璧歸趙申叔
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言
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秦
毛遂一言而定約徙田千秋一言而寤主張
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素盞一言而徹
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為劉蘇
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而
南唐城陷無一人橫罹鋒鏑寇萊公一言而
決策親征遼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服
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關南地
韓魏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菴一言而金
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所

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為口實
者也其利不既博哉

艾菴密箴

風光月霽其心宵海闊天高其器宇鳳文麟趾
其威儀玉振金聲其辭語

試將曾子與閔子騫之言而萃為一編清心正
容一展誦何其氣象之至誠惻怛而溫然咄咄

清以汝輕薄資今日正須學子與與子騫
曾子與魯中之敏也閔子騫無為之有為也吁
君子胡不慥慥爾

勸君莫着半點私但著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
君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
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
孚攸童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咄咄爾清既有意於實學尚日三復乎斯語

聖賢雖無心占便宜終則盡天下便宜事都歸聖賢做了彼凡計較目前便宜者究竟都不得便宜矣噫向使王莽而肯為周公曹操而肯為文王亦孰得而禦之然惡木在先除根彼其素所蓄者矣噫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奎

毋譊譊多言毋譊譊多言程夫子曰德盛者言自傳然而繼之曰文盛者言亦傳則愚竊以為未然是又將待我以柳宗元

德之威人也重矣哉誠之鑑物也豫矣哉是皆不勞而得者也故君子貴知務

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為而疑我之為之也乃為信於人

韓魏公稱司馬溫公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但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為前輩也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立何如哉毋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古之人也只似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奎

爾七八尺之身毋徒嚶嚶然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則即此目前一啟齒一舉足皆道所存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時氣象為何如此法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寔是造化之機培夜氣引旦氣善用其氣造化在我而已矣

莫虛勞着步莫虛放出聲久之自閒適蕩蕩復
平平元城於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
蔡別伊川一年方只去得個矜字而明道少年
之獵心猶不覺其躍然於十二年之後也故曰
言之非難先行其言堅苦強忍作工夫古之人
皆然

古人有言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
善心類編 卷之二 五

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嗚呼
國家之所以作養人材聖賢之所以注望後學
著意良在是也爾其亦知之乎既知之又自言
之而不能踐之然則爾其誰欺乎

宇宙之間三不朽身心之外悉皆虛言出於爾
而忘之乎爾今年幾何矣

朱子曰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

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
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懼
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噫豈不真堂堂然大丈
夫哉

程子曰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
中一般樣看則有甚妨礙大哉言乎此即西銘
之見也欲為成人者斯其實地乎

善心類編 卷之二

五

程子曰君子之志所慮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
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噫清不肖親嘗為小人之事矣程子斯言可念
也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湏加猛省莫負好
衣冠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
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辭惟胸中

一點堂堂者常有以屹砥柱于中流

胡五峰云知人之品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為小人噫爾尚敬爾心術慎爾行事而和厚爾詞氣檢點之功有一之未至將不逃於明者之一照而為遠近之所嗤議而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未易欺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五

器量要宏識見要精趣味要清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遯

周子之機超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朱之敬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計始定幾以超凡一躍入關名三實一靜虛動直

清不清負爾名介不介義安在

山居不欠薪舟行不欠水更有便於是人心不欠理吁嗟人心兮不欠理我欲仁斯仁至惜也早不知茲味逮血氣之力衰而義理之念回兮年將暮矣不及今而蓄三年之艾兮七年之病竟何時起矣

戒爾重其言言欲亮而貞出於我也不重則人之聽之也輕惟古之聖賢兮率然隻語達天聲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五

垂之後世而為經

心術要正大舉動要光明如青天白日乃不負平生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定君不見鍾不扣則不鳴水不止則不瑩

善處事者不勞而自辦善守身者不澄而自清此有其機不可以不明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

實地於目前是以能垂聲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與夫先聖先賢

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材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爾夫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天之助人為善也至快至周而略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略無毫髮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五

之或漏細考之遠計之當自見爾或曰信若此言孔顏不當厄躋跖不當壽矣曰天道之定亦既昭昭於子之言表矣顧猶未之察耶

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

師道閉門處老瞞獨睡時用之得其道造化無

藏機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絕胸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世間事

俗云一刻值千金學者用心當如此易曰天行健須是見得真實切已

以篤實信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猷實事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五

業副天下於乎豈不真烈烈然世之大丈夫哉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夫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於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危哉欲為一世經綸手止熟數編緊要書枝葉徒繁根幹餒空勞皓首作卑儒

當官更有本經在博古能今始不迂

格天之功興於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聖哲之卧要亦有思不在身心則在天下

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

窮殀若能做好人離家不得嗔不能做好人朱

均無至親以楊勉仁之勲而謚文敏以李原德

之望而謚文達吁敏乎達乎其公論之不可沒

警心類編

卷之二

李

乎誤矣二公今莫可為也已矣

快活無憂散

除煩惱 斷妄想

右二味等分為極細末用清靜湯調服此方

藥味雖渺奏功極大且藥性不寒不熱不苦

不辛不必遠求之產藥之區自我求之自我

得之雖神農本草所未載東垣丹谿諸老所

未論及自是人間一種妙藥苟能日服一劑

勝服四君子湯百劑也凡合此藥先要洒掃

一淨室窓櫺虛朗前列小檻栽花種竹貯水

養魚室中設一几一榻一蒲團每日跏趺靜

坐瞑目調息將前藥服之至三炷香久任意

所適或散步空庭吟弄風月或展玩法帖名

畫或歌古詩三四首倦則啜茗茗一甌就枕

警心類編

卷之二

李

偃息久久覺神氣清爽天君泰然不知人間

有煩惱不見我心有妄想斯則效可觀矣

和氣湯

專治一切客氣怒氣抑鬱不平之氣

先用一箇忍字 後用一箇忘字

右二味和均用不語唾送下此方先之以忍

可免一朝之忿也繼之以忘可無終身之憾

也服後更飲醇酒五七杯使醺然半酣尤佳
九字經

勿欺心 勿妄語 守廉耻

此經字約而義博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
能實踐可為君子

却疾良方

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嘗侘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三

僚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
譫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
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
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
之來其幾有三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
歡離合及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
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

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

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

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

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

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

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

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三

脚又曰相公貴恙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
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
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
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
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
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
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

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
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
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
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
坐月餘心疾如失

名言集

超然居士六法圖

警心類編

卷之二

畜

日用八如

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靜重如須彌深廣如
大海無住如虛空隨順如流水榮辱如空華
冤親如夢幻守此八如一生事畢

自警八莫

心念莫妄想光陰莫閑過名利莫貪求嗔怒莫
恣縱見人莫妬忌世財莫常守強梁莫恃賴

臨事莫害人守此八莫一生安樂

作官十宜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歛宜薄冤抑宜察追呼
宜簡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會宜
戒殺思患宜豫防守此十宜治道盡矣

處世十當

習氣當除心行當息諸惡當斷眾善當行五慾

警心類編

卷之二

奎

當減三業當淨盈滿當畏危難當救出事當
成就為人當竭力守此十當生死無愧
對治十常

居富貴常憐窮困受快樂常恐災禍見在常生
知足未來常思戒懼冤結常求鮮免衣食常
思來處起念常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
常當順受動靜常付無心守此十常更無煩

惱

悲誓十願

願一切人安樂願一切人離苦願難行能行願
難捨能捨願難忍能忍願難信能信願除憎
愛願無欺誑願常滿人意願常依本分守此
十願賢行必成

樵談

警心類編

卷之二

李

耕堯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
無憂無慮日日豐年

壁書覆瓿裂史黏窓誰不惜之士厄窮途落宛
穽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
之字仇腹中之文哀哉

與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雖融為水其色愈汙
與端方人處如炭入熏爐雖化為灰其香不

滅

小人出事剝竊入事熏修是攘雞賽神攫金妝
佛神佛其據我乎

逢彼躁忿如塗雪著面而易融逢彼笑怒如隙
風侵肌而不覺

子怨父貪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為悲歡奴僕
視盛衰為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警心類編

卷之二

李

殺人者死定法也酷吏殺人不死謬將殺人不
死庸醫殺人不死法定乎

凶人祭祀吉神不饗如君子不受小人之苞苴
吉人祭祀凶神不臨如小人不登君子之俎
豆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
小人諂笑如嚼糖水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或問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叔敖無
辨今人終身學孔顏何百不一如曰心學滑
稽易口耳學聖賢難

画工數華術者片言僧道一經半呪動得千金
文士剗精鉢心不博人一笑吁士也賤何獨
在茲

攜魚上砧送蟹入金無不惻然及坑才陷藝惟
警心類編

卷之二

李

恐不深是不忍於細而忍於大

閻金閱玉不幸甚矣而先人手澤亦卷今帙散
永為不全之書是遭無燄之秦也哀哉

貴蓄孔鵬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
而富貴者之積習也

衣垢不湔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湔
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古人歎未知為人父之道而有子今人未知為
人子之道而有子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
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

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為靈玉有石之一脉不
害其為寶士有百行一行偶違不害其為君

子

警心類編

卷之二

李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
見遺金於曠寂之途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
一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周孔復肉不然仁義
之賊也

讀孔孟之書而不嗜殺人者未為仁人也讀孫
吳之書而不嗜殺人者仁人也

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閉門

燕處文梁壘深鷓鴣煖鳩棲弱蒿巢折身危蕭曹
得其託勲成烈就慶衍後人直增失其託義
破忠殘餒胎先世然則劉季豪傑之文梁項
羽英雄之弱蒿也

上交之難甚矣百諂未必喜一忠刻骨怨之百
巧未必錄一拙終身棄之所以古人高尚韜
虎不食虎人食人虎不食子人食子哀哉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主

倚富者貧倚貴者賤倚強者弱倚巧者拙倚仁
義不貧不賤不弱不拙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
能家贍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
私一身富私一家也

薛子粹言

文清公瑄著

為政以律法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

人

深以刺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
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
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主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
有於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
敬之過也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
之擾擾而遷易也

膽欲大見義勇為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
物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撻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無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五

敬以持已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予有目覩其事者可以為貪侈之戒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

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處事當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略故易多言利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節儉朴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

警心類編

卷之二

五

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為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此皆名言也

清心省事為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大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使人得而見之也可

洪陽張先生警心類編卷之三

廣陵後學汝大張宏校

天遊別集上

其一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稿道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潤得位於時者所尚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者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一

也不可以矯偽而成者居館閣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歟道濟于一時德孚于上下而其心不忘乎山林自非不以富貴動心澹然無欲者不能也惟司馬公富鄭公輩可以當之儻所謂三代之英非耶

其二

富家有一子愛之不啻金玉也求二乳母以字之二乳母因主人之甚愛也亦篤念之子將冠矣博奕好飲禽色俱荒一乳母曰主人之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盡亦告其父乎於是以其子之過告之於其父其父曰汝賤人也烏可以賤而議貴哉怒而逐之一乳母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二

亦曰主人之所望者此子也吾所以食所以衣者此子也盡亦戒其子乎於是以其子之過戒之於其子其子曰汝仰食於我者也烏可仰食於我而又彰我之過哉怒而逐之嗚呼使二母不言邪則不免於徒食之罪使二母言之邪又不免於見怒而逐然則徒食之罪重怒逐之罪輕食人之祿者寧去此而就彼

其三

天地一陰陽也人身一陰陽也人身之陰陽不外乎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陰陽亦豈外乎人身之陰陽哉天地一人也人身一天地也人身之動靜天地之動靜也分而言之動自動也靜自靜也合而言之動根於靜靜由乎動也一呼一吸人之一息也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三

而天行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三萬三千六百餘息天則行九十餘萬里人息與天行齊四體於是乎順百病於是乎消一有愆焉始為衆病之所襲矣是故君子貴修身以俟天也然則天之所以行人之所以息其孰從而宰之曰太極太極陰陽之本也天地之心也動靜之主也嗚呼善事天

者當洗心而密察焉

其四

群人中喜談禍福假相法占卜以期人之吉凶者此亦輕妄之一端也夫卦之六十四爻之三百八十四一卦有一卦之吉凶一爻有一爻之進退循之則反凶而吉悖之則反吉而凶造化無窮之妙聖人憂世之心曷其至哉昔郭景純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四

以占卜鳴世而不免於王敦之禍豈非知卦爻之吉凶而不知人身循悖之機耶王敦賊臣也而景純事之可謂不擇其所從矣是卦之使然歟景純之自取歟或曰當无帝永昌改元敦以景純為記室景純亦知敦必為亂亦知已必預禍故不得已而從之為此說者大不然也景純之所以占卜者正所以趨吉而避凶也當其時

何不北走燕南走吳而隱之邪或曰人為命數之所囿者也景純所以不去者知命數有在也吁南山有饑虎卜曰必不噬人從之遊可也景純之從敦正猶以從饑虎也可不可嗚呼安得知易者吾與之論造化之妙哉

其五

性者一理渾然不容一物與天地同其大與日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月合其明古今此性也聖賢此性也愚不肖此性也古今非此性不能遠天地非此性不能立聖賢非此性不能成愚不肖非此性不能生性也者道之大原歟性其性者聖人也反其性者賢人也戕其性者愚不肖也性之者天也反之者人也戕之者禽獸也人之者雖少天之者尤少禽獸之者曷其夥哉

其六

元末時塞上有一人畜貲盈鉅萬然子皆不肖且畏盜賊之是襲焉策之曰惟犬可以防盜乃畜百餘犬以自保不逾歲犬之獐然而狠者有之克然而肥者有之遶其宅皆犬也遶其垣皆犬也出入往來者皆犬也群子夜出或博或飲或奸或遊懼其犬之吠而驚其父也乃裹飯以餌之或有吠者則拋餌群犬奔其餌而今日餌之焉群犬不鳴也明日餌之焉羣犬不鳴也餌之之久則群犬與盜成一家矣間或有鳴之者主人曰是恠也是不祥也烹而食之羣犬見鳴者而受烹也則各貼首妥尾忍不敢鳴無何群盜持刀扶戈排門而入而囊橐一空主人肝膽塗地矣嗚呼畜犬所以防奸也而適足以要奸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六

其故何也不惟羣子誘之於其先抑且主人蔽之於其後向使主人貴其鳴者而烹其不鳴者安致是禍哉

其七

客有自東勝來者言王昭君之墓之異黃土一堆其勢延袤或朝昇而暮降或朝降而暮昇隱隱隆隆若浮王然與造化相為消息兼之茂草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七

雖寒烈之際而不枯也予聞之嘆曰天下之事寧有無理之事哉當元帝時石顯專柄弘恭用事小人賊殺大臣而且不知當是時何如時邪元帝於朝廷略不加意而獨以一婦人和親深可笑也設使胡人得昭君而不侵朝廷亦必亂矣雖然昭君遠嫁匈奴而不死於中路及至見

其墓與造化相為消息決無此理嗚呼史稱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於和親一事乃能斷之昭君一何苦哉越數日有一儒者自東勝來予詢之果誣也

其八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設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八

犬羊具朋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踰其和雖金石無以踰其堅惟恐心之不結頸之不利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斲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為是非之根傾肝膽者蓄之為言語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為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是故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者

不過以義相合耳吁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濃如醴水雖淡久而味長醴雖濃久而怨起吾聞之古人云

其九

察其言觀其色究其心約交之道也聖人云汎愛衆而親仁汎愛衆固美事也然不親仁則流於曠蕩無節而不知所歸矣今有人焉其言甚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九

甘未足信也必也察其色其色甚和未足信也必也究其心心與色同色與言合此必正直忠厚之士也與之交則無悔其有欲言不言而蔽飛箱之機歔咲不咲而含押闔之意此必奸人也由是而知其心矣雖歔我交其可哉遠之可也敬之可也交乎心則不可也

其十

陽善陰惡古人之所言也然陰陽一造化也造化一陰陽也豈有惡哉當推其義而論之謂稟夫陽氣之多者其人仁稟夫陰氣之多者其人酷桀紂非不仁也陰氣之多失其仁也大凡黑風暴雨飛沙拔樹者陰氣之惡者也明星朗月和風甘雨陽氣之粹者也雖然陰而為陽陽而為陰理無定也小人可為君子君子可為小人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十

理無定也又烏知改過自悛而不至於顏孟之域哉

其十一

客有問於予曰子舍居塞北土屋半間土炕一張坐枕憑几有面無足冬有風雪苦寒之襲夏有蟻虱啞吮之憂對影寥寥月俸不繼子之窘可謂至矣子其怨乎予曰無怨然則子其有道

者歟貧而無怨難聖人之言也子其無怨難歟
予曰不然怨難無憂則有之何也予年近五十
矣念父母之恩無以報慨道德之效無以成衰
門薄祐宗祀瀟條祖宗丘壠托者何人一身貧
病命之宜然其如彼何予之所以憂者此也富
貴非我望矣功名非我求矣彼皆營營我獨慥
慥彼皆揚揚我獨訥訥遘迤罹蹇一定之命吾
烏敢望於彼哉吾烏敢望於彼哉客笑而退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十一

其十二

昔甯嬴識陽處父之剛以為華而不實怨之所
萃犯而聚怨不可安身信哉斯言也大抵好剛
之人必悻悻悻悻必驕人驕人者難乎免於世
矣天壤間善人少而小人多吾以區區之才而
肆其悻悻之氣小人如之何而容我哉甯嬴可

謂知人矣此處父死於賈季也

其十三

鄭伯敗楚師於柳箴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
國之灾也吾死無日矣吁君子小人所見不同
小人見利於目前君子深憂於日後古人以小
事大猶不免況乎以小勝大者奚能免於禍也
若子良可謂深憂者矣鄭伯異日牽羊肉袒乞
憐於楚不亦悲乎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十二

其十四

客有問於余曰子卧病幾半載一炕之間蕭然
無有也子卧病於炕身不少動氣不少息一語
不發帖然寂然宛然木偶飲食不嘗當斯時也
子何以用其心乎予曰予無所用其心也以謂
天地賦我豈欲予病哉今日之窘且病者有物

使之然也予之不語者恭俟其命也人見予苦於昭昭之際而不知予心恬於冥冥之中也客咲曰此予忘有為之身而信無聲之理宜乎窮且病也

其十五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予嘗改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三

理直辭順為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所為而不為哉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存乎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傾此所謂天也求天於蒼蒼者為甚急忘天於方寸中者為甚緩如之何而天應邪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福皆自己致之也若曰信步行將去則日用之間無

所以其心幾於老佛之學矣其可哉

其十六

脩德者吾之當然也人不能脩德則入於禽獸矣是以高明之士知此理不可不行故動靜必求於理為循此理矣寡其過矣脫有患難命也不可以吾之德責報于天也天亦何心者邪天若可責顏孟責之矣德有盛於顏孟者哉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十四

其十七

小人不知天命窮則濫矣其心必曰為善未必得福為惡未必得禍殊不知天數乘除亦必定但報應有其時矣古人有言曰天定亦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雖然自古為惡未有不報之理不歸其身必歸其子孫

其十八

體涵諸用用根諸體天地之造化聖人之功業
一出乎體用而已易曰顯諸仁用根於體也藏
諸用體涵諸用也此體用之學所以為聖人之
學歟

其十九

君子之為學非為富貴也此心之理不可不明
故也為富貴而學其學必不實其理必不明其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圭
德必不成者也富貴之來無心所得不然潛居
抱道沒齒無怨

其二十

佛氏言苦樂逆順道在其中雖其教不倫至於
如此其言則甚有理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
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
狄隨所寓而安者聖賢也何有苦樂逆順之異

哉苦樂逆順勢固殊也以吾道處之則無不可

其二十一

名者實之表也實者名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
名名過其實斯君子之所耻也蓋善人君子之
用心寧有其實而無其名不願有其名而無其
實何也時之虛名取之於偶然終身之耻咲貽
之於他人矣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圭

其二十二

東坡謫居瘴鄉惟盡絕欲念為萬全之良藥嗚
呼瘴非吾土也風氣既殊水土飲食亦別目之
所見者無非惻心者也心之所感者無非動心
者也自非百念灰冷何能不內傷哉欲不可盡
絕也惟居瘴鄉患難之中則可

其二十三

世人所以不達道者正以浮幻相纏役無了時故也苟能勘破世故則虛名薄利皆足為吾身之害古之人所以適其適而不適人之所適者為已重也

其二十四

粉白黛綠世人皆以為樂一死之後亦復為樂乎世人所以眷戀迷惑者識不破也且如曹瞞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十七

看他用心設計非不豪且傑也及其死也叮嚀繾綣以累其心是豈不深可咲哉可謂能用機巧以取天下而不能以機巧絕此累也

其二十五

人生世間要見識高遠見識高遠則不為淺近者所眩惑日觀世事之盛衰夜思氣運之消長由其盛衰也吾以出處應之由其消長也吾以

進退隨之則禍可避而患可攘不然奔奔役役惛惛悞悞幾何而不為時勢所害邪

其二十六

世間坑穽在在有之要人醒醒耳眼一少昧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為晚矣此君子貴乎知微

其二十七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十八

余平日之過多在好名是以名不成而艱危累及之何也識見之不炯也苟有識見則班馬文章不如顏子之簞瓢李杜才思不如原憲之蓐簞東坡言百種巧辨均是綺語豈欺我哉豈欺我哉

其二十八

事事物物皆是天理流行處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此天理之流行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此天
理之流行也在人事則君臣父子之間處事接
物之際皆天理之流行者也惟道根君子活潑
潑地隨自得也

其二十九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此言深有理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靜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九

中動也神動而天隨者動中靜也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而太極乘乎其中天理之妙何所而不
寓哉君子一念之差則與天違矣是以貴慎獨

其三十

莊子曰儼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儼驕二
字深著人心之險書曰朽索之馭六馬以六馬
喻人心也然御馬在乎羈勒御心在乎持敬敬

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其三十一

呂希哲退居宿州真楊間靜坐一室日讀易一
父家事一切不問古人用心如此今人不可及
也夫父之吉凶進退存亡之理無所不備凝神
靜慮端坐玩之則其樂何如哉

其三十二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十

莊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蘧
一宿而去所謂公器多取之說於理實當所謂
一宿而去則不可也夫仁義根於心天之與我
者也人之為人有此具也無此具則非人矣其
可一宿而去哉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
正路也吾儒之言萬全而無弊

其三十三

學者讀書正以明理為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矣然人品不一亦有理明而不能行者亦有能行而理未燭者要之皆未造其域也理明而能斷不膠於紛紛之議德脩而能斷不奪於功利斯為善矣

其三十四

浮躁淺露學者之深戒優游罷軟學者之深規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主

既知事不可為則剛制而莫為既知才不可炫則力慎而莫炫此乃保身之道也古之人畏天今之人忽天雖不與人爭而常應于物古人灼知此理所以一行一言必合天心也歟

其三十五

理者坦途也人人可行世之人好於奸譎而巧詐百出欲求富貴而反貧賤欲求進步而反退

步其故何哉曲折嶙嶙徒費其力卒有天為之主也

其三十六

古人云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蓋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色能取媚于一時不能不受譴于日後衛靈公彌子瑕是矣

其三十七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主

漢唐之人學問不明功業文章而已漢獨有仲舒唐獨有韓子二子之外高者不過功業下者不過文章至於大宋聖賢迭出然後一洗千載之陋而遠明二代之學吾徒今日之所以忝名於儒者賴有其澤也詎可忘其自邪

其三十八

三代之上易為力何也道之一也漢唐以下難

為功何也岐之多也道之一則人心歸岐之多則人心離此賢才之所以難得也

其三十九

才位時命自古以來兼得者鮮矣以聖人論之伊尹兼得者也孔子偏得者也然在此不在彼達不達不足論也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抑非伊尹歟邈世不見是而無悶抑非孔子歟聖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人出非為已隱非為人

其四十

巧言易入人之耳似德而非德故聖人曰亂德小不忍易逞已之怒似勇而非勇故聖人曰亂大謀苟能以理聽言則中有主以道窒忿則心自清是故大學之道必先事乎格物致知焉

其四十一

聖人道濟天下未嘗有忘蒼生之心然亦未嘗必何也時命在天非聖人所能必也世之學者動輒以聖人自喻不擇時之污隆殊不知聖人之才無可不可酌酢萬變如造化之於四時或暘而暘或雨而雨過化存神非人可測區區小才假聖人以藉口者能如是邪吁志大才短此陳蕃竇武之所以敗也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其四十二

世儒論聖人無不可為之時理固然也以聖人之才論之誠如世儒之論然人君托之不專用之不切聽之不納則亦徒然耳雖有才將何為哉所謂無不可為之時者必若伊尹之與成湯太公之與文王始可哉

其四十三

有人以事謀我我當察其謀之是非其是邪以理告之其非邪亦以理告之嚴君平賣卜子告之以孝臣告之以忠可也設或十人同坐有人以事謀之則不可先發喙何也先喙則為謀府矣謀府古人所戒

其四十四

昔臧文仲教季文子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夫所謂事之固可矣所謂誅之可乎蓋不忠之人天地神明之所大惡雖未能誅之而有誅之之理况文子司寇也文仲教之豈為過哉萬世之下有不忠於君者聞此吾知其毛髮凜然矣

天遊別集卷中

其一

辱之一事最所難忍自古豪傑之士多由此敗也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如何彼為小人耶則直在我何怒之有世之人不審辱之所自來而以怒應之此其所以相仇而相害也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意正如此

其二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我以厚待人人以薄待我匪薄也我厚之未至也我以禮接人人以虐加我匪虐也我禮之未至也厚也禮也我自行之薄也虐也由我召之彼何罪也然則厚矣禮矣彼復薄虐者乃吾命也彼何罪也是故不怨天不尤人庶幾君子矣

其三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妾婦之道也近世

士大夫見權勢之人爭相趨附媚之惟恐後得一美言則喜溢於色稍見抑之則局脊不自安又何異於妾嬖之道耶夫壽夭窮通天之命也彼固有權勢矣亦不能外于天而壽夭窮通於我也談談以諛之恐恐然以附之亦可愧也夫

其四

不得於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此古今之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三

同情也殊不知抑揚順逆皆非人力所能為而皆造物使之然也造物亦非有惡我好我而為之也彼亦不知予亦不知莫之為而為之耳怨於天者不知天怨於人者不知命聖人之所不取也大丈夫胸中當洒洒落落如光風霽月任其自然何有一毫之動心哉

其五

端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為知進不知退者之戒矣人事之役役也計謀之敝敝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况為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無言也人不可以惑其聰造物無形也人不可以瀆其公世之人役役敝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不足以為造物撓溺足以為造物笑

其六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蕞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于人之掩其短既

警心類編

卷之三

末

彼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其七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誇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輒誇文章長於遊歷者動輒誇其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利名者動輒誇其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

警心類編

卷之三

无

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

其八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辜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態置一物於必窮之地者君子不爲也况作好

惡於其間耶九齡盛德之士也一念之差猶不免於絕嗣下至盧多遜之輩當何如耶

其九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植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生植其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三

多矣可不懼耶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其十

禍莫大於多欲富莫富於知足欲心勝則徇物徇物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瞀然無窮不喪其身不止矣是故聖人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其無欲故視天下為一家一身猶衆人安於所寓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道

淡然廓然而已爾彼狗物者由不知足之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人道和則人無不和矣故曰富於知足

其十一

君子之於小人未嘗不識其形狀也但君子容之不與之校耳校人之欺子產醫人之欺晦翁君子寧肯先起心而測之哉彼小人以為君子可欺也恣其所為昧其本心而自以為得計殊不知君子視之發為一咲而已是故蓄鏡待物者君子之用心持鏡索照者非君子之用心也

其十二

言之非難處之為難士大夫安居之時見人憂患害則曰是何足以為吾之憂見人恤貧賤則曰是何足以為吾之恤及其親履其事則色喪

膽落張張遑遑莫之措矣殊不知張張遑遑蓋徒自苦耳造化已定之矣善乎康節之言曰能言未是真君子善處方為大丈夫君子之生濁世誠不可不思所以善處

其十三

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人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乎狂何也貴乎平而不貴乎紊有輕人上人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特念慮妬之而動靜亦妬之是大可嘆也天之生物物不能齊吾當平心以醇酢於賢愚之間可也彼徒有輕人之心而造物者竊咲之彼徒有上人之心而學問日損

之又曷若虛已接物以為進德脩業之基邪

其十四

世事不可執一而觀要隨時詳審可也彼貴則此賤彼賤則此貴循環往來恒無定勢然古人言富貴者倘來之物也殊不知貧賤者亦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止往來係於冥冥之中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世之人憂貧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三

賤如狼虎慕富貴如芻豢曲計巧心務要去此而留彼噫遑遑汲汲是徒然耳殊為造物者笑

其十五

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輒以包拯之清夸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已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

清者已之職分所當為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為人所污德者為人所敗職此之由也

其十六

處事不可撝撝亦不可孜孜孜孜則弱軟無立撝撝則粗硬惹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三

其十七

慾心重者雖處富貴之地未嘗須臾之不憂也何也位高者多無子則為無子累其心矣才高者多無位則為無位累其心矣天地間萬物之不齊彼屈此伸此有彼無自然之理必求全其心之慾則敝敝乎百歲之間無須臾之不憂矣

其十八

大凡不仁之人不可與遊何也不仁之人其心
不常悅悅則把袂連袂傾心覆膽怒則持戈執
戟怒氣相加矣夫與之遊尚不可況欲與之謀
大事決大疑哉東坡言人心真不可縱放閑散
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平日
之病正坐於此自小以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
外世事懵然不知纔有毛髮事則處處不自寧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三

矣蓋懶惰之害也如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
甕於齋外暮運百甕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
正以人心一惰則百骸俱怠百骸俱怠則心日
荒而萬事廢矣

其十九

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何也蓋
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

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
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趨避也聖
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非聖人自言命也

其二十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語
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三

不為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
其陰私以為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為利基豈
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
抱薪資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沒人之田者矣
吁此仁者之所以深戒

其二十一

蘇武牧羣北海上其節凜凜固不可及矣然取

胡婦生子抑又何也殊不知匈奴難之者無所不至苦之者無所不周取嬏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命歸漢也不然身死其地骨瘞虜庭豈不辱哉東坡謂色慾之心雖蘇武不免不知武矣一婦奚足以污其清風苦節耶

其二十二

君子立身其大要在乎懲忿窒慾忿如火不遏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三

則燎于原矣慾如水不遏則洚洞滔天矣何家國之不廢何灾禍之不致哉惟其懲故心清而志安惟其窒故氣暢而神安

其二十三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

焉善於保安者盡以清淨省事為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其二十四

士君子不可不大其胸襟不大其胸襟則一日之內一歲之間役役聞捷於聲利之場如之何而能樂哉蓋以有限之身混以無窮之欲得之於此失之於彼強彼兩全其欲則慘然有不如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三

意之憂矣望望焉求之不得僕僕焉購之無方愈憂而愈苦莫之能釋也是故以六合為一已以坏冶為一陶者則無往而不樂

其二十五

客有問於余曰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信乎余曰兩者俱難惟智者處之則無難也順境者人易縱之時也縱之不已則天奪其魄故曰小人福

薄福過禍生逆境者動每有悔之時也悔之痛切則天佑之故曰吊者在門慶者在閭是故處順境而知懼遇逆境而知憂則禍患不能及焉上士達無憂下士愚無憂憂之所鍾正在中人乎

其二十六

恕之一字固為求仁之要量之一字又為行恕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堯

之要未有能恕而無量者也亦未有有量而無恕者也是故恕雖當勉量亦當學有杯孟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量有天地之量天地之量聖人也江海之量賢人也池沼之量中人也杯孟之量則小人矣易喜易怒者小人也易予易奪者小人也未滿而先盈者小人也未富而先富者小人也中人則有寬有狹賢人則多寬

而少狹至於聖人則萬物不能撓其志與日月同其明與鬼神合其德蕩蕩熙熙無所不容矣然則學量之功何先曰窮理窮理則明明則寬寬則恕恕則仁矣

其二十七

老氏動輒要絕嗜慾男女飲食豈可絕耶但不以彼累心節之而已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雖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四

有不存焉者寡矣謂之寡則可謂之絕則未可天遊別集卷下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與公曰取彼金公投鏡瞑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屈之高而仇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既駭而問其姓名曰何足語姓名

論曰知人可謂難矣以季子之賢而猶不識被裘公况他人乎賢者內重外輕者也埋光鏹采者又何物可以動其心季子命公取金何小公之甚哉

晉劉驎之字子驥桓冲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諸家君冲聞大媿乃造其父驎之被短褐與冲話言

警心類編

卷之三

聖

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命厨人代之父曰若使從者代非野人之意也冲請驎之為長史固辭

論曰天下至尊者父也子雖仁智不以仁智先其父何也天秩之所在也驎之使冲先造其父禮也短褐不恥義也躬執酒蔬孝也固辭長史節也今之人朝得一官則暮驕其宗

族其有驎之者哉然冲交接其父子之間而不以名爵自逞其亦賢於人遠矣後世以官秩傲於士大夫者觀此亦可自媿

唐張志和築室越州剡席摠屨垂釣自怡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

論曰士君子不以枉屈自媿者以其直在已也賢在我不智在彼何必因其不智而媿於

警心類編

卷之三

聖

我哉三代以來賞音者少志和但知往從役而已吾不知何者為榮辱也然則邦內有賢而不知彼縣令者何如人邪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宮相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識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爾

論曰君子之富貴不得已而取之者也何容
心於富貴哉伊川之言蓋歎公素富貴行乎
富貴而公之存心則澹然無所動其中也夫
富貴倘來之物也其來也不可禦其去也不
可止彼促中隘量之人汲汲於得失之間者
聞公之風不得無所愧矣

警心類編

卷之三

望

種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
內後謁告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王嗣宗時知長
安放至通判已下群謁放則垂手接之而已嗣
宗內不平放召諸姪出拜嗣宗坐而受之放怒
嗣宗曰向者通判已下拜君君引手而已此白
丁也我狀元及第名位豈輕於彼哉放曰君以
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即上疏言放空踈
專飭詐巧以沽虛名專以顯官恐天下竊咲益

長澆偽之風真宗由是待之寢衰

論曰嗣宗因怒上言斥放固非公論矣然以
山林高士致召而以恩寵渝節傲於他人何
以見其高哉所謂高者正在乎不榮通不醜
窮也一旦寵遇而猾撓其心則其為器也淺
矣昔放見陳搏搏告曰名者公器不可多取
子名將起當有物忌之得非放之為人皎皎

警心類編

卷之三

望

而自好者乎不然曷其言之徵也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
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
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
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邪於是創一井亭以便
行客亦不私其錢

論曰公之所謂獨樂者非真獨樂也將以推

其樂於已者樂諸人也呂直以十千納公不知公矣雖然直亦不受而創亭以便行客則其人亦豈可及哉世之人因財以矛盾反面相讎者聞其風亦足以自媿

伍胥奔吳追者在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之胥既渡解劍直百金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

警心類編

卷之三

聖

不受一咲刺船而去

論曰古人云飛鳥投人救之者祥蓋拯人於倉皇急迫之中者仁者之用心也彼漁父者非仁人歟抑隱其高寓於漁傲萬物而弗怵者歟世之人戕友而射利損物而肥家昧心於天地之間者多矣又安知漁父之用心哉所謂無所求而為之者漁父有之

屠狄言非其時將投於河崔喜聞而止之曰聖人人人之父母也今此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屠狄曰昔桀紂殺龍逢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非無聖智不用故也遂負石而沉於河

論曰聖人之心未嘗一日而忘天下然亦未嘗不察乎時勢之可否也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樂天知命蓋以此也詎有因道之不行遂自賊者邪執中無權申屠狄之謂矣然迹其用心亦可悲也

警心類編

卷之三

聖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不自寧先生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無心之為

愈哉先生歆與之言徑去不顧

論曰人之有心所以察是非辨可否也然至易怵者心也君子所以存誠以養之惟其誠之存也所以臨禍而不撓也先生所以存心誠敬者一聽於天也彼父老所謂無心固高矣然不可為法心豈可無邪

文王伐崇至黃竹之墟鞋繫解頤左右皆賢無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哭

使者因自結之

論曰古之君子隱於下位者多矣良賈深藏盛德若愚埋光鏟彩懼人之知者君子也使燁燁以求知悻悻以求達烏足以為君子哉在上者知勢而不知德知貴而不知賢則啞啞叱咤無所不至矣安知無君子隱於其中邪此文王之所以為聖人也

唐鍾傳洪州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力不能勝遂擒之僖宗朝拜鍾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潁川郡王既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士尚智與謀暴虎何足尚哉盡暴虎之狀乃戒子孫

論曰世之人惟習尚之是耽而不知省者多矣詎不深可咲哉不惟俾他人之可咲以是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哭

傳子孫而為子孫咲若鍾傳者可謂自知已非而不欺其子孫者矣

宗炳字少文好乘書圖畫每臨山水佳處嘯傲忘歸晉末劉毅領荊州辟為主簿不就曰吾栖丘飲谷三十年豈可作王門折腰吏邪

論曰晉室衰廢中原雲擾腥羶之氣彌漫河洛是何等時邪少文蓋有以知之矣與其遑

遑救人之不可救之勢又豈若樂天知命以全其天年乎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往候之棠抱兒當戶以一盂水拔大本薤獻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

論曰夫古人以物示訓者蓋託意於言語之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兗

外也季世之人在上者以勢自尊在下者以諛自務規諫之風泯然寂然矣不有龐參之賢烏知任棠之高不有任棠之訓烏知龐參之智哉士君子相見貴乎兩目之相照也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論曰世人為婚以門第相夸尚女長子大有終身不婚而成亂者有得強援以陵其夫傲其舅姑彼詎知妻以配德之謂乎况貴家大族為富不仁福已泯而禍必至吾苟與之締姻鮮有不為其所及者也虞翻之言足以警世之智者矣

朱桃椎成都人淡薄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

警心類編

卷之三

辛

嘗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萊茗置其處易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禮見之不答士廉曰欲使我以無事治蜀矣

論曰桃椎之行雖不合於中庸然其高世之行無求之志則非他人所及也世人得之若驚失之若驚外重而內輕者聞其風得不為之媿哉

朱松字喬年生有俊才天然秀發自謂褊急害道取古人佩常之義以名其齋出守建陽晚年屏居建溪日以尋舊學為事玩心義理之微放意塵埃之外有以自樂

論曰韋齋因褊急以韋名其齋豈所謂克其性偏難克者邪觀喬年氣象何物可以干其志也世之人立於初年者有矣至於晚年不流於釋老則滯於留連光景而已豈有如韋齋玩心於義理者哉宜乎生子集大成為萬世之宗師也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飲菽儋石無儲與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氏也謂康伯曰汝掌銓衡必舉此輩後為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吏齋飲終當不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易心及歸妻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之於湖

論曰古人仕宦非為富貴而出也一則歆行其道二則由乎造物所驅何富貴之足動其心哉隱之清介如此可謂不以富貴動心者矣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隱之之謂也

呂僧珍字元瑜狹童時相者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出身甚微以販葱為業既貴兄子求官於僧珍僧珍曰汝等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葱肆爾不聽其求宋季雅居其左貧市其宅人詢其價宋曰一千一百萬人駭之宋曰一千萬買鄰一百萬買宅為人所敬重如此

論曰世之庸庸者得一官則夸其妻妾矣况宗族乎炫其宗族矣况鄉黨乎僧珍封侯非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小貴也而猶命兄子不廢素業不賢能如是乎況任賢授能大公之器也其可以私而廢宜乎德之薰人而敬之也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拜侍御史

論曰不仕隗囂則其節可知矣至於親推鹿車載其弟喪其友愛之情為如何也邪藹然天倫之懿宜乎有感於楊賢也雖然若賢者抑亦何人也歟聞義則服賢之謂也

武攸緒則天姪也枯淡寡欲日以周易及老莊書以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櫺夏居石

室晚年肌肉充潤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論曰易之同人一陰居衆陽之內衆陽之所同歆聖人恐其昵於私也故戒之曰同人于野亨同人于曠野則無偏暱之私矣然六爻之中惟初九上九二爻為善初則無偏私上則居曠野其他則皆弗逮也當武后僭亂之時宗族誰不願附之附之未久禍結滋甚攸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緒獨能超然遠遁存心物外非識見之卓絕德行之謹密者能如是哉可謂得同人于野之義矣莊生云福輕乎羽莫知之載禍重於地莫知之避若攸緒者非所謂善於避禍者歟嗚呼不可及矣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額及歸又聞知居同里若意

以拯歆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論曰爭利於市爭名於朝名譽相軋自古皆然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朝尼父深許之者以其無妨賢病國之心也若夷簡者抑亦公叔文子之徒歟不然何好賢若此之至也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管寧字幼安少與華歆同席讀書門外有乘軒者過歆棄書遽往觀之寧耻之而割席曰子非吾友也又嘗與歆共鋤菜地遇金甕揮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漢魏之際居遼東二十年匿景歲光嘉遜養浩魏明帝安居蒲輪束帛加璧聘之寧不受家貧好學一蔀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論曰志之於人也大矣夫事之廢興身之成敗莫不由是而致焉寧與歆生同時學同道其所以異者志也寧則清風峻節名高萬古歆則失身喪節委質二姓豈非志之所致邪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寧之謂也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趙抃字閱道氣宇清逸人不見其喜愠自號知非子宋至和中為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為鏡面御史初任成都以一龜一鶴自隨及其再任屏去龜鶴止有蒼頭執事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首告天若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元豐初告老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閑壽七十七謚清獻

論曰心者天之所在也天雖高也心雖微也
然身之所從出者天也天地萬物皆吾體也
惟聖賢不為私意小智所間以私意小智間
於天者是不知身之所出者也閑道露香告
天蓋知天者歟至於壯之清烈無一毫之汚
老之高遠無一念之雜者又皆出於心地之
無欲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敕天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之命惟時惟幾閑道以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引身不仕母病篤詣洛市
藥會上已洛中王公並至浮橋車乘如雲統視
之蔑如也賈充引船與語某應如響勸之仕俛
而不荅充曰卿能作鄉土地間曲乎曰昔曹娥
投水國人哀之為作河女之章伍子胥以忠投
海國人哀之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於是以足

扣舷引聲清激大風應至雲雨交集克令妓女
盛服統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克悵然
曰此吳兒木腸石心也

論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
非君子之所欲也群邪並起禍將及身故深
藏遠遁以自高天壤之間何物可以撓其志
哉若仲御之徒雖千駟萬鍾不足動其心瑣
瑣賈充亂臣賊子其視之為何物也夫以曹
娥伍胥歌之者豈非警其不忠不孝之心邪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其
子段而使薄祭黜官祭以特羊數以少牢足以
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君子
三有敬戒不在富也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

論曰君子所以敗其身而失其令譽

貴而驕富而溢也善乎黑肱之言乎

貧則其節不蠹節不蠹則不為小民所

利者怨之歸也為小民所貴者未有不由積

而不散也夫積而不散可以後亡乎哉孔子

曰邦無道穀恥也若黑肱者抑亦知恥者歟

語之間誠君子處亂世之龜鑑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五九

裴休字公美兄弟皆塾晝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餽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論曰士君子患乎志不立耳志苟立焉則天

下何物可以干其志哉若休者抑亦有志者

與夫口腹之欲無窮已也以有限之年求天

下無窮之欲吾見志之不遂而身羸矣何益

之有此君子所以淡然而無所淆矣

裴坦性簡儉其子娶楊收女器用皆犀玉坦命持去曰殃我家矣

論曰風俗頹圯古道泯然婚娶論財其來尚矣若坦者豈非嗜古獨立而不為流俗所移者邪

顏含字弘都有操行郭璞過含欲為之筮含曰

警心類編

卷之三

李

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論曰著龜古雖有之然必先決於已而後資

於神去古既遠人心乃蝕擾擾膠膠莫知攸

主於是聽於神而不明夫理也若含者詎非

知所重歟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

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
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
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
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論曰君子之為仕非得已也幼而學之壯而
行之古之道也然時有污隆命有通塞與其
齟齬以求進孰若逍遙以樂天乎若萬頃者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奎

可謂審於時勢練於世故者矣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
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
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
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
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儋石之儲何謂有餘
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

卜不下床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
我有餘乎年九十而終

論曰最難制者心也最無窮者欲也以難制
之心逐無窮之欲役役乎不知入乎禽獸之
域也君平告人以忠孝者使人心知所重也
得百錢而自足者戒此心無所貪也若君平
者抑亦不願乎其外者與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奎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客居安邑家貧
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之勅吏
常給仲叔聞而嘆曰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邪
遂去客沛

論曰節卦上六居節之終節之極者也固守
則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不亡之
吉也若仲叔者豈非苦節者與一肝尚不可

得可謂苦之極矣然又孰知其此心之泰然無媿邪校彼昏夜扣人門戶而驕人於白日者大有徑庭矣謂之悔亡誠乎其悔亡也

步騭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一日共修刺奉瓜獻焦征菴坐隲於牖下以小盤飯食之旌不能食隲曰吾貧賤遇之當何媿哉後為吳丞相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奎

論曰士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彼既不知我矣我若與之校曲直則彼烏能信我哉若隲者可謂能自處矣

狄青字漢臣風骨奇偉善騎射為樞密或有以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來獻者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咲而還之嘗設宴宴韓魏公客有劉易者與烏遼堦下伶人以儒為戲

易勃然大怒曰黥卒敢如此詬詈不絕口至擲樽俎而起公意氣自若語意益溫翌日詣易謝罪天下咸知公為盛德人也又公面有黥字仁宗命去之自謂面黥足以勵士卒

論曰世代愈降人心日澆士在座者動輒以門地相夸尚使孤寒者鉗口而不敢發一語是豈知豪傑之士有不待門地而興乎自古

警心類編

卷之三

畜

聖賢未聞一一皆門地出也化及當時名流萬世彼夸門地者真兒戲耳又安知聖賢之為人哉若漢臣者真豪傑士也其器量之弘識見之遠誠非後世之所及矣

郭延卿者西京人也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延卿不就葺幽亭藝花木自娛足跡不及城市年八十

餘錢文僖惟演時留守西京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皆一時聞人也一日惟演率僚屬出郭往遊去其居一里許屏騎從訪之不告以名氏延卿欣然接之道服對談而已延卿咲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見之人亦無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蒼下小酌於是以陶尊果藪以進惟演喜其野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揖於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咲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咲又曰諸公尚能飲否惟演欣然從之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頤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輦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士也彼視富貴

為何等物也歎息累日不止

論曰委命順理與物無競此達人所以齊寵辱任去留也天下何物可以動其心哉今觀延卿之為人蓋可知矣吁彼操瑟于門望塵于道者聞延卿之風能不其顙之有泚也

曹彬封武惠王宋朝勲業之盛無與比嘗曰自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傾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隆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平江南迴詣閣門入見膀子稱曰奉勅江幹當公事迴其謙恭不伐又如此論曰彬之行義固非一端此二事者實其行義之基也何也一念之仁百善之所生也一行之謙衆德之所萃也彬之名位如此勲業

如此其用心又如此則豈可及哉昔太史公慕晏子之為人歆與之執鞭吾於彬也亦然富鄭公弼為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反覆熟慮必無全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所客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宋

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蹶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上馬乃還公少日有詔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論曰君子之器識誠不可不養也富貴貧賤觀其器識可知富公之器識如此安得不為

大宋名臣使人艷慕於千載之下哉彼斗筭小量易於溢者良可鄙也夫良可媿也夫

呂許公蒙正性沉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稱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賊免或譖於太宗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賄此皆蒙正貧賤時索於紳不如意以致罪耳太宗即時復紳官蒙正亦不自辯未幾罷政柄會紳舊事發露黜為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宋

齊州團練副使蒙正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實犯賊蒙正亦不謝後一朝士家有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咲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弟遂不敢言

論曰微雲障日不害於明纖塵污玉何損於潔大人君子誠不為小人所損也何也君子

之所以自養者有素也況人君之前不可自
直哉至於不以玩物動心尤見其德之全也
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
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
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盡一往見
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
學士矣而今已老大焉能隨群逐隊趨炎附熱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充

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論曰予讀韓子送李愿歸盤谷序云伺候於
公卿之門足將進而次且口將言而囁嚅未
嘗不掩卷而歎也近世以來士風不振者由
士子好於奔競而自辱耳若李垂者豈非識
大體而自重者與

王文正公旦深沉弘遠器宇充曠言行忠厚難

以備言一日有貨玉帶者詣公門公弟因持呈
公繫之問弟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
公曰玉亦石也得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
好無乃勞乎我腰間寧稱此物亟還之

論曰外重者必內輕外輕者必內重士君子
誠不可重於外也何則嗜慾深者天機淺故
也文正公盛德士也觀其玉帶之事可為務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七

外者戒

秦西巴侍孟孫獵得麀俾秦西巴持而歸其母
隨麀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
秦西巴居一載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
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秦西
巴以一麀而不忍又能忍吾子乎

論曰人之處心不可以不仁也人之所以為

人者由其有此仁也秦西巴不忍于一鹿豕
非仁乎仁者可以託國可以為友可以共患
難可以共安樂况使為太子傳哉孟孫可謂
用得其人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吾
於此益信

邴吉字少卿宣帝微時吉盡心匡衛無所不至
宣帝即位眾莫克知吉亦不言後帝聞之將封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圭

之會吉病薦上使人加黻於身而受封太子太
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
樂以及其子孫今吉未獲樂而病篤不足慮也
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享其樂

論曰書曰為善降之百祥為不善降之百殃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聖經所載萬世
之所信者也彼巧詐者以為天不足信而用

心設計坑人損物無所不為嗚呼是豈知天

人交應之機哉吾於邴吉益信聖經之所云
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相友善劭卒式夢劭
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時葬子豈能相及式
馳赴之未至而喪已發將至壙柩不肯進其母
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蹏
哭而來其母曰必巨卿也式因執紼引柩乃前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圭

論曰朋友為五常之一其所係非輕也今之
人以其狹小之量忽乎朋友之道相忌相軋
擠之死地而不恤不亦深可悲哉觀范張之
事誠有關於名教不小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豈不信乎

沈麟士齊人也其所著履為鄰人所認麟士曰
是卿履邪即跣而返鄰人後得履以前日誤認

之履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

論曰古之人所以不可及者非惟其識之高
於人正以其量之高於人也量由識而充識
量者君子之所以處亂世待小人之道也若
麟士者豈非識量之兼備者與

元德秀號魯山房瑄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
利之心都盡為魯山令天下高其行故以魯山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圭

稱秩滿駕柴車而去及卒惟枕履簞瓢而已生
六十年未嘗見女色云

論曰人之一心苟養之有素則舉天地間無
非樂也若德秀者所謂無所而不樂者乎惟
其無所而不樂也所以舉天下俱不足以動
心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德秀可謂寡
慾人矣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
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夏之陰乘其輶輅若文
軒之飭終身遁然不知其為貧也

論曰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
旨易足者皆可怡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以方寸之心役無窮之慾僕僕百年局能
已乎此君子所以處貧賤也北宮子豈其人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圭

與

魏野字仲先居東都架草堂有水竹之勝人訪
之者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出則跨白驢
草堂居士好彈琴賦詩以自適宋太宗祀汾陰
召之辭疾不至一日方教鶴舞俄報中使至抱
琴逾垣而走平生詩思清遠語皆出人意表若
曰棋進難饒客乘生却問兒若曰洗硯魚吞墨

烹茶鶴避煙是皆人之所不能道者也寄王文
正公云從前宰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
祀東封俱了畢這回好伴赤松遊公卽飄然謝
事寇萊公鎮洛三邀不至遂寫刺訪之仲先葛
巾布袍長揖議論騷雅相得甚歡笑曰盛刺不
復還留為家中之寶又寄之以詩云好去朝中
辭宰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其不為勢所摧動蓋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圭

如此
論曰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
情知足則富矣當大宋盛時在朝者皆大賢
也士君子出仕之秋也仲先獨能紆鸞龍之
翼養浩然之氣其志趣豈不高且遠哉觀其
寄王寇二詩足以見胸中澹然矣六合之內
何物能籠絡其人邪

傅霖少與張詠同學張顯達求霖二十年不可
得晚寓宛丘有被褐騎驢者扣門大呼曰語尚
書青州傅霖求見聞人報公公曰傅先生天下
士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公曰
詠知之矣但飲酒霖去未逾月而公薨

論曰心者神明之舍大賢君子無一毫之欲
故神明全故能先知夫豈智術恠誕之謂哉
警心類編 卷之三 圭

中庸曰至誠如神亦言其心體之純矣若二
君子者可謂無欲者與

米芾字元章宋熙豐間人少負英聲以恩補校
書郎遷太學博士東坡云清雅拔俗之文超邁
入神之學何時見之以洗瘴毒兒子得保月賦
琅然一誦老夫卧聽未畢蹶然而起恨二十年
相從知元章不盡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

後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居焉作菴城東
號海岳喜蓄書畫尤為山谷黃太史所敬重平
生好石見有瓌奇秀溜者則取袍笏拜之呼為
石丈云

論曰落落難合古人有此言矣大丈夫有所
抱負舉天下無以知之則託山川草木禽魚
翰墨以自況其為志世人烏得而知之哉夫

警心類編

卷之三

主

以米公之高坡公之賢而猶不能盡識況區
區俗眼安能遽識大賢君子之所為乎

劉器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器
之曰足下知所以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游
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館閣訊不絕某
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論曰附炎趨熱人之常情世降俗澆士風不

競知所以自重者蓋鮮矣若器之者豈非自重
者與然非司馬公之賢則無以知其人矣惟
賢知賢吾於二公見之

警心類編

卷之三

末

洪陽先生警心類編卷之三 終

洪陽張先生警心類編卷之四

廣陵後學汝大張宏校

玉壺水

樂志論

蹢躅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
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
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

警心類編

卷之四

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
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
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
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世說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

自來親人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
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道俄而
庾公率左右十許人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
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
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二

主人徑住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王遊歷既
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阮往
觀見其人擁膝噉側問之佗然不應阮因對之
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阮復嘯還半嶺許聞
上啗然有聲如數部鼓吹顧看乃向人嘯也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命種竹或問暫住

何煩爾王嘯詠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又嘗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
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輿
逕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
直欲出門主人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
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三

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
戴在剡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
而返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
必見戴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
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意爾何能羈宦
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
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
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
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
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四

枕流漱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頽云千巖競
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袁粲領丹陽尹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
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
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
自得

謝諛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絕交書

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安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五

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蘭亭記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

戴安道閑遊贊

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

陶淵明集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北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六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醉既醉而退曾不愜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陶隱居集

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岬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欲盼之僊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

與其奇者

王摩詰與裴迪書

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
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
鍾相間此時獨坐童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
詩當待春仲井木蔓發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
濕青臯麥雉朝雊儻能從我遊乎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十

韓文

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
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
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
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
之內有以自娛

柳文

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
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
所極夢亦同趣

把荷鍾決谿泉為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
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為適亦足老
死無戚戚者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八

白氏長慶集

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
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
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
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
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酒既酣
乃自援琴操宮聲美秋思一遍

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素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澄懷錄

江南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書節按柄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九

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數聲曰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四友以琴為嶧陽友磬為泗濱友南華經為心友湘竹榻為夢友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厓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鷄犬之聲相聞竹籬草舍燕處其間蘭菊藝之臨水時種

梅桃霜水春日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而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楚辭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往來窮谷大川聽流水看激湍鑒澄潭步危橋坐茂樹探幽壑升高峰顧不樂而死乎

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矣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為已物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十

經鋤堂雜志

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茗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煮茶泛舟觀山寓意棋奕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間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見之自早燒香食罷便可坼巾褌袒屨後事藤床竹几展轉北牕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策

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
登高乘風採蓮剝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
而適其為樂殆未可以一二數也

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東坡赤壁賦
云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成
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
者之無盡藏也東坡之意蓋自太白詩句中來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士

夫風月不用錢買而取之無禁太白東坡之言
信矣然而能知清風明月之可樂者世無幾人
清風明月一歲之間亦無幾日就使人知此樂
或為俗務牽奪或為病苦妨障雖欲享之有不
能者然則居間無事遇此清風明月既不用錢
買又取之無禁而不知以為樂是自生障礙也
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

喧轟於我何與是以修道者入山唯恐不深入
林唯恐不密也

嘗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蟻垤不知其間幾許
人從高望之真可一笑山之高于城市能幾何
已自如此况真僊在太空中下視塵世又何翅
蟻垤乎

夢溪筆談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士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蓄兩鶴縱之則飛入雲
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遊西湖諸寺有客
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
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驗也
逋高逸倨傲多所學唯不能蒸常謂人曰逋世
間事無所碍唯不能擔糞與著碁

陽翟縣有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

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前空地
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某
曾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指門前一桑
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納涼但無用於時偶不
出耳問其所以為生曰日唯與人擇日及賣藥
以具饘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
不為又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問頗觀書否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圭

南豐集

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以追

鳧雁之高下縉于深而逐鱸鮓之潛泳吾所以
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喬木之繁陰藉
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美
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處其怠倦而樂
於自遂也

蘇滄浪集

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古

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牕之下羅列圖史
棊尊以自娛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吟嘯覽古
于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稻魚蟹足
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廬勝絕家有園林
珍荅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東坡集

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容齋隨筆

崔唐臣閩人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登第崔撫然罷舉其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偕出循汴汭見一士艤舟坐牕下蓋崔也亟就謁之問其別後况味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間其半市雜貨時取贏以自給雖云汎梗飄蓬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五

邀與歸不可但扣官居坊曲所在明日自局中還各覩崔留刺再訪舟次則已行矣歸翫刺字其末有細書一絕句云集僊僊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

誠齋文贈

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予心遣小奴挈罍樽

酤白酒酌一梨花瓷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嚙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

因葺舊廬疏渠引泉周以花木日哦其間故人過逢淪茗奕碁杯酒淋漓其樂殆非塵中有也

鶴林玉露

唐子西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葉滿徑門無剝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六

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語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盡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

詩或草玉露一兩行再烹茗一杯出步溪上
邂逅園翁溪友話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
數時相與劇談半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
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
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
妙絕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
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七

已多乎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
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
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
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
與南村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

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
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
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
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苔款滿徑野水細通池歸
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
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
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六

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
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
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水心文

上下山水穿幽透深葉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
鋪說無異好聲美色

松竹迷道庭苔合園着山人衣曳杖扶書行吟

賓送日月於林蔭中凡故疇新畎廩假進退抱
膝長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惟聞
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淡麪為語儒佛二氏所
以離合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

避暑錄話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麤焚
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九

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
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園也四休家
有三畝園蒼木鬱鬱客來煮茗傳酒談人間可
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

王荊公晚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州城適相半
謂之半山蓄一驢每食罷必旦至鍾山緩步山
間倦則即寢林而睡往往至日晏乃歸有不及

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未嘗已也蘓子瞻在
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
訪客所與遊者亦不盡擇詎諧放蕩不復為吟
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
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去

韓持國許昌私第涼堂深七丈每盛夏猶以為
不可居常穎士適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十

涼持國詰其故曰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
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他念露形挾扇投足木
牀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
持國亟止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謝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韓魏
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所
欲故無時不可樂予遊行四方當其少時蓋未

知四者為難得也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為
守每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
委僚吏即造湖上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
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曾存之嘗以問公曰無
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年少安知此吾老矣
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
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三

孫尚書尺牘

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
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太白浮
之

陸放翁集

朱希真居嘉禾嘗與朋儕詣之聞笛聲自煙波
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

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皆
希真平日所留意者簷前育珍禽皆目所未覩
室中籃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其詩
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僊家在洛
陽城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

洞天清錄集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三

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
之二其間得閒者十才一耳况知之而能享者
又百之一二千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樂殊
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
在聲明牕淨几焚香其中佳客玉立相暎時取
古人墨蹟以觀鳥篆螭書奇峰遠水摩娑鍾鼎
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
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

癸辛雜識

飽食暖衣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
繩牀坐風送水聲來耳邊裴晉公詩也細書妨
老讀長簾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
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
須臾客至主人睡一半西牕無夕陽陸放翁詩
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去不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五

知天早晚西牕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
讀文書興易闡須知養病不如閒竹牀瓦枕虛
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枕
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一笑數
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癖每遇
晷晷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元者輒哦此以自解
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

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異公云睡久氣蒸枕熱

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

花竹幽牕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
如容見不覓僊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耶希
夷之說不過謂舉世皆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遺
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毒蛇既出乃可
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五

輟耕錄

呂微之家僊居萬山中耕漁以自給一日携楮
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聞東閣中有人分韻
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微之不覺失笑
閣中諸公聞之詢其見笑之由微之不得已乃

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微之入
坐以滕藤二字請足成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
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啗枯藤驚聲亂功收蔡
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粘墨字韻詩微之又隨
筆書云萬里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
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
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圭

江南草木慚書訖徑出問其姓字不答惠之微
怒曰我豈受非義之物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
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之唯
草屋一間忽米桶中有人乃微之妻也因天寒
故坐其中試問微之何在答曰方捕魚溪上至
彼果見之隔溪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換
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

中途宿逆旅主人語以故主人喜曰是固某平
日所願見者翌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微之已
遷居矣

閒居錄

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
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
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蕪濟也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圭

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甚
定宜看詩及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久也
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
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及寒夜也又曰手冗
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卧心手俱閒則著作書
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潛溪集

越人王冕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岳峰四顧大笑
曰遍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更欲僊
去

山家清事

相鶴訣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
丹頸碧毛羽瑩潔頸纖而脩身聳而正足癯而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主

節高頗類不食煙火人迺可謂之鶴望之如鴈
鷺鷥鶴然斯為下矣養以屋必近水竹給以料
必備魚稻蓄以籠飼以熟食則塵濁而乏精采
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俟其餒而寘食
於闊遠處拊掌誘之則奮翼而唳若舞狀久則
聞拊掌而必起此食化也豈若僊家和風自然
之感召哉今仙種恐未易得唯華亭種差強耳

梅巷紙帳

法用獨牀傍值四黑漆柱各掛以半錫瓶插梅
數枝後設黑漆板約二尺自地及頂欲靠以清
坐左右設橫木一可掛衣角安班竹書貯一歲
書三四掛白塵一上作大方目頂用細白楮衾
作帳罩之前安小踏牀於左植綠漆小荷葉一
冥香鼎燃紫藤香中只用布單楮衾菊枕蒲褥
乃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巷醉夢間之
意古語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宿一宵儻未能以
此為戒宜亟移去梅巷毋污之

山房三益

秋采山甘菊巷貯以紅綦布囊作枕用能青頭
目去邪穢采蒲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
作坐褥或卧褥春則暴收甚溫煖雖木綿不可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主

及也采松膠枝作曲几以養背古名養和

插花法

插梅每旦當刺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以葉少頃插蓮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枝而槌破插牡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能依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詩筒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元

白樂天與元微之常以竹筒貯詩往來賡唱和靖翁故有帶班猶恐俗和節不防山之句每謂既有詩筒可毋吟箋以助清灑一日許判司執中遠以葵牋分惠綠色而澤入墨覺有精采詢其法乃得之北司劉廉靖躡采帶露葵葉研汁用布擦竹紙上候少乾用溫火熨之許嘗有詩云不取傾陽色那知戀主心此法不獨便於山

家且知二公俱有葵藿向陽之意又豈不愈於

題芭蕉書柿葉

金丹正論

金取乎剛丹取乎一不剛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乾即丹也自強不息即金也苟能剛毅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三

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母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久而不為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三峰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

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江湖詩戒

樽酒論詩江湖義也或雖緩於理而急於一字一句之爭甚者赭面裂眦豈義也哉不思詩之理本同而其體則異使學騷者果如騷選者果如選學唐學江西者果如唐如江西譬之韓文不可以入柳柳文不可以入韓各精其所精如斯而已豈可執一法以律天下之士哉此既律彼彼必律此勝心起而義俱失矣於是作戒曰詩有不同同歸於理已欲律人人將律已全此交情惟默而已可與言者斯可言矣

山林交盟

山林交與市朝異禮貴簡言貴直所尚貴清善必相薦過必相窺疾病必相救藥書尺必直言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圭

事初見用刺不拘服色主肅入叙坐稱呼以號

及表字不以官講問必實言所知所聞事有父母者必備刺拜報謁同自後傳入一揖坐詩文隨所言毋及外事時政異端飲食隨所具會次坐序齒不以貴賤僧道易飲隨量詩隨意坐起自如不許逃席乏使令則供執役請必如期毋違客例有幹實告及歸不必謝凡涉忠孝友愛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圭

事當盡心無慢嫉前輩湏接誘後學以共追古風貴介公子有志於古者亦不驕人苟非其人不在此約凡我同盟願如金石

卧遊錄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有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

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
山皆響

支公好鶴住剡東卯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
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能復飛
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
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
飛去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三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
我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
士風流殷不及韓故作詠云荆門晝掩閑庭晏
然

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
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
民亦未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

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
栢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萸開時乃重陽涼天
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殘
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登合
江樓或與客游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
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三

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自夏歷秋毒熱七八
十日不衰焦灼理極意謂不復有清涼今日忽
淒風微雨遂御袂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陶彭
澤言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為惕
然也

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
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

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
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
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
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
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西山間將入港口
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
相吞吐有竅坎鏜輅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三

如樂作焉

石鍾山

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
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大壇王屋岡巒
峩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
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間閭之人與其公侯共之
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蒼脩竹布列
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

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地桑竹之屬阡
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
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
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
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三

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
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
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
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
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
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
然欲往未果尋病終遂無問津者

神隱

攝生之道

凡人修養攝生之道各有其法如平昔燕居之日大槩勿要損精耗氣傷神此三者道家謂之全精全氣全神是也三者既失真氣耗散體不堅矣曷能擬於仙道哉每於雞鳴時便可起坐床上擁衾調息叩齒聚神良久神氣既定方行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三

火候掀運數十遍一遍謂之一周天便覺渾身和暢血脉自然流通當此之時華池水生神氣滿谷便當大漱嚥下納入丹田以補元陽要在師傳口授豈敢輕泄若是常人所傳絕不可信若彼能為之則仙去矣豈可學於盲師瞎友而望成道哉必須遇於異人可也且如在床上搬運了就喫些平昔補養的藥餌以兩手摩擦令

熱乃行導引之法行畢徐徐下床方可櫛漱畢

乃焚香默誦洞章一遍逍遙步庭約行百步待

日高三五丈方可食粥食畢以手捫腹又行二

三百步大忌嗔怒每於晨興時務在鳥鵲未鳴

人事未動之先此時天地之氣尚清陽氣方盛

感得此氣令人可壽若鳥鵲既鳴人事既動濁

氣已亂清氣矣能敗人神氣則不清也此是養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三

生之大略不可不知但能行之比之常人則不凡矣

寄傲宇宙

如天朗氣清之際或槐陰滿庭或竹影告午橫斜上窓或夜靜月明雲閑天淡四無人聲萬籟俱寂於斯時也倚蓬窓或扣松檪而歌或吹洞簫而坐則自為之語曰今日如是古人其何如

哉昔古之所謂聖者誰賢者誰不肖者誰而今
安在耶漢唐是幾年春秋是幾篇誰是興誰是
亡誰是得誰是失得者如何失者如何興者如
何亡者如何當時之英雄當時之事業而今安
在乎孔丘盜跖而無間矣可為大嘆息也於是
放浪形骸播弄造化與時休息寄傲於兩間以
樂此生足矣其志不亦高乎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四

嘯詠風月

或時心平氣和於風清月白之際曳杖而行或
水邊林下逍遙徜徉或觸景或自况或寫懷或
偶成或詩詞或文賦瀉其素志以擴幽懷與風
月為侶豈不樂乎

弄丸餘暇

飽食暖衣逸居而無事則無用心於世慮或於

松竹之下或於蒼月之間乃與數客或投壺或
鼓琴或撥阮或奕棋或飲酒以消白晝之閑不
亦樂乎但與客飲一兩杯自勸之酒下兩局不
爭之棋打兩聲呵呵便是一日快活多少好處

醉裏乾坤

但飲酒本不可大醉大醉則神魂昏亂不省人
事有何樂乎但取半酣與風月為侶翱翔道化
與時屈伸則如是醉中又有一種好處又是一
壺天地此樂非倍子可知也不說不說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四

縱橫人我

士之於世而行其道者務在知進退之節可出
則出可隱則隱果道之可行則激昂振厲大鼓
宣化為需澤為甘霖以輔王道果道之不行便
當抱一張無絃之琴佩一把倚天長劍騎一角

黃牛拽一輛破車載其妻子向青山深處白雲堆裏以為巢穴去土坑上笑吟吟的坐定長吁一兩聲歎道數十回將頭只點幾點則曰不如是不如是如是做一個老實庄家以保妻子以老此生足矣多少好處

放浪形骸

我與天地一體也形與物一理也天地之道可

警心類編

卷之四

聖

以長存而不朽形與物皆有成敗故有生歿後焉故聖人知形之為患則曰使吾無身吾有何患若人向這裏見得透天地乃傳舍也我身過客也於是存心太和出入杳冥與天地為一而無間矣或蓬頭跣足或垢面敝衣視其身如他人抱其道如子母被褐懷玉使人不知故曰知我者稀則我者貴

雲窓鶴夢

草堂之中蓬窓之下必置一榻扣窓而安或時身體困倦偃仰自如日間欲睡只於窓下睡一兩覺甚是清爽便做箇夢時有多少清處予嘗睡於竹窓之下夢乘白鶴遊乎太空俯視塵壤莫若蟻壘自謂莊子夢為蝴蝶入於桃溪吾乃夢乘白鶴遊乎太空其道與子休相類爾

警心類編

卷之四

聖

松風蘿月

草堂前離茆簷約丈四五可栽大松二株每株之下種烟蘿兩藤使其附松枝而上懸絲垂藤自然可愛若當風清月明之際風聲入耳月色滿懷但見一鉤新月或一輪冰鑑挂在烟蘿之中端然可愛於斯時也老夫乃倚蓬窓搔白髮摩挲醉眼而觀之乃指視兒女子曰介知乎世

之與吾交至深者莫如此物所謂交深惟有
蘿月每向茆齋伴我眠非此物而誰歟其松風
蘿月之情於此得矣

茆亭酌月

當秋月明之時正宜夜坐茆亭可捧一瓢與老
嬾子女自相對酌吾所謂合家共飲茆亭月酌
盡古來天地心又是一團道氣

警心類編

卷之四

聖

遁世無悶

古者有樵隱之說隱於一岩一壑之間與大斧
為友每入山取柴必至山崗高阜去處觀白雲
之出沒朝昏之吐吞千變萬態之狀有感於懷
者若歷代之變遷惻然有傷也於是放歌長詠
聲振林麓獨猿鶴之所知白雲之識我青山為
之點頭江流為之長嘯又可慨也乃痛飲而罷

醉舞下山是樂一世之狂也真事于柴乎

臨流賦詩

日常稍覺悶倦便曳杖於溪河之邊坐於磐石
之上見山色之蒼蒼可以樂吾之志見流波之
洋洋可以快吾之情乃臨流以賦詩寫興以自
遣乃為鬼神自相談道尔而俗人安能得哉又
快一日之志也

警心類編

卷之四

聖

坐石觀雲

或醉卧醒時精神尚倦乃向松根石上箕踞而
坐太山列屏於前滿眼皆如故人白雲出沒如
與吾之相揖慨然有思勃然有志此山間之豪
傑也不覺與造化俱化斯樂豈可與人共語哉
而吾自得之可為不凡於志矣

掃蒼苔月

其秋也清明在天萬里如洗水輪皎潔萬籟寂寥當斯時也桂花弄秋香氣襲人乃令童子掃蒼陰之下枕琴而卧抱瓢而飲或橫琴或弄笛誦一篇黃庭說一兩句不喫煙火食話便是道人風味及其醉也倒戴接羅起舞月下踏碎滿天明月至於踉蹌倒卧乃枕一部書只睡到明此又是先生酒醒時也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哭

滄浪濯足

或田間農事歸乃向滄浪之中水涯之際必用濯其足以去其污仰觀青天下視綠水與影自予乃曰吾有此樂尔亦有此樂乎濯畢乃大笑跋屐而歸又是一段清興

鋤雲畊月

若藥苗出時必於清晨往藥圃中荷鋤而去其

時天氣將明白雲滿谷為之鋤雲五更參上月未落之時農家於此時夜間趕涼皆去使牛以畊其田為之畊月這兩般事為子姪孫輩都要知道乃是庄家受用風月處

一簑江表

綸竿用紫竹為之綸不欹大竿不欹長但綵長則可釣竿惟豫章有叢竹者其節最長又直可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哭

為竿却要長丈四五可也所謂一鈎掣動滄浪月釣出千秋萬古心其樂志也或於灘瀨之間崩崖之上或值陰雨西風江上紅蓼灘頭或值冬寒凍雲填壑飛雪打頭於斯之時披一領青簑戴一箇箬笠執一竿於水邊儼然如米芾之寒江獨釣比之太公子陵不亦高乎

扁舟五湖

河內必置一小漁船繫於柳根上閒暇可執釣
釣坐於其上中流以取魚可謂樂志於水也若
遇雪晴月明之時又可放舟當溜卧吹簫管以
動天籟使孤鶴唳空野猿嘯月以助道興不亦
美乎若事不相偶有忤於志者乃斷纜扣舷翻
然雲水飽食五湖風月拏舟於急流之中任其
所往以快一世之情何其樂也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哭

要知驢背安

既居山間切忌不可騎馬騎馬太村騎驢雖清
類乎富家莫若騎驢更清須喂飼一兩頭好驢
驢便是山中人物若往來鄉村戴一箇雲笠騎
一枚瘦蹇令一枚童子持杖抱琴而隨儼然便
是山水間一段人物教人指點道好箇王維水
墨面端的堪畫若山水間不得這們一箇人物

便是天地間無清氣了須要人會粧點故曰是
非不到馭鞍上有甚閑愁得上心

須知牛背穩

凡子姪家童上五六歲便教他在牛背上戲耍
到七八歲便可騎牛牧放教他牛背上學吹凹
鳴此是牧童之戲也十一二上便教他倒騎牛
背橫一笛於霜林月坡之間又助天地間多少
清處所謂馬背不如牛背穩之樂也

警心類編

卷之四

哭

傳杯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
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
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
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咲問客道
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

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烏
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
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
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石銘

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寘於樓道里第時屬炎
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

警心類編

卷之四

辛

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白雪文拆烟碧萐苒有
班麋鹿其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眠
留醉客清冷可愛肢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
席

靈溪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遊石室
石龕拂巾宴坐青松碧照明月自生風掃白雲

縱目千里名花異果蜂鳥銜來猿嘯長吟遠近
皆聽鉏頭當枕細草為氍毹世上崢嶸競爭人我
地未達方乃如斯儻有寸陰願垂相訪

萬山深處

天祥茅屋三間在萬山深處借書沽酒外一毫
不以為公私撓獨時松百畝日騎牛扣角其間
天惠仁候自此吏不打門犬不夜吠猿嘯虎嘯

警心類編

卷之四

辛

各適其適則其受賜多矣

三畫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
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
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

不忘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

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五

愚谷

坐帳無鶴支床有龜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谷之谷

杜門

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為嘗晝則杜門有琴籍足以為娛夜則寄卧有蒲榻足以為安

康壽

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唯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如肩室大如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吐氣胸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五

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之善則從而和

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
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
之善如佩芝蘭家貧未嘗求于人人餽之雖寡
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
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
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
未嘗挂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
警心類編 卷之四 書
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遊天地家
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
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
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
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
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
為不偶七十康寧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

乎
水竹之居吾愛吾廬石粼粼裝砌階除軒窓隨
意小巧規模却也清幽也瀟洒也寬舒懶散無
拘此樂何如俯闌干臨水觀魚風花雲月贏得
工夫好炷些香說些話讀些書
淨掃塵埃惜取蒼苔任門前紅葉鋪堦也堪圖
畫還也奇哉有幾株松數竿竹數枝梅花木培
栽取次教開明朝事天自有安排知他富貴幾
時來但且優游且隨分且寬懷
短短橫牆短短踈窓忔憎兒小小池塘高低疊
嶂綠水邊傍也有些風有些月有些涼日用家
常竹几藤床據眼前水色山光客來無酒清話
何妨但細烹茶熱烘盞淺澆湯
閬苑瀛洲金谷瓊樓笑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繡

地莫也風流却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
簞客至須留更無榮無辱無憂退關一步著甚
來由但倦時眠渴時飲醉時謳

警心類編

卷之四

五十六

洪陽張先生警心類編卷之四終

警心類編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張位撰位有問奇集已著錄是書乃其罷相後
所輯故多老氏謙退之旨佛氏因果之談